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三册目次

武備志二百四十卷（一）　〔明〕茅元儀輯　明天啓刻本……一

武備志二百四十卷（一）

〔明〕茅元儀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武備志自序

國家自受命以來承平者二百五十載士大夫無所寄其精神雜出於理學聲歌工文博物之場而布衣在下不得顯於時亦就士大夫之所喜而爲之不如此則不得附

青雲而聲施也至介弁之流亦舍其所當業而學士大夫之步何也人不能以己所不知者知人而喜以同己所知者爲賢故朝野之間莫或知兵又古者文武之途合故仕者亦迭爲之迭爲自不得不兼

工其學自本朝始判焉若水火而洪宣以來文帥之權又日重是以不知者制所知限其學而責其效也故干戈一日起士大夫相顧惶駭文士投袂而言者武弁能介而馳者卽以爲可將上以此求下以

此應計無所之則靦顏而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嗟乎一人之身聰明無兩具也使士大夫遊塾就傅目未窺書之日父不以敎師不以傳而能握筆縱橫屈伸如意乎今日之縱橫屈伸者未必皆所敎所

傳也而非敎傳又不得故竊願朝野之士及時而習之猶可作三年之艾無徒高其氣而自欺爲也今士大夫不習之故大約有五一曰易而不玩古之兵家流不下百餘種而今之所存者唯數家數家之

中變化權奇用之無涯而士大夫以爲坦率共布不足深研是六藝不堪以究理而壁本口授之外有別妙也一曰狹而自用古者今之師也故周官有萬世可行者而漢唐宋之美法至今有司舉之而輒

效獨名將制勝之方以爲已陳之迹置而不問嘗見臨事者竭晝夜之勞畫而僅得古人之什一始信不如資古者之便而利也一曰震而自棄夫營陣之制始於握奇握奇之法出於井田八門六花之類

皆其支緒但其命名變制俱欲以愚敵目新士氣而附會者遂崇之如秘籙天書士大夫不深維其意明考其法而遂以爲必不可窮究之事至於進退之夾搏擊之方稽之唐宋之藝文及古傳之秘術皆

不能出近日名將之上又以震古
而不屑蹈今若是則何術而可合
乎一日惰而自窘器械不利以其
卒予敵也而制器繕甲攻守水火
以至立營設壘芻牧餽餉各有成
法有古勝於今者旣狗近而靡討

有今勝於古者又狗人而不專是
不知藥性而欲講衞生之術也故
任有司之見欺而不知覘將吏之
蹈危而不察甚至草創兒戲以兵
爲弄卒由此也一日昧而自陷占
天度地不特於兵也而兵爲甚士

大夫旣不習天官之言又不講阨
塞之勢一朝領中權覘術士之紛
紜而不知折衷撫天下之形勢而
不知緩急欲悍然爲之而違天背
地必不能也余竊悲之爲作兵訣
評兵訣無過於六家爲疏其滯而

又删舊註之煩標其要而又明舊
解之悞若衞公問答太白虎鈐二
經所以注疏六家者也并表而出
之曾宣靖以爲深而難究馬端肅
以爲隱而莫窮庶其免矣爲作戰
略考古之戰略見於史傳或彙之

成書而患患於疏略或署之以目而患於鎖劄今循時而譜之固有一事而備數法亦有倚古而繹新心者皆可得也一曰陣練制古之陣圖散在方冊舉而合之而又陳異同之說使明者之自索其進退賞

罰之法古今異制而同意皆所以習耳目也搏擊馳射之法雅俗異說而同情皆所以習手足也合之而教戰有方矣爲之作軍資乘軍資不出八端一曰營一曰戰一曰攻一曰守一曰水一曰火一曰餉

一曰馬並羅其法使用者無缺則疲卒可以當銳師矣一曰占度載占之言甚雜雜則簡其明中者度之事煩煩則撮其條著者立譜之頃而可以盡陰陽之變指掌之中而可以料四海之形則變而化之

不可測矣合五者而名曰武備志夫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三代之所以爲有道之長也自武備弛而文事遂不可保故昔人有言我不爲此君安得坐譚乎嗟乎使一人之獨爲此國家亦何幸焉嘗考艮

將之多遠莫如春秋戰國近莫如
三國六季而漢唐宋之末其將亦
勝於盛時何也此寄精神之說也
時之所需在彼則工者必多特患
不豫耳曹子桓有言先帝以世方
擾亂教余學射非英雄之先識乎

處承平之日其孰能之

　　旹

天啓辛酉夏日防風茅元儀撰

茅元儀印　茅氏止生

武備志總目
兵訣評　一十八卷
戰略考　三十三卷
陣練制　四十一卷
軍資乘　五十三卷
占度載　九十三卷
已上五種共二百四十卷
兵訣評
孫子　一卷

吳子　一卷
司馬法　一卷
三略　一卷
六韜　三卷
尉繚子　二卷
李衞公問對　三卷
太白陰經　三卷
虎鈐經　三卷
戰略考
春秋　一卷
戰國　一卷
西漢　二卷
東漢　二卷
三國　四卷
晉　二卷
宋　一卷
齊　一卷
梁　二卷

陳　一卷
隋　一卷
唐　六卷
五代　二卷
北宋　三卷
南宋　三卷
元　一卷
陣練制
陣

積卒五營圖
太乙直銳圖方曲陣八陣凡六圖
伏羲師卦師卦九軍陣凡二圖
黄帝縱布握奇陣握奇九軍陣握奇營衛凡
三圖
風后握奇陣圖
曾公亮演黄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　已上
合一卷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增五行爲三才陣凡

二圖
周禮大閱立表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百
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一
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小國一軍陣次國
二軍陣大國三軍師天子六軍師凡十一
圖
鄭魚麗陣兩車布列法二十五車布列魚麗
法魚麗三軍陣凡三圖
楚軍一陣布列法十五陣爲偏法荆尸陣凡

三圖
晉四軍陣五軍陣崇卒陣凡三圖
吳九乘爲偏法鵝父陣凡二圖　已上合一
卷
管仲内政陣圖
齊莊公伐衛陣圖
司馬法握奇營圖
許洞演司馬穰苴握奇營圖
孫武子乘之陣乘之陣方爲四層配合伏羲

方卦乘之分八陣配合河洛數凡三圖
裴緒演孫武子方圓牝牡衝方車輪罘罝鴈
行陣凡八圖　已上合一卷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常山首尾相救陣
凡二圖
戰圖人象棋一面布陣六十四陣内外四層
布爲圓陣凡三圖
韓信垓下五軍陣圖
諸葛亮魚腹江八陣八陣開門分四正四奇

四衡方曲圓直銳凡七圖
諸葛亮遊騎二十四陣分屬各陣騎兵滚陣
騎兵歸營凡三圖　已上合一卷
襍兵家八陣圖序
襍兵家八陣圖說
襍兵家八陣辯正
襍兵家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辯
襍兵家八陣伍法辯　已上合一卷
諸葛亮彌牟八陣圖

李筌演諸葛亮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
翼鳥翔蛇蟠陣凡八圖
正義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通鑑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張燁分配瞿塘八陣圖　已上合一卷
張燁演諸葛亮變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
蛇蟠陣凡六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變爲六陣變六風揚雲
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陣凡七圖

張燁演諸葛亮土方金圓水曲木直火銳陣
凡五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鈎連蟠曲六陣鈎連蟠
曲凡二圖　已上合一卷
張燁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配周制車乘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當頭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下營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翼陣圖
馬隆扁廂車扁廂車營凡二圖

張燁演馬隆扁廂車陣圖　已上合一卷
李靖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八陣爲六以諸葛
亮八陣爲六舊法内環之圓外畫之方變
爲六花陣六花七軍車徒布列陣凡四圖
李靖六花開方教閱六花方圓曲直銳陣凡
六圖　已上合一卷
張燁演李靖六花陣圖
襍兵家演李靖五花變爲六花陣圖
李靖六花陣行軍次第圖

李靖七軍行引圖
李靖四門斗底陣圖
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杜祐布列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李靖十二辰陣圖
杜祐演李靖變四門鴈行七門雙門八門四
天張翼蛇行陣凡八圖　已上合一卷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圖
宋真宗常陣圖

宋神宗一軍布列法陣戰法九軍布列法牝
牡衡方車輪罘罝鴈行陣容輜重方陣凡
十圖　已上合一卷
許洞飛鶚長虹重霞八卦陣凡四圖
王驥立伍陣圖　已上合一卷
趙本學分陣隊定將校發行結陣營柵初布
陣斂兵待敵嚴陣挑戰先鋒應敵敵攻左
哨敵攻兩哨再合右奇迭戰三合左奇迭
戰四合中軍迭戰五合三軍十八戰戰勝追

逐收陣整兵拒險阻敵廻軍轉戰勢凡十
八圖　已上合一卷
俞大猷駐陣圖形方形凡二圖
俞大猷戰陣三疊勢奪前敵勢凡二圖
戚繼光鴛鴦陣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各變
小三才陣鴛鴦陣變三才陣凡四圖　已
上合一卷
曾銑制逐虜陣立營遇虜駐戰前鋒車戰騎
兵逐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馬驅獲

功收兵凡八圖　已上合一卷
混元陣圖 以下俱襍兵家
天圓地方陣圖
滿天星陣圖
三才捷陣圖
一字陣圖
出師二翼陣圖
四正陣圖
四隅陣圖

五陣圖
五軍營陣圖
五形陣圖
梅花陣圖
正五形陣圖
五形方陣圖
五形横陣圖
五花營陣圖
六甲陣圖
八門陣圖
奇變八門陣圖
九鎖連環陣圖
長蛇陣圖
衮鋒大衝陣圖
車輪陣圖
禦虜戰守四方陣圖
禦虜五衝鎗炮四奇五路行兵陣圖
八卦陣圖

實假虛陣圖
中虛陣圖
追虜三出一堵墻圖
勦虜出兵陣圖　已上合一卷

練

選士　一卷　去取　分別
編伍　二卷　編步兵　編騎兵　編車兵　編水兵
懸令　五卷　禁令　賞罰
教旗　八卷　唐制　唐李靖法　唐李筌法　宋制　元尚洞法　本朝戚繼光法　本朝俞大猷法　附王鶴鳴號令說
教藝　九卷　弓　弩　劍　刀　鎗　鎲鈀　牌　狼筅　棍　拳　比較

已上五種共二十五卷

軍資乘

營

營制　二卷　李靖法　李靖偃月營法圖　李靖方營法圖　李筌握奇營法圖　裴緒法　李筌偃月營法圖　李筌太白一營法圖　諸家九營法　許洞六甲營法圖　戚繼光方營圖

營筭

戚繼光車營法圖　戚繼光馬營法圖
戚繼光步營法圖　戚繼光輜重法圖
戚繼光野營法　戚繼光水軍營圖
諸家水軍營法圖　附安營器

營地

營規

夜營

暗營　已上合一卷

已上六種共三卷

戰

軍行　一卷

渡險

齎糧

尋水

候探

烽火

鄉導　已上合一卷

審時

布戰

料敵

應戰

設險

入伐

受降

符契　已上合一卷

旌旗　三卷

器械　五卷

弩　牌

刀　劍

弓　雜箭　鎗　鞭

矢　藏弓箭　棒棍　筒

蒺藜骨朵　飛撾　钂鈀　銃　狼筅　車　望樓　蒺藜

蒜頭骨朵　飛鉤　傷杷　大斧　盔　無敵神牌　拒馬木

鐵鏈夾棒　飛鎚　杙　籐　甲　飛輪

祭禡　一卷

已上一十八種共一十二卷

攻

措置條件

器具圖說　已上合二卷

武備志總目　十二

已上三種共二卷

守

城制　一卷

約束

需備

措應　已上合一卷

器式　二卷

堅約　二卷

已上六種共六卷

水

水利

水平

戰船　已上合二卷

濟水

禁涉

海候　已上合一卷

已上六種共二卷

火

製火器法　二卷

火藥賦　提磺法　製火線藥　火攻神藥法品　神火藥　無敵毒龍火藥　飛火藥　燗火藥　三火合一藥　火信　礮火藥　日起火藥　噴火藥　鉛銃火藥　萬般毒　水火藥

製具　試驗　提硝法　製火藥方　製偏線　火攻從藥　毒火藥　烈火藥　法火藥　逆風火藥　火種　銃用常藥　起火藥　夜起火藥　砲火藥　一炷香　三十六天罡　碎藥

快藥　煮砲礶法

附諸雜方

用火器法　一卷　風候　地利　器宜　兵戒　教演

火器圖說　十三卷

滾磚

雜器　會獸

已上三種共十六卷

餉

屯田令制　已上合一卷

屯田水利　三卷

河漕　二卷
海運
車運
騎運
人運　已上合一卷
米鹽
夏犒
礦砂　已上合一卷
醫藥　三卷

已上一十一種共一十一卷
馬
相形
相毛
齒訣
芻水
醫藥
禁忌　已上合一卷
籥別
結束
馳驟
征調
廄牧
貢市
虜產　已上合一卷
已上一十三種共二卷
占度載
占

占天　一卷
占日　三卷
占月　二卷
占星　七卷
占雲　二卷
占風雨　二卷
占風　二卷
占蒙霧
占紅霓

占霞
占雨雹
占雷電
占霜露
占氷雪　巳上合一卷
占五行　一卷
太乙　八卷　太乙淵賞　太乙陰陽遁局圖說
奇門　五卷　奇門玄覽　景祐遁甲符應經
六壬　四卷　六壬直指　六壬軍帳賦

六壬兵帳鈎玄
六壬兵占
禨占　一卷　占剪鷄　占田螺　占神光　占刀　占旗　占鈴鐸
選擇　一卷
厭禳　一卷
巳上二十一種共四十一卷
度
方輿　十五卷　一統圖　北直　南直　浙江　江西　福建　湖廣　河南　山東　山西　陝西　四川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鎮戍　五卷　薊鎮　遼東　宣府　大同　山西　延綏　寧夏　固原　甘肅
海防　十卷　日本入犯圖　廣東沿海總圖　廣東兵險考　福建沿海總圖　福建沿海四郡一州分圖　福建兵險考　浙江沿海總圖　浙江兵險考　南直隷沿海總圖　南直隷沿海六郡分圖
諸家論記　輿地總圖　沿海山沙圖　廣東沿海六郡分圖　廣東事宜　福建事宜　浙江沿海五郡分圖　浙江事宜

南直隷兵險考　山東沿海總圖　山東兵險考　遼陽沿海圖　遼陽事宜
南直隷事宜　山東沿海二郡分圖　山東事宜　遼陽兵險考
江防　四卷　沿江信地　太湖防論
江防圖　江防論　太湖圖
四夷　十七卷　西域圖　西南海夷圖　安南圖　北虜考　朶顔考　哈密考
四夷總圖　沙漠圖　東南海夷圖　日本圖　朝鮮圖　日本考　土魯番考

西番考　西域諸國考
海外諸國考　安南考
朝鮮考
航海　一卷
已上六種共五十二卷

武備志總目

武備志批點凡例

凡○乃微妙處
凡▷乃緊關處
凡‖乃一篇綱領
凡┃乃分段條目
凡丶丶丶乃隱微處

武備志卷目

第一卷 巳下俱兵訣評
孫子
第二卷
吳子
第三卷
司馬法
第四卷
三略
第五卷
六韜一
第六卷
六韜二
第七卷
六韜三
第八卷
尉繚子一
第九卷
尉繚子二
第十卷
李衛公問對一
第十一卷
李衛公問對二
第十二卷
李衛公問對三
第十三卷
太白陰經一
第十四卷
太白陰經二
第十五卷
太白陰經三
第十六卷
虎鈐經一
第十七卷
虎鈐經二
第十八卷

虎鈐經三
第十九卷　已下俱戰畧考
春秋
第二十卷
戰國
第二十一卷
西漢一
第二十二卷
西漢二
第二十三卷
東漢一
第二十四卷
東漢二
第二十五卷
三國一
第二十六卷
三國二
第二十七卷

三國三
第二十八卷
三國四
第二十九卷
晉一
第三十卷
晉二
第三十一卷
宋
第三十二卷
齊
第三十三卷
梁一
第三十四卷
梁二
第三十五卷
陳
第三十六卷

隋

第三十七卷

唐一

第三十八卷

唐二

第三十九卷

唐三

第四十卷

唐四

第四十一卷

唐五

第四十二卷

唐六

第四十三卷

五代一

第四十四卷

五代二

第四十五卷

北宋一

第四十六卷

北宋二

第四十七卷

北宋三

第四十八卷

南宋一

第四十九卷

南宋二

第五十卷

南宋三

第五十一卷

元

第五十二卷　巳下俱陣練制　陣

陣一

第五十三卷

陣二

第五十四卷

陣三
第五十五卷
陣四
第五十六卷
陣五
第五十七卷
陣六
第五十八卷
陣七

第五十九卷
陣八
第六十卷
陣九
第六十一卷
陣十
第六十二卷
陣十一
第六十三卷
陣十二
第六十四卷
陣十三
第六十五卷
陣十四
第六十六卷
陣十五
第六十七卷
陣十六

第六十八卷　巳下俱陣練制
選士
第六十九卷
編伍一
第七十卷
編伍二
第七十一卷
懸令一
第七十二卷

懸令二
第七十三卷
懸令三
第七十四卷
懸令四
第七十五卷
懸令五
第七十六卷
教旗一

第七十七卷
教旗二
第七十八卷
教旗三
第七十九卷
教旗四
第八十卷
教旗五
第八十一卷

教旗六
第八十二卷
教旗七
第八十三卷
教旗八
第八十四卷
教藝一
第八十五卷
教藝二

第八十六卷
教藝三
第八十七卷
教藝四
第八十八卷
教藝五
第八十九卷
教藝六
第九十卷

教藝七
第九十一卷
教藝八
第九十二卷
教藝九
第九十三卷　已下俱軍資乘　營
營制一
第九十四卷
營制二

第九十五卷
營筭　營地　營規　夜營　腈營
第九十六卷　已下俱軍資乘　戰
軍行
第九十七卷
渡險　齎糧　尋水　候探　烽火　鄉導
第九十八卷
審時　布戰　料敵　應戰　設險　入伐
受降　符契
第九十九卷
旌旗一
第一百卷
旌旗二
第一百一卷
旌旗三
第一百二卷
器械一
第一百三卷

器械二
第一百四卷
器械三
第一百五卷
器械四
第一百六卷
器械五
第一百七卷
祭禡

第一百八卷　已下俱軍資乘　攻
措置條件　器具圖說一
第一百九卷
器具圖說二
第一百一十卷　已下俱軍資乘　守
城制
第一百一十一卷
約束　需備　措應
第一百一十二卷

器式一
第一百一十三卷
器式二
第一百一十四卷
堡約一
第一百一十五卷
堡約二
第一百一十六卷　已下俱軍資乘　水
水利　水平　戰船上
第一百一十七卷
戰船下
第一百一十八卷
濟水　禁涉　海候
第一百一十九卷　已下俱軍資乘　火
製火器法一
第一百二十卷
製火器法二
第一百二十一卷

用火器法
第一百二十二卷
火器圖說一
第一百二十三卷
火器圖說二
第一百二十四卷
火器圖說三
第一百二十五卷
火器圖說四

第一百二十六卷
火器圖說五
第一百二十七卷
火器圖說六
第一百二十八卷
火器圖說七
第一百二十九卷
火器圖說八
第一百三十卷

火器圖說九
第一百三十一卷
火器圖說十
第一百三十二卷
火器圖說十一
第一百三十三卷
火器圖說十二
第一百三十四卷
火器圖說十二

第一百三十五卷　已下俱軍資乘　餉
屯田古法　屯田今制
第一百三十六卷
屯田水利一
第一百三十七卷
屯田水利二
第一百三十八卷
屯田水利三
第一百三十九卷

河漕一
第一百四十卷
河漕二
第一百四十一卷
海運　車運　騎運　人運
第一百四十二卷
米鹽　實犒　礦砂
第一百四十三卷
醫藥一

第一百四十四卷
醫藥二
第一百四十五卷
醫藥三
第一百四十六卷　已下俱軍資乘　馬
相形　相毛　齒訣　芻水　醫藥　禁忌
第一百四十七卷
簡别　結束　馳驟　征調　廐牧　貢市
虜產

第一百四十八卷　已下俱占度載　占
占天
第一百四十九卷
占日一
第一百五十卷
占日二
第一百五十一卷
占日三
第一百五十二卷

占月一
第一百五十三卷
占月二
第一百五十四卷
占星一
第一百五十五卷
占星二
第一百五十六卷
占星三

第一百五十七卷
占星四
第一百五十八卷
占星五
第一百五十九卷
占星六
第一百六十卷
占星七
第一百六十一卷

占雲氣一
第一百六十二卷
占雲氣二
第一百六十三卷
占風雨一
第一百六十四卷
占風雨二
第一百六十五卷
占風一

第一百六十六卷
占風二
第一百六十七卷
占蒙霧　占虹霓　占霞　占雨雹
占雷電　占霜露　占氷雪
第一百六十八卷
占五行
第一百六十九卷
太乙廟算一

第一百七十卷
太乙廟算二
第一百七十一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一
第一百七十二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二
第一百七十三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三
第一百七十四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四
第一百七十五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五
第一百七十六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六
第一百七十七卷
奇門玄覽一
第一百七十八卷
奇門玄覽二

第一百七十九卷
景祐遁甲符應經纂一
第一百八十卷
景祐遁甲符應經纂二
第一百八十一卷
景祐遁甲符應經纂三
第一百八十二卷
六壬直指
第一百八十三卷

六壬軍帳賦
第一百八十四卷
六壬兵帳鈐玄
第一百八十五卷
六壬兵占
第一百八十六卷
禨占
第一百八十七卷
選擇

第一百八十八卷
厭禳
第一百八十九卷　已下俱占度載　度
方輿一
第一百九十卷
方輿二
第一百九十一卷
方輿三
第一百九十二卷

方輿四
第一百九十三卷
方輿五
第一百九十四卷
方輿六
第一百九十五卷
方輿七
第一百九十六卷
方輿八

第一百九十七卷
方輿九
第一百九十八卷
方輿十
第一百九十九卷
方輿十一
第二百卷
方輿十二
第二百一卷

方輿十三
第二百二卷
方輿十四
第二百三卷
方輿十五
第二百四卷
鎮戍一
第二百五卷
鎮戍二

第二百六卷
鎮戍三
第二百七卷
鎮戍四
第二百八卷
鎮戍五
第二百九卷
海防一
第二百一十卷

海防二
第二百一十一卷
海防三
第二百一十二卷
海防四
第二百一十三卷
海防五
第二百一十四卷
海防六

第二百一十五卷
海防七
第二百一十六卷
海防八
第二百一十七卷
海防九
第二百一十八卷
海防十
第二百一十九卷

江防一
第二百二十卷
江防二
第二百二十一卷
江防三
第二百二十二卷
江防四
第二百二十三卷
四夷一

第二百二十四卷
四夷二
第二百二十五卷
四夷三
第二百二十六卷
四夷四
第二百二十七卷
四夷五
第二百二十八卷

四夷六
第二百二十九卷
四夷七
第二百三十卷
四夷八
第二百三十一卷
四夷九
第二百三十二卷
四夷十

第二百三十三卷
四夷十一
第二百三十四卷
四夷十二
第二百三十五卷
四夷十三
第二百三十六卷
四夷十四
第二百三十七卷

四夷十五
第二百三十八卷
四夷十六
第二百三十九卷
四夷十七
第二百四十卷
航海
武備志卷目

武備志卷一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茅子曰自古談兵者必首孫武子故曹孟德手註之又爲兵家接要二十萬言大約集諸家而闡明孫子者也世有武侯新書者亦所以明孫子然贋書也無所短長孟德書不傳然孫子在有心者可以意逆之他書可弗傳也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謂五家爲孫子註疏可也故首孫武子次吳子以其言核于諸家也次司馬法次韜次略以備制也次尉繚子以其得用兵之意可以輔諸家而行也終之以李衛公問答李筌太白陰經許洞虎鈐經以其言皆所以申明六家猶易之有京焦春秋之有三傳也太白本八卷錄其三虎鈐本二十卷錄其五以其餘談制數非訣也合九家而爲兵訣評要之學兵訣者學孫子焉可矣

孫武子

吳子

司馬法

六韜

三略

尉繚子

李衛公問對

太白陰經

虎鈐經

孫武子

始計第一

作戰第二

謀攻第三

軍形第四

兵勢第五

虛實第六

軍爭第七

九變第八

行軍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間第十三

始計第一（定計為行兵始事）

兵訣盡此一語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以五事為經常而校量以計以探索彼己勝負之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

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順時以制其宜）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死地宜戰生地宜守）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部曲有制分官有道費用有主）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將皆聞之未必能知而行）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時）地（利）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兼大將偏裨言）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

權勢在我天下

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不可先自傳洩于人）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吾於此觀之勝負見矣

無成勢可知矣

避之之道高明宜加意

作戰第二（作其氣而不使久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

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

古之十全

不再不三之故

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私家之費如此）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公家之費如此）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豆稭）秆（禾稭）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車戰則賞其先得者而彝其乘之則用亦足矣又且于所獲車中之卒善撫而用之則吾之兵亦益足矣）是謂勝敵而益強（取勝于敵而益巳之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敵將相交而伐之）其次伐兵（敵兵已形而伐之）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治）櫓轒轀（四輪車）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與敵相拒則聚土附城使可登焉）又三月而

若不御更為要著然誤於君不御無從責乎君

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全人爭勝）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避之（勢不若人）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若以小而堅則必為大敵所擒乎矣）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軍之所患於君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軍為所牽縻繫）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亂巳之軍而引敵人之勝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地

何以地何以天須參看眼

軍形第四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先為敵人不可勝我之形以待敵人可勝之形而乘之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自己制勝之形可以知而為之若敵人無可乘之形則不可必為也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為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不為敵所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因其所處之地而忖度其遠近險易廣狹之形既度其地卽量其强弱多寡之人力焉既量其力卽用其

機械變詐之術數焉惟有數斯可稱敵而不弱矣惟有稱斯可求勝而不負矣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此勝兵之節制有必勝之形其視敗兵之無制若以鎰之與重稱銖之輕而不相侔也敗兵反是故勝兵之人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而其形不可測也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為分什伍為數各有統制則不難治矣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各有節制則不提敵矣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以我之實擊彼之虛則如以彊石投鳥卵之易矣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若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彉弩節如發機此就奇正之中舉其勢與節而言之謂於激水之疾有以漂石者可以觀勢焉固甚于險

也於鷙鳥之疾有以毀折鳥雀可以觀節焉圖甚
千規也一致善戰者法此以布陣其立隊卌上各十
步每隊也一隊立一戰隊其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聽
角聲為號一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為節聽鼓聲
為號是其勢之險而難禦如引滿之弩矢其節之
短近只在五十步之內如發機之近不至於遠而失
有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旣以利誘之而使之來又以吾之本兵待之而擊其敗焉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

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九天九地

訣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為敵人之死生其所司也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

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illegible]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鬭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

具有從行文亦千變無窮師北可悟五行法

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軍爭第七（審軍之所宜爭）

戰貴用之盡見一篇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門稱和門者以和於衆而後居也交和者以兩軍門相對也）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自迂途而去而以所利者誘人使之貪戀則我雖後人而發得以先人而至）故軍爭為利衆爭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捲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

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求援）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舒整）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各往）廓地分利（各守）懸權而動（變化）先知迂直之計者勝（以迂為直以直為迂）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

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敵）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就敵言）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

此說非也此篇要非詳地且五地乃五有所不[illegible]也大略集數[illegible]九

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此言用兵有九變而略舉其五事如此言水毀之圮地不可止四通之衢地宜盟會○一云當以前篇高陵勿向八句及此篇絕地無留一句共爲九變而此段圮地無舍四句特九地篇文誤在此耳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智者之處事見利而慮及其害遇害而慮及其利雜于利害如此但見以所害參所利則事務可伸以所利參所害則患難可解而使民安業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所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者謂勇戰而必死者可設伏以殺之臨敵而必于生者可施嬰而傷之性忿速者可陵侮以致其來性之廉潔者可詬辱以激其出性之仁慈愛人者催恐殺傷士卒可煩有以擾之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處軍之法有四相敵之法有三十二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皆處軍之法自近而靜者至必謹察之皆相敵之法也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言軍行過山必依谷而居以負險視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人先據隆高之處不可登而迎戰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

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言軍行過水必遠水而止以自便若欲與敵戰勿近水而迎擊但當處水上流而無居下流也絕斥澤惟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以地氣濕潤水草薄惡也依水草以便樵汲有樹木以爲險阻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平陸之地坦易可以驅突處軍于此宜右背高阜以爲形勢前低後高以便奔擊凡此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近水草以養生據高陽以處實則軍無疾而必勝矣丘陵隄防必處其

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上流有雨水而泡沫至者恐有暴水必待水定而後可涉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吾若遠之敵必近之矣吾若迎之敵必背之矣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此以上皆論處軍之法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欲誘我進而擊也其所居易者利也居乎易之地者以利誘我也衆樹動者來也斬木通道而來衆草多障者疑也以草為屏障而使我疑也鳥起者伏也

獸駭者覆也掩覆而來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步兵來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經營軍壘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詐進辭强而進驅者退也潛退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克期戰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倚兵仗而立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呼以將無勇略而軍士恐懼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將士忿怒以人情疲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

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懸缻於[illegible]舍者窮寇欲決[illegible]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徐與衆人言若[illegible]素失其心而欲撫衆之也數賞者窘也恐其窘乏而去也數罰者困也因其困疲而為之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加暴虐而後畏其衆者主若蠢不精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不合戰又不解去必謹察之此以上皆論相敵之事兵非貴並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兵不貴多雖無剛武輕進但足以併其力料其敵取勝於人而已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

巳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相得者令行於衆不可徒恃威也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掛形者以敵之有備無備為勝負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

知此則知道矣不知道者不可

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上言地形此言兵情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不知量力則敗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

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因怒懟而從各自爲戰未將不知其能否必至崩壞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形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

以言命

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地形有九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諸侯自戰于境內之地者士卒必懷內顧而易散也入人之地不深者爲輕地入人之地不深則士卒必重進而輕於退矣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可往可來則爲交錯之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諸侯之地三面連屬鄰國若先至其衢而得天下之衆是四面通達如衢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入人之地已深背人之城邑已多則士卒重于退還矣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

訣

何以能如此宜深思之

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如披闔者）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勿與輕敵）輕地則無止、（不可留止）爭地則無攻、（當先至而據之不可攻城延緩）交地則無絕、（不可阻絕）衢地則合交、（遣使通和）重地則掠、（掠收糧食）圮地則行、（宜速行去）圍地則謀、（塞闕示弱伺隙突擊）死地則戰。（併力決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子　一九

訣

此戰之所以得勝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言敵入我境當先奪其所愛之便道糧食而謀守以待之則敵之進退自聽乎我矣）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此下論為客之道言其初入敵境深入則心專矣掠野則食足矣）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投兵士于危地而無所往則自然死戰而不為奔走其力必盡其心不懼矣）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鬭。是故其兵不脩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千古臨法祭此一語率兼師者寬其端其餘名將皆瞶雲霧中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至死無他意也）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相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使不得不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子　二十

恐之者所以治之也常丁之政理亦不出此

然）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不知避也）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險者死道也死者生也萬物皆生于死

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

散地吾將一其心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爲客者入深則衆心專一入淺則衆心没散是故去國越境而師本危絕之地也然有散地重地輕地圍地死地之別焉吾於散地則使之一心輕地則使之適屬爭地則疾趨其後交地則謹守以待衢地則厚幣結交重地則掠野繼食圮地則進途弗留圍地則塞闕數上死地則示之不活使奮擊求生若兵情在圍地則思與敵不得已則思奮鬬過陷于危則從吾之計故當隨九地則爲權變也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

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此三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誠知九地而征伐大國則其兵衆不得會聚且威加于敵則其隣交不得相合彼既不得爭交下天下則不養成天下之權力可以伸己之私而兵威加于敵國矣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

權內之思不露常露之利不見非徒兵情禁也

死而生陷而存非特如背水陣一時也時時要如此

衆陷于害然後能爲勝敗此段言用兵之法犯措也言賞不拘常法令不執常政明其賞罰如此則犯三軍之衆如使一人矣且用之以圖事則勿告以謀議之言用之以取利則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奮戰而獲存陷之死地然後勇鬬而得生此蓋因兵情之衆必陷于害然後能爲勝而不敗故耳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誅其事責成所事也若敵人盡辟有隙則必速入之先奪其所愛之便地糧食而不與相

期焉踐守常法而不失動又隨敵變化而無常形以是決戰事而可以勝敵矣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焚其人二曰火積焚其蓄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焚其府庫五曰火隊焚其隊伍使亂而擊之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此言火攻之先務有因如天旱風順草近及有奸細之類素具如薪芻膏油火藥火箭之類有時謂天時乾燥有日謂月在箕水豹壁水貐翼火蛇軫水蚓四宿乃風之使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于內則早

訣

此謂非也止濕易止也　凡設攻人之具唐當知此者

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攻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若敵營在草澤而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即當乘時發火恐遲則敵自覺斷而無也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從久作夜風止、風肯發火當以兵從之若夜風發火則不可從恐敵有伏兵而反爲其所從也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言必當知五火之變推四星之度數嚴爲守備以防人之攻我不可從爲攻人之計而已也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此借水以貲火之功也言以火助攻者其威甚著以水助攻者其勢莫禦然水僅可以絕敵之糧道與救援衝擊而已不可以奪敵之險要蓄積豈能如火之功哉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言以火而戰勝攻取亦士卒之用命也若不修其功而賞之亦有凶咎命之曰費留言國費留而終不能成事矣故明主必慮之良將必修之也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此言火攻殺傷甚衆非有萬全之利則不輕動非有土地之得則不用非危急不得已則不以此而戰此見主將當致慎之意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蓋主不可因怒興師將不可因慍致戰必其合於利而後動否則當止矣何也怒可復喜慍可復悅若因怒興師以亡國則不可復存矣因慍致戰以殺衆則不可復生矣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

明

訣

知釋三語符十道矣李

用間第十三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征戰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戰、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祈求不

可象於事、類推不可驗於度、數度必取於人、人間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滑結敵之官人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佯爲虛假之事生間者、反報也、使吾間傳洩于敵間使敵情歸而以報我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

術公以將非有以求能諜耳

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

間曰之用甚哉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

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防風茅元儀輯

吳子

名起、衛人、從曾子、事魯君、去魯適魏、乃著吳子、

圖國第一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論將第四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圖國第一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對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靑、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斬離猶言截制、爲衛身之衣甲也）以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若以皮革戰車之具、備進戰退守之用、而不求能用之將以任之、）譬如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于義矣、僵尸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

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

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者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交兵接刃而勝千人者此守較之為易堅壁固壘而勝千人者此戰較之為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曰願聞陣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可立而見豈但聞之而已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羣臣不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

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鬬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不恤小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前陣雖眾後陣寡弱）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陣可壞秦性剛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觸而迫之左右角之也陵而遠之陵精遠也馳而後之掩之於後也相）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勿輕與戰避其所由之路）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不待占卜）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以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

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審察發必中時宜）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陳顯有功之人使居陳之中）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我用一倍之兵可擊敵十倍之兵必使之倉皇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趨其危而乘之）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兵無節制）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

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膏油也所以潤車者鐧鐵也所以錮車者）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一前一後皆有節度）左右應麾（一左一右皆應麾旗）雖絕成陳（兵雖斷絕亦成陣勢）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將與士卒共處安危）其衆可合而不

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言三者皆任用於將之所令在爲將者處之有道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

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兵戰之場乃止屍之地言必死也坐乎漏船之中伏乎燒屋之下示以必死使敵之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怒吾能奮勇以受敵而無敗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兵無技能戰不便習由於不教也故常至於死且敗焉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可圓可方也坐而起之一坐一起也行而止之或行或止也左而右之麾左

麾右前而後之或前或後也分而合之能分能合也結而解之時聚時散也每變皆習每變皆令習熟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

下此星旗之名也左青龍者蛟龍曰旂也右白虎者熊虎曰旗也前朱雀者鳥隼曰旟也後玄武者龜蛇曰旐也招搖星名在北斗旁梗河上此中軍之旗在中央者故曰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刻剔其毛鬣衆之疏通也謹落四下使之也輕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堅完凡馬不有

放末終必傷於始初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

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陣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

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失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從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材因其形

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飆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

何起對曰今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也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足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其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衆可獲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吳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吾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阨者道路狹隘也險者山阪峻絕也阻者坑坎高下也）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平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此非但用車騎之力耳乃聖人之謀慮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之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敵若堅守壁壘以固其兵吾當急行間諜以觀其謀慮彼若聽我使之說解釋而去則已不聽信吾說斬吾之使焚吾之書）分為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為之奈何起對曰為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更迭）彼衆我寡以方從之（方法）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

諜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使我之銳卒反出于谷外則先據其心矣、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貴隆高之地賤卑下之處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者、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

志于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夫今使一死賊伏於壙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

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武備志卷二

武備志卷三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司馬法

齊威王追論成周大司馬之法附司馬穰苴書

仁本第一
天子之義第二
定爵第三
嚴位第四
用衆第五

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權之出於戰者非中人所能也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人隨其所問方也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所以愛吾民也不違背農作之時不經歷疫病之時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愛隣

國之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兼愛本國國之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追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縱作從不戰而退軍爲綏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吾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敎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以六德因時合衆而敎之以爲民紀之道先王之

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取法天地自然之道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內來服獄彌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諸侯不職是敗天王之功而使之危于上也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

一篇主意在教民而帶械賞罰見事力文武不同道皆發也

子正刑家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伯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形示勝）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財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會合諸侯以發明天子之禁令者九）憑弱犯寡

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発罪致討）暴內陵外則壇之（易其將帥而更置其君）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潛師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

後世有功而伐人之常情也人以不伐之人方能有勳

意和也（方向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爲士者從上命則受上賞不受上命則受上戮）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

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以仁愛爲制勝之道有勝後教化可以復行）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多）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

用兵器械盡此數

謂

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用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

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力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

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軍三年不典覩

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偃伯靈臺荅民之勞示休也（偃武於靈臺之下）

定爵第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令訊厥眾求厥技方慮極物（比方謀慮推極物情）變嫌推疑（變置所嫌推明所疑）養力（休養民力）索巧（索用巧計）因心之動（因民心而動眾）

凡戰固眾（堅固眾心）相利（相度便利）治亂進止（觀兵治亂審兵進止）服正（服從正道）成恥（成就恥心）約法省罰（簡約法制）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殺小罪則犯小罪者懼而央勝矣況犯大罪者不因以自奮乎）

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爲五慮、順天、奉時、春寒暑之時、則天順、阜財、因敵、因糧于敵、則財阜、懌衆、勉若、順若、順衆心也、則勉悅、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以弓矢而禦、以殳矛而守、以戈戟而助、是右兵也、

凡五兵五當、上文五兵、各有所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見敵物即效之與之相侔、是謂兩之、謂兩利而不使獨有、主、固、勉、若、視敵而舉、主將固當勉順衆心、又當視敵虛實而舉、

將心、心也、衆心、心也、同此心、馬牛車兵佚飽、力也、同此

力、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股也、伍、指拇也、惟豫、惟節、故能如此、

凡戰、智也、鬭、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敵人所欲所能者、吾則反廢之、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天而言、當究時日占龜兆、又察微也、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衆人之有財有所因則生美事、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習戰陳之利而極其器物皆豫、人勉及任、是謂樂人、人勉於任使、則樂得其人、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卒應、是謂行

豫、軍以固、士力多、敎皆頻矣、又簡擇其物者治之、隨所見事物而應于卒然、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車徒弓矢皆利、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謹密安靜而又多內力、因是進退、是謂多力、因陳勢之固、而相時以進退、上暇人敎、是謂煩陳、在上閒暇、人又敎習、是煩熟陳事者、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各有職事、因是辨物、是謂簡治、因是堪物之人、以辨別物、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此臨戰參詳之道也、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柱、詘、頓、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凡事執兩端而酌之、

凡戰間遠、用間以察之、觀邇、觀望以探之、因時、因天時、因財、因其財、貴信惡疑、作兵義、振作其義氣、作事時、因時制宜、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軍中驚亂、宜以暇鎮之、見危難無忘其衆、不可遺忘、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兵刃士衆相接之上、當果敢敏捷、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寬廣、法度齊一、凡事明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要見如方、

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疏則行列便、擊刺戰圍、密則力自一固、人敎厚、靜乃治、威利章、長短相雜、則難犯、敎以忠厚、安靜則整治、威嚴

之用利於章顯相守義則人勉以義相守則人勸勉慮多成則人服
謀慮多成就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以時中之道服行之則軍事次第可治物
既章目乃明旗幟物色章別則軍士之目明辨矣慮既定心乃強進
退無疑見敵無謀謀宜先定聽誅無誰其名無變其旗
軍中有聽候誅戮者無誣詐其名無變易旗號恐惑衆也
凡事善則長推善則可長久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誓內
之作章明則人奮發而強滅厲祥庶厲不祥之事當滅息之恐生疑惑滅厲之道
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據形
勢人莫不說是謂兼得其人斯則英雄皆說歸乎我而我可兼用之矣

一曰權成其溢成就其盈溢之志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
其內奪其喜好之人我自外攻之使彼自內應之一曰人賢人二曰正正道
三曰辭辭命四曰巧五曰火火攻六曰水水攻七曰兵兵器
是謂七攻七政皆所以激厲人也榮利恥死是謂四守榮寵貨利
羞恥死戮四者皆以勵將士使之謹守而不敢犯者也容色積威不退改意
容色以親人積威以臨人不過欲人更改志意以爲善也凡此道也
惟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辱身
人人正正辭辭火火言四者之用貴得其宜不可妄用也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

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
戰法
凡人之形因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人之行法惟求
衆人之所能行者試之以名與行必合于善然後行之若行不行身自將之
若行法而不能行於天下必身先自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
章若行法而可行因使勿遺忘之焉再三令之必使行之成章而後已人生之宜謂
之法乃人生之所宜者非強人之事也
凡治亂之道治軍國壞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
曰一法令一五曰義六曰變知變通七曰專

立法立軍國之法一曰受量能容受二曰法三曰立守堅定四
曰疾五曰御其服治甲冑等服六曰等其色別旗章之色七
曰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法在已曰專法自已出與下
畏法曰法使人畏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
道不聽小謀不爭小利日圖成功而行事微妙爲正道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凡戰事合
正道矣若勢不行則事一以行之下不服則法令以齊之人不相信則誠一以孚之若怠則
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動作以振
其怠變更以釋其疑行事不信于人則不復行之自古之政也

行宜之法盡此篇五字盡戰道

此篇文多困晦宜詳體之

瞭視妙

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位欲嚴嚴整政欲栗戰栗力欲窕輕窕氣欲閑心欲一

凡戰之道等道義差等道義之人而用之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俯立而進者俯其身坐進跪坐而進者跪其足畏則密畏敵則密陳以待之危則坐危難則蹲坐以待之令其易起遠者視之則不畏敵遠而瞭視之則衆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敵近而不視之則衆不散位下左兵事尚右故軍位以左為下右下甲右位為尊故帶甲者弁右之下坐視徐行之跪而誓戒行必徐緩位逮徒甲位法下逮徒卒甲士籌以輕重籌度輕重而定其位振馬躁徒甲畏亦密之振起乘馬呼噪不止徒甲有畏心則亦容陳以待其定跪坐坐服則膝行而寬誓之軍中跪而坐坐而伏之時皆用膝行而誓戒士卒又必寬舒起躁鼓而進則以鐸止之呼噪而起鼓之而進則以鐸聲為節止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枚形似箸銜於口紿於功後以止而謹者誓糗令衆預備乾糧也若老時欲鄭乘必膝行推移之執戮禁顧噪以先之回顧者執戮以禁之然火必謀呼以先之若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衆心畏甚則勿戮殺當寬示以顏色開告以生路循省其職守使其疑心稍釋焉

遲久泄漏亦致懈怠

凡三軍人戒分日凡行三軍衆人誓戒在於分日即半日也恐遲久則泄漏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衆人若禁之不息則不可分食恐其亂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敵人疑惑之時可用師以服之

凡戰以力久人能飽佚乃可持久以氣勝以固久陳勢堅固乃可持久以危勝置之危地則力戰而勝本心固本之人心而順則可固新氣勝士卒新用者氣銳故可勝以甲固以兵勝以兵器取勝

凡車以密固車必密布則堅固徒以坐固徒卒蹲坐則易起而可周甲以重固甲以厚重而固兵以輕勝兵輕利乃可勝

人有勝心惟敵之視欲涉敵常視敵虛實人有畏心惟畏之視畏將則勝畏敵則敗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既有勝敵之心又有畏將之心而制心皆定兵則皆可取利若一途為軍中惟此兩心為職主也然又當用權變以視其所勝所畏之何如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入人之地不深為輕地以輕兵行輕地則危殆不安以重行重則無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以重兵行重地恐兵多而食不繼故無功以輕行重則敗率輕銳倍道而入敗也以重行輕則戰以重兵行輕地利于速戰故戰相為輕重兵之輕重與地之輕重相參為用

舍謹兵甲舍止必謹備兵甲防敵襲我行慎行列戰謹進止

凡戰敬則慊率則服正身率下則人服上煩輕上煩擾則兵勢輕弱上暇重上閒暇則兵勢堅重奏鼓輕舒鼓重奏疾行也舒緩行地言率行之

日若　宜當　分日　皆欲其　辟全

（綏速以鼓聲之輕重爲節）服膚輕服美重（服色膚淺則兵容輕服色鮮美則兵容重）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承上言如此則雖輕兵亦可行重地）上同無獲（上人何此不公則不獲不之心）上專多死（上人專擅則多殺數）上生多疑（上人持必生之心則計不能決而多疑阻）上死不勝（上人恃必死之心是勇而無謀者敢不能勝）凡人死愛（有惠愛及人則人效死）死怒（激之使怒則致死）死威（臨之以威致死）死義（勸之以義則致死）死利（誘之以利則致死）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以教令約束之則人輕死）道約人死正（以道義約束之則人死於正）

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若順也聽勢可勝與否當順以待之至當順天時順人心）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誓戒三軍當預在三日之前）一卒之警無過分日（警戒一卒當預在半日之內）一人之禁無過皆息（禁止一人之令當皆在辟息之間）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善之大者貴用本以制勝其次則用末務所謂本末者下文執略守徵是也）執略守微（執其謀略守其徵妙）本末惟權戰也（本末之用隨乎權變此戰之道也）凡勝三軍一人勝（凡勝敵之三軍者不在衆而在主將一人）凡鼓（凡鼓之爲用）鼓旌旗（聽鼓聲而旌旗開合）鼓車（聽鼓聲而車乃前驅）鼓

不旦過　壯台擬

馬鼓徒鼓兵（聽鼓聲而馬馳徒步卒前兵器整也）鼓首鼓足（聽鼓聲而首爲四顧前後左右足爲坐作進退也）七鼓兼齊（戰時必兼用七鼓）凡戰既固勿重（我軍既堅固既當速進勿遲重失時）重進勿盡凡盡危（重兵進戰當見可而止勿得盡進大凡重兵盡進則危殆）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列陳不難使人各能布陳爲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使人可陳非難使人能用我陳爲難）非知之難行之難（知陳之理非難實能行之爲難也）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四方之人各有稟性以州域而異但教率之則變化成俗）俗州異道化俗（民俗以州而異但以道感化之則可成俗）衆寡若

與可號　推不發　五者則　不可也　衆不自　多雖衆　而不見　此多與　無人同　故亦不　表

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衆不自多未獲道（凡兵之用衆用寡或勝或不勝兵欲利而不言利甲欲堅而不言堅車欲固而不言固馬欲良而不言良衆欲多而不自多此皆未得戰道者也）凡戰勝則與衆分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巳復戰則誓巳居前（自巳居前列）無復先術（無復先任詐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勝否皆勿反悖此道蓋此謂兵之正法也）凡民（凡用民）以仁救（以仁救其難）以義戰（以義激其戰）以智決以勇鬪（以勇使之鬪）以信專（以信專其心）以利勸以功勝（錄其功而使取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理萬物謂之智）堪

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選良材以次其兵所以益吾人之強）稟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稟其負任之物約其糧食示以必死所以開示衆意使專志奮擊）自古之政也

武備志卷四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六韜一

文韜

文師第一

盈虛第二

國務第三

大禮第四

明傳第五

六守第六

守土第七

守國第八

上賢第九

舉賢第十

賞罰第十一

兵道第十二

武韜

發啓第十三

文啓第十四

文伐第十五

順啓第十六

三疑第十七

龍韜

王翼第十八

論將第十九

選將第二十

立將第二十一

將威第二十二

勵軍第二十三

陰符第二十四

陰書第二十五

軍勢第二十六

奇兵第二十七

五音第二十八

兵徵第二十九

農器第三十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三陣第三十二
疾戰第三十三
必出第三十四
軍略第三十五
臨境第三十六
動靜第三十七

金鼓第三十八
絕糧第三十九
略地第四十
火戰第四十一
壘虛第四十二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
突戰第四十四
敵強第四十五

敵武第四十六
烏雲山第四十七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少衆第四十九
分險第五十
犬韜
分合第五十一
武鋒第五十二
練士第五十三

教戰第五十四
均兵第五十五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武騎士第五十七
戰車第五十八
戰騎第五十九
戰步第六十

文韜　文師第一（文王初遇呂尚立以爲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

樂則萬法生焉

非彪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
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問前人卜兆當致此否史編曰編
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
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于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
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
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
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釣有三等權術始焉以餌取魚既焉
香餌必有死魚終焉因魚之大小而異用祿等以權令以祿取人等以餌取魚之權死
等以權重祿之下必有死士等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之權官等以權官人必因

共才之大小而異任等于因魚之大小而異用之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
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淵深而水
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
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
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
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惟仁人能受直諫
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
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
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

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
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
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
之以德而誘人歸者也其所獨見而獨樂者也因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
立斂焉惟聖人有獨見故慮人各有所歸之次而立爲收斂人心之法焉文王曰
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
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權
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
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

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
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
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
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
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盈虛第二 氣化盈虛皆人事所致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指氣
運言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
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

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偏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

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尊也）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國務第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使民不失常生之務、是利之也）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斂則予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

已。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第四（君臣之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唯臨、為下唯沉。（為上之禮唯在臨蒞、為下之禮唯在沉伏）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無遠於民、無隱於君）為上唯周、為下唯定。（德意周徧、分守安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柔和節制而又先之寧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王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勿妄于聽信而許之、勿逆其不可而拒之）

止者只是不及起者只是不過

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及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第五（文王欲明傳於武王者）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

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自止而不進矣）柔而靜（有所守）恭而敬（恭非偽）強而弱（不過強）忍而剛（不過忍）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第六（人君當守仁義忠信勇謀之六者）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任重）而觀其無轉（志）使之而觀其無隱（情）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試以事變）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

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財用足而無所憂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于君都無大于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

守土第七

文王謂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之人）御其四旁（之士）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人已有勢而又借國柄以益之是壑已深而又掘之丘已高而又附之也）無舍本而治末（國本在權柄若借人國柄是舍其本而徒治其末矣）日中必彗（暴乾）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

自來謀國之臣不肯放言太公一句道盡

不學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若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于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敵之勿疑天下和服

人道若此天道亦然

守國第八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皆然也此言仁聖出處之道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所寶在民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聖人乃發之以陰而爲兵刑會之以陽而爲德澤聖人先倡于上而天下和行之倡和之極則斯民反復于常道之中自然皆得而無失莫進而爭亦莫退而遜矣

上賢第九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

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强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强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

言、擒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于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

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君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舉賢第十

一字千金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乎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

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第十一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兵道第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心專一。一者能獨往獨來、無敵。黃帝曰、一者階於道、機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存於慮亡、樂者非樂、樂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曷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

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言兵之所以勝之術在乎我者宜密無使其知、而通而吾又不可不知彼之機而速乘之也

武韜　發啓第十三　發啓憂民之道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

觀變從時只此

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見其顯者、而知其心之昏惑、而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見其作外作內、而知其意之迷亂、而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見其所疏所親、而知其情之乖戾、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壍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

不惟用同民之情且使民不得不同我之情

天下者天下閉之、以智謀勇利而利天下者天下之人自以智謀勇利啓之若以智謀勇利害天下者天下之人必閉之而不敵矣何也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

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利暴虐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啓第十四 以文治啓文王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 執守 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遒 聖人無所憂慮吝嗇而萬民自得所自聚

集 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

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 不自表著其功也 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為家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頻刑頻則民憂民憂則流亡

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為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為常

文伐第十五 以文事伐人之法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

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 因驕其志而謀去之 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為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人外相敵國內侵

國鮮不亡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為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為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偷（使自尊大）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與之相信）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

[illegible]十計

美女犬馬大勢皆亂臣之所致

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為乏陰內智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收彼豪傑納彼智勇以為吾之黨）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武成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順啓第十六（順人心以啓發天下之事）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為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三疑第十七（武王所疑者三）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為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因敵之強而能慎我之謀用我之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為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人除民之

害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餧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以吾心之智生財由是以財而致衆以衆而致賢以賢而致王矣

武備志卷五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六韜二

龍韜　王翼第十八 王者行師必用人以爲羽翼

軍中用人當古法式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

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萠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擊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服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如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壍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議論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

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壁糧食財用出入 共目一十八等

論將第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

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殺之)也、急而心速者、可久(持之)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擾之)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事煩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

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兩國不有一亡、則必有一破軍殺將、此見將之關係最重)、武王曰、善哉、

選將第二十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作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

溫良爲盜此語甚毒

情者、(外若詳細而中無情實、)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外貌嚴厲而中反沉靜愿慤、)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出外克稱任使、)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能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衆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證、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

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證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立將第二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

（戒弗必　孔不喻　仁愛亦　且當權）

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而勿坐、士未食而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若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鬭、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此升壇　拜以鉞　君臣之　當體一　可不一　明言也）

將威第二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誅及於大則威）以賞小爲明、（賞及於小則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用罰詳審則三軍順從）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民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厲軍第二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退惡）聞鼓聲而喜、（進樂）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

讀而明之存乎其人

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寒苦之明也

陰符第二十四（人主陰爲符節以通將意）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

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告者聞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陰書第二十五（君將又有陰書以通符之所不能盡）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

一部係武子

聖人持兵之詳

此辯非也言聞見則不免遂困謀圖則知辯知辯則但危正見不得事處

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以一書分作三部使三人各操一分送與一人知之而三人雖操亦不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軍勢第二十六（軍行進之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

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辯則危（聞敵之情則思議之見敵之情則思圖之知敵之情則思困之辨敵之情則思危之）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

地盈縮、因以為常、萬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衡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奇兵第二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為變動不測之計、）深草蓊翳者、所以遁逃也、（處軍於此、為逃遁之備、）深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止禦敵人之車騎、）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借險阻之勢為助、）拘澤窮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疾戰以破敵謀之精微、）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擊破敵人方圓之勢、）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踰水而戰、）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讙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乘機以擊敵之前、掩敵之後、）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絕敵糧道、）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予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便眺望、）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往來潛默、）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

此理甚微

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五音第二十八 兵家察五音以佐勝之理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眞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 宮屬於中方之土神商屬西方之金神角屬東方之木神徵屬南方之火神羽屬北方之水神此乃道之經常者也 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 然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各以其勝者而攻不勝者也 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 無爲而治 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 法五行之相克者以制強 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 五行皆天地自然之道與六甲各有分屬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是也且其神又極微妙如木神曰青龍火神曰朱雀土神曰勾陳金神曰白虎水神曰玄武是也 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 其聲應乎角音之管是敵陣木神用事矣當以白虎方位日時勝之蓋角聲屬木白虎屬金以金能克木也餘倣此 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在外候 言五音微妙又有候於外而得之顯徵相符者 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 聽其聲 聞枹鼓之音者角也 角屬木枹鼓以木爲之故聞敵人枹鼓之音則知爲角聲之應 見火光者徵也 徵屬火故見敵人火光則知爲徵聲之應 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 商屬金而金鐵矛戟皆金也爲商聲之應 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 嘯呼屬口口屬水羽亦屬水水聲清亮嘯呼之聲似之故爲羽聲之 寂寞無聲者宮也 宮屬土土性靜而無聲故爲宮聲之應 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兵徵第二十九 兵家勝負之徵兆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爲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韜二 十三

其將命相喜以彼敵相陳以勇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遶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

東南者勝西北署陰

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此勝負之徵見於地也）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之人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此勝負之徵見於天）也武王曰善哉

農器第三十（以農器喻兵器）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言攻守之器具盡於農人之事相爲符合）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簑薛簦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

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不使游居）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每日限其尺寸之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平天下治六畜盡此五語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

精心言之赤莖精心察之
車凡七種
器凡廿一種

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
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
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
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
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
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車上之蔽）七十二具
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
陷堅陣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亦車上之蔽）一百四十
六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

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
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
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
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
敗步騎大扶胥衝車（從旁衝擊者也）三十六乘螳螂（虫名有奮擊之勢故取之）
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輜車
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
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
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此上俱論車此下俱論器）

方首鐵棓維朌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
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
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敗步騎羣寇飛鉤長
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
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一百二
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
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
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
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

四寸廣八尺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暝
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
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鋌矛千
二百具張挺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
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
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
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
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丈
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

此[illegible]也

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欲其通也以環利通索張之、欲其固也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此言飛江及天浮鐵螳螂之用以濟大海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三百枚、環利小微縲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枲鉏鋙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伐木大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棨钁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鐮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椓杙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一千、矛楯二千、脩治攻具砥礪兵器爲巧手三百人、此舉具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

三陳第三十二 天地人、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兵家取此象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兵家取此利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武王曰、善哉、

疾戰第三十三 受圍疾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爲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以武車驍騎亂其軍而與敵人攻其陣矣、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必出第三十四 受圍必出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

其論明悉

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鬬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愼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

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鬬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堠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我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後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鬬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軍畧第三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敎不精信士卒不習若

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臨境第三十六(與敵臨境相拒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為之柰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為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而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為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

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動靜第三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陣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陳不固後陳欲走前陳數顧鼓譟而乘之敵人遂走為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為之柰何太公曰誠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疎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

金而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畢竟用伏只是引敵過我地耳

金鼓第三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隘塞不守斥堠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為之柰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令我壘上誰何（與誰何之人也）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十人為一屯戒而約

務而遇之無法

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伏敵）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柰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絕道第三十九　敵人絕我糧道而禦之之策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

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柰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地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失誤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柰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

可勝警先有以防其卒遇耳

人所在地勢地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略地第四十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裡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柰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

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出慎勿與戰絕其糧

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辜在一人如此則天下和服預先分軍三處其大城置一空缺使得出走吾以一軍要擊之以一軍禦其別軍以一軍入城於其老弱獨在者撫之而勿殺武王曰善哉

火戰第四十一 此言用火攻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我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卽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卽引軍而卻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虛壘第四十二 敵人以虛壘疑我而我應之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人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武備志卷六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六韜三終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　林中交戰之法

過彼處敵欲密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

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突戰第四十四　衝突戰鬬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爲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

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于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吾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柰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以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强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

舊解于月之晦日非也每夜皆有晦時

乃可爲戰

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吾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鬬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强第四十五　敵人强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强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

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為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鋭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守心為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鋭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

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敵武第四十六 敵人武勇而興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為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為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鋭吾陳不敢當為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鋭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 處山之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為敵

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為烏雲之陳烏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右備山之左處山之左備山之右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衢通道路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我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為烏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此時只固守

此時方佈陣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處澤之兵

人疑六韜不言間此即善用間

也

言陣皆屬鳥雲鳥雲者陣之意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于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主、必因敵使、精微爲寶、（當用金玉于敵使而求其途、又不可不祕其謀、）武王曰、敵人知我

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于水、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强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鳥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延遲遊騎向有無限妙用

事大國之君者知下隣國之士雖妙

少衆第四十九（以少擊衆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勝强、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于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强者、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分險第五十（過險阻而分守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此言處山險之法、）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此言處水險之法、）以武衝

疊陣之法惟和尚原最勝以險戰故也

爲前後列其强弩令行皆固備還谷口以武衛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衛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强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一屯必置衝陣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此上言險戰之法合處山處水而言武王曰善哉總之處險之法必當使不窮于險而得乘險以寛其力

犬韜 分合第五十一

三軍既分而又合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期

會合戰約誓賞罰爲之柰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淸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前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并力合戰

武鋒第五十二

選用勇武鋒銳以待敵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

備擊者更當詳之

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練士第五十三

共十一卒用其力者六用其心者五心有時缺力無時之兼兵者不可不知

分其長則其技食情令其職則其心必固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

氣壯勇强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鈎强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言能寇暴敵兵也有王臣失勢復欲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讐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揭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

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才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言其待命于上也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治衆如治衆

教戰第五十四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揮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

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武王曰善哉

均兵第五十五 車騎步三者相兼用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

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絶糧道擊便寇也故軍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先反言之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此正言三軍之衆車騎與步各成行陣而勢相當則易易地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險地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

易則車騎險則步當人騎易

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又申言車騎之勝步卒如此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車之吏數如此易戰之法五車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五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以車而易戰險戰之陳法如此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騎之吏數如此

視之若畫一字不可易

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横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以騎而易戰險戰之陳法

此如武王曰善哉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此言車戰武士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

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騎士第五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絶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絶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戰車第五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絶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絶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横畝犯歴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

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

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戰騎第五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鬭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竟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鬭薄

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使無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擄此騎之十勝也言十勝而止有八或脫簡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傍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于天井頓于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于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

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戰步第六十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吾惟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

必不害平即此可見

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陳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日命籠人操行馬進步欄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武王日善哉

武備志卷七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三畧

本太公所作黃石公嘗推演之授子房

上畧

中畧

下畧

上畧

若備然加之法則天下只宜存矣不可不深思之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

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

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宅室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

軍讖曰能弱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

馭將招賢之道盡此

者殘之（敵人殘滅之）貪者豐之（將貪者足其財用）欲者使之（使其遂意）畏者隱之（隱而不露）謀者近之（與之親近）讒者覆之（覆而不用）毀者復之（反復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獲固守之（得堅固之處則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得艱難之處則屯兵）獲城割之（割地賞功）獲地裂之（分裂封功）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卑下以驕之）敵佚去之（引去以避之）敵陵待之（當待其衰）敵暴綏之敵悖義之（以義服之）敵睦携之順舉挫之（順理舉事以挫敵氣）因勢破之（因勢出奇以破敵衆）放言過之（軍中放言敵勢則過譏之）

不□□衆四綱羅之。敵國有賢士則四面稠羅致之不使敵用得而勿有得敵
也則自不衆其功居而勿守得敗居積則散於衆而不自守拔而勿久。拔敵
城不宜久處立而勿取。既立於敵後不可復取爲者則已有之。則士
焉知利之所在。如焉謀爲攻敵之事皆已有之而不使將士知其利之所在彼
爲諸侯、已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終焉使有功者爲諸
侯已爲天子俾各自保其城各處其士、世能祖祖、鮮能下下、世人但知以祖
禮尊其君而不知以禮下其民、祖祖爲親、下下爲君、祖祖固斯民親上之道而
下下實爲君之道、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
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娭、然後選士
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

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
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
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
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
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厲以義、則士死之、夫
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
兵有全勝、敵有全因、士卒同心則我能以全取勝而敵之莫我當者亦全因乎
此矣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
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
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讖曰、軍
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
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揮扇、雨不張蓋、是謂將
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
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
一取萬。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
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死者、用命也、故將
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

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破敵者衆也、
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
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敝、士力疲敝、
不可不知
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
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
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
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已
而治人、已澹泊而人必周洽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
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

入大與將與賞銘之

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軍讖曰軍以賞爲表
罰爲裡（表裏就言先後）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
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
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
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
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家之命也
將能致勝則國家安定軍讖曰將能淸能靜能平
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
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

內循則盜賊亂

之慮負薪之言（賤者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前代事迹）將
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策從之士）夫將拒諫
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
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
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
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軍讖曰
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奸心閉
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
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窺內則禍不制

機語　機語

財入營則衆奸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
謀士去將無勇則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
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
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軍讖曰軍無財士
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
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
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
爭死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

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
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
全（良將之厚於養士有不啻易於養身者）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
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
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
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夫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二千里無二年之食三
千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
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軍讖曰

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
是謂亾國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爲恩
令上下昏飭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軍讖曰
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
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軍讖曰強宗聚奸無位而
尊威而不振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
下民國內諠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讖曰世世
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軍是
謂國姦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

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軍讖曰善善強進惡
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軍讖曰枝
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
國受其敗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
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
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
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
受禍殃軍讖曰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
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

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遷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
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
乃洋溢

中畧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
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
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
美而無害（不待禮賞有功之人而自勸盡美而無害者也）王者制人以
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

兵之備而無戰鬬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
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霸者制士以
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
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
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
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
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辨士
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
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

念之之 之　秘客　此所以數入主

囚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當以恩禮不以財貨）故義者不爲
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
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
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
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
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
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
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
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

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畧
爲衰世作上畧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畧差德
行審權變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
主深曉上畧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畧則能御將
統衆深曉下畧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
臣深曉中畧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
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
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
富其家美色珍味以悅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

[illegible]

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
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畧故霸者之
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畧之勢也故勢
主秘焉（秘權勢之主而不洩）

下畧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
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
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
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

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
危之階乖者亡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
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
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
其家謂人樂其俗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
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
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
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昌樂身者不久而亡
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

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
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
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
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
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
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
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
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
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

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
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
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求難致
不肖其路近易致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
尚人而下盡力功高出於人而下皆盡其力廢一善則眾善衰
賞一惡則眾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
安而眾善至眾疑無定國眾惑無治民疑定惑還
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
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

余嘗臨勝於思正道此道

治怨是謂逆天使怨者治怨人必違天理使讎治讎其禍不救
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
者尊尊之貪鄙者富富之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
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眾惡消清白之士不可
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
必觀其所以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致節義之
士脩其道然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聖人君子明
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
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

殺語

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
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聖王之用兵非
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
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
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
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
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
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
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

驚心之止外交危談　殃帝之刻見有不全名一者亦人者可思澀語

民用虛國乃無備國民用足國乃安乘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姦集衆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賊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武備志卷八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尉繚子一

魏人鬼谷高弟因惠王聘陳兵法二十四篇

天官第一
兵談第二
制談第三
戰威第四

攻權第五
守權第六
十二陵第七
武議第八
將理第九
原官第十
治本第十一
戰權第十二
重刑令第十三
伍制令第十四
分塞令第十五
東伍令第十六
經卒令第十七
勒卒令第十八
將令第十九
踵軍令第二十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下第二十二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令下第二十四

天官第一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刑殺)德、(旺生)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低)池淺、守弱、則取

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陣為絕地向阪陣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陣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鬭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黃帝言先聽信于鬼神不若先稽我之智識是謂之天官者不過盡我人事而已）

兵談第二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廣狹）以城稱人（衆寡）以人稱粟（多寡）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于外備主于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三者相稱無異）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惟秘邃若此故其開之也大不流于輕窕小用之不待張于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

把此九者即說之以聾盲

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不待一日）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人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

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羊角旋風也行兵之勢如總持木弩發機迅疾而不可禦如旋風直上而不可遏則人人陵躍凌駕張其膽絕其疑堂堂然決勝而往矣）

制談第三（談兵家之制）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鬭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鬭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下乃言兵制之不定者）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車衆十五為偏五偏為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

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外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登）之深水絕（過）之堅陣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亾舟楫絕江湖不可得也民非樂死

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强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縱）子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一夫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有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敢當其前莫敢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耳其兵來者無不

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內無人以定其經制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駬之駃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諸國之助我戰者若駑馬之鬐與角逐耳何能續吾軍氣以當敵國良驥騄駬之疾速哉）吾用天下之用以爲用吾制天下之制以爲制修吾號令明吾賞罰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

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中國之制獎矣

戰威第四（論用戰之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

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也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立將受命）三曰踰垠之論（越江河）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修舉行陳重加刑戮）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擊敵人之虛而奪其氣）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眾心也眾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眾

法令不出此數語

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不輕遽改）小疑無中（不得中止）故上無疑令則眾不二聽動無疑事則眾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眾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

結士心不出此數語

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之所生而利之因民之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

事不選則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鬭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飮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賊士心不出此]

[妙語]

攻權第五（攻取權變之法）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力分與專反心疑與靜反）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上）而不動（下）動決（下）而不禁（上）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鬭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罰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鬭戰者無勝兵（敵人分險而守其心不欲戰敵人與其挑戰其氣必不全敵人忿怒與我格鬭者其兵必不勝）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首倡而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但應之於不得已）怨結難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及其止息尤當防備不虞）其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鬭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之日合鼓合角節以兵

[微中微中]

[妙論]

[霸王之術蓋此則已]

舉師行三千里並觀

刃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應酬敵人也周密總率三軍也極至則雖去備而實有備雖去威而實有威故能勝人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凡伍什百千萬之長隨死隨代不可久虛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欲速集其兵必集敵境期集于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害據一城

守城者不可不知此

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攻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數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荅未張渠荅乃木螢蝦蟣荻蔡之類則雖有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

守權第六

守法盡此數語

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進不據城郭邊圉退不據郵亭障塞而以禦敵非善守者也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能臣利器盡收於郭中又收民窖廩毀民廬屋而入城保守使敵氣十百而主氣不半敵人來攻必見傷殘之甚矣此言不足守國者其所為有如此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欲其力專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守者之勇勝千敵矣故為城郭者非特

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此言守城又要外援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堅而救誠則有可守之機人皆扞蔽其城而盡其資財血力以守矣城者期年之城守餘于攻者救餘於守者其城可守期年而守者救者其力又有餘則城可保矣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

救城長此數語

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么麼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兵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敵人以重兵頓於城下有救必能開其圍而守者常出城決戰據其要害險塞之地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但救者且勿與敵交戰救其後而無絕其糧道與守者中外相應而已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然此救者又當示敵以救之不誠焉示之以不誠者所以顛倒敵人而陰待之者也敵不前進而守者可以出戰不得止禦矣此守權之謂也此守城權變之說也

十二陵第七遇陵敵人之中十有二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于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賞罰長此數語

武議第八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言一人定議於上止誅禁而不爲暴虐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大國務農戰之次國務救守之具小國務養民之事農戰不外索權救存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務農戰則其威自足而不必外索他人之威權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若戰守之用不足者必治市廛之以充之是市租所以供給戰守者也故萬乘之無千乘之資助必有百乘之市法以足用也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殺有罪當[illegible]賞有功當下及小人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

則身死國亡、是與亡、安危應在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蒙衝戰船也、渠答、行馬蒺藜之類、不備而欲攻守、是不用善言之軍、而見聞俱無者、由其國無市法、故其用有不足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市必有主、百貨之官、其法賤者市之、貴者賣之、以限制乎士人、不得以其物而極貴賤也、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市雖有出而無官以主之、則賤時不市、貴時不賣、以致物價騰踴、而用不足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虱者、必爲吾所效用也。所以然者、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出生入死、後有憚也。諭言士卒所以必爲吾效用者、以畏吾之威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

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凶星、合龜兆、視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行軍有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其舍止之處、不平下治隴畝、如此何也、不自高人、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欲求人死戰、則不自求其尊、欲竭人之力、則不責人以禮、故古者介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無以己之故、而煩瀆爲禮、煩人而欲

將不可不知

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三十里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垩之、赤者赭之。（敵用白、吾亦以白土飾之、敵用赤、吾亦以赤土飾之、欲以混其旗幟也）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武備志卷九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尉繚子二終

將理第九（為將者理斷獄訟之事）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君子近察囚情以救其死其有厭射聽而不入鉤金束矢者亦不追咎）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

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脇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皆可賂免）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

原官第十

官者事之所主為治之本也制者職分四民治之分也貴爵富祿必稱尊卑之體也好善罰惡正比法會計民之具也（或正議國法之會或比擬國法之會此乃校計萬民之具）均井地節賦斂取與之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輕重臣

主之權也明賞賚嚴誅責止奸之術也審開塞守一道為政之要也下達上通至聰之聽也知國有無之數用其仂也（仂十一也知其數則必十而用一矣）知彼弱者強之體也（自體強故知敵弱）知彼動者靜之決也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俎豆同制天子之會也（天子會同諸侯之道）遊說間諜無自入正議之術也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臣繼世承王之命也更號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賈何王之至也（何王道之至極）明舉上達在王垂聽也

治本第十一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綉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木器有液金器有腥此奇異淫巧之事聖人不為也）聖人飲於土食於土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裋褐不蔽

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饑寒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與爭奪之患起矣橫生于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爲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光揮莫掩）三曰洪敘（洪大倫敘）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言無厭）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言易足）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

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戰權第十二（戰陳權變之法）

（大旨謂兵在乎先而一人不可要遲）

兵法者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支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不得以威接戰）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制勝自我則可勝敵矣）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為勝負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使敵人安所憑信）先王

夏評

之所傳聞者任正去詐存其慈順決無留刑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知兵道者必先圖謀不知止之敗何在乎必往哉苦貪其有功而輕進以求戰則敵亦謀所以止我之往而或得制勝矣豈宜輕進如此）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因敵求戰不知止而輕從之見敵之來不知止而輕加之以主人不敢當我亦不知止而輕陵之必然反受其敗而喪失戰權矣）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凡兵勢為人所奪者士無全氣而難戰衆必先自恐懼者士不堅心而難守自此兵意交而輒敗皆因制勝無人而行兵無隨故也）

武備志卷九十　兵訣評　尉繚子二　五

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惟衆心向往不疑則非恐者而可從之敵氣為我所奪而不前則我非奪者而可加之且又明見敵情而自處高地則情與勢兼得而可威加于敵矣）其言無謹偷失其陵犯無節破矣水潰雷擊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凡行軍不謹言則致偷失軍機凌犯無節則致破傷士卒急暴如水潰雷擊則致紊亂三軍）

重刑令第十三

（此法不謂必不可御軍）（百人者止免先人之殺身後之刑）

軍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伍制令第十四（制立什伍之法令）

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也伍

武備志卷九十　兵訣評　尉繚子二　六

（千人不能逃）

有千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千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千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千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皆相保也有千令犯禁者揭之免千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千令相私者哉

似踈而實密不可不力行之

分塞令第十五（軍中分地閉塞之政令）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域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横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量人之衆寡與地之廣狹而使柱與道相望以禁止行人）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横門誅之踰分干地者誅之故内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束伍令第十六（約束軍伍之法令）

束伍之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自失一伍而得敵一伍者功罪相當）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遁逃之罪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伯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

坐法亦不可不詳

經卒令第十七（經理士卒之法令）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為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伍章（士卒用五色之章以為表紀）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

行置章於腰（遠者置于上近者置于下欲其易見）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士卒將吏無有非其所統之人而錯雜于行伍者）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將吏與士卒同罪）鼓行交鬬則前行進為犯難後行退為辱衆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其經也（言其有經理之令故也）

勤卒令第十八（勤驅士卒之法令）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

近日不聞鈴法古之鈴法實爲此

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有一擊鼓而軍皆從左奮擊者有一擊鼓而軍皆從右奮擊者）一步一鼓步鼓也（徐步之鼓）十步一鼓趨鼓也（疾趨之鼓）音不絕鶩鼓也（馳鶩之鼓）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讙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合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爲大戰之法教成試

之以閱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夫蚤決先定若計不先定慮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法者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其舉有疑而不疑（舉動本有可疑而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所往本可信而不信）其致有遲疾而不遲疾（致敵本當或遲或速而不遲疾）是三者戰之累也

將令第十九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令行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誅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即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踵軍令第二十

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爲三日熟食

時時廢後其法甚容

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乃起（立合戰之表記於所表之地踵軍之表與大軍之表相合然後起而相應）踵軍享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興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此承前踵軍與軍而言）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

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興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方行用以相參故欲戰者先安內也（興軍踵軍既行則境內之民皆不許行以防泄漏軍情但持節者得行然亦必待戰合表起而行蓋凡欲戰者當先安靜境內使勿泄漏）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之長）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

治衆如治寡在此而已

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成）五人其甲首（伍行長）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此責行長）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此責備伍者言羅列干地而不進戰者）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爲鼓以瓦爲金以竿爲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立一表柱）既陳去表百步而決（決走）百步而趨百步而騖習戰以成其節爲之賞罰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

爵以明賞勸之心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鬭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人馬不帶甲曰輕兵）者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墨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前軍絕行亂陣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兵教下第二十二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兼併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天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三曰全車、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爲固、以逆以止也、（逆逆敵人、止止舍三軍、）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全其部曲、使行列之曲折相從、各有所分之部而不混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以金鼓興起有功、招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陳車之法、接連前矛、使不斷續、馬冒其目、使不驚馳、）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横、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力卒之用、經理三軍部曲之全、將不指麾不動、）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教之已成、而有犯令者、罪之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軍不出於閫、組甲不出於櫜、而威服天下矣、兵有五致、爲將忘家、踰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爲下、（急於取勝、則爲下策、）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横行天下、武王問太公望曰、吾欲少間而極用人之要、望對曰、賞如山、罰如谿、（乘時少間、如山難及、如谿難測、）太上無過、（賞罰得宜、）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諸罰而請不罰者死、諸賞而請不賞者死、（干請不罰不賞者坐死、）伐國必因其變、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上乖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凡興師必審内外之權、以計其去、（計度去就、）兵有備闕、（執備執闕、）糧食有餘不足、（糧食執餘執不足、）校所出入之路、（執遠近險易、）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入其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絶其阨、（在敵援勢、）地窄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敵勢、）無喪其利、（利民、）無奪其時、（時民、）寬其政、夷其業、（生業、）救其弊、則足以施天下、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恃其強大、而伐人之有德者、）自伍而兩、自兩而師、不一其令、率俾民心不定、徒尚驕侈、謀患辯訟、吏究其事、累且敗也、（爭辯詞訟、爲吏者不暇治軍、而專於辯究其事、此則不無累弊、且致敗北矣、）日暮路遠、

要着

還有挫氣師老將貪爭掠易敗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吝有不食者矣（凡圍敵者必開示小利誘敵趨之使以漸夷弱則彼因空之而節吝不飽者必皆亂矣）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蹙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

兵令上第二十三（此言用兵之禁令）

幽妙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

兵也（戰國則不本於仁義者）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武爲培植而文爲發種）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所以能知彼此之勝敗者以能稱量我之將與敵之將也蓋敵將與我將其勢猶權衡此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不可以不稱也）安靜則治暴疾則亂（將安靜則士卒整治）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常令者非追北襲邑攸用也（常令非追逐敗北襲原賊邑之時所用蓋此時貴出奇制勝而常令不可拘矣）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前後不循次序則失行軍之道故紊亂先後者必斬之）

陳法整盡此

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向吾軍者曰內向向敵軍者曰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立坐二陳相參以進止不可皆立皆坐而將居中以主之）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道也（先以正兵合戰而後以奇兵扼絕之）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

三語訣

必死存亡死生在枹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秘虛實秘者兵之體也

兵令下第二十四

諸去（離去）大軍爲前禦之備者邊縣列候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爲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邊縣聞大軍之備戰則禁止行人以安境內）內卒出戍令將授旗鼓戈甲（在內之卒出戍於邊令在統之將吏授以軍器）發日後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此治戍卒後期出境之罪）兵戍邊一歲遂

亡（歸）不候代者法比正軍（逃亾之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領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戰亾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

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爲饒名爲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此言卒有逃歸者同舍之五人及逃者之吏皆罰之人糧以爲軍實是有一軍之逃名而因罰有二實之出也）國內空虛自竭民歲（歲事）曷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鬭則吏

爾其言求免河漢操其道可役鬼神

卒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制節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三勝禁止逃亡之道）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鬭也萬人之鬭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一

按李靖兵法世無完書或謂其出於阮逸家取杜氏通典附益之故其文多鄙淺然宋熙寧間立之學官至武舉亦列之七書以試士

上篇

中篇

下篇

上篇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

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少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可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眞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

此亦高手好處好兵之皆右中少却豈非兵敗哉

經傳之天皆如此而已

陣與練之分正爲此一一句道破

普悟

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卻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爲奇奇兵變爲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有二軍而敵止一軍則以一軍爲正兵一軍爲奇兵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耳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曹公之說無異衛公以爲異耳後出者不自方而安擊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

衛公每經出言故亦未確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爲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佯北以誘敵而勿加罪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

信然

以奇爲奇以正爲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符堅非謝玄之善也蓋符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

堅御眾無紀所

以兵於苟無制亦從者耶

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符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

師古之寓兵令之家丁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天地風雲四陣爲四正龍虎鳥蛇四陣爲四奇其餘四正四奇之外凡奇零之兵皆大將握之居中運用焉）奇餘零也因此爲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者也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蓋平陳兵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大陳之間又容小陳）以前爲後以後爲前（敵若擊吾之尾則以前爲後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

起於伍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

始立丘井之法（八家爲一井，六井爲一丘）因以制兵故井分
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
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以前後左右中五處爲布陣之法以四隅
爲空虛用之地）不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
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鬭
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
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
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降此孰有
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

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
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
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
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
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
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
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
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
能用故假齊興師耳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

（可以破拘儒務多之見）

此老臣雖死無愧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
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伍人爲伍（以五
家爲一軌故治兵亦以五人爲一伍以下准此）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
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
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亦猶司馬法一師五
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太公之遺法太宗曰
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
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
爲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

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
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
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
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
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
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
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
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
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

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種及陰陽技巧爲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

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二廣左右二軍名其法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脫左則受之日入而脫）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子乘廣之法每廣用車二十乘廣之一車有一卒計百人是廣法一乘之人數較偏法一乘之人數加倍也）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凡軍行在車之右者皆以車轅爲法則故挾轅而爲戰備焉）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車

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攻車守車二乘凡用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輕車重車各一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問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做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宗道及阿史那

杜爾等請薛延佗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佗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堠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此疑亦自歸武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己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于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爲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漢以弩長而今北邊經弩悲哉

太宗曰番兵惟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强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于馬馬利于速鬬漢長於弩弩利於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先示以番漢之形使敵人從之我却變其形而與之戰此卽奇正相生之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于無形又曰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

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杜爾及執矢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蕃情順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蕃人皆爲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武備志卷十一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二

防風茅元儀輯

中篇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爲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以爲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爲正者敵意其奇則

吾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朕設瑤池都督以隷安西都護蕃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鬬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略言其槩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遠乎見矜不可量矣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

令敎以何道爲要靖曰臣常敎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軍校敎士之法一人學成敎之十人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陣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敎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蓋古者以車十五乘爲一偏言以偏居先而伍即隨之承車之空而彌縫其闕又司馬法曰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束

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以尺板爲籍乃爲士卒功次之符驗也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惟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

改妙

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四隅四落相爲鉤連而不斷續一曲一折相爲對待而不參錯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

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步數之法下定於地地體方故步亦用方也行綴之法上應於天天體圜故綴亦用圓也陣勢變化而兵亦不亂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敎足法兵敎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敎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

善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駐隊卽前所謂兼車而出者也師隊卽前所謂跳盪騎也每隔一隊立一戰隊戰隊卽前所謂戰鋒隊也言與上二隊相去一隊之間又立一戰隊以繼之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谷五十步爲限卽不得過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然亦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籠其鎗而蹲跪以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振鼓爲節使之三次呼譟三次擊制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我軍去敵自三十步至五十步爲率以控制敵人之變動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臨戰時更爲節止前正

後奇觀敵何如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敎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敎正不敎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覩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卽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以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問軍中五方之旗各從其青黃赤白黑一定之色此爲正兵乎旛麾之用曲折衝突無有定向此爲奇兵乎且旌旗旛麾各以分合爲變化其隊數何如乃爲得宜也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

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軍之分合以旗爲號欲令三隊合爲一則旗相倚而不交接欲五隊合爲一則令兩旗相交爲號欲十隊合爲一則令五旗相交爲號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有合必有分故又以角聲爲號而開其旗五交之旗開則前十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十二交之旗開則前五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五相倚不交之旗開則前三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兵當分散之時則以散爲正而合爲奇當合聚之時則以合爲正而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五合復歸于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

解人不爲姦瞞所欺

所宜也、三次令五次申諭三令之散、五令之合散合既周、復令歸於正兵、如此則八陣中四頭八尾之法、乃可教習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耳。其實同一馬騎、但各立名號。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以前後中分爲三覆、輾轉不言左右兩廂者、舉前後中以見其餘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

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軍中表說、玄枵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尾鶉火鶉首實沈大梁降婁娵訾十二辰之次。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

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以一陣爲下營之法以五陣分金水木土火而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即五行陣也。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因地方形勢不同、故須習之以待用。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

快人快口

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言古有此言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

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兵家以先爲陽以後爲陰若敵陽在先而吾居後必俟敵人之陽節竭盡吾軍之陰節方盈之時乃乘其機而奪之此兵家用陰陽之微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牝爲陰而設右隊之兵以爲牝牡爲陽而設左隊之兵以爲牡早爲陽而或順天道以用早晏爲陰

而或順人道以用晏此則左右早晏臨時左右者制用不同惟在乎用奇用正之變化也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示敵以形者在奇不在正擊敵取勝者在正不在奇形敵用奇擊敵用正此爲奇正相爲變化者也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

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龍虎鳥蛇四陣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事事如此從將陣者甚此言實鬼神所忌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

高太宗識倍宜

其術直不爲臣也

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行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

人人宜服膺

此一節解釋之言正衛公妙處後人莫爲騰過

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世不刊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籍僞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爲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爲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非如魏絳戮楊干穰苴斬莊賈）亦推赤誠在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而擊敗之人言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盡大忠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爲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爲下乘（謀之下者）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爲乎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

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行馬即木螳螂劍刃扶胥）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卷十

一言破千古

武備志卷十二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三終

　防風茅元儀輯

下篇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故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絶澗）井（天井）陷（天陷）隙（天隙）之地、及如牢（天牢）羅（天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絶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誡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戒也、陛下聖訓、宜宣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苻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當分而不能分、爲羈縻之軍、）太宗曰、然、苻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里果敗、此縻軍

之謂乎、吳漢爲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爲萬代鑒、

不能加之故遂貫久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諭、大凡用兵若敵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

衛公明道破今人尚不悟

透極

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爲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

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書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妙合

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之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使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

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誡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爭鬭雖死不省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鬭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

一日始末爲喻也凡二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惛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將何御之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有損否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

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洩也朕徐思其處置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爲韓報讐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爲奮耳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豈爲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

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以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

拜宜少心事右旨

爲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明智之將不以爲法 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 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

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爲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綏者不戰而退還之名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敵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

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

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靖曰臣嘗分爲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奪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

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家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爲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武備志卷十二

武備志卷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一

唐李筌作摘其論兵法者三十二篇餘見別類

天無陰陽篇第一
地無險阻篇第二
人無勇怯篇第三
主有道德篇第四
國有強富篇第五
賢有遇時篇第六
將有智謀篇第七
術有陰經篇第八
數有探心篇第九
政有誅強篇第十
善師篇第十
貴和篇第十二
廟勝篇第十三

沉謀篇第十四
子卒篇第十五
選士篇第十六
勵士篇第十七
刑賞篇第十八
地勢篇第十九
兵刑篇第二十
作戰篇第二十一
攻守篇第二十二
行人篇第二十三
擇才篇第二十四
授鉞篇第二十五
部署篇第二十六
將軍篇第二十七
陣將篇第二十八
隊將篇第二十九
征馬篇第三十
鑒人貌篇第三十一

誓衆軍令篇第三十二 原三十三

天無陰陽篇第一

經曰、天圓地方、本無陰陽、陰陽既形、逆之則敗、順之則成、蓋敬授人時、非用兵也、夫天地不爲萬物所有、萬物因天地而有之、陰陽不爲萬物而生、萬物因陰陽而生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陰陽之於萬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爲焦灼萬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爲漂蕩萬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差殊、陰陽者

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榮枯、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沉木、堅金流土、則知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凶善惡明矣、夫春風東來、草木甲折、而積廩之粟不萌、秋天雨霜、百卉是痱、而蒙蔽之草木不傷、陰陽寒暑、不爲人謀所變、人謀成敗、豈爲陰陽而變之哉、昔王莽招天下善韜鈐者六十三家、悉補軍吏、備於行間、及昆陽敗、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雹雨下樹、當是之時、豈三門不與、五將不廢、耶亭亭白奸錯、設太歲月建邪、當是之時、始至於此、張伯松者、値亂出居營內、爲賊所逼營中豪傑、悉皆逃去、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然賊至、伯松被殺、妻子被擄、財物被掠、桓談語曰、至愚之人、解避惡時、不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事、有何情哉、太公曰、任賢使能、則不日月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責功賞勞、則不禱祠而得福、人無厚德而用日月之數、不識敵之強弱、而幸於天時、無智無慮而候於雲氣、少勇少力、而望於天福、怯不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向背之

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虛無之形、不可以決勝負、不可制死生、故良將不法、而衆將不能已也、孫武曰、明王聖主、賢君良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之於度、必須求之於人、吳起曰、料敵有不卜而戰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時不作、不爲人害、人事不起、不爲人始、人時者、敵國水旱災害、蟲蝗霜雷、荒亂之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太公曰、聖人之所生也、欲正後世、故作

為諭書而寄勝負於天時無益於兵也夫如是則
天道之於兵有何傷陰陽哉、

地無險阻篇第二

經曰、地利者為兵之助尤近於天時不可恃也昔
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逆德不修、禹滅之、夏桀之
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門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
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居左孟門、右太華、常山在其
北、大河經其南、荒淫敗政、武殺之、秦之地左崤函、
右北隴、終南太華居其前、九原上郡居其後、刑政

不道、子嬰迎降於軹道、姚泓面縛於灞上、吳之居
五嶺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滄海、右衡山、德義不
修、吳主終於歸命侯、陳主卒於長城、蜀之分左巫
峽、右邛僰、南有瀘淇之障、北有劍閣之險、將無英
雄、劉禪不能守、李勢不能固、由此而言、天時不能
佐無道之主、地利不能守亂世之國、惟明主能知
之、智將能守之、地奚有險易哉、

人無勇怯篇第三

經曰、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弱

蜀人懦、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澆薄、海岱人壯、淮
泗人懦、崆峒人武、燕趙人銳、涼隴人勇、韓魏人厚、
地勢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勇怯在謀、強弱在
勢、謀固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既秦
人勁、申屠之子、敗於堯關、祉洪之將、北於戲水、則
秦何得而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
敗齊於艾陵、長晉於潢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
人懦、諸葛亮撮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為僵屍、而
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秦

軍、虜王離、殺蘇角、威振海內、諸將俯伏、莫敢仰窺、
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多詐、田橫藏五百死士、
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而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
多詐、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亡之國、撫孤之衆、
北九年滅吳、以弱為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
稱澆薄、燕趙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
王浚縛於薊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之人何得而
稱銳、涼隴之人勇、符堅擁全晉之師、百有餘萬、投
鞭定偃江、水恃其勇也、及淮泗之敗、草行露宿夜

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將至、則凉體之人何得而稱勇、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以刑則勇、勇人使以賞則死、能移人恒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第四

經曰、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天下無所歸其功、五帝則法天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其功、道德廢、王者出而尚仁義、仁義廢、霸者出而尚智力、智力廢、戰國出而

尚譎詐、聖人之道不足以理、則用法、法不足以理、則用術、術不足以理、則用權、權不法以理、則用勢、勢用則大兼小、強吞弱、周建一乎八百諸侯、其後併爲六國、連兵結難、戰爭始起、六國之君、蹤道德而親權勢、權勢行則不得親道德、廢則不得不蹤、理其然也、惟聖人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權衡也、以名法理國、則萬物不能亂、以權衡用兵、則萬物不能敵、以無事理天下、則萬物不能撓、不撓則神清、神清者智之泉、智平者心之符、神清智平、乃能形萬物之情、人主之形萬物之情、財而用之、則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不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則天闕於理、失於小人、則物罹其殃、故曰、人不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則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舜以干戚而服苗、魯以泮

宮而來淮夷、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霸、以力勝者強、強兵滅、霸兵絕、帝王之兵前無敵於天下、人主之道、信其然也、

國有強富篇第五

經曰、國之所富強者、審權以操柄、審數以御人、課農者術之在事、而富在粟、計戰者權之在謀、而強在兵、故曰、興兵而伐叛、則武爵任、武爵任則兵強、核兵而勸農、則粟爵任、粟爵任則國富、國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謀、不足以成其強、古者聖

人法天而皇、賢君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霸、乘天之時、因地之利、用人之力、可以富強、乘天之時者、春樹殺、秋植麥、夏長成、冬備藏、因地之利者、辨燥濕、別土宜、疏泉源、濬潚洫、國有天地之饒而人不足於食、器械不備也、國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於財、商工不備也、通四遠之珍異、以有易無、謂之商旅、餘力以長地財、用資軍實、謂之農夫、理絲麻、成其衣服、謂之女工、雲夢之毛羽、黔溪之丹砂、荆楊之皮革骨象、江衡之楠梓、會稽之竹箭、燕齊之魚

鹽氈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鄭之刀、宋之筋、吳越之劍、魯之削、燕之角、荆之幹、汾湖之箭、吳越之金錫、此地之利也、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榮陽、齊之臨淄、楚之完丘、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越之具區、楚之雲夢、齊之鉅野、宋之孟瀦、此地之良也、共居其地、非有災害疾病而貧賤者、非情而奢、共居其地、世無奇業、而獨富貴者、非儉則力、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使然也、同實而相兼者、強弱使然也、同地而或強或弱者、理亂使然也、苟有

道理地足容身、士人可致也、苟有市井交易所通、財貨可聚也、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弱、有市井之利、智者不言貧、不患無財、不畏強禦、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湯武征伐而服諸侯、國愚則智可必強、國智則力可以強、用智者可以強於內而富於外、用力者富於內而強於外、是以漢武帝平百粵以爲園圃、却羌胡以爲園囿、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騊駼駃騠、實於外廐、匹庶乘堅良、民間厭橘柚、此謂智於內而富於外也、秦孝公行墾草之令、使商

不能糴、農不得糶、廢逆旅、一山澤、貴酒肉之賈、重關市之賦、使農逸而商勞、行之數年、而倉廩實、人知禮義、王於始皇、以爲軍資、東向而吞諸侯、此謂力富於內而強於外者也、故知霸王之業、非智不戰、非農不贍、過此以往、富強者未之有也、

賢有遇時篇第六

經曰、賢人之生於世也、無籍地、無貴宗、無奇狀、無智名、無勇功、或賢而或愚、乍癡而乍醒、不可以事迹有、不可以人物得、其得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

智同、信得而言順、如覆水之於地、先施其濕、如燎火之於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湯得之於鼎飪之間、自升而放桀、太公朝歌之鼓刀、孟津之賣漿、周得之於垂綸之下、伐紂而立武庚、伍員被髮徒跣、挾弓持矢、乞食於吳、王闔閭嚮風而高其義、下階而迎之、三日無語、而言無復疑者、范蠡生於五戶之墟、爲結童時、內視若盲、反聽若聾、時人謂之狂丈夫、文種來覩而知其賢、扣門請謁、相與歸霸於地戶、管夷吾束縛、魯齊桓

武備志卷十三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一 十七

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於虞、秦穆委之以政、韓信淮陰之怯夫、南鄭之亡卒、漢高歸之以討、故曰人君之心、如鑒鏡、如渟泉、眞明於中、形物於外、則使收賢任能、不失其時也、非心之見、非智之知、因人視之、借人聽之、其猶胘瞽聵以黼黻、招聾天以韶武、玄黃宮徵、無貫於心、欲求得人而幸其覇、未之有也、是以五帝得其道而興、三王失其道而廢、廢興之道、在人之心、遭賢之時、非在於兵強地廣、人殷國富也、

將有志謀篇第七

經曰、太古之初、伯皇氏至子容成氏、不令而民自化、不罰而民自齊、不賞而人自勸、不知怒、不知喜、怡然若赤子、庖犧氏神農氏、教而不誅、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誅而不怒、蓋三王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殷衰、湯武王道德廢、智謀用、秦用商鞅李斯之智而併諸侯、漢任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羽、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莽樊崇、曹操任許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

武備志卷十三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一 十八

而敗魏武、先主任諸葛孔明之智而王西蜀、晉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南吳、苻堅任王猛之智定八州之衆、石勒任張賓之智而生擒王浚、拓拔氏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桎高歡之銳、梁任王僧辯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熲之智而縛陳後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汗、有國有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帝業者也、故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先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杳冥之外者、將之智謀也、

術有陰經篇第八

經曰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研諸侯之慮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量莫難於周知揣莫難於悉舉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聖人能任之征有百勝之術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師善之善者也夫太上止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用戰伐用計謀者荒惑敵國之主陰遣諛臣以事之允之以巫祝使其尊鬼神也重其綵色文綉使其賤

糶而易之貴糴其菽粟使空其倉廩遺之美好使熒其志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樓竭其財疲其力移其心易其性使變更淫俗侈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教愛人而與官無功而與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居而自順令出而不行信蓍龜卜筮鬼神禱祠讒諛諂佞奇伎貨財行於門戶其所謂是者皆所謂非也皆是離君臣之際塞忠讜之路然後淫之以色玩之以利娛之以樂養之以味以信為欺以不信為信以忠為詐以不忠為忠諍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居草野以小人居廊廟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謂未戰以陰謀經之其國已可破矣以兵縱之其君可虜其國可墟其城可拔其衆可潰故湯用此而殺紂戮越用此而吳國墟楚用此而陳蔡舉之晉用此而智氏殘韓用此而東周分儒生之言兵皆曰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之業萬乘之君無破亡之兆昔夏廣而殷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所謂不戰而勝者陰經之術夜行之道文武之教

聖人昭然獨見怡然獨喜其在茲乎

數有探心篇第九

經曰古者勝國烽燧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而足迹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樂其居後世澆風長而淳朴散權智用而譎詐生鄰國往來專用間謀縱橫之士專隱括之人入矣徐守仁義社稷丘墟魯尊儒墨宗廟殄滅非達與智慧不能縱伐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見物情不能成名才賢不明不能用兵

戰國人技倆不出範圍

名實不眞、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述捭闔揣摩、飛箝抵戲之篇、以教蘇秦張儀、游說諸侯之國、而探諸侯之心、於是術數行焉、夫用探心之數者、必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經傳子史計謀成敗、渾如雜說、包而羅之、澄其心、靜其志、同人之心於有所愛惡、知止去就、從欲而攻之、陰慮而陽發、必虛往而實來、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因其心、察其容、聽其聲、考其辭、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既得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

漆之、無使復反、如養由基之操弓、逢蒙之挾矢、其發無不中的者、其猶設罝罘以羅魚兎、張其會碟、其要膀、共虛動、必衝纖而挂目、亦奚有所遺哉、然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探勇士之心、必以義、勿以懼、探智士之心、必以忠誠、勿以欺紿、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懼、勿以常、探好財之心、必以賄賂、勿以廉貞、夫與智者言必依於博、智有涯而博無涯、則智不可以測、與博者言依於辨、博陳古而辨應今、則古不可御今、與貴

說到儒學方醇

者言依於勢、貴位高而勢制、高則位不可以禁勢、與富者言依於物、富積財而物方寶、則財不足以易寶、與貧者言依於利、貧匱之而利豐贍、則乏不可以周豐、與賤者言依於謙、賤人謙而謙降下、則賤不可以語謙、與勇者言依於敢、勇不懼而敢剛、毅則勇不可以懼剛、與愚者言依於銳、愚質而銳聰明、則不可察聽、此人者皆本同其道、而末異其表、同其道、人所欲聽、異其表、聽表而不曉、如此則不測淺不測深、吾得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或

故曰聖人用儒

上調中調之說萬事一轍

縱或橫、如偃枯木、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停水、決之則流、壅之則止、謀何患乎不從哉、夫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則制於人者制命也、制人之術、避人之所長、攻人之所短、見己之所長、蔽己之所短、故獸之動、必先其爪牙、禽之動、必先於觜距、螫蟲之動、必先其毒、水蟲之動、必先其甲、夫禽獸蟲蟻之屬、尚用其所長以制物、況於智士乎、夫人好言道德者、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縱橫術之、好談名法者、必以權橫挫之、必

乎。其如合其終權其牙落其角使無出吾之右。徐以慶弔以言憂喜其心使其神不得爲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榮華聲色喜悅慶言也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刑戮誅罰弔言也與貴者言弔則悲與賤者言慶則悅悅其心迎其意或慶又或弔以感其志情變於內者形先於外當以其所見而觀其隱所謂測隱探心之數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而無此者不足以成霸王之業也

政有誅強篇第十

經曰夫國有亂軍者士卒怯弱器械柔鈍政令不一賞罰不明不預焉所謂亂軍豪家強臣昏姻嬖昵爲吾下吏權軍之勢擅將之威公政私討上發謀下沮議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貪如狼強不可制者是謂亂軍皆誅之是故文宣王誅少正卯於兩觀而魯國清田穰苴斬莊賈於表下而定齊魏絳戮楊干於亂行而諸侯服項籍斬宋義於帳中而天下怖夫誅豪者益其威戮強者增其權威權生豪強之身而不在於士卒之肅豪強有兼才者則駕而御之教而道之如畜鷙鳥養猛獸必飾其饑飽剪其爪縻其足呼而隨之嗾而走之牢籠其心使馴吾之左右豪強無兼才者則長惡恣其武縱其心横其志使禍盈於三軍怨流於百姓然後誅之以壯吾氣故曰不善者善人之資爲國之將爲國之師不誅豪強何以成軍之威哉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善師篇第十一

經曰兵非道德仁義者雖覇有天下君子不處也周德既衰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始於魯隱公齊以伎擊强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說以孫吳爲宗惟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謂齊之伎擊是亾國

之兵魏之武卒是危國之兵秦之銳士是蹈利之兵至於齊桓晉文之師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故齊之伎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値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黃帝獨立中央而勝四帝所謂善師者不陣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桀擒紂所謂善陣者不戰也齊桓公南服强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所爲善戰者不敗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老相與奔秦請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國所謂善敗者不亡也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殷周並至末代苟任詐力以決去貧賤孫吳韓白之徒皆身被形戮子孫不傳於後蓋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民之害也

貴和篇第十二

經曰先王之道用和爲貴貴和重人不尚戰也春

秋左傳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加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軍之衆無所用也是放晉悼公使魏絳和諸戎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姜戎氏亦歸晋惠公爲不侵不叛之臣於是有崤之師譬如捕鹿者晉人捕之戎人角之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義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謀勝人有權之主能以勢制人戰勝易和勝難語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戢而對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

震、故有衣裳之會、無有歃血之盟、有兵車之會、未嘗有大戰之名、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占者先王所以舉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文德以懷之、懷之不服、飾玉帛以啖之、啖之不來、然後命上將、練車馬、銳兵甲、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所謂叛而必討、服而必柔、既懷既柔、可以示德、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夫如是、則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也

廟勝篇第十三

經曰、天貴持盈、不失陰陽四時之綱紀、地貴定順、不失生長平均之所宜、人貴節事、調和陰陽、布告時令、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盡其忠信、從其政令、故曰天道無災、不可先來、地道無殃、不可先唱、人事無失、不可先伐、四時相承、水旱愆和、冬雷夏霜、飛蟲食苗、天災也、山崩川涸、土不稼穡、水不潤下、五菜不樹、八穀不成、地殃也、重賦苛政、高臺深池、興役過時、貪酒色、荒遊、君子昵小人、用兵好征伐、人殃也、必見天災、又覩地殃、傍覩人殃、不則天、不可動、不法地、不可行、征伐不和於人、不可成、天賛其時、地資其財、人定其謀、盡見其陽、妙察其陰、先覩其迹、後知其心、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故曰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以觀之、勝負易見矣、

沉謀篇第十四

經曰、善用兵者、非信義不立、非陰謀不勝、非奇正不列、非詭譎不戰、謀藏於心、事見於迹、心與迹同

者敗、心與迹異者勝、故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用、心謀大、迹示小、心謀取、迹示與、或其眞、疑其詐、二者不決、則强弱不分、邈乎若玄雲之無象、漾乎若滄海之不測、如此則陰陽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智術所不能窮、卜筮所不能占、而況於將乎、夫善戰者、勝敗生於兩陳之間、其謀也策不足聽、其勝也形不足覩、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賊、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故曰、至事不語、而大兵不言、微乎神乎、故能通天地之理、備萬物之情、是故貪

者利之、使其難厭、强者卑之、使其驕矜、親者離之
使其携貳、難厭則失政、驕矜則虞守廢、携貳則謀
臣去、周文離殷而商紂弑、勾踐卑吳而夫差戮、漢
相離楚而項藉亡、是故屈諸侯者以言、役諸侯者
以策、夫善用兵者、攻其愛、敵必從、擣其虛、敵必隨
多其方、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速隨不得城守、分
備不得并兵、則我逸而敵勞、敵寡而我衆、夫以佚
繫勞者武之順、以勞繫佚者武之逆、以衆繫寡者
武之勝、以寡繫衆者武之敗、能以佚繫勞、以衆繫

寡者、吾所以得全勝矣、夫竭三軍之氣、奪一將之
心、疲萬人之力、斷千里之糧者、不在武行陣之勢、
而在掜志筭之中、窄兮觸兮而卷之不盈於懷袖、
沉兮容兮而舒之可經於淮海、五寸之鍵、能制開
闔、方寸之心、能易成敗、智固萬物而不殆、始遺順
天而信人、察始而知終、則謀何患乎不從哉

子卒篇第十五

經曰、古者用人之力、一歲不過三日、籍斂不過十
一、公劉好貨、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太王好色、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冤獄、武王出
師、士樂其死、古之善子卒者、未有不成能得其心
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能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
故國必有親愛禮信之義、然後人以饑餓易飽、國
必有孝慈廉恥之俗、而後以死易生、人之所守戰
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於人者厚也、上施厚、則人
報之易、厚士之於將、非有骨肉之親、戰至死不衰
者、上之所如施於人者厚也、上施厚者、冒鋒鏑、賞
千兩、死不旋踵、必以恩信養之、禮恕道之、小惠漸

之、如慈父之育愛子也、故救其阽危、極其塗炭、卑
身下士、齊其甘苦、親臨疾病、寒不衣裘、暑不揮扇、
登不乘馬、暑不張蓋、軍幕未辦、將不言坐、軍井未
達、將不言渴、以妻子補縫於行間、以身分工於作
役、簞醪之匱、必役於河、挾纊之言、必遡於軍、是以
人喜金鐸之聲、卒鼓勇敢之氣者、非惡生而樂死、
思欲致命以報之於將也、是故視卒如嬰兒、可以
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生死、厚而不能使、
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是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曰夫妻諧、可攻、齊、一僕、庶可攻、魯王翦李牧吳起田單穰苴竟以此術而兵強於諸侯、

選士篇第十六

經曰部六軍之衆、署百萬之師、而無選鋒、渾而雜用則智者無所施其計辯者無所施其說、勇者無所施其敢、力者無所施其壯、無與獨行中原、亦奚取於勝敗哉、軍無選鋒曰北、夫選士以賞、賞得其進、也用士以刑、刑懼其退也、古之善選士者、懸賞

於中軍之門、有沉深密謀、慮出人表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智囊之士、有辭從理衡、飛箝闔闢、能知人之性、奪人之心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辯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閭問請謁之情性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間諜之士、有知山川井泉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曰鄉導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變詭譎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曰伎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五札戈矛劍戟便於利用、陸搏犀兕、水攫黿鼉、挑身捕虜、塞抴旗鼓者、上賞得而撫之、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踰越城堡、出入廬舍而無形迹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蹻捷之士、有往還三百里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二百二十斤、行五十步者、上賞四百二十斤者、次賞得而聚之、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下賞、得而存之、名曰伎術之士、天下才士之用、皆盡其才、任其道、計謀使智囊之士、談說使辯之士、離親合疎、使間諜之士、深入諸侯之境、使鄉

導之士、建造五兵、使伎巧之士、摧鋒捕虜、守危攻強、使猛毅之士、掩襲侵掠、使蹻捷之士、探報計期、使疾足之士、破堅陷剛、使巨力之士、誣愚惑癡、使伎術之士、此謂任才之道、選士之術也、一王之后、五霸之辟、得其道而興、失其道而亡、興亡之道、不在人主聰明文思、其在選士任能之當才也、

勵士篇第十七

經曰、感激人之心、勵士之氣、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令人安死、在於以

戰勸戰、以士勵士、夫木石無心猶可動、況於人乎、古先帝王霸有天下、戰勝於外、班師鞍功、集衆於中軍之門、上功賜以金章紫綬、錫以錦綵之衣、緒帛以豐倫、爲準坐以重茵、上席享以太牢、飲以醇酒、父母妻子皆賜紋綬之服、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飲以醽酒、大將軍奉賜、偏將軍奉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奮不顧身、攻超百萬、斷元戎之首、搴大將軍之旗、功高於人、錫以上賞、子孫後嗣、長稱卿大夫之家、父母妻子皆受重賞、牢席有差、

衆士咸知其次功、賜之銀章朱紱、紋綬之服、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飲以醽酒、父母妻子錫以緒帛、坐以單席、飲以醨酒、偏將軍奉賜、子將軍奉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勇冠三軍、才輕百戰、斬驍雄之首、搴虎豹之旗、功出於人、錫以次賞、子孫後嗣、長爲勛紳之家、父母妻子皆受次賞、牢席有差、衆士咸知其下功、賜以布帛之衣、坐以單席、享以雞豚、飲以醨酒、其父母妻子立而無賞、坐而無席、子將軍奉賜、卒長奉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戮力行間、劬勞歲月、雖無搴旗斬將之功、實有跋涉羈旅、賜以下賞、子孫後嗣、無以庇緒、父母妻子、不及坐享、衆士咸知令畢、命上功起舞、再拜大將軍、上功讓曰、某乙忝列王臣、行大將軍令、敢不盡節、有媿無功而受上賞、再拜大將軍、避席曰、某乙不德、謬居師長、賴子之功、梟縣凶逆、盛績美事、某無專擅、退而復坐、命次功再拜上功、上功坐受曰、某乙無功無勇、遵師長之命、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身受殊賞、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

勉旃、次功退而復坐、命下功再拜次功、次功坐受曰、某乙少猛寡毅、尊師長之命、决得勝於一時、身受次賞、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下功退而復坐、夫如是勵之、一會則鄉勉黨、里勉鄰、父勉子、妻勉夫、二會則縣勉朋、州勉友、三會則行路相勉、聞金鼓之聲、相踐而出、鄰邦敵國、邑無堅城、何患乎不勵哉、

刑賞篇第十八

經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刑輔謬而奸不犯、

驗古人所失發

其人浮也武湯鑒五刑傷四肢以謬輔刑而奸不息其人薄也有虞氏非仁也湯武非暴也其道異者時也古之善理天下者不賞仁賞仁則爭為施而國亂不賞智賞智則爭為謀而政亂不賞忠賞忠則爭為直而軍亂不賞能賞能則爭為巧而事亂不賞勇賞勇則爭為先而陣亂夫蒞政以仁權謀以智事君以忠制物以能臨敵以勇此五者士之常賞常賞則致爭爭則政亂亂則非刑不治故曰賞者忠信之薄亂之所由生刑者忠信之戒禁

之所由成刑多而賞少則無刑賞多而刑少則無賞刑過則不善賞過則多奸王者以賞禁奸以刑禁勸善求過不求善而人自為善賞文也刑武也文武者軍之法國之柄據罪而制刑按功而設賞賞一功而千萬人悅刑一罪而千萬人懼賞無私善刑無私罪是謂軍國之法生殺之柄故曰能生而能殺國必強能生不能殺國必亡又曰能生死而救赦殺者王也刑賞之術無私于人常公于世以為其道也非自立于堯舜之時非自逃于桀紂

之朝用得之則天下治用失之則天下亂理亂之道在于刑賞不在于人君過此以往雖彌綸宇宙纏絡萬品生殺之外聖人精而不言哉

地勢篇第十九

經曰善戰人者以地強以勢勝如轉圓石千千仞之蹊者地勢然也千仞者險之地圓石者轉之勢地無千仞而有圓石置之窳塘之中則不能復轉地有千仞而無圓石投之以方稜楄編則不能復移地不因險不能轉圓石石不能圓不能赴深蹊

故曰兵者因地而強地者因兵而出善用兵者高丘勿向背丘勿迎負陰抱陽養生處實則無百疾是故諸侯自戰于其地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曰輕地彼此皆利曰爭地彼我可往曰交地三屬諸侯之國曰衢地深入背人城邑多曰重地山林沮澤險阻曰圮地出入紆隘彼寡可以擊吾衆者曰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曰死地故曰散地無戰輕地無留爭地無功交地無絕衢地則合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城有所

不攻計不合也、地有所不愛未見利也、君命有所不聽、不使于事也、九地之勢、九事之權、良將行之、智將行之、智將遵之、而旅將非之、欲幸全勝非龜魚舞蛇未之准也、

兵行篇第二十

經曰、夫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于形、智謀計事、依于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細、形無物而不能蔽、神無物而不能察、形詐而惑事其外、神密而

員事其內、觀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減灶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當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幕布帔、冠諸樹株、形其強也、偃旗卧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埏土、鳧氏之冶金、爲方爲員、或鼎或鍾、土金無常性、因功以爲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者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于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形不因神、不能爲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爲智謀、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者也、

作戰篇第二十一

經曰、古之善戰人者、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員則行、方則止、行者非能行而行、勢不得不行、止者非能止而止、勢不得不止、夫善戰人者、自鬭于其地則散、投之于死地則戰、散者非能散而散、勢不得不散、戰者非能戰而戰、勢不得不戰、行止不立于木

石而制在于人、散戰不在于人而制在于勢、此因勢之戰人也、夫未見利而戰、雖衆必敗、見利而戰、雖寡必勝、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長是也、見利則起、無利則止、見利乘時、帝王之資、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害、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此因利之戰人也、夫戰者、左山澤、右丘陵、將高而下、處生擊死、此于陸之戰人也、遇敵無迫于水、彼知不克、致死于我、困獸

猶鬬蜂蠆有毒況于人乎俟半濟而擊之先者知
克後者慕之殺有鬬心敵逆水而來迎之于水內
此水上之戰人也左右山陵溪谷隘狹與敵相遇
我則金鼓蔽山旗幟依林登高遠斥出沒人馬此
山谷之戰人也勢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陸者戰之
地夫善用兵者以便勝以地强以謀取乃勢之戰
人者如建瓶水于高宇之上無復滯留有如破竹
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矣

攻守篇第二十二

經曰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內得
愛焉所以守外得愛焉所以攻守不足攻有餘力
不足者守力有餘者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
外救料城中之粟計人日之費糧多人少攻而勿
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屈粟未盡城尚固而
拔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壞而不拔者守之至
也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
老弱爲一軍三軍無使相遇壯男遇壯女則費力
而好生志散而力不專強壯遇老弱則老使壯者
悲弱使強者憐悲憐在心則使勇人更慮壯夫不
戰故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

行人篇第二十三

事在有無之間

經曰國君擇日登壇拜大將軍繕甲兵具卒乘出
則破人之國敗人之軍殺人之親虜人之俘而羸
糧萬里行于敵人之境而不知敵人之情者主之
過也將之罪也敵情不可求于星象不可求于鬼
神不可求于卜筮可求之于人事昔殷之興也伊
尹爲夏之庖廚周之興也呂望爲殷之釣叟秦之

而理之至矣

帝也李斯爲東山之獵夫漢之王也韓信爲楚之
亡卒魏之伯也荀彧爲袁紹弄臣晉之禪也賈充
任魏魏之起崔浩家晉收而用之故能臣七君而
帝天下夫賢人出奔必有依人持君之衡是以決
度伉有扈孤幼卑尊驩兜成鈞權三苗推移侫桀
崇侯諂紂優倡感晉故曰三賢去而殷虛二老歸
而周幟子胥死而吳亡范蠡存而越伯晉殺人而
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將能收敵國之人任之以索
其情戰何患乎未克故曰羅其英敵國傾羅其雄

敵國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夫行人之用者有三一曰因敵國之人來覘我覺我厚賂之使倒其事二曰因敵之人亡官得罪來奔于我高其爵重其祿察其辭覆其事實而任之虛而誅之以為鄉導三曰吾使行人觀敵國之君左右孰事孰賢孰愚中外近臣孰貪孰廉合人謁者孰君子孰小人吾得其情因而隨之可就吾事夫三軍之重者莫重于行人三軍之密者莫密于行人行人之謀未發而泄以告之者皆死謀發之日削其藁焚其草金

其口木其舌無使內謀之泄若隼鳥之入重林無其蹤如游魚之赴深潭無其跡離朱俛首不見其形師曠傾耳不聆其音微乎微乎與纖塵俱飛其飽食醉酒勇力輕合之將而見行人之事乎

擇才篇第二十四

經曰人稟元氣所生陰陽而成淳和平淡元氣也聰明俊傑陰陽也淳和不達權變聰明不識至道夫人柔順安忍失其決斷可與修節難與權宜強悍剛勇失於積惡可以守難難與持久貞良畏慎失于狐疑可與守成難與謀始清介廉潔失于拘局可與立節難與變通情性沉靜失于遲回可與深慮難與應捷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者不能果敢雄者不能計謀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夫人有八性不同仁義忠信智勇貪愚仁者好施義者好親忠者好直信者好守智者好謀勇者好決貪者好取愚者好矜人若合于仁義則天下親合于忠信則四海賓合于智勇則諸侯臣合于貪愚則受制于人

仁義可以謀從智勇可以謀衡從成者王衡成者伯伯王之道不在于兵強士勇之際而在于仁義智勇之間此謂偏才之人未足以言大將若能以柔以剛能翕能張英而有勇雄而有謀員而能轉還而能端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八通之人可足以言大將故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是謂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係之不可不察也明主所以擇人者量其才通其周監其貌厚而貴察其心貞而明居高遠望徐視審聽神其形

聚其情若山之高不可極若淵之深不可測然後察其賢愚擇其智勇事乃可任也夫擇聖以道擇賢以德擇智以謀擇勇以名擇貪以利擇奸以間隙擇愚以危事或同而觀其道或異而觀其德或權變而觀其謀或攻取而觀其勇或才而觀其利或押闔而觀其間隙或恐懼而觀其危事故曰欲取其來先察其往欲求其古先察其今先察而任者在先任而察者亡昔市偷自育于晉晉察而用之滕茨伊尹自千于湯湯察而用之放桀智能之

士不在遠近仁者不困危無以廣其德智士不棄時無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代以立其義伯者不强敵以遺其患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于代夫無萬人智者不可栖于萬人之上故曰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任者則軍覆矣三軍既覆而疑則諸侯之難至矣如是則君不虛王臣不虛貴所謂君道知臣臣道知術知事者也

武備志卷十四

武備志卷十五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三　　防風茅元儀輯

授鉞篇第二十五

經曰國有疆埸之役天子居正殿召將軍詔之曰朕以不德謬承天運使戎狄擾攘草竊邊垂日旰忘食憂在寢寐勞將軍之武帥師以應之將軍再拜受詔乃令太史卜齋三日于廟拂龜太史擇日以授斧鉞君入廟北面面立親操鉞以柄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上至於上將軍制之復操斧以柄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下至於泉將軍制之將軍既授命跪而答君曰臣聞治國不可外理理軍不可從內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則可以應敵臣既授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無垂言之命于臣臣不敢將軍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於將軍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故智

者爲之應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電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于內是以將軍乃縞素避舍請罪于君君命舍

部署篇第二十六

經曰兵有四正四奇總有八陣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以正合以奇勝餘奇爲握奇聚散之事勢節制之變也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一萬二千象十二月五百象閏餘窮陰極陽備物成功征不義伐無道聖人得之以興亂人得之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由兵也司馬穰苴曰五五爲部二伍爲部部隊也一軍凡二百五十隊十以三爲奇風后曰餘奇爲握奇軍故一軍以二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也十有五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一百七十五隊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一百九十三人七分五銖軍有二十二隊欠七人以爲一陣之總管舉一軍則千軍可知矣

將軍篇第二十七

經曰將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不

可不察也一人大將軍智信仁勇嚴賢明者任之二人副大將軍智信仁勇嚴忠敬平直者任之一主軍糧一主兵馬四人總軍嚴勇諒識軍容者任之二人主左右虞候二人主押衙八人子將明行陣辨金鼓號部署者任之八人大將軍別奏一十六人大將軍傔八人副大將軍別奏一十六人副大將軍傔八人總管別奏一十六人總管傔一十六人子將傔並忠勇驍果兼一孝義有勢能者任之二人判官深沉審謀計事情傳者任之偏僻者

不可任也一主軍糧一主軍馬典簿四人行謹厚明書算明理體者任之一人主軍糧一人主兵馬一人主軍令斷決罪一人主軍儀掌賓客祭祀

陣將篇第二十八

經曰古者主立於陽大夫立於陰是以臣不得越君下不得踰上則君臣上下之道格矣夫智鈞則不能相使力鈞則不能相勝權鈞則不能相懸道同則不能相君性同則不能相生情異則理情同則亂任軍將以智任陣將以勇以勇以智謀何得

不從哉一人偏將軍勇猛果敢揮戈舞劍力制百人輕合好鬭者任之二人副偏將軍明鬭於敵有死戰力守成規而不失者任之四人子將目明旌旗耳察金鼓心存號令宣存威德者任之二人虞候心多詭譎陰伏探規非常伺察動靜飛符走檄安忍好殺者任之二人承局差點均平無漏無失糾舉必中者任之六人偏將軍別奏一十二人偏將軍傔六人副偏將軍別奏一十二人副偏將軍傔八人虞候傔並忠厚孝義驍勇果敢藝能者任之

一人判官主財帛倉庫出納軍器刑書公平者任之二人典簿明書算謹厚者任之

隊將篇第二十九

經曰智者之使愚也必聾其耳瞽其目迷其心然後用其命如驅羣羊驅往驅來莫知其所之師興之日登高去其梯入諸侯之境登其梁役之以事勿告之以言勿語之以利勿告之以害則士何得其二心而致其身如此則生死聚散聽之於我是謂良將一人押官主軍隊習戰鬭識旗鼓者任之

一人隊頭二人隊副主文書名曰典簿酬功行賞行列疎密並責成之知勞苦明部隊邪曲明曉者任之一人乘旗二人副旗壯勇者任之一人抱鼓主曆明嚴誓進止節制氣勇志銳者任之一人吹角主收進鼓怯懦退昏昧明節者任之一人司兵主五兵利銳支分器仗明解者任之一人司倉主給付軍糧財帛清廉者任之一人承局主雜供差役無人情惡口舌者任之五人火長主廚傳飲食扶病掩死守火內衣資樵攝不預戰陣不預仁惠

者任之

征馬篇第三十

經曰夫戎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衣謹四落壓其耳目無令驚駭習無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勒轡御必令完堅乏絕輒補凡馬不傷於末不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莫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亟馬常令有備敵難獲我能明此者可以橫行八表凡馬軍人支馬兩疋軍征馬一萬五千其無馬亦加五支合以二疋為率一人征馬副使副大將軍中擇善養牧者任之二人征馬總管副偏將軍中擇善牧者任之五百人群頭善騎馬奔走者任之獸醫亦子群頭中取如無別差一千人馬子軍外差之

鑒人貌篇第三十一

經曰凡人觀其外足以知其內七竅者五臟之門戶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愚智勇怯形於一寸之眼天倉金匱以別富貴貧賤夫欲任將必視其

貌覽其神乃知其心容貌堂堂精神清徹聲色玉帛不變其志榮枯喜怒不易其操是謂神明有餘頭項豐停腹背穠厚鼻圓而直口方而稜兩顴相臨額耳高聳肉多而不餘骨粗而不露眉目明朗手足紅鮮坐下而就高比大而獨小是謂形有餘隱惡揚善無疾人無貪欲無危人以自安陰德惠信豁達大度不拘小節是謂心有餘

虎頭高視富貴無比犀頭律崒富貴鬱鬱象頭高廣福祿俱長鹿頭側長志氣雄強龜頭都縮惟豐

酒肉獺頭闊狹志氣豁達、駝頭蒙鴻福祿千鍾、蛇
頭平薄財物獲落、狢頭細小窮厄無計、兎頭陡削、
志氣卑下、狗頭尖圓流涕漣漣、眉直頭昂富貴吉
昌、眉薄而稀少信多欺、髮欲細密、鬚欲粗疎、眼光
彩明淨者富貴、眼鼻成就者魄魂强、美眉目指爪
者好施、眼鼻口小者多虛無實、鼻大者有實無虛、
眼中赤脉貫瞳子者兵死、雞眼捲頭不滌則偷羊、
目直視能殺妻子、猪目定澄刑禍相承、蜂目狼聲、
常行殺忍、螻蛄目心難得、猴目窮寒、鷹視狼顧常

懷嫉妬、牛頭虎視富貴無比、鼻準圓實富貴終吉、
口鼻小縮慳貧不足、蜣蜋鼻少意志、野狐鬚難期
信、叛攤髭鬚多有狐疑、口如馬喙心性難制、口如
馬嘴窮寒客死、口如江海富貴自在、脣口如珠才
學世無、舌紅且厚聊識自厚、吐舌及鼻壽而且貴、
鋸齒食肉、平齒食菜、踈齒猛厥、密齒淳和、細齒長
壽、名曰倪齒、燕頷封侯、耳輪厚大者貴且壽、小薄
者夭而賤、虎項員粗富貴有餘、鵠頭項危錢財乏、
少、頸粗短者富貴長壽、長細者貧賤、胸背如龜富

貴巍巍、胸長而方智慧無雙、手足纖穰指欲密而
厚者富貴、手如鳥足意智褊促、手如猪蹄志氣昏
迷、手如猿掌勤劬伎倆、肚如垂囊富貴吉昌、牛肚
貪婪、狗肚窮寒、蝦蟆肚懶、蜴蜥腰緩、聲欲深且實
不欲淺而虛、遠而不散、近而不亡、淺而能壯、深而
不藏、大而不濁、小而不彰、細而不亂、幽而能明、餘
響徹徹、有若笙簧、宛轉流連、能員能長、虎聲將軍、
馬聲驍勇、雄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
者、實直人也、黑子欲得大而明、生隱處吉、露處凶、

人而欲闊、腴欲方、尻欲厚、背欲間、上欲長、下欲短、
五岳成、四瀆就、頭高足厚、項短骨長、似龍似虎、所
謂行住坐卧、飲食聲音、並可觀也、石鼷頭目頂鬚鼻耳口舌法、
腦骨縱起者將軍、呂玉闕枕萬戶侯、小將軍品升
階枕二千石、器五岳枕大將軍、吅雙枕大將軍◎
車輻枕封公侯、吅三星枕封侯、凸假月枕至三公
口枕封侯、凸十方枕三千石、凸酒樽枕二千石、三
公、凸枕封侯○枕額上覆月文將軍、八眉上有紋
通髮者將軍、眉間有土字紋者封侯、眉間有文字

者兵死、凡人色欲正不欲邪白如凝脂黑如純漆紫如爛椹、黃如蒸粟、赤如炎火、青如浴藍、皆三公也右鑿頭骨玉枕紋法

誓衆軍令篇第三十二原三十三

經日、陶唐氏以人 戚於國中、欲令人強其命也有虞氏以農敎戰、漁獵備胄故人體之、夏后氏誓衆於軍門之外、欲令先以意待事也、周將交白刃而誓之以致人意、夏賞於朝、賞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于朝、戮于市、兼誓戒也、夫人以心定言

定言以出令、故須振雄略、出勁詞、銳鐵石之心、凜風霜之氣、發揮號令、申明軍法、誓衆文曰、某將軍某乙告示大將軍吏士伍等、聖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今某氏不恭、式于皇命、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誅、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軍無二令、將無二言、勉爾乃誠、敬從王命、無干典刑、經日、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而名聞諸侯、威震隣國、令之不行、不可以稱兵、三令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申明而不如者、將之過也、先甲三日、懸令於軍門、使軍正執木宣於六軍之衆、有犯令者、令軍正准令按集軍人而後行刑、使六軍皆知之者、

一漏泄軍中陰事及告人以事者、皆斬、

一背軍逃走者、斬、在道路及營中臨陣而逃者斬、

一不戰而降敵人者、藉沒其家、背順歸降與逆同

一後期者、斬、計事會戰因雨雪水火者不坐

一行列不齊、旌旗不整、金革不鳴、主守皆斬、敎旗列營

會戰同之

一與敵私交通者、斬、藉沒家產、言語家書同

一失主將者、斬、隨從部坐

一失旗鼓節鉞金隊、斬、爲敵所取、

一臨難不相救者、斬、

一訛言詭惑、妄說陰陽卜筮者、斬、妄占鬼神災祥以動衆心者同

一無故驚軍者、斬、叫呼奔走妄說言烟塵賊下者同

一道棄五兵軍裝者、斬、不謹收遺而不拾拾而不公者同

一自相竊盜者、斬、一針一縷皆同

一將吏守事不平贓情相容者斬理事曲情同之

一以強凌弱挾蒲忿爭酗酒喧呼惡罵無禮於理不順者斬去暴也因公宴會醉者不坐

一軍中奔車走馬者斬自入陣將軍以下並步入營乘騎入者同

一破敵先擄掠者斬入敵境中同

一更鋪失候犯夜失號止宿地火者斬恐奸得計

一守圍不固者斬罪及主吏

一不伏差遣及主吏役使不平者斬有私及強梁同

一使欺居人奸居人女婦及入營者斬

一違將軍一時之令者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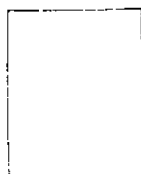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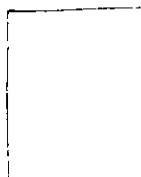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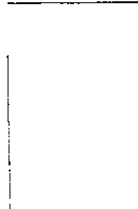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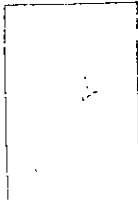
虎鈐經一

元許洞輯共二百一十篇，今摘其論兵法者四十七篇，餘器具占驗，散見于它部。

天功第一
地利第二
人用第三
三才變應第四
三才隨用第五
辨將第六
論將第七
出將第八
軍令第九
船戰第十
步戰第十一
兵機統論第十二

軍範第十三
教戰第十四
先謀第十五
先勝第十六
勝負第十七
知姦第十八
奪恃第十九
襲虛第二十
任勢第二十一
使間第二十二
分守第二十三
十可擊第二十四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五異第二十六
五機第二十七
破圍第二十八
圍寇第二十九
防敵第三十

候敵第三十一
追敵第三十二
詭敵第三十三
困敵第三十四
周備第三十五
遠近第三十六
料地第三十七
生地第三十八
死地第三十九

料山第四十
料水第四十一
料塵第四十二
料敵陣第四十三
料敵營第四十四
逆用天氣第四十五
逆用地形第四十六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天功第一

千古不諳此言爲之三嘆

天道變化消長萬彙契地之力乃有成耳天貴而地賤天動而地化貴者運機而賤者効力上有其動而下行其化矣是以知天之施地匪專也地之應天有常也生機動則應之以生煞機動則應之以煞機正則泰機亂則否萬物列形而否泰交者見之於地焉豈止地之爲哉蓋天道內而地道外者也王者天也將者地也將者天也士卒者地也我天也敵地也由此觀其所動故勝負可知矣王之於將也擇賢受柄畢無所疑將必內應其正外

務其順應以正則師律嚴務以順則臣節貞畢而禦敵詎有輿尸之患乎君特智以自用倨禮而傲下受柄匪人使人不信將以內抱猶豫之惑外喪馭衆之威矣舉而禦敵寧免失律之凶乎師之成敗見之於將焉豈將之爲乎將之爲任也智敵萬人苟無萬人之用與愚者同矣勇冠三軍苟無三軍之用與懦者同矣善爲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詳以策馭吏士未有不振拔勳業以定禍亂者也反於是則吏士外無援內多

敵勢之勇怯見之吏士焉豈吏士之爲乎我之於敵也攻拔戰勝使敵不敢抗衡者豈敵怯乎由我威令整進退肅賞罰當也覆兵殺將弱國削土地者豈敵強乎由我不嚴師律故也夫如是亦自上而及下自內而迨外其猶天地之用乎故天必藉地也然後運四氣正生殺也貴必藉賤力然後能成元功而建王業也

地利第二

地之形險易殊也地之氣寒熱異也用形與氣在

道通順焉昧此道者不能趨厥利必矣善用地利者則不然險而易之易而險之也夫居險用險必內貴居易用易必外蹶當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何謂險而易之曰簡以制其煩要以飾其動用以綏其約不以躁慢爲失也何謂易而險之曰進止戒嚴內外無怠用其謹懼不以暴急爲務也如是者反險易之用也以方位觀之則寒熱之氣異也當有氣之用順之者善矣南方之熱北方之寒其氣異也則水土之性必相戾逆諸人而使之飲其

地勝食其土毛蒙其風氣瘴癘之疫凍溢之疾加焉以我之不便犯順方之人不有患乎天不能以氣順人君能以人順氣可也是故利不可以專一胡人之馬越人之航也各有便焉其技不可措手足矣行師者不能擇而用之斯亦更胡越之便也與其成功遠矣是知地之所利焉可兼而有乎善用兵者擇利而從之善矣

人用第三

今之世取人也率於其多學而捨其偏技非良術

也兵家所利隨其短長用之也是以善與者勿與格鬭慮其愛人而無勇也善保守者勿與進攻慮其綏而不猛也多方者勿與決事慮其猶豫也多勇者勿與謀敵慮其過輕也精者使鬭果敢者使攻也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阻險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備智而善斷者可擇其言輕健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其間善鼠竊狗偷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罵者使之揚毀詈罵奇才異識者使預謀咲深識大度者使安衆倔強多

力者使斬關榛莽善踰地形結搆者候度樹營柵
怯懦者使葦運器用老弱者使備炊汲諳山澤高
下水泉之利者使詳地形矯言詐辭善張皇鬼神
推引天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
易險巇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逆備糧奇辭偉
辨能駕虛矜大者使奮振威德耳目聰明善探敵
情者使伺候奸僞敵才健筆者使主牋檄明七曜
休咎者爲曆數之士善占風雲氣候者爲候風氣
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爲選日之士善蓍龜者爲卜

筮之士是四人雖推測陰陽各不可使相亂貴其
專一也醫人須二十以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
人醫之數大將軍推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
大衆之內有善有惡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動則
有功矣

三才變應第四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用兵之術知變爲大
軍雖氣王時勝而行列散潰旌表紊亂金鼓不節
正地肅兵擊之可也或曰彼得天時詎可破乎許
洞曰天之所祐正也恃天時而戾軍政與天違也
天人相違不凶何俟故兵利以順應順也順而逆
應之必凶之兆也或曰軍乘天時跨有地利將心
驕怠謀畫不神軍陣散亂如之何許洞曰可擊也
曰彼獲天地之利如何擊之曰人者天之心也苟
心不正雖有其表將焉用乎或曰軍違天時退地
利大將深謀沉毅部伍清肅進退有節如之何洞
曰未可擊也曰不獲天地之利奚謂未可乎洞曰
正則可以率天地之用草莽爲主矣或曰彼如是

也我之動將如之何洞曰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
然後鼓之必克敵也曰先後如之何曰利爲主何
謂主曰動爲客靜爲主觀後之動何如乃應之（所謂動者不必戰陣時敵人先動爲動也但客備敵先人所爲之事謂之動則我以機應之必勝焉）
勝而後舉神明之道也

三才隨用第五

天著吉凶以陰陽辨也地布險易以山川章也人
包勇怯以戰陣見也苟欲陰陽之順險易之利勇
怯之用在乎閑暇可得而擇也當彼我相逢各出

精鑿之論一字不可忘

不意忽然交合曷能擇所利而用哉或曰兩師不期遇於險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積山川不辨當此之際何以禦之洞曰大將止衆堅陣嚴肅號令雖敵來攻勿與戰俟天變少罷觀強弱之勢而後進退之曰我既安矣彼自驚擾則如之何曰以精兵乘之又曰倉卒之際大將以何術即能堅行陣嚴號令使師不自驚亂洞曰善用兵者有動必備預擇輕勇者二十四人八方各三騎相去一里晝以旗夜以鼓（過山川安曲叢林茂密晝亦用鼓恐不見旗之動靜故然爾）第一騎

見賊豎舉旗第二騎亦如之第三馳告夜用鼓如甚法（恐敵聞鼓將急馳告）烟霧翳塞風雷震驚旗之不聞鼓馳告斯所謂入卦探奇者也是以偵賊而能備焉苟天地有變則引輕兵以突之大陣不可妄動（大也）部（兵之行常以精騎數千人別分部隊為遊兵其將擇驍勇之人）觀彼動靜而後舉焉故我常用其整也此皆隨天之變也或曰與敵卒然相遇或平原廣澤或山谷深峭或峻嶝穹窿或坳坷沮洳或草木蒙密俱是危地當其用之如之何洞曰迴渠迂澗可以限衝車突騎也深峽隘口可以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所以為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屬也草木隱障可以步士接戰長郊往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戟當敵踰水跨遠高下相乘不可得親近可以長弩當敵巖壁相隱狹徑斗迥可以劍楯當敵葦蕭蘆荻枝葉朦朧可以戈鋋當敵此皆地之性也或曰寨柵之間三軍已懲寇敵乘間衝突攻擊當此之時如之何洞曰使勇者據其前怯者匿其後急遽之時怯者強驅而前焉必挫鋒折銳不若隱之也曰當此之時何暇

別勇怯之用乎曰不然善用兵者防亂於未亂備急於未急結營既定預令強勇者衛外怯弱者附之所以慮晦夜之急也此皆隨人之性也如是順天地人預備之道也故易之豫卦象以豫者預也取預備之意為急難之用也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用兵者得不審於此乎

辨將第六

國家行師授律生殺之柄大將所主者國之心腹三軍之司命也可不慎於選乎苟欲命將預以精

誠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語、三曰衆動、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巘者、言語而不相顧者、突膺仰視者、方坐內多虛驚者、此數者人有其一、斯人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之、豐下銳上、神氣安詳者、重德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沉厚不可以詐動人也、目睛瑩朗五岳相照、燕頷虎顧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腰、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諦而神骨聳峭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

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尖面小、頭大腰細、目睛昏瞢、點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其二曰言語、人有言肆而自矜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經者、心有隱也、矜大人言善唯恐不及、黨人也、言[illegible]無所歸者、心躁也、方言而他視者、心不誠也、言畢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頻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構人也、言多以私事爲憂者、顧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

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己善而斥人不善者、媢嫉人也、言欲發而怯縮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氣悖而言順、色鄙而言大、事不詳而強能、理矯而強正、此皆奸詐人也、是十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有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多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撫恤

人也、言及陣敵喜動於色者、奸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濶而卒近於理者、識深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色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事備者、性緩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當、性急而不暴、有識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其三曰衆動、行有狼顧者、行與坐忽如驚恐者、非時言語而手足紛拏者、方食而不覺棄匕筯者、方行而首偏口目輒斜動者、行而唯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

如有所駭者方行而悖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覩事覺佯如不知而目他視者十者人有其一此皆爲心不誠實多蓄異圖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路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臥欲覆舟神氣安詳也此皆智度深沉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行事有先巳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不常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僞人也先急而後慢者

庸衆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爲之者粗疎人也巧妙而無裨急用者浮艷人也所錯捨魯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斷人也記一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搆架廣大以善爲惡者姧人也善候人之顏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有事藹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之人也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危事不懼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能動者事有難安而能安者此謂智有餘之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是知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形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爲人之道矣君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論將第七

上下千古盡之矣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恃吞敵在將夫舉國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將何以爲謂小大者各有

四焉八者皆無何以謂之將乎其大者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強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興師舉衆列營結陣覘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揆日規時以決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之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爲動有度靜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之謂天將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山澤遠近廣狹險易林藪之厚薄溪澗之深淺若覩之指掌戰

人之楊神道於天故曰天將陰陽五行其所以用也非用之也

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便其往來戈戟叶其所用指揮進退皆順其情人馬無逼塞之困攻守獲儲蓄之利振旅得水草之饒使人馬無饑渴之色陷死地而能生致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順用之順地而逆用之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決勝者也此之謂地將也又若廉於財節於色跡於酒持身以禮奉上以忠憂樂與士卒同獲敵之貨賂而不蓄得敵之婦女而不留納謀而能容疑而能斷勇不凌物仁不喪法匿其小罪決其大

過犯令者不以其親有功者不思其讎老者扶之少者撫之懼者寧之憂者樂之訟者決之濫者詳之賊者平之強者抑之懦者隱之勇者使之橫者殺之服者原之失者服之亡者逐之來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之讒者遠之得城不攻得地不專敵淺以待變敵詭以順命逆勢則覩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也又若以天爲表以地爲變以人爲用舉三將而兼之此之謂神將也行師之時無有天時無有地利任其人無有勇怯聞敵而即行必無

無威將以勇即強也或遺失亦未可考

疑慮犯令者罪無大小必繩以刑聞之即畏當之即破此之謂強將也師無多少敵無強弱三軍順令若臂使指往復萬變出敵不意舉動如神匹馬單劍摧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此之謂猛將也夫能以威爲表以猛爲裏以強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也國之任將也得天將可以當違天之敵得地將可以當違地之敵得人將可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違筭矣威將可以附天將（上能順天下壯威武所以附也）強將可以

附地將（上明地利下以進退必決所宜附也）猛將可以附人將（上明人心利害下以精敢桀敵所以附也）良將可以保四方雖曰猛強有敏捷之利用然皆不可以獨用焉如是者將之體也

出將第八

王者既審定大臣之可否將以將之於是居正殿召之曰令某地不臣願煩將軍應之社稷安危亦在將軍乃使太史氏擇吉日將授之斧鉞王入太廟西面而立王操鉞持其首授之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其柄授之以刃曰從是以

下至地者、將軍制之、將既授命拜而報曰、臣聞國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以生還、乃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是以將之行也、不問妻子、示其必殉於國、君之命將、不敢輕其禮、示其崇於用將之於外、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其於已也潔、其於士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返、良策不從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

言則機洩、多好則智惑、寬則衆解、暴則衆怨、將畢愎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讒則正人離、將納私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淫、賤貨稱色、所以自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沈幾遠慮、所以不失、乘時順變、所以建功、恕物篤行、所以歸愛、聽善斥讒、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伏下、一刑必賞、所以正人、明令鑑古、所以照衆、卑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徇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止欲如丘陵、鬪欲如雷霆、機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霜雪、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軍令第九

大將軍既受命、總專征之柄、犒師於野、畢而下令焉、不從令者必殺、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旂舉不起、旂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召之不到、往復愆期、動乖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夜傳刁斗、怠而不振、更籌乖度、聲號不明、此謂怠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

崛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笑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所掌器械、弓弦絕、箭無羽鏃、劍戟澀鈍、旂纛凋弊、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妖言詭辭、撰造鬼神、托憑夢寐、以流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凌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之、好舌利嘴、鬬是攢非、搆怨吏士、令其不協、此謂謗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逼帳竊垣、竊

聽事情此謂探軍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而有難色此謂恨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言語諠譁不馴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詐病以避艱難扶傷舁死因而逐遠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賜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狗軍如是者斬之覘寇不審探寇不詳到而不言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

者斬之營壁之間既非犒設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者斬時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令推出斬之使傳告諸吏士曰某犯某罪議當斬已處斷訖汝等宜觀此爲戒是大將以禮行罰士卒無怨人有畏心矣故軍法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呂蒙涕泣而斬鄉人穰苴立表而誅莊賈此皆先尊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船戰第十

夫船戰之時擂一通鼓吏士皆嚴再通士伍皆就船整待檣棹戰士持兵就船各當其所幢旛鼓角各隨所載船鼓三通大小船以次發左不得右右不得左前後不得後前違令者斬

步戰第十一

夫步戰之法擂鼓一通步騎皆裝再通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臨蒞任幡後聞鼓音整陣斥堠者視之地形廣狹從四角面立表制戰陣之宜諸部曲各安部陣兵雷舉曰不如令者斬若欲結陣對敵營先立表乃引兵就表而臨陣皆毋諠譁明

聽鼓音旗旛麾前則前後則後麾左則左右則右不聽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什長不進都伯殺之督戰部曲將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一部受敵餘部不救斬臨戰兵器弓弩不可離陣離陣伍長什長不舉者同罪無令而妄行陣間者斬臨陣騎兵皆在軍兩頭前陣又騎次之遊騎在後若步騎與賊對敵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鼓音馳騎從兩頭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

卽還、此謂獨進戰之時也、其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焉、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鈐經二

防風茅元儀輯

兵機統論第十二

臣聞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爲虛而應於體也月者太陰之精氣也朔望不常何也蓋由以虛爲變也兵者旣陰類則其機宜常虛合變以法月也能以虛合變應敵動必利矣觀乎天之風雲星辰有吉凶之應者天將覺於人也得其吉象不可恃之恃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懼之懼之則銳氣銷亡當夷其心謹其政事也苟不知天象之吉凶者是虛其機而應天者也觀乎地理山川險易有生死存亡之途者地盡利於人也善用兵者於地也無生死存亡觀彼我之勢察去就之情何如耳然後乃順其事而用之也苟不執地理之險易是虛其機以應地者也觀乎強弱利害有勝敗之情者事皆係於人也苟以變合於事事合于時時合於理

不可恃人所知不可懼人不識

細心人始可語之

者無強弱無利害則敗勢可以爲勝勝勢可以爲敗也苟不執人事之勝敗者是虛其機以應人者也是故善戰者雜於凶而難可釋雜於吉而勢可壯吉凶交雜而能不惑於用者此可以上不畏天矣雜於險而事易雜於易而事全險易交雜而能常處其使者此可以下不畏地矣雜於利而敵是其害雜於害而我敗其利利害交雜而能不屈於敵者此可以中不畏人矣知此三者而用兵其盡三才之變乎自古兵法及臣所著之書其間明屈

伸利害者蓋以直指其形貌者爾以臣所謂能審一時之機者其在天也無吉凶其在地也無險易其在人也無利害

軍範第十三

用兵之道先正其禮次淵其謀次擇其人然後詳天地之利害審人心之去就質賞罰之公愼喜怒之理擇進退之地張攻伐之勢明成敗之圖度主客之用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親人之身者能使人捐身以犯難是故先親於人俾

人然後親之先勝於敵就敵然後勝之故用兵必以權備爲本淵略爲器强勇爲用鋒刃爲備藏位爲誘斬殺爲畏彊弱相授勇怯相間前後相趨左右相赴遠近相取利耗相敵步騎相承長短相用敵欲堅陣我以突其不意敵欲直衝我備其所從來攻必先攻其所寡擊必先擊其所動薄者可突長者可截亂者可惑疑者可協夫軍之爲政也勞在乎役無度怨在乎賞不均弱在乎逼迫窮在乎絶地離在乎將失道懼在乎將無勇饑在乎遠輸

渴在乎窮井軍之爲逸也樂在乎安靖利在乎賞罰當其死在乎軍檢正成其功在乎戰陣詳如此者戰陣之術也軍之即於戰陣也從生擊死從實擊虛從整擊亂從利擊害從逸擊勞從有窮擊困窮山陵之戰不仰高不臨深不銜隘不遠絶水上之戰不逆風不逆流林中之戰不避蟄不相馳草上之戰不涉深乎陸之戰不遠離此地之利也軍之禁也不節語謀必泄不峻令行必亂不行賞士必怠行伍紊亂由於暗昧在明察以正之晦夜警

恐在肅厲以嚴之是以知陣之嚴整軍之表也軍吏畏愛將之表也軍之所親將之所存非智賢孰與此乎

教戰第十四

凡教戰陣每五十人爲隊從營繕經槍幡到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別相去各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塁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即各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隊定一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三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絶諸隊

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絶諸陣一時捺槍張弓拔幡拔刀第三聲絶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絶諸隊一時跪膝籠槍坐看大將處大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聲動齊喝嗚呼並去齊向前到中間一時齊喝聲殺齊入賊退敗訖可趨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便須聽去行膊上架槍側行回身本處散立第一聲絶一時捺槍便解幡旗第二聲絶一時舉槍第三聲絶一時簇一隊立看大將處兩旗交五隊合爲一隊是二

孫子妙

百五十人為一隊其隊法及卷旗舉槍簇隊鬬戰法並依前一者大將處五旗即十隊合為一隊是即五百人合為一隊其隊法及舉旛舉槍簇隊鬬戰法如前聽第一聲角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如此凡三度即教畢諸十將一時聚大將賞罰進止第三聲角絕即教頭引從卷還

先謀第十五

用兵之要先謀為本是以欲行師先謀安民欲攻敵先謀通糧欲謀疎陣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

人和欲謀守據先謀儲蓄欲謀強兵先謀正其賞罰欲謀取遠先謀不失邇茍有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為損利而趨害者也是故聖王之兵先謀其本本壯則末亦從而茂矣茍能知利害之本舉焉以禦敵雖有百萬之衆可不勞而克矣

先勝第十六

孫子曰勝兵先勝謂先定之術而後舉也何謂必勝許洞曰先務三和次務三有餘次務三必行何謂三和曰和於國然後可以出軍和於軍然後可以出陣和於陣然後可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離軍不和則教令亂陣不和則行列不整不先務此三和之道我其可以戰耶何謂三有餘曰力有餘食有餘義有餘也力無餘則困於鬬食無餘則逼於時義無餘則吏士怨不務三有餘之術師其可以動耶何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好機者不成必行其賞則好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不咎不先務三必行之道人其可以用耶是以知善務和者公無私捨小惠敷大惠善務有餘者力

諸事而不自怠善務必行者興勇斷去猶豫之謂也舉是九者務令預定之於前則千變萬機動乎其中矣率此以禦敵未有不勝者也故曰勝兵先勝者勝在我也易曰先天不違義蓋如此

勝負第十七

用兵之術戰勝不可以尊勝勝有必敗之理勢敗不可以專敗敗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難定謀狐疑不決一敗也機巧萬端失於遲後二敗也機事不審三敗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

似勇非勇似怯

非技二
論入微

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皆戰勝而反敗也戰勝而必欲勝者定謀貴決權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饑割所愛啗之眾有飽之用矣吏士恐奮身先之眾有勇之用矣期應不到殺其所昵所昵謂嬖佞子弟姻戚鄉曲之類眾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為鬼詐如詐狐鳴叢祠中或假托卜筮眾有天之用矣謂天所授如是者以敗為勝也勝敗之術非勇決神智安能行之耶

知姦第十八

敵使來目敗動色數異而言肆者刺客也敵未困而請和者謀也敵甲辭厚幣者驕我也使雖頻來為寇不止者侮我也厚貨陷我左右者欲構我客謀也使來言語便利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屈強者欺我也敵使有此七者宜詳細之將我刺者挾之謂見之時以採兵者夾輸而見謀者反其謀謂詐偽之郤掩其不備也驕者反其驕偽其辭使敵信我為驕也人侮者凌之舉兵凌其無禮構者示之佯不知而反示以虛事也將掩不備者復之佯其所說反掩其不備也欺者誅之留使者不可久久則知我之

恃以我
之半敵
驗之恃
敵之半

先己爲
設得進

徵不若殺之是以知姦之道兵之本也不可不審

奪恃第十九

敵無恃不可以為寇欲勝者預審而奪之敵之為便或以強或以隘或以勇或以緩之謂也奪強以氣奪隘以動奪勇以威奪緩以誘夫力有餘而加於人我則以後伺其力衰而乘之此奪氣者也敵以嶮壁守或盈隘而陣我雖以士民豐逸不可以強取守者以利權其心否則以動則攻之陣者以勢逼其角否則候動師隨衝之此奪隘者也關塞

壁壘糗糧所恃預力攻之絕其望苟絕之必力弱而踐動於是乘之此奪緩者也人遞馬良恃強輕敵可據隘設伏示弱以誘此奪勇者也不知四奪不足以語奇也兵術萬途不可專一先能奪其所恃則彼力衰半矣

襲虛第二十

襲虛之術有二焉一曰因二曰誘何謂因曰敵盛兵所向我亦佯應之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壘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也何謂誘曰欲敵之要

地則不攻而攻隣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誘敵兵敵兵到則勿與戰復于壁守潛以精銳襲所兵之城而掩其內此二者皆襲虛之道也

任勢第二十一

兵之勝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勝怯者不可必敗率由勢焉耳勢之成者有五一曰乘勢二曰氣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勢之敗者有三焉一曰挫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新破大敵將士樂戰威名隆震聞者駭懼避其勢而擊人者

此之謂乘勢也將有威德部伍嚴整士有餘勇名譽所加慴如雷霆此之謂氣勢也士卒寡少盛其鼓旗張為疑兵使敵人震懼此之謂假勢也因敵疲倦懈怠襲擊此之謂隨勢也合戰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騎左右前後無有陷隱此之謂地勢也用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亡逐北而建大功者也又若累戰累北吏士畏於戰敵此之謂挫勢也將無威德謀慮賞罰不當吏士之心率多離散此之謂支勢也吏士諠譁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之謂輕勢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焉是故任勢在我可以指揮進攻矣任勢在敵我當有道反能擊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清野待之曠日持久敵心必緩於始到矣候其攻無所拔掠無所得敵之衆益以慢矣當於中夜潛聽傳更轉號之聲小有失則陰出精兵兩道擊之（地勢便則兩道出不便則一道出）壁中鼓譟應之如此則可以破其乘勝者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以後滑精兵偽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伏擊之必勝

（古之將以此取勝者甚衆）

矣何謂也許洞曰以氣勢加人者止用勇敢疾速為務鮮能精慮彼見老弱必輕進步燥之堅陣以候一鼓不勝鋒必挫反為我乘矣敵有假勢而到者旗鼓之盛埃𡎺之多預料敵兵如國有十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萬矣（謂其各有分屯防守之地及死之所感故兵不能盡到侵伐之地）國有百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十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十萬矣以此料之百萬之國其衆來者有五十萬六十七八十九十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溢四十萬

（不知此術不為間諜所愚）

微妙在人之兵法在天地象用乎水火

矣餘皆疑兵也十萬之國其衆來者有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此必不溢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是以旗鼓多者其兵少不可怖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矣或敵探我動靜者爲我所知即詐示以疲倦懈怠使知敵之必隨勢而來預於諸間道及通衢陰伏銳兵以俟之（先令細人密探敵人舉兵之期然後設伏以待之亦）可過半則邀之敵先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戰堅壁與之持久則衆心怠夫得敵有挫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內擊謂用間離其敵心然後擊之也）有輕勢者可以突之（掩其不備）此隨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敵弱也率由勢爾夫水之柔弱方圓任性而能蹶隄漂石者勢之至也火之剛炎亘天而起者火之勢也薪木既灰而滅影者勢之去也故用兵之道能知水火之旺敗則盡於勢之用矣

使間第二十二

周禮巡國傳諜反間也用間之道聖人以來尚之矣夫用兵決勝不可不間用間決中不可不審苟

本出孫武子

非大智孰能臻於是乎故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有八焉其一曰兩國相拒兵抗其境詐爲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所愛倖因以所求中之次使使者致玉帛子女輿馬以求和解覺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早夜兼進以乘不備此以使者爲間也其二曰獲敵生口以所謀漏之俾得間焉陰緩使遁去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爲間也其三曰敵來間我詐爲不知也反事示之敵得僞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求來言以

爲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之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爲間也其五曰與敵人戰佯爲小敗亟引兵深壁示以懼色乃使言辭鄙鈍無智慮者使之敵令盛張皇我師之盛強俾敵知爲間者必以我懼以強辭來間也既行即舉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爲間者也其六曰敵有內寵令服心者以金寶餽其家使潛搆敵情此以內嬖爲間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行金貨賂敵親信搆讒於內外以事應讒者言使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

分守精妙

妙

反以讒人爲間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嗣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者此以鄉人爲間者也是以知間者兵家之要妙也苟非賢智莫能用之故用間之道在乎微密潛藏此良將之所注意也

分守第二十三

守備不可以不謹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間而入焉夫人之治身者血脉往來通暢於四肢則安寧矣或一脉不來一氣不通未有不篤於病者是以善用兵者雖兵四屯急難則如首尾相應而不窮斯爲妙矣

十可擊第二十四

敵人信鬼多所禱者必懷疑懼不能任人故也一可擊也敵惟務天時擇其方位覲其雲氣不顧地形之險易不詳人心之順逆二可擊也敵止以地利爲擇不能肅整號令嚴戒行伍三可擊也結營分陣時多動移者此多疑恐四可擊也將軍發言無有誠實事多利巳吏士怨恐五可擊也將吏淫怠六可擊也結營之地四要無防七可擊也將御人無禮八可擊也賞罰顛倒九可擊也將士多輕十可擊也苟欲擊之先令細人容搆其實而我乘之然後行擊必中矣我師亦宜以此自爲戒焉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兩師相去數里見敵兵疲弱懈怠號令不肅僉謂敵人可擊也而我未備知敵人之形勢或汪汚坳沮或曲直相伏高下相承叢林茂草當應敵示弱而匿其強示不肅而藏其整示無謀而匿其智示遠而弊在近如是而數久不退者必有奇謀一不

可擊也合戰未久敵師未甚殘傷卽棄其旗鼓疾奔者勿逐之必有伏兵二不可擊也我之生口爲敵所獲一旦遁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三不可擊也敵師乘勢鼓行進攻於我則勒兵堅陣待之候其氣衰此乘勢之兵氣威鋒銳與戰必不利四不可擊也敵結陣不顧死絕之地而旗鼓振肅者五不可擊也

五異第二十六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士也

商一若設險之然勢

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率謂興諸常也、是以善用兵者其興有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畏、窮途邃谷、死絕之地、敗壘夷塹、馳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焉我當內固軍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有畏以驕敵、彼既不識、隱之以變、衝之以卒、此用險之道也、彼衆我寡、力殫糧絕、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飲血誓士、嚴令厚賞、進退以必死、視寡少之兵、突彊禦之衆、以我為輕也、當有輕之用、出窮

地而闘生門、反輕而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彊攻急、師大人駭、衆以為危、我不以怨遽自荒亂、當有危用、嚴號謹備、以天命撫慰吏士、外閑其貌、內潛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敵人以間來間、我佯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我佯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我愚也、當愚之用、反而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望敵之兵來、退縮守壁、見敵之使來、卑辭下氣、如欲和解、衆以我為畏也、當有威之用、退縮則設伏而攻、出奇衝之、欲和解則以利動之、以卑驕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為也、衆以我為險者、我用其利也、衆以我為輕者、我用其決也、衆以我為危者、我用其安也、衆以我為愚者、我用其智也、衆以我為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曰、不能推核、不可語奇、此之謂也、

五機第二十七

兵有五機、一曰地機、二曰事機、三曰勢機、四曰力機、五曰神機、列營布陣、先據要害、敵取逆、我取順、順動息靜、是謂地機、審探敵國、而為之以中敵情、

使敵不知、為我所覺、得以欺敵、是謂事機、鼓十人之氣、為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氣、為千人之用、威名氣焰、動如雷電、所當者破、是謂勢機、糧芻儲積、士馬習閑、凡至敵境、糧道通利、是謂力機、敵人料我於前、失之於後、料我於遠、失之於近、動靜出入、敵不能察、是謂神機、用兵以五機應敵、未有不能拔城掠地者也、

破圍第二十八

我師為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

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兵甲堅利儲蓄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謂必守許洞曰盡我力爲援之不到即候敵困出奇以戰何謂即戰許洞曰既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固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二而皆如之

敵示以閒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懈因將衝突也夫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

圍寇第二十九

逐寇於城隍壘堡逼而圍之者踰數旬不變非克敵之術如圍中士馬精壯兵器堅利芻糧豐溢外有援可俟者宜樹土山濬溝池去圍百里廣爲間道築壁備之人數不可多隨地大小用之盛其遊兵分部往來提舉遇急則救應之圍中寇敵窮匱遂以死守復生他計則伏精兵於敵路以待本圍三而兵士嚴爲備禦開圍一角令得生路敵不奔則戰在圍一心死守出圍則心散各求生路奔則伏兵發戰則中心散此可以必克矣是故圍寇之道不可以堅守爲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也

武備志卷十八

兵訣評

虎鈐經二終

防風茅元儀輯

防敵第三十

深入敵境寂然不逢一人不可輕動必有伏焉宜詳審四衝之雲氣秣馬厲士坐守待之結營之地候夜於營數里四周各以勁勇之士伏強弩利柝多列鼓鼙有賊遽發擊鼓為號賊擊衛兵則中營

出輕兵援之賊擊中營則四面夾攻之中營堅陣坐守候變而已賊退則隨之勿逼之中營亦隨而進焉夫頓兵敵境暇則秣食不常其時備不測之寇所行之地遇平川大澤則分五方之師左右前後人數差等隨時去中軍不可過遠大將軍處於中軍隨軍芻粟處於中軍賞賜資貨處於中軍若山川險狹則斂左右二軍前後如故焉與賊相遇不可匆遽周章當須長戒嚴俾吏士若臨大祭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停淵雖使奔衝馳突

分則不靈當散近則易為首尾行陣之法蓋此

可想

不可妄動何也凡深入敵境與常戰不同地形我不細究其順逆叢林我不深曉其厚薄但堅其大陣於陣中數出奇兵左右掩逐利則進不利則止貨則掠人則殺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先備而候之必有驚撓刼奪之困可不危哉

不妄戰而得利者謂之倖勝

候敵第三十一

兩師未合先候敵人之情故其愚智偏才皆可見之也其有猛而輕死者可伏而挑之智而遲者可逼之也機事疾速而不精者可誘也機緩而精者

可抗也自功者可間其下也信人者可詐也不信人者可離也剛愎自用者可乘也親愛人者可侮也貪者可賂也謝者可奪也廉者可污也清者可辱也畏鬼神者可驚也懦而善用人者可欺也將有是十五者擊之無疑也士卒使用無斷者可擊也士馬秣食無時者可擊也結營之地無出入之便者可擊也其臨陣諠譁約之不止者可擊也營柵無泉源溪澗者可擊也動而不能避日耗月刑者可擊也諸將爭功者可擊也謀臣故逐者可擊

也、吏士忿怒者、可擊也、傳呼不應節者、可擊也、是十者、能候而擊之、無疑焉、孫子曰、候之而知動靜之理者、此之謂也、苟不能候敵之情而浪與戰者、是可謂舉衆與敵也

追敵第三十二

敵戰既北、可以追之者五、不可以追之者六、何謂也、曰彼勝氣減、可追者一也、步騎散亂、奔多顛躓、不成部伍、二也、奔其鄉里、赴其城壁、三也、前有生路可往士卒無闘志矣輜重甲兵散漫而不收、四也、主將已死、五

也、又若敵人雖敗、勝氣不減、一不可擊也、舊溪澗水流忽絕、覘盜已過、二也、慮其絕水之計敗陣遁走、行伍不甚亂、旌旗不甚錯、三也、慮其詐敗欲我逐之然後發伏也吏士奔走不甚顛躓、步騎不相參錯、四也、慮其亦詐也詐則必安故走不甚顛躓也敵走失道、左右山谷、前亦如之、五也、無路可走必還而致死途窮食盡、吏士未甚散、六也、是以可追者急之、不可追者堅壁而觀、必有利害之變矣、候其舉兵、我則利進而害退也、

詭敵第三十三

兵者、詭道也、卷舒萬變、雖天地鬼神、莫能知之、是故詭敵之道、其術有二、敵使到、以權臣私之、豐寶貨、露誠款、為結使者反、亦陰期、期到則賂益於前、所以深惑之、復以國家事泄之皆以國家虛實似是而非者、既容、乃反揣敵意、料不以為疑、即以通情於敵君、示舉兵與地、以內應之、得期、則以精兵出不意、擣其虛、我外遁之、其術一也內應號皆虛號也募勇敢者以為侍一旦佯為怒苦之、見血創、潛使竄散、復因其妻子俾知之、而為怨我、以密事告亦虛事也或以闕所以開

亦合而大離所以堅其心也

以其時、當加兵於某處、我潛應、其言及期、果與言合、乃陰出銳兵、攻其不意、其術二也、此皆以奇為勝者、兵之要道、不可以不詳於此也

困敵第三十四

敵有謀臣、以間疏之、敵有積聚、細人焚之、敵有種植、欺而刈之、敵有民人、強而虜之、陰賂敵之寵人、使之獻美人、以惑其意、致良犬駿馬、以蕩其心、多方以娛之、迫其外困而內惑、則國事懈矣、然後舉兵伐之、可不勞而立功矣、善用兵者、常謀困敵、敵

此臣更深

困則我逸矣以逸擊困不敗何待哉

周備第三十五

一方之地一界之內一城之間分兵守之要地則盛否則量人數多少強弱步騎除中營大將所居外皆別以等則所備之地不空處焉敵來襲擊四面皆知之急則引中營之兵以赴焉他處不可以減動也慮敵人擊其一而卒精兵襲吾減損之地也

遠近第三十六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爲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將取敵者志於要而攻不急攻具大備辭之以必取潛發所得生口俾敵知之此守急彼守必緩陰以兵卒然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洪淵大壑不可卒濟卽駐兵築壘鑿林剏木廣爲舟航示以必濟也（如不可卒辦之則令彼備此行我則不然也）令精兵銜枚干他處畢筏面渡擊沿流屯守候彼衆亂大兵筏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彼斷絕之路大軍倒回以詭敵敵聞焉如以爲然所備必緩卽陰令輕捷者傍間道以懸梯竹索接續以亟渡出其不意我卽回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向敵人鼓噪挑戰勿卽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薄陣且動卽亟出突騎銜其必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交戰既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彼兩出擊之使外潰而內駭焉其術五也敵戰蔚於大陣後以精兵伏之不施旗鼓弓箭唯以強弩劒楯戈鋋而巳候前陣大戰士伍困則麾開前陣大戰令彼伏兵先出强弩射之後麾前陣兩

向兵徐逼敵陣攻之稍動則撲之其術六也此六者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勝之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料地第三十七

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敵後通糧運障其間道絕敵之潛來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難以反曰挂居挂他先詳敵人無備出兵掩不急則利焉敵有備

緊處在解生道而返密亦是也

而出則自蹶矣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引兵而出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薄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乎兩間峭絶曰隘我先居隘地先當盈陣待敵衝突之患若敵先居之盈陣待之如攻不盈則從其乜攻之利焉處高待下處安待危曰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之勒兵退乃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爲不相親曰遠如敵不先進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敵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

用兵之道地利爲貴此之謂也

生地第三十八

生地者謂左右前後非死絶之地適糧道進退皆利者也生地雖曰兵家之利可以用者六焉若夫懸軍深入一可用也士馬精利陣勢習熟二可用也將沉毅法令嚴三可用也我强敵弱四可用也大將威著恩信吏士服從五可用也吏士樂戰六可用也其不可以用有二焉士卒顧家者一不可用也進則害退則利二不可用也玆生地之利害得不審乎

死地第三十九

死地者謂背山負水糧道水路皆絶也死地雖曰兵家之害可以用戰者四焉將之恩威未著吏士未服一也我兵與敵等我戰則利彼戰則害欲令吏士死戰者二也爲敵所逼糧芻將竭三也前軍既破後軍尚固四也其不可用戰者三焉彼衆我寡一也利害未審矯衆强爲二也猶豫三也

料山第四十

山勢迫而陣於近者勿營慮伏在側也山凹而遠林薈者勿營慮四周有伏也山廻於路者不可妄行慮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速過急以兵守其後慮爲敵所絶也左右前後皆山我頓軍於中者細究其往來之谿路因諸間道以兵守之死謂山坂及野地有林近我我則利於得之戰則爲伏急則藏守則爲薪也苟能知山林利害者鮮不勝也

料水第四十一

頓軍之地水流而淸徹者食之上也流之黃雛而

有沙者食之次也流之墨而食之下也水流墨以膠投之可以清設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水流而上源在敵者
勿食水流而中有墨豚不素流者勿食食者死水
多糞壤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人狗彘之尸者勿
食如無水可食當於其傍穿井以汲吏士皆必以
水惡必以水若將有所涉也水流而或盈或減者
勿涉必有壅蓑之機水止而爲陂爲沮洳限於路
者勿涉必有澤淖之陷水在敵要地而無甲兵防
之者未可卽涉先令精兵披檢山谷崎嶇處有伏

焉欲奪敵之力者先奪其水得水之上流者善莫
大焉

料塵第四十二

敵之始來塵有條而散漫者曳薪也穗起而驚亂
者車來也塵高濃厚渾渾而起者騎兵來也甲而
廣奮奮而起者步兵來也兵少而塵散亂者部伍
不肅也兵多而塵清者部伍按行軍將之令整也
塵埃左右前後不一者使人無常準也軍動而塵
埃條條而起者不散漫軍止而塵亦止者此皆大
將威德行伍整肅故也列營結陣之時有塵起飛
者隨所起處防之必有賊兵潛到臨賊以塵爲候
亦料敵取勝之術也

料敵陣第四十三

敵陣稍長心薄者我軍當自堅其稍先以勁兵力
衝敵陣之心力困則益兵進之俟敵陣稍動而來
救中心則退衝心之兵復堅我陣稍動則麾我兩
稍之兵乘之若敵陣心實而稍圓不可輕擊俟變
而後動焉若敵陣於死地部伍齊整如一者此將

賢而兵精也不可輕擊焉陣於死地部伍不肅多
動多譁旗幟撩亂此蓋將軍愚昧不能擇地利致
士伍心動故也可追而擊之必勝也若陣於生地
人馬利於出入行列嚴整旌旗如畫金鼓應節人
無喧囂此將有謀而善於地利者也不可輕擊敵
陣於生地令不嚴肅行伍不整進退不節此蓋將
內不能曉軍政外徒能擇地利故也吏士之心必
不固可放兵擊之必勝也若敵左右山峽而不能
盈者可擊也列陣而不能順其地勢者可擊也是

知善戰者莫不由此而能料其勝負也

料敵營第四十四

敵營糧道不通利者可守之敵營得高燥之地而不顧泉水之利者可俟之久則人馬多渴也敵營得泉水之利而地勢下濕者可逼之敵營地勢不順出入者可攻之敵營寬大而兵少者可薄之敵營周密而兵實者不可輕之敵營四周守備不均者隨其虛處以攻之敵營左右前後有出入之便後有水草之利者不可輕之此皆料營法也

逆用天氣第四十五

望氣者以氣勝敗告于大將觀敵之氣衰則進攻氣王則止兵勿與戰此之謂順天時者彼之氣王他人皆懼不敢進兵我獨勇而進焉反能必勝者何也在乎以智逆於氣而已順任乎時者也夫五行之王以日時爲用靜爲主動爲客敵之勝氣有如門上樓如杆拔柯曰木候金時自西擊之可克矣水日水時不可也水能生木故也敵之勝氣或赤如火光火煙之狀暈暈而起者木日木時不可也爲木能生火也候水日水時自北擊之可克矣敵之勝氣如白粉者爲金水日水時不可也火日火時利自南方攻之敵之勝氣黃如土臺者土日金時不可也金日土時不可也土日木時利自東方擊之黃土也臺亦土也大凡雲氣如水狀及色墨者綠黑色多爲敗氣此不復用或敵人先據吉地我之頻軍秘駕逼於囚神死氣之上不得利門而出者但觀我軍上雲氣及敵上雲氣形色以五行生克用之敵氣能生我我則出軍進戰我軍上

氣能克敵亦利出師進戰不然則勒兵撫士戒嚴營備俟時而動焉不可妄也夫天不專勝敗之氣由人用之而已兵家萬變此其一也

逆用地形第四十六

古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尚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隘險之口以弱勝強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無絕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

有路往來、我可以結交於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圍地則謀、士卒困於險隘、圍則兵弱、持久則糧食乏絕、則當用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絕、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此只得死戰也、許洞曰此八者、古人用八地之法、若地協於用則用之、不協於用則反之、反之謂何、曰、若敵衆深入吾境、城壁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爲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示以

必賞、並令告諸吏士將軍之際、後顧者斬之、臨敵而身不定、目數移者斬之、有憂色者偃蹇者相示而動、目者遊器械者、金鼓不應節者皆斬之、獲一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入敵地尚淺、險則據而挑、夷則守、慮士卒心不常、固擇左右前後皆險絕無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人欲自戰、是則有輕地之用矣、山谷險隘、敵人先得以控搤我勢、我當屯師爲大營、廣陣務攻、且露其氣機、狀如不容、俾敵見之、欲敵備在前、陰出精銳、敢

死者循間道、或扼其糧運、或擣絕其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嵒巖峭壁之地、則爲懸梯竹索以陟降之、或有深淵絕澗、則爲罌缶渡之、敵覺內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爲應、內外夾攻、有爭地之用矣、道路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利設伏、進戰佯北、佯逐北過半、則舉號發伏衝擊之、反佯北之師應、有交地之用矣、頓泊之地、逕達四面、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步騎以扼四衝、人數隨多少使之、雖無交應、有衢地之用矣、致兵敵境、凡屬守備者、順時

安之、否則夷之、資食所獲必付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絕敵所恃、豈直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有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將動、先料其強弱、觀其雲氣、察地勢順逆、審人必向背、而後舉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謀勝於未勝、慎失於未失者、善有死地之圍始謀於軍者、必有後機之困矣、設能反後機、而達先知、必無圍地之患、高山大澤、險阻峭壁、沮洳谿逕、斷無可生道、此乃知士用謀之利上也、

當出其不意以衝寇敵則後擊之奇兵奔衝或伺用燧馬燧牛如田單揚班之類也或候夜昏詐爲號直奔衝敵師混服飾軍伍辨認之類是也如止死戰以爲期苟敵兵益壯我後不繼李陵有弓折矢盡之困矣戰極力弊當自隕能竭智用謀萬變不極則無死地之憂矣孫子曰戰貴地利然則地利不可不用也但臨時觀其用何如耳兵貴以變設不能以變用兵雖得地利無益也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不利之論

學兵用武率以古法爲執焉與膠柱鼓瑟無異耳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其逆順夫興師之際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爲已任我則順古法以待之也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古法以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師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與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鼓之整與亂士馬之强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

肅散亂言語之諠譁緘默以定勝負焉是以古法曰若其衆諠旗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逐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衆可獲矣許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敵人料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兵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怨者倦也不及其舍者窮寇也淳淳翕翕徐與人言者失其衆也數顧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

欲休息也許洞曰如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擇精銳吏士分而伏於衝要使其如勞倦如饑渴失羣之狀或數搖動其旂或數驚擾其衆使吏士諠譁應人所料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古法口敵始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許洞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後行未息中可設伏也行坂半隱半出長林大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

崖坼坡坂可設伏也狹路險道則旌旗前後可設伏也旌旗亂動陣數動移後可設伏也如或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古法曰鳥起伏也衆樹動者來也如此未必伏與來也慮爲疑兵也巳奔遁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鳥之類也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巳潛遁恐後人逐者設爲此疑也許洞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爲反古之法也多中爲期用之於人也是以兵法如車也識其物則車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

南北者由人也故兵法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武備志卷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茅子曰良工不能離規矩哲士不能離往法古今之事異形而同情情同則法可通古今之人異情而同事事同則意可祖故我列著之以為今之資宋有百戰奇法繼有百將傳續百將傳史略戰宗近有諸史將略運籌綱目決勝綱目皆鎖割而無當唯姜氏兵覽差詳吾彙輯諸家本之正稗二史以為戰略考夫曰略則非略弗錄也略弗奇弗錄也每舉一事而足益人意志雖言之竟日而弗倦試之萬變而不窮是可以觀矣是可以觀矣

春秋
戰國
前漢
後漢
三國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北宋
南宋
元

千古戰戎不出數語今則反是戎安得不退

春秋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戎兵衝擊我師之中）前後擊之（第一伏擊其前祝聃與第二伏擊其中幷第三伏擊其後前後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前者盡死、我師大奔、在後殿軍不救者皆大奔、　隱公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以車居前、以伍居後也、伍承彌縫、以五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此蓋魚

麗陣法、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左右二拒見旝動則皆鳴鼓以進軍也、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楚反使其大夫薳章先求成于隨、軍於瑕以待之、隨令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今雖未行吾計、後舉必墮吾計中、王毁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俱桓公

此謂斷注之術

管仲既相桓公、語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五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于萬人爲軍、五鄉之帥帥之、

以爲軍令、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强國之利、由是而
隣封不敢窺、荊楚莫敢承、一匡天下者仲之致也、
齊師伐我、曹劌請戰、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
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
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
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
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
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俱莊公)
管仲伐山戎、道孤竹國前、埋水淺深、不可測、夜黑

迷失道、仲曰老馬善識途、放老馬于前、隨以歸、
晉侯圍曹、門焉、(攻曹城門)多死、(晉師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
侯患之、(晉文公患其搖動軍心)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以衆
曹聚晉死人、令舍於曹人之墓、爲若將發塚者)師遷焉、(晉侯移師舍於曹墓)曹人兇
懼、爲其所得者、(爲其所得晉人)棺而出之、(棺斂其尸而出之、示欲加禮
於晉師、以免發塚之禍)因其兇也、(晉師因曹人之兇懼)而攻之、(攻曹之城)三
月丙午入曹、
晉伐楚、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
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

(附太宗勝宋老生亦類此)

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狐毛將上軍、設二大旗、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
使輿曳柴而僞遁、(欒枝將下軍、使衆曳柴揚塵、作爲衆走)楚師馳之、
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
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子玉見左右師皆敗、故收兵而止、)故不敗、
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
韋先、(乘四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遺于人、必有以先之、皆以輕先重、此鄭商將獻牛于秦、故以
四韋)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

(犢在于先使鄭)

(之執政不明高亦不敢爲此悲以)

先、
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
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
視客館、(鄭得商人之報、使人視秦杞子等三大夫戍鄭之館舍、)則束載厲兵
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
脯資餼牽竭矣、(脯資餼牽已竭、無以留秦師、)爲吾子之將行也、
(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
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杞子帥秦大夫戍鄭、而掌鄭人北門之管
者、知謀泄、故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
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俱僖)

公

秦晉代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楚人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於是楚人謹備中國、不敢開申息之北門、）楚人謀徙於阪高、（楚以蠻夷共叛、故謀徙於阪高之險地以避難、）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豈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自楚之廬邑以往伐庸）振廩同食、（振發倉廩、上下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楊窻、（窻、戢黎官屬、庸人囚之、）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不如還復於句澨之大師）且起王卒、（且起楚王之兵）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輕楚、故但使三邑之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同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乘庸不設備以伐之）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俱文公）

晉人伐鄭、楚子救之、登巢車、（巢車、車上爲櫓者、）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王又問今皆聚、會於中軍何也、）曰、

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王又問晉之將帥車右在乘者皆下車何也、）曰、戰禱也、（州犂言此將戰而禱請于鬼神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也）（伯州犂、晉人、知晉之情、故以晉侯之卒告共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苗賁皇、楚鬬淑子、宜四年奔晉、故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知楚之情、故亦以楚王之卒告晉侯、）皆曰、（晉侯左右皆曰）國士在、（以伯州犂爲國士在楚、）且厚、（厚衆多也、且楚師衆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言楚之精）

先虛後實

在其中軍（皆在其中軍）王族而已（王族之兵最精而已）請分良
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公從之
楚果敗（成公）
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伐齊齊人多死范宣子
告析文子（范宣子晉士匄也析文子齊大夫子家也）曰吾知子敢匿情
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莒自東道以入齊）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
子家以告公（子家即析文子以范宣子之言告齊靈公）公恐晏嬰聞之
曰君固無勇（言齊侯同無勇敢）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春秋　六

（晉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斥候也晉人知齊侯將登山以望晉師乃使司馬斥候高山大澤之險阻）雖所不至
（雖晉師所不至之地）必旆而疏陳之（必疏建旌旗以爲陳示其衆也）使乘車
者左實右僞（使軍中乘兵車者左實右僞以人物爲人形）以旆先（以建旆先）
驟輿曳柴而從之（輿衆也衆曳柴從車後而揚塵）齊侯見之畏其
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
烏之聲樂（烏得空營故其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
曰有班馬之聲（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齊師其遁叔向
告晉侯曰城上有烏（上兵衆守城烏不敢上今齊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此時已見殺賈矣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
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殖綽郭最齊之勇士）子殿國師（謂子
夙沙衛也言以人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謂夙沙衛且先行乎）乃代
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夙沙衛恨二子故殺馬于阻隘之地以塞其道）
（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晉州綽追及齊師）射殖綽中肩兩矢
夾脰（脰頸也兩矢夾殖綽脰頸）遂入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
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言晉師行速而所攻甚急）略也（言欲略行）
（其志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齊侯將犯之而行）太子抽劍

武備志卷十九　兵訣評　春秋　十

斷鞅（在馬腹曰鞅太子恐齊侯不止乃抽劍斷乘馬之鞅）乃止
齊司馬穰苴景公時燕晉伐齊齊師敗績晏嬰薦
穰苴景公以爲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人微權輕
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
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
漏待賈夕時賈始至穰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
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
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何謂相送乎召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云何對曰當斬賈始懼

無此一以從敵平資糧益先

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遂斬賈以徇三軍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乃閱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自奮出爲之赴戰晉師敗走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木遽以右師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師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吳人之師居楚兩軍之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墊隘處水雨也言相接則處水雨隘及禽也若過水雨必爲吳獲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自請以其私屬之卒誘吳師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爲陳以待我師我克則進我師若勝則進師而與我合勢奔則亦視之我師若奔則亦觀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乃可以免于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

楮段罕所以走救太原之師

逐之傳諸其軍吳逐楚子彊等五人至其本軍簡師會之楚人先所簡閱精兵爲陳者會合而擊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析公楚大夫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若多擊軍鼓鈞同其聲以夜軍之夜攻楚軍使不知虛實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雍子發命令於晉軍曰歸老幼聽其歸家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焚其次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凡應歸者皆遣之行而逸楚囚縱楚之被囚者使得走逸欲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段子石也楚圍娶其女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故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乃舍于城外既聘將以衆逆將以兵入迎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于城外餘地爲墠以聽楚人逆婦之命令尹命太宰

雖使命之往實是戰略所謂伐人之謀是也

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豐氏公孫段之氏也言將使公孫段之女）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言告祖父之廟而來逆婦）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逆婦今不得成禮于廟故以為欺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乃是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諸侯聞之莫不以鄭婚楚為可懲戒）使莫不憾者（使諸侯莫不追恨于楚）距違

君命（抗逆違棄楚君之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楚之命令有所壅塞不能遂行）是懼、不然敝邑（鄭之在楚）館人之屬也、（宇館舍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豈敢愛豐氏遠祖之祧廟而不使楚行婚禮乎）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櫜弓衣也垂之以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楚因以衆入鄭逆婦而出）遂會於虢、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聚卒而戰）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阨險阪卑）不以什共車、（更增十人以當一車共用）必克、（以步兵多故可以克勝）困諸阨、（阨險車每困于阨道）又克、（今去車故為必克）請皆卒、（夫車為步卒）自我始、（魏舒自請師先）乃

古人毀車為步

乃克敵今當分步為車以禦敵古今制異而宜合

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五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荀吳卿中行穆子元帥也其嬖幸之人倚恃荀吳之寵不肯繫車即步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制步卒為五陳互相救援蓄以道阨難于用衆故臨時之宜制為五陳不相聯屬易于進退如下文所云）兩于前、（其居前之陳名曰兩一也）伍於後、（其居後之陳名曰伍二也）專為右角、（其右軍之陳名曰專三也）參為左角、（其左車之陳名曰參四也）偏為前拒、（其前拒之陳名曰偏五也此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為離合之陳以誘狄之至）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吳人伐州來、（州來楚邑）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州來、（奔師旅之命）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子瑕即楚令尹不起所疾）楚師熸、（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頓與許蔡三國又皆疾惡楚政）楚令尹死、（子瑕卒）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譁亂、楚必

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請（在軍之前行者去其備，薄其威嚴，示之以不整而誘之也。）後者敦陳整旅。（在軍之後列者，敦厚陳法整齊行列，待之以整重而待之。）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兵忌晦，戰此用晦日擊楚，之不意也。）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言不整也。）三國亂。（三國爭之，故紛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使奔許蔡頓，所以搖吳心。）曰：吾君死矣。（言胡沈之君已死矣。）師譟而從之，（吳師鼓譟而從其後。）三國奔，（許蔡頓同時皆奔。）楚師大奔。

吳子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莫肯為國家任患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若吳為三軍以肄苦之。）一師至，（我以一軍伐楚。）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楚必罷敝於道路之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數犇肄也。）多方以誤之，（多設之，使之誤。）既罷而後以三軍斷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孫武子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法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人百八十人，分為二隊，以寵姬二人為隊長，武令之曰：前視吾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視吾背。婦人曰：諾。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三令五申而鼓之，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吏士之罪也。乃斬左右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如法，不敢出聲者。孫子報王曰：兵既整齊，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

吳伐楚，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戰日之早，夫槩王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楚瓦即子常。）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闔廬不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言古書所謂人臣見義則為。）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而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楚師奔走。）食而從之，（楚走不暇食，食哉吳人食其食而又從之。）敗諸雍

自古擊半濟以其亂也不知其

遊五戰鄣郢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使敢死之士再往遺吳禽欲使吳師亂取之）不動、使罪人三行、（勾踐又使有罪當死者別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言越吳二君有軍旅之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敢自歸死於吳）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吳師怪其所為皆往目而視之）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俱哀公）

武備志卷十九

武備志卷二十

仂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戰國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

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侵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解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

喋庖無形見趙謀國

趙襄子至晉陽視城郭府庫謂張孟談曰城完矣廩實矣無矢奈何談曰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發之則箘簵

不退耕則後之遣子亦不足畏人謀救自進退皆以歸國

之勁也襄子曰矢足矣銅少若何談曰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用之則有餘銅矣襄子曰善號令已具城守已備三國攻三月不下孟談既破滅智伯强固趙宗適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耕三年韓魏齊楚負約謀趙襄子懼往見談與之謀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授臣故吏以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談乃使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趙無恐

爲將之本

魏將吳起爲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

龐涓往魏爲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于魏也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獘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

兵是先發者耳

湣亦大

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獘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

龐涓之罔堅兵法于思念乎孫不信也

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

不可謂武然御過人者須知此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候得而獻

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燕人攻齊安平臨菑市掾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傅車轊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即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并單圍之其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為將樂毅圍二邑期半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人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遺國相立毅為齊王毅皇恐不受拜

卽墨人亦不凡

正是彼乎

孫雖出此若

恩怨分明非徒灌善駕馭人也

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

與前之說同意

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

單乃非奇切太甚耳

先以神道設教故此計得行

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秦圍閼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

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敎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

范雎說秦王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

雎所縱侯實無之上計也

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之、齊幾于亡、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趙楚、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善、乃以雎爲客卿、與謀兵事、

可以不避嫌疑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韓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

而存宗社者此見也

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

秦王齕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于秦、虞卿曰、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

明日易見

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

虞卿有驗

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秦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齕爲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請粟于齊、齊王弗許、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

遣取之

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坑之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勑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見其客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

卧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爲報其父讐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舉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

事必有殊恩以結人心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此中有妙處不徒使術矣

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

秦多奇策時亦

多奇士

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

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趙遂亡

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翦謝病歸頻陽李信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入兩壁殺七都尉信犇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翦彊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自送至灞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粗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

雖誑辭亦實話

翦意以其衆故止擊其怠歸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西漢一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君毋以爲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間出爲燕軍所得

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厮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御而歸

皆實非游詞所以能動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後着人不及

漢王以項羽負約不王巴關中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寡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

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

高祖爲漢王就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及韓信引兵出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五年韓信爲將禮畢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覇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

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覇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

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請歸至國卽絕其河關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命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帥兵迎戰信遂虜豹定魏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革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

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易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非置死地則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當府遣使稍立人信固志竟此着更妙人不可不知時）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

（君問出入雖八）

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爲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萬金無益也）

（此策亦其虞羽太甚耳）

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

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

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

下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

印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榮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

何多計士也

越漢王復軍成皐、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皐、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皐欲西、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

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城皐、戒曰、卽漢欲戰、愼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

一言賢于十萬師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

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不聽、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盡定齊地、

此亦背水上策異其名

韓信既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誇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韓信爲齊王召其兵使擊楚

楚漢相持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

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

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自知兵散食將盡韓信又進兵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漢王豈眞欲歸哉欲待入一動見已不負約耳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令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乏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共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誇見所長今臣

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其。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信侯更封陳平爲曲逆侯

上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反上

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黥布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中計勝敗未可知出下計陛下高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

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散布遂引兵西　俱高帝

今人每說分兵當思此言

武備志卷二十一

武備志卷二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西漢 二終

匈奴冒頓死于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俱文帝

吳王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令兵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乃拜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

兵乃請涉為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

兩說而不用天也

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
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
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
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
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柰何、
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
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
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
無入關、天下固已定、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

漢武東夷兵天子中亦惟也而其略不緣見其胡人無用略也亦記者采詳也

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竟走死、景帝
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
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
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
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
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
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去、武帝
元鳳元年、傅介子以駿馬監使大宛國、先是樓蘭

龜茲數殺漢使者、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
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卒共誅斬
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
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不誅無所
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
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于樓蘭、于
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
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
其西畍、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
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
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
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自後刺之、立死、其貴人
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
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詣闕、上
下詔嘉之、封介子義陽侯、昭帝
元康元年、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
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都尉宋

將言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國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聚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

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宣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勢不能獨造此聞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勅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背叛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

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營陣畢乃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

壯四望㕔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

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开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先零首爲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

賫日食至此誠不可解

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勑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隨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爲

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解仇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寖多誅之用力

數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止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所在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數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

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

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

（盡言昭昭令人不思）（謀國者不可不思此言）

不能善其使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

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
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
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
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
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
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
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心離人有叛志而明主
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
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
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千輩此坐支
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
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
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
作不失農業三也軍為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
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示折衝之具五也
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
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虜竄於風寒之地
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
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西罕开使生他
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
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

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
失十二利惟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
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
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
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
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
地遠客走散饑凍叛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
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
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

肝腸照耀千古

眞一本臣

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在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舍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

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廷臣初是充國計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

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俱宣帝

上以隴西羌反、詔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

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於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

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爲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爲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歐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耶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

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行未到京三十里止營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單于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郤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 俱元帝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自救大將軍王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

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
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
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
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
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
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
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
中郎、幕府事一決於湯 俱成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東漢一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得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

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復爲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劉秀至郾安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

淺而易了

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後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鋭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屍百餘里會

以少破衆必用此法

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
戰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
實輜重不可勝筭
更始元年光武安集河北鄧禹杖策北渡追及於
鄴光武見之喜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
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
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
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諸將皆庸人崛起
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

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乃天下
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
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
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
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
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
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起兵薊中反應王郎
城內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蔞亭
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蒙犯

非近卽天意所謂兵萬於一

九千古下猶使人汗下者必名言也

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
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
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
河水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
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
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
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
秀卽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
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

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
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
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
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
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
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
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刀
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
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

非得已遂致終孫不終

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有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時眞定王揚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植說降之因納揚甥郭氏爲夫人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

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

少不得

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於上谷諸將幷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

光武克郎得吏人與郎交通謗毀文書數千章不省會諸將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以此降入不是盜賊無深仇耳

光武擊銅馬於鄡吳漢將突騎衆會銅馬夜遁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上知其意勑令降者各歸本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

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

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皐已東十三縣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士鄉下異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

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

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關門歸附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

徵兵引穀將軍馮愔宗歆守栒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防果執愔歸罪

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進擊渤海皆平之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

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

奴遣使奏狀帝讀檄怒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發輕騎襲浮之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不能救引而去

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

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

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而蕭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蕭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使長而使人守城中百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董憲聞賁休以蘭陵降自郯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休帝勅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遂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

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

後漢闕臨菑對亦例共入意

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
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
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
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歸鍾
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空壁亡去費邑分遣
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
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歸以弇
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

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
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
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
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兵
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
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
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
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
攻乃勅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

此非衆人所識也

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
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
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
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
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
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菑
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衆亡歸劇弇
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
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

此是疲勞之耳

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
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
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弇於是先出菑水上與重
異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
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
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視歆等鋒交乃自引
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弇明
且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
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

竝爲殘勢之後宜乘非倖徼倖以求名

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弇知步因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

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既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罷遣步兵各歸鄉里張步三弟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漢諸將與戰大敗而還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吳漢等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勝而乘不可以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壓境忸於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亂驚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叛囂降漢

光武實通丁諸辭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亾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隄激水灌

非其主不能爲

城來欲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囂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高平縣有第一城）竇融率五郡太

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二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帝敕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幷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真非所及

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穎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

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聽卒斬之使人謂峻曰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岑彭屯津鄉數攻蜀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

鈎船是自法以易焚之也卻被反焚不可不知

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行浮橋而攢柱者反把鈎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溺死數千人田戎走保江州彭上

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宫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宫將降卒五

攻險者避其所恃故古今破蜀者多由間道

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於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宫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叛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宫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宫矯制取以

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宫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犇成都其衆悉降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

以大衆攻尚則易破以逸待勞尚敗漢得援師就之成王[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戰[illegible][illegible]内矢會[illegible]

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

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且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適當値其

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郭中臧宮與吳漢會於成都

妖賊單臣傅鎭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少延緩令得逃亡逃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勅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鎭等

臧宮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由是遂安 俱光武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畧考　　防風茅元儀輯

東漢二終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其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自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决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事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

超亦壯士哉然當是時漢威德最著故顧風而呼耳志氣可尚而機會非難

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幷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峙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

三百木以哈狼

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北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

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向雲中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滿城耿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　俱明帝

隴西太守張紆征羌羌屢叛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下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

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首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　章帝

班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佯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是威振西域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任尚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 俱和帝

鄧騭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三科甚奇

懷縣令虞詡說任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爲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

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

此時馬貴其智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師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

師二十人共一竈之意

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

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變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亾假賑貧民開通水運俱

安帝

侍御史賈昌爲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楊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荊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

常計地光四路軍乘大多以此觀之誤況如是可謀也

丹國者不可小[illegible]此[illegible]

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亾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亾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致嶺南不復堪鬭軍行日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亾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目者許以封矦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卽拜良爲九眞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

虞威亦著矣

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民隸郡府寺嶺外復平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大將軍王商曰馬續素有謀謨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

乃詔續招降叛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俱順帝

荆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責咎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云少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踴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鋭遂破平之

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

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僞退設伏虜入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北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中郎將張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俱桓帝

段熲既定西羌西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以問熲熲上言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餘羌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羌

虜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討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凉累侵三輔西河諸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返本土伏計永

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今不暫安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虜兵盛衆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於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褒

美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勑中藏府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衆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鑑信納瞽言奐遂猜恨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汙野傷

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剽發冢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前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

殄滅山羌之法可法

殘盡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必復為盜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於是進營去羌所屯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東奔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將二千人上東山

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降所招等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驚駭破散追斬數萬梟其渠帥郡縣以清

皇甫嵩與朱儁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多寡今則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火縱燒必大驚亂吾出

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皇甫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少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皇甫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

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嘗飯故所嚮輒捷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斬弘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忠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

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幷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

張溫將兵十餘萬屯美陽與邊章韓遂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幷力討之則凉州可定也慎不從章遂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輜重而退溫又使董卓討羌卓糧絕乃於所度水中僞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

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竟敗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凉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

敎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謂我去羣爭勢離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鄙司馬馬勝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圍陳倉以皇甫嵩爲左將軍討國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力必疲疲而

擊之全勝之道國攻陳倉八十八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易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

俱靈帝

武備志卷二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一

三國之事大年在漢獻時稱三國者猶春秋戰國之不稱周也其分帝仍存獻焉終之以蜀漢二主所以大一統也其蜀亡後事數條亦附入之以三國之本末也其他各隨時而一以紀年爲主元之事則特標焉成其夾也

孫堅起兵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軍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此時表尚有名士氣槩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進治此是洮北未晚篇第一要

袁紹等諸軍合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皋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將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

擬人

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幷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

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諶因說馥舉冀州以讓紹，馥性恇怯，然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居，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

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

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抄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

一生先着次天下之本

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

操、操乃引還、初邈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及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前九江守邊讓、亦有才名、操以其譏議、已而殺之、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叛操、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於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以俟

智亦止以布可[illegible]橫一時

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迎布爲兗州牧、彧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守夏侯惇於濮陽、布遂據濮陽、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貢求見彧、彧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宮欲自將取東阿、又

使氾嶷取范、彧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不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殺氾嶷、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

相擊皆亦有略

亭津宫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泉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相持甚急司馬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曰十步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

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釋之操突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盡各引去

操還鄄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遣使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今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人不可以無佐良之銷印昱之留家俱等偏者而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

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數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

諸縣布東彝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而内不悅

朱治乃附吳策一切臣人不習也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

騎數十匹行收兵北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顔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伍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

得江西之本

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要旨

廬江太守劉勳理皖城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實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與師伐上繚策果襲廬江拔之勳窮

遂奔曹操、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燃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斬昕、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卒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食桑椹、袁術取給蒲嬴、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有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兄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卹念之形於

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衆、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彧亦曰、不

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慮者又恐紹東侵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策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壘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古今一智人也

高陵太守令陰合部衆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依人飽即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

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且許以術軍資悉與之暹奉大喜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泰山賊帥臧霸破莒得其資貨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軍威名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耶布不從霸等拒之無獲而還

操當急人何自患也

紹之敗矣此者耳

荀攸曰張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張繡於穰

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已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卑濕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軍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

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夾攻大破之他日彧問其故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

何智退之多也

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

操曰善比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宮與高順素不和必不同

心共守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布乃止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遙爲之勢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

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志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十一月大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兵縛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袁紹益驕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遣使獻捷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處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強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聞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

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紹乃分授所統使與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許下諸將聞紹南兵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凉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敗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决不斷則無威少决則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操使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於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自招懷以爲部曲郡縣

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隷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武備志卷二十五

武備志卷二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二

車騎將軍董承謀誅操稱受帝帶中密詔與劉備共事謀洩操殺承等夷三族備北侵至鄴操遣李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伏

屢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散退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吾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待之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兵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勢存

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紹遣顏良攻白馬荀彧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入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敢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不從授

臨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
平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南操勒
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
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去之荀攸曰此所以餌
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
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
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
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
袁紹軍楊武祖授說曰北兵雖多而勁果不及南

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
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
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
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爲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
士卒疲乏百姓多叛操與荀彧書議欲還以致紹
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
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
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
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

此着亦高

英雄相對可笑可駭

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
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
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
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
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
淳于瓊等將兵送之祖授說紹可別爲文軍於表
以絕曹操之越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
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
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
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

攸怒遂奔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
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
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
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
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支一月爲之
奈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
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
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

此非有圖之佚何以坑爲

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復譖張郃郃遂與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

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

頗似男兒 亦自老成 此是要語只爲根蓋耳

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煑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

較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之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立相倂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

評此劉景升以辭說說之又道其理而不道其勢吾見表之多迂也

向荆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渡操擊劉表軍於西平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

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爲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閒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搆惡

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亂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今其兵華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閱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

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

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爲土山地道以攻

其此一語不必入

鄴又攻絕其糧五月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幘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面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幡出降孚隨輩出突

圍得去尚兵既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奔中山操殺配哭祀紹墓慰其妻還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今倡義舉大事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紹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辟崔琰為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

此婦堪作丹陽守

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許攸恃功嫚操操竟殺之丹陽督媯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

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

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懸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脩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

安二州之本

辟青冀幽并名士爲掾屬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

也且袁紹有恩於諸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青冀非已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即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

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而舉之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二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爲亭侯不受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

爲此令者正欲索一義士耳

正謂表後亦不能用耳

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瑯琊諸葛亮寓居南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州平烈之子也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

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與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羽飛乃止

祖眞凡人也

僮亦不盡用寧

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急追之寧射殺操祖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都督蘇飛數薦寧不用乃白以爲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寧獻策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荊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

計致有會獲之蓋耳

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但當勉建方略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把守沔口大紲繫苻千弩交射軍不得前將軍董襲司馬凌統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以刀斷紲蒙衝乃横流大兵遂進祖令陳就逆戰呂蒙親梟就首於是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又欲殺蘇飛甘寧下席叩頭流涕言飛舊恩乞其首領權乃舍之凌操子統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屯他所

劉備屯樊劉琮降操不以告比覺則操已在宛矣備大驚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到當陽衆餘十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濟大事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此時若取荊州無益于事非直迂也

琮將王威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挺身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俱

操亦不易獲然

看此着亦可阻其南

成權霸業者肅之此若也權後反以爲肅病功名出表亦黯然矣

到夏口、

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

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慇懃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爲權長史、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

妙在一激

亦是英雄人語

妙在末一句

睛睛打動

梟雄

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死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

也、安得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

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軍蒙衝鬭艦水陸俱下長江之險已與我共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便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迎於

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對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斷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固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

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疾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顧妻子深失

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

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過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蹈藉

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損其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瑜以肅兵益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圍甘寧蒙謂瑜曰留凌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蒙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

馬亦不多自足

增形勢正見得勝不在大小縣乎富戰

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

吳丹陽黟賊帥陳僕等三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吳將賀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爲新都郡齊爲太守

武備志卷二十六

武備志卷二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三

孫權圍合肥，操遣兵救之，久而不至。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退。

濟曾料張將之不終，今所言又如此，真智士也。

操留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而還。遼軍中嘗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否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遼卒可法

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己，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眾十萬餘，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兵眾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超書，多

所慮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犇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與吾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且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適爲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與復縣邑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料璋不足與有爲因勸璋結劉備璋

此計爲鍼亦未爲殆璋也悖豈操敵哉如內難亦所不免也

自是案懷

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讓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追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正至荆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正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

此著先上勝於筭從

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賄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立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至諸浩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龐統曰如此則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不

可失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歎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船乎權遂從之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納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擒矣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

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亦至不

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并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備入成都遣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

以振威將軍印綬以諸葛亮爲軍師法正爲蜀郡太守初備自新野南奔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曹操諸葛亮以書招巴巴不從入蜀備深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

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鋭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守

操至陽平攻張魯魯犇南山入巴中操入南鄭遣人慰諭之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

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謂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敎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敎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敎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

操未能南孔明知必有得隙法劉之言宜是老爲却戰不過法正亦驍不過司

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敢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北遼將步騎奄至甘寧呂蒙力戰扞敵淩統率親近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親近谷利使權持鞍緩控於後着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人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巳刻心非但書紳也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上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

高誘故甚亦不常言只宣哀劉悍耳

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操遣曹洪拒之

魏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黄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陽平軍杜襲收斂卒推郃爲軍主衆心乃定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隊前突其陣且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

有心人

從容真似説客人其術衆八面諸書責眞

既曰可勸使北去就殺以避賊前至者厚其
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徒氐五萬餘落
出居扶風天水界

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孫權命呂蒙西取長
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
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
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
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
過酃載南陽鄧元之元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

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
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
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
關公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
酃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
方首尾倒垂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
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
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
其不可恃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
之守尚能稽延日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
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
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
度此間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
之爲陳禍福元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元
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
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
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
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

日引軍赴益陽

關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
曹仁於樊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
中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遂
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戢益怒氣益
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
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
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衆恟懼或曰可及圍未
合乘輕船夜走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

遣別將已在鄴下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遂
進者恐吾軍犄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
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盟誓
同心固守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內外斷絕
羽又遣別將圍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操
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二十年何意臨危反
不及龐德耶
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關羽羽威振華夏曹操議
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于禁等爲水所

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
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
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
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
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
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
虜守南郡潘璋往白帝蔣欽將遊兵循江應敵蒙
爲國家前應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
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

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撫集幽
冀未暇東顧徐上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
之操後尋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
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
權嘗爲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
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
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
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
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

霸勢壓多奇節許亦無用權妹不論備耶

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湖陸遜謂曰關羽接境如
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務北進
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
擒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
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
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
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
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形狀權遂
發兵襲羽欲令孫皎與蒙分督左右蒙曰若以征

若陸遜不爲此言蒙將瀉誰

書言

秘在射羽屯中逐設詐伏益兵擒像

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督攻江陵事決於瑜普恃久將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爲大督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孫權爲牋與操請以討羽自効及乞不漏令羽有備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解且可使兩賊相持自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也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儻有他意爲難不少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梁自恃二城守

固必不速退操即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陂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𦪇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堠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即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

此時相間蒙謂

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爲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羽走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擒也趙儼曰權羽連兵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効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將改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羽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

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鬭心從事樊伷誘導諸夷西附注中外白遣萬人討之（外白外人自告也）潘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蒙爲南陽太守遜爲右護軍皆封侯使遜屯夷陵守峽口關羽遁走兵皆解散纔千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

獲羽斬之遂定荊州初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
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至是謂琮曰君前陳此孤
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權復以劉璋
爲益州牧駐秭歸未幾而卒呂蒙未及受封亦卒
曹操欲徙荊州殘民司馬懿曰荊楚輕脆易動關
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
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從之是後亡者悉還 俱漢
獻帝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

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
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
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
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
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
軍東下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船沿進
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
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
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方

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
故也今且獎勵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
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爲怯帝遂
自佷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
以官爵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
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
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
觀之帝之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
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王

權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
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
無他變矣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
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
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
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
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
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
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

爲遜所困不足爲[illegible]爲不所憚計可知耳

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械軍資略盡
帝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帝在
白帝吳徐盛等表請再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曰
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
還初魏主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
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
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
矣七日吳破漢書到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須濡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

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
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
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
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
之勢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況仁等耶乃偃息旗
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
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
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退桓遂斬雕虜雙
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

止須求非二審險耳

曰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鎭江陵及
曹眞等圍之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纔五
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
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間攻破魏兩屯時江水淺陿
夏侯尙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
往來議者多以爲城不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
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
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爲吳
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丕卽詔

尙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復
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橋尙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
漲丕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
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
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
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
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
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俱後漢 昭烈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 四 終

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祗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

不如此不得深遂

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魏主叡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討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遏遇水戰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

此言深有味者不可不思

險亦足以鎮靜疆埸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乃止

魏孟達初爲文帝所寵至是心自不安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謀歸蜀魏興太守申儀密表告之達惶懼欲叛時司馬懿鎭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擒達

不知懿解時已省許多日子矣

此名刻出奇然襲此不過五千出其而遂以危而不覺

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

好作合動

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守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使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流涕臨祭，撫其遺孤。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先是，裨將軍王平連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偪。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請自貶三等，

無谷之上亦能因亮天下人不可畏如此

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十二月，亮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穴，欲踴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尋退還寵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

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中伏弩而卒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淩伏兵阜陵以俟之淩騰布書請兵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淩作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又勑留府勿與兵淩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叡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勳方岳二十餘年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窺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叡從之至是寵

氣康強乃慰勞遣還

吳陸遜引向廬江魏人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況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至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時吳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從見兵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

而觧其歸路於計為便蔣濟以為如此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烟而復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刼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矣魏主叡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引賊遠水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乃報聽之

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衆中

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無能為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犯焉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賊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鋭氣俟其衰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散騎常侍劉劭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懼怖遁走

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至新城必不能拔勑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勑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叡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為魏邏者

曹家三代知兵怪哉明帝又勝其父

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速其去遜未答立
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
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
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
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上馬以向襄
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
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趣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
託言往獵潛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
千餘人而還

亮懿相持久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
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仗節爲
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何也
對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衆耳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
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
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
其能久乎八月亮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迭

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
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
千人着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
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
魏主叡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
者或以爲兵多難供叡曰四千里征伐雖云任奇
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
計以待君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
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

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
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
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
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
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
北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
欲出其南衍等盡鋭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趨
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

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日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爲之是以

兩千里伐人而反飽于城中日時傀遊可想

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叡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王建柳甫請解圍郤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

至言

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矣不須送任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

觀

古今屯田多矣未有過於此者

魏欲廣田畜穀于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幷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

亦以其地肥耳

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夏侯與曹本一族竟爲姻婭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曹爽姑子也辟李勝爲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人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執多張旗幟彌亘

百餘里不絕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姜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歆守之聚羌胡質在侵偪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降魏

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爲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叶陸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表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親附遂以免罷

不必人聽而自潰

魏王昶言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擊之司馬懿遣新城太守陳泰襲其秭歸荊州刺史王

基向夷陵昶向江陵昶引竹絙爲橋渡水擊吳軍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至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陳泰亦破吳兵降數千口

魏王淩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私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又爲書諭淩巳而大軍掩至百尺淩

勢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劉略守之、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毋丘儉各獻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為寇六十年、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

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城之守與賊相遠羅落重密間諜不行而舉大眾臨巨險以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策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進奪其肥壤使還瘠地一也兵出民表寇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洛遠設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則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從詔昶等三道起兵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誕攻東興各將兵四萬恪救東興遵等作浮橋以度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與呂據為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君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盾倮身緣堨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噪斫破其前

屯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藉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昶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葛誕之字也師未出軍曾諫伐吳）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雁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策是以人皆愧悅

吳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

其言固詐難以欺人吳入何太愚也

可大獲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强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於麥非深根之寇且謂我幷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勅毌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

城委吳泰至洛門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吳人聽之特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闕爲二重明日謂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軍病

者大半死傷塗地恪內惟失計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忤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何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去士卒傷病流曳頓仆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毌丘儉素與夏侯

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兵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爲遊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之其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行蕭又與尚書傅

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必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既復敕基停駐基曰

與王肅同意

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沮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爲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之四十餘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灑水閏月次灑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虜而遠軍權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基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

此說亦是

趣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爲其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鴦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目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

數日中也欽殊不信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鬪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槖臯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愼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

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壘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若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大臣爲國當如此矣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

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從南安因食羌胡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死者甚衆

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琳斂屯田兵十餘萬及新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計遣長吏吳綱將小子親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等與文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

將軍、王基陳騫圍壽春圍未合、懌等將衆、因山乘
險突入城。昭勅基斂軍堅壁。基屢求進討。會吳朱
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爲欽外勢。詔基轉據北山。基
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修守備以待越逸、而
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遂守便宜上疏、報聽。於是四面合圍、塹壘甚峻。擊
欽、異皆破走之。秋、吳孫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
異等解壽春之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綝使
異更往、異以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還。綝既不

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吳人咸怨。昭乃
縱反間、言救方至、大軍乏食、勢不能久。誕益寬恣
食、俄而乏糧、外救不至。將班、焦彝、誕謀主也。言於
誕曰、宜及衆心尚固、并力決死、攻其一面、猶有可
全、坐守死無爲也。誕不聽、欲殺之。班、彝踰城出降。
全懌兄子輝等得罪於吳、奔魏。司馬昭作輝書告
懌等、說吳因懌等不能拔壽春城、欲盡誅諸將家。
故逃來歸命。懌等遂帥其衆出降。文欽教諸葛誕
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中。食盡、降者日衆。欽欲盡

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遂
殺欽。欽子鴦踰城自歸于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
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
是堅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
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爲將軍、賜爵關內
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昭初圍
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
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
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

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輕
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
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
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
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
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
之。昭欲遣諸軍因釁擊吳、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
東關之勝、以圍新城、衆死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
輕兵深入、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則慮

雖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彌，是修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楊州諸軍事。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爲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於四海也。昭善之，遂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兵差難，不如

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城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地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爲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會本進直指空虛之地，領中變而爲艾所用耶

魏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趨成都。緒以西行非本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爲琅琊王。瞻斬其使，列陣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陣而死。

初鍾會以材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西曹掾邵悌曰會單身赴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寧不知此耶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反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怯則智勇俱竭強使之適所以爲敵禽耳惟會意與人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不須憂也及昭將之長安

悌復曰會所統兵五六倍於艾但可勑會取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耶雖然所言不可宣也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否我答言如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我到長安則自了矣後會都如其所料 但蜀漢後主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鍾離牧爲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動諸夷進攻酉陽郡中震懼朝吏以爲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内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抵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凡千餘人純等走散五溪皆平

吳陸抗聞步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而晉遣荆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祜出江陵徐胤擊建平以救之抗勑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溪至于故市内以圍闡外禦晉兵晝夜催切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闡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勢固糧足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

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進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帥衆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遏水以絶寇叛祜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即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

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日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遁抗欲追而慮闡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追者肇衆洶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又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俱晉武帝附入

武備志卷二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二

晉王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爲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王濬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曰，屯兵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或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

（所謂將在外專之可也行于表）（祖吏足賴者）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與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而責之，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謀，數侵盜晉邊。抗上疏切諫，吳主不從。

（祜如此若敢便可不勞而服矣惜遇抗對手耳）

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王果召政還，遣留憲代之。

正月，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上，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荊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連破至武昌，降之。預與衆

（江大戰謀少此計本出）

（大臣哉）

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

（愼已衆晉四字言戒子古儒人恥帝）

悌敗死楊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愼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之渾果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令乎渾不聽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

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濬舟師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通涼州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亦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

（此法宋已不傳近世始有爲之者實可斬千斤）

曰云何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溫水虜木機能等以衆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扁箱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絃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衆詣

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誘善戎沒骨能等與木機能等戰斬之凉州遂平俱武帝

長沙王乂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大敗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以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乂既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利頓進逼京師公私窮踧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祖逖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晉　五

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襲顒顒窘急必招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惠帝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與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衆决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驍勇而末柸尤甚其鋭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則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鋭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軍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疾陸眷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晉　六

無仇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遣石虎與疾陸眷引歸王昌亦還薊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由是段氏轉心附勒浚勢遂衰懷帝

勒纂嚴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

雖亦應濬至此當鑄趙鼎何旨耶

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牋干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干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効、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日、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

詭甚

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廳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即送襄國、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眾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鄭樊杜曾等、相與拒王廙、廙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沌陽、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陳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

下此猶不妄動為妙

本意只是以逸待勞

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

李矩守滎陽、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馬牛、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眾、勒乃還、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為逖士眾豐飽、大懼、復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濟邀

亦所以

擊獲之豹寗遊遜使滑進屯封丘以逼之遜鎮雍
兵後趙鎮戍歸遜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
攻擊遜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遜節度詔加
遜鎮西將軍遜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

妙絕

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
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
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
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遜練兵積穀
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遜修

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遜書求通使及互市遜

更妙

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遜牙門童建降於
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

師抗之與胡皆對手也

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遜皆不納禁
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劉曜圍後趙洛陽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
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
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
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鋭擊之可一戰而擒
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捲而來吾事去
矣卿以爲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
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
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
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
自統步騎濟自大堨謂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
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皋見

不呼驚穴知是亦料曜必守洛陽故先爲此言

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
兼行出于鞏訾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

以尖騎必可

左右或諫曜以爲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
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
撤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
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
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
門勒躬貫甲冑出閶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
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
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爲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
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鋭縱其歸命之路

如此方謂之遠識

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拒之敬退屯樊城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偵者至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爲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毀襄陽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撫坐免官

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禦寇者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

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也若羯虜有可乘之會又不資於此矣

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皝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復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白蠮螉塞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慕容翰請於燕王皝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闊南道險陜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凡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及慕容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于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兵大敗諸軍乘勝逐入凡都釗單騎走獲其母妻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

皝不復窮追遣使招釗釗不出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足戍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集收其餘燼猶足爲患請載其父屍囚其生母與婦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皝遂發釗父墓載其尸虜男女五萬餘口毀凡都城而還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

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闟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即行

桓溫軍至青衣漢大發兵趣合水以拒之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散

分合處俱有至理俱有以是而非兵家勢是在審者耳

趙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欲棄外城武威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以數萬退保太夏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

魏王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之閔[illegible]常山恪追及於魏昌之廉臺燕兵十戰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慓之恪巡陳諭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所將多步卒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乘千里馬

形勢亦得

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其馬忽斃爲燕兵所執送於龍城斬之

桓溫帥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夏四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灞上

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被褐謁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軍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亡失以萬數苻雄擊司馬勳亦敗還漢中溫之屯霸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有仁人之心方可爲大將

段龕據廣固城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慕容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段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求必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龕畏

以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面縛出降帝俱移
桓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曰
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
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會于清引
舟自清入河舳艫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
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
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
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
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

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
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土早寒
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
不從遣攻胡陸拔之燕主暐使下邳王厲逆戰敗
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枋
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
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
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從軍暐又遣樂嵩請救
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溫伐

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強
大慕容評非溫敵也今溫舉山東進屯洛邑取幽
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
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
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苟池鄧羌帥步
騎二萬以救燕封孚問於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曰
以溫聲勢似能有為然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
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
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

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
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不戰自
敗此自然之數也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
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邽
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
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
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
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
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

北府人既乃退千溫甚然所謂知彼也

棄輜重鎧仗自陸道𨓏遠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鋭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

雖非馭將之正亦可謂節制太矣

王猛伐燕聞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勍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慕容評單騎走還鄴俱帝奕

武備志卷二十九

無心被擒反以奇策故白其微補擊無遺

武備志卷三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二 終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桓冲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從朱序果以力屈被執

秦將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栅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吏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

堅素有識也眞事可知失敗一

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麾不可復止

有同一麾而分勝負者皆此類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垂稱燕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馬驅向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為卒使趙秋說屠客及東

夷烏桓各帥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鍇陶衆至數萬
推農爲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
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
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
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
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
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
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
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

急救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
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
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
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
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留本帥
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
越

秦將軍魏褐飛帥氐胡攻後秦將姚當成於杏城
將軍雷惡地應之攻李潤後秦主萇欲自擊之羣
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褐飛
何也萇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
地智略非常若南引褐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
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
百赴之褐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
絕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
潛遣騎出其後褐飛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褐飛
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

此是惜其智略非常

荀曜密名秦主登許爲內應自曲牢赴之軍於馬

頭原後秦主萇率衆逆戰登擊之斬其右將軍吳
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計
取之今失利而更前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
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荀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
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
登退屯郿

燕主垂擊翟釗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求謀於羣
臣尚書鮑遵曰使兩寇相敝吾乘其後此卞莊千
之策也侍郎張騰曰垂強釗弱何敝之乘不如速

兼辞之說千古取勝者不少而項羽張濟之說獨勝之徼乎徼平安可不察

救之以成鬥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垂軍黎陽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泝流而上釗亟引兵趨之垂潛遣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比明營成釗亟還攻垂命堅壁不戰釗兵往來疲暍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衆及所統七郡三萬餘戶

釗奔長子

平生奇寄生平

燕王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趨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名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

魏王珪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風漂其船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洛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十月燕軍燒船夜遁

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苻謨曰魏軍乘勝

此見亦不凡

氣銳若縱之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睢邃曰魏多騎兵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清野以待之彼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封懿曰魏兵數十萬民雖築堡不能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趙王麟曰魏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悉以軍事委麟

魏東平公儀攻鄴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

深明乎九地

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追襲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陳方固三也彼衆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戰其地動而不勝衆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名青還儀果疲敗

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西秦羣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衆而無法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

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死光自走矣光軍長最遣子太原公纂攻金城天水公延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曰乾歸衆潰奔城紀矣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畧過人安肯望風自潰且告者視高色動始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進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戰死光引兵還如臧 俱孝武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平拔魏乾壁魏主珪遣長孫肥爲前鋒自將大軍繼後以禦興犀敗平平走柴壁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平將據天渡運糧以餉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兩犯之宜先遣奇兵據天渡柴壁不可戰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阬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

此討甚[illegible]

阬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屯汾西伐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鈎取爲薪平糧竭矢盡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水死餘衆二萬餘人皆就俘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珪乘勝進攻蒲坂

古來勤王之師[illegible]

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弘據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殺逵據歷陽弘遠皆玄黨也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史居前徒衆隨

可擒毅〔劉〕邁

不負桓玄兒

之入斬桓修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
出獵孟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千人直入斬
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
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
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
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
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
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
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

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
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
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
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
何謂無成
桓謙與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
旗幟以油灌諸木枝燃之火光徧滿山谷玄不知
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軍皆殊死戰無
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煙塵張天鼓

卻已智彼不敢速其衆傑也

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走
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
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
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
憑繫高平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
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
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
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
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

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
諸城秦王興乃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
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道皆築城留兵守之
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
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
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
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
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

與廣武君之言俱事而不用耳天之替裕信也

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鋭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

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

此明白辯若可駐楔耳

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藩等遂克其城裕因衆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

以為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將奔敗士民喪氣聞秦有內患恐不暇救燕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唇齒也安得不來超從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

二子同畢大事且若使分路所

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
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
固未拔羌寇奄至奈何裕笑曰此正兵機非卿所
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
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爲
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
耶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
番禺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得以此傳之子孫耶正

畢才情不成耳

以劉裕難與爲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
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
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璽書徵君
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
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矣循
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
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
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
覆順流而下舟艦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

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爲都督六郡軍
事封融爲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
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
決南塘守三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
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
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
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鬭宜
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無忌不
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山邀射

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遂握節而
死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
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
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
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
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
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
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
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

雖詐出無奈亦中古後有心血

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兵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以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時劉毅新敗、人情恟懼、將士北還者多瘡病、建康戰卒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

同匹夫、何以威物、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昶恚甚、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昶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徒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琊王德文都督宮城、

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而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

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於南塘、

譙縱遣使請兵於秦、以桓謙為荊州刺史、使帥衆

二萬寇荆州秦王興遣將軍苟林帥兵會之謙於
道募民得一萬人屯枝江林屯江津江陵士民多
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
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去者不相禁也
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
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數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
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
自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於枝江天門太守枝
進陷陳大破之斬謙林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

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
焚不視衆乃大安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江漢士民感
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爲遊
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道湓
口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咸以爲敵彊衆少不應
分割置無用之地至是遂服
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爲元
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
石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熹
裕之妻弟位居靈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
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
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
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墜其計
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
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
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

我智人　智人　我智力　用兵

所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
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
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
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
遣侯暉夾崖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
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
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
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
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

知我虛實浩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
資二萬餘人悉爲諜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
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望
風奔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宗親餘皆按
堵使復其業縱去投道福不納乃縊死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
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
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
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

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
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
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
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南赴
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策也不若聽
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
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
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
之兵守之安能爲吾患且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

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
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
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
北岸裕乃引軍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戍碻磝
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
者輒爲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
四月裕遣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
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
使豎一白毦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毦舉超石帥二

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
能制超石斷矟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
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
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
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閿鄉秦主泓欲自將禦
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
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屯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
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止

置之死地而後生

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旣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

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旣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以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爲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墻自投死泓乃將妻子

羣臣詣壘門降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急至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眞

在網罟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俱安帝

北凉王蒙遜欲伐西凉先引兵攻秦浩亹旣至潛師還屯川巖凉公李歆欲乘虛襲之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四境云已克浩亹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見殺 恭帝

武備志卷三十終

戰略考

防風茅元儀輯

宋

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以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坐收淮地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

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十月將發公卿議以攻城略地何先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賦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爲圈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斤等帥步騎三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斤等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戰屢破之復與公孫表等共攻

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數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初德祖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魏主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及濟南太守垣苗悉

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塡其三重爲橦車以攻城夔遣人作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愈急歷久城壞戰士多死檀道濟乃與王仲德等分兵救之建等遁去

魏主遣幷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毀其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重德

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强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俱帝紀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命將軍陸俟督諸軍鎭大磧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戰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

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主爲雨糞鼓譟追之行
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
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
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
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
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
爲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
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
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

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
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槊上乘之
而出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主公卿校及婦女
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
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
定與丘堆娥清軍合兵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遣
堆行督租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敗還
城夏主乘勝日夜抄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
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若不爲
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
不爲計乎斤曰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
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于外吾兵疲食
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死
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斂諸將所
乘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
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
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

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旣而夏主來攻城頡
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
追擒之

蠕蠕侵魏于謹率二千騎追之因領輕騎出寨覘
賊屬虜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追必不免乃散其
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
者賊遙見疑有伏軍乃退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公卿
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

當時自是如此今何必然然則今所不可守之
塢異且豈賢不可聖且在人耳

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敢動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鬭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

家力不能制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

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勢抄掠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王不從引兵還至黑山盡以所獲班將士既得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軍

自載入南山民畜羣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勅連可汗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

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捲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凉

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太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

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强以待之爾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檀道濟等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還

魏主欲討北凉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

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不滿八千而遠夷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掩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曰牧犍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乏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凉州凡十二返凉武宣王數與遊晏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于順

懷中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亦未之及是時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絶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絶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都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眼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

得勢晉楚之事

目不見便可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將軍伊馛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兵爲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

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

尾不能掉今大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之未致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猝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王悔之遂如吳安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其將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

魏叛民蓋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有鎭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借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爲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

治蠻者是于斬則今五皆然

日果以異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爲内都大官會定安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侯威恩著于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爲無能爲也侯既至諭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侯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爲外都大官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宋將軍沈慶之帥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于山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而擊之所向奔潰因其穀以充軍食掠諸山犬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于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于營内朝夕不外汲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敗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爲營戶

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内設女墻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塡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驅

不前把駒

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發百里内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惟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走死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引兵還宋以陳憲爲龍驤將軍魏主遣宋主書曰我今不癡復非苻堅蘖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

瞻生試淺甚疏

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所營伎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其首豈得不爲我有哉

宋主欲伐魏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着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宋師遁還

魏主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

望風奔潰建康戒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于城南魏燕王譚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不爲患若以質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

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

本有胥見升作退語

先是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乘船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斂民入城諸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珍又畜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固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

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于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圍飲江之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于爾虀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糧乏見語當出廩

小城邪大軍在來有限事

相貽得所送劒刀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作鐵床于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并寫賞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𦈏組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

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于質宋主聞益嘉之 俱文帝

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讜守團城與肥城糜溝垣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

白曜將兵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爲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人心未洽道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

敢不懼若飛書諭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拔四城威震齊土

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朐山道成以爲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魏人得其叛將遣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唐義人已破虜煩戍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崇祖亦自彭城奔朐山遂依道成於淮陰俱明帝

宋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罪被戮請誅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

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而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伏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

遂北趣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
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黑騾戰殺
道隆、勔中外大震、會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
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
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
已就戮、屍在南崗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
刺皆已焚勿懼也、卽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
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受先
帝付托、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軍同死社稷、被甲

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騾文
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俱帝昱
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刑政失中、寇盜蜂起、攻圍州
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級、
賊雖敗走復合、方明僞出北門、廻城東大營、殺千
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
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奔散、
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攸之以道成名
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勒兵移
檄朝廷、洶懼、初道成以世子賾行郢州事、修治器
械、以備攸之、及徵賾爲左衛將軍、賾乃薦司馬柳
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
嚮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
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
至尋陽、衆欲倍道趣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流、密
邇畿甸、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
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
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

所見略同何其捷也

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賾乃奉晉
熙王燮鎭湓口、道成聞之喜曰、眞我子也、攸之至
夏口、自恃兵强、有驕色、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
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
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
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
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
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順帝
武備志卷三十一

一樣堰 水別右 紗虛

武備志卷三十二

戰略考

防風茅元儀輯

齊

齊主蕭道成以垣崇祖爲豫州刺史因謂之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爲辭侵犯邊鄙壽陽當虜衝非卿無以制故有是命後昶復歸魏魏梁郡王嘉與劉昶攻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讐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

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謀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高帝

魏主侵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之閭表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

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畜力觀

劉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之齊人據渚邀斷淮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魏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栢跋英請以州兵會擊漢中許之齊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拒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遣其將姜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齊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城中恟懼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懿以爲詐英去一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返

魏穆泰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濕乞爲恒州魏主爲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爲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爲主頤僞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穆泰謀爲不軌令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分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强爲我北行倘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强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遂授澄節行至雁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勑召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似勢弱既不相拒發兵非宜但速往鎭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繫獄民間帖然

魏荆州刺史薛眞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南陽引兵襲克宛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

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
齊將軍曾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燃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楚王戌鎭、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

詣楚王戌、命塡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魏主親禦之、命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汮均口、馮道根曰汮均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鄀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
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

太守傅永將郡兵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趨淮、夜進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意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來欲以邦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至是勰與永幷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伯之遁還、淮南遂入于魏 俱帝鑒

武備志卷三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梁一

梁遣馬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梁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司馬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夜堰肥水舟艦繼至攻魏小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益兵何及且吾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堰魏攻拔之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

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墻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

二策未爲非也只未當其時耳

呂荀兒帥衆十餘萬圍逼泰州元麗擊破降之太
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
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
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
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
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
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久之
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之二州皆平
魏兵勝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魏人逐

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曰魏
不復南向矣梁主曰此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修
鍾離城勅昌義之爲戰守之備十月英進圍鍾離
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
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
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
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且士卒疲敝死
傷慘無可用之力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
後擧不聽巒又奏曰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

不備或未可知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
臣未之前聞也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荷怯懦
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不聽命中
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
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
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
人使其衆負土填塹嚴騎蹙之人未及回以土迮
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
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

飛橋太公遺法

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
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表稱必克願
少寬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授曹景宗節度
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値澗谷輒飛橋以濟師
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
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
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勅景宗曰
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王
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洲叡塹洲

[illegible]

為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赴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呼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

裝高艦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舟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

魏遣將軍崔亮攻硤石蕭寶寅決淮堰亮攻硤石未下與奪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乃以尚書李平為妙臺節度諸軍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進攻無敢爭互戰屢有功梁主使將軍昌義之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卻之使義之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

此一奇也不可不法

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外城祖悅出降斬之

梁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納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

人將然

梁領軍曹仲宗直閤陳慶之攻魏渦陽壽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放免冑下馬據胡床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衆五萬救渦陽前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放曰前鋒必輕鋭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還與諸將連營而進

魏蕭寶寅圍馮翊長孫稚軍至恒農左丞楊侃謂稚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川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可為人使安得使人河東治蒲坂西逼河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兵北渡據石堆壁命

平常舉止遂入賊抄

一[illegible]遏馬[illegible]二法

迭降者各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鳳賢俱請降稚遂克潼關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

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多置袖棒一枚置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

千人皆還其馬伏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爲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走追擒之

魏叛民萬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言於榮榮以爾朱天光爲都督以岳及侯莫陳悅爲左右都督配軍士千人岳擊赤水蜀賊得

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月醜奴自將爲岐州遣尉遲菩薩攻圍趣栅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山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卒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伏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

真好雄亦真英雄

渭之間停車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立栅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栅拔之所得俘囚悉縱遣之諸栅皆降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於平凉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賜寶寅死斬醜奴于市

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勿聽遂行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步蕃

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詣歡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鎭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

奪馬亦何傷也

正欲其追擊真豪耳

不假借者方爲英雄

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請令降戶就食山東兆從之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誓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因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

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信讒來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因輕馬渡水謝歡引頸受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人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詣之長史孫騰牽歡衣乃止

魏高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爲歡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

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强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

武備志卷三十三

戰略考

梁二終

防風茅元儀輯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慟歡乃諭之

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不爲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惟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勒酋長也嘗爲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

嗅地更奇於塵馬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爲慮獨世隆憂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絶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衆將沮散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爲帝朗以歡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爲侍中司空封拜有差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間

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遞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歡畏兆衆強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強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有不從者哉歡遂進戰時兆衆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馬不滿三千步不滿三

千古名言

若彼此家歡難雖不能一時即趣

萬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路將士以爲必死選鋭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爾朱世隆卑辭諭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共討高歡天光不至使椿往邀之天光不得巳從之將行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豈能爲敵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鋭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俱大敗

爾朱兆至秀容分守險隘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晏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軍驚走慕容紹宗降歡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

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雷紹諫不聽悅果誘岳斬之岳衆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卽撫納還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凉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旣至泰與將佐賓客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巳有賀拔之衆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原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平凉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封召南秦刺史李弼與之拒泰弼舉城降悅軍潰縊死泰入上封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悅黨孫定兒不下有衆數萬泰遣劉亮襲之亮先竪纛于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

麾兵斬之遙指城外羸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不敢動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泰斛斯椿爲逆徒主是歡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犄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蘇綽達

奚武亦以爲然宇文泰還長安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高歡撤浮橋而退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

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百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使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於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

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

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趙貴為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

緩與相持密分精鋭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絶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東魏行臺任祥攻潁州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救之諸將咸以為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合攻潁川城必危矣令進據潁川有城可

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為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之乘勝追擊大敗祥

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韋孝寬患之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學書者偽作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為落燼燒迹若火其書者還令諜人遺與琛營營得書果疑道常有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乘其猜阻襲而擒之崤澠遂清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

可法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降魏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三月關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爲十道孝寬掘長

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割之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君孝寬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勒歌自和之哀感流涕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帝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

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由是突厥不敢復至

梁主命侍中羊侃與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堰成東魏徐州刺史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之不從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以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

甲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佯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爲所

虜羊侃結陣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墜牀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疋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城其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于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謂光曰爾求生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欲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走何如而尤我也段韶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濕火不復燃

東魏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

置樓蝶以助防守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景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

爲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

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降

景、景遣于子悅守之、列兵繞臺城、旣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爲尖頂、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攻旣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羊侃曰、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鷟爲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

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土山、有羸者殺以塡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畚鍤、於山上起樓、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爲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於是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厚撫之、人人感恩爲之致死、景土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

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死甚衆、

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踰年不克、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頹、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宇文泰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慕容紹宗與豐生臨堰視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

亂發二人俱死俱武帝
初燕昭成帝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冼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爲寶婦融雖世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冼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參決詞訟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冼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

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冼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不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鬬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冼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冼氏與霸先會于

如此女子古今有幾

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得平賊宜厚資之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諸將東擊侯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且守巴丘以逸待勞無不克矣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部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自岳

陽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景衆濟江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翻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饑疫死傷太半釋遣胡僧祐援巴陵

景前復歸此天意陛

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熟南州以拒西師景遣人戒之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舍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將遁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僧辯至姑熟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鵃䑼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徑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

子鑒大敗僅以身免景大懼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樓堞相接僧辯問計于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于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卻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卒爲羊侃之子鵾所殺

王僧辯軍于車輪陸納夾岸爲城以拒之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蕭修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其沙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壟上視

築圍壘納遣吳藏等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蕭修直進杜崱杜龕與甲士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胡床不動裴之橫從旁擊之藏等乃退俱國文帝

武備志卷三十四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略考　　防風茅元儀輯

陳

陳霸先拒齊徐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斬嗣徽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乃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之動靜皆先知之有主帥以城降齊孝寬遣諜斬之齊境生胡數爲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方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晉問撥采于此

楊忠引兵應接突厥軍糧不給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塡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事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宇文護不聽齊斛律光果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請孝寬相見先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欲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

亦是奇手

功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帛遺遥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夕皆知之齊相光字明月孝寬深忌之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立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以此誅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大起兵遂滅齊

陳將吳明徹伐齊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令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反者疑城已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陣向城珽令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卒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謂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反者竟散走

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㢸古弼字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煚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北下大夫鮑弘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

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先是憲密謂永昌公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所處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兵向千里徑又遣衆出

汾水關自帥大軍與椿對椿告齊兵急憲自往救之會軍敗齊人果以栢菴爲帳幕之備遂不敢進翊日始悟

後周將賀若敦率兵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之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絶人懷危懼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佯有訪問隨卽遣之瑱等聞之以糧爲實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乘輕船載米粟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船伏甲兵於中瑱軍望見謂餉船至逆水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者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乃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人以鞭鞭之如是者再馬畏船不敢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瑱軍瑱卽遣兵迎接爭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殲之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猶恐敦詐兵不敢受

可謂多智矣屢之帝太策千

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忷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爲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處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睺全軍而還

明徹有功而不敢深以爲術觀此詰亟叱驟耳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尚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君討之必無鬬者自當于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兵急進法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于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入猛船取陳旗幟建周旗幟於是猛大敗僅以身

免、俱宜帝

周楊堅為丞相輔政、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丞相堅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

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且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持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未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

辨人二 結[illegible]十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迥金、堅以為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鄖公

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

謝安石之所以勝符堅也

高熲至、為橋於沁水、尉遲迥之子魏安公惇軍沁東、於上流縱火栰、熲豫為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熲命焚橋以絶士卒反顧、

戰守二百戰直以為截騎而張觀矣

心悍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迥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

隋主初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即命

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書末云想彼統內宜如此宇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遣人因風縱火待後脩立復更燒之不出

得上流制長江之定筭

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州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勵等爭獻平江南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令唯須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援上流則下流諸將可擇便橫渡如其擁衆自衛則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

忿謂頻曰我為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丈置六柏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其次黃龍平乘舴艋大小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言陳有三可滅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

隋楊素伐陳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乃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將軍劉仁恩帥步騎擊昕敗之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爲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幙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臺下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

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壍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欻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

六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已擒叔寶陳後主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隋

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詔遣楊素討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戰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斬智慧因泛海掩至泉州擒賊帥王國慶江南大定素用兵多權略馭

得材然之遇立著唯素能嚴之本

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從素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突厥突利可汗奏都藍可汗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高熲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遂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且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突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紿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得之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楊素

固足以騎應變取足以勝戊持春秋鄭師之旨

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猋、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為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先是晟曾出討達頭、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軍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俱文帝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諸議參軍王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奕曉星曆、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常理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

亦奇才也

又與玉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涕苦諫、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

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頓於霸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為柱國、與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䍦、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

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鬭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
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
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閤持重
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
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
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眴以城降詔以素爲
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數萬以討諒諒將綦毋良
攻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
下河內帝以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公理

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乃於下流潛濟公理
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綦
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抗有二心以李
子雄爲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
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
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
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
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
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鍾

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
千頭領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
晡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
鍾葵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
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
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口使
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
營素聞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
願留者素乃引單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

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
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頍諫曰
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
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
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頍謂其子曰氣候不佳
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
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頍自殺
討高麗命將軍宇文述于仲文辛世雄衛文昇等
九人分出諸道會於鴨綠江西兵皆給百日糧又

司馬懿討公孫淵之計策惜不用耳

給衣資戎具火幕人率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述令
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
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
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高元及文
德來者必擒之至是仲文將執文德尉撫使劉士
龍固止之遂聽其還既而悔之遣人召之不至述
以糧盡欲還仲文等以精銳追文德文德見述軍
士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
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

復遣使詐降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
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度難猝
復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辛世雄戰
死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
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鎖繫述
等而還
楊玄感素之子也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玄感
與爲深交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
將領帝喜寵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玄感於黎

使民勞弊如此不可謂之反矣

陽督運乃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三千
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
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
以救民水火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
主簿唐禕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召李密及弟
玄挺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
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
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
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

唐叔亦爲此事

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
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
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
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
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
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
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
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
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馬前

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
侗等勒兵爲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
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逾印山南入玄感將三
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胄
東都遣河南人達奚善意將精兵千人拒積善將
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
爲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玄挺不追弘策通收散
兵復結陣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
弘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大陽門弘策將十餘騎

馳入宮城餘俯歸於玄感玄感每誓衆曰我身爲
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
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
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陀列營
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
領河南道十三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
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
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

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
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
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
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
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
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
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筭
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李世民年未
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世民

勸之多齎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世民
謂之曰始畢擧其境內敢圍天子本以國家倉卒
不能赴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
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旌旗相
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必見懼望塵而退
此計之上也不然爲彼所輕恐軍來戰公必不能
支定興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可汗
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料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又入王薄復亡去抵其

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轉寄于游俠王秀才家爲君明從姪懷義所告帝令懷義與梁郡通守楊汪捕之汪遣兵圍秀才宅密值外出獲免韋城翟讓爲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黄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郎破械出之讓遂亡命瓦岡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驍捷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畧說讓引衆入滎陽梁郡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黄

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惟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氣挫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且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畧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偷生草間君言非所及也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爲時用亦附於密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預不決有

必密所使

賈雄者曉陰陽占候言無不用密深結之使託術數以說讓讓果以密言問之對曰吉不可言然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然之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陁爲滎陽通守以討之讓屢敗爲須陁兵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

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很可一戰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須陁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

羣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數亡相繼惟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十餘戰未嘗勝敗至是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至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

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卽入擊其累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爲前驅自効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數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

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勝兵至十餘萬人

突厥數寇北邊詔李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不滿五千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

使其要之反北徹其必行耳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越王沖幼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備馳告江都密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行掩襲彼未能救取之如拾芥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豪傑而資計策選驍悍而

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於是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襲興洛倉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時取都人皆以密為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陳於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為招

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河南山東大水饑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

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太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鋭、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决、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京兆諸縣多降、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亦帥其衆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遣沈叔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淵復書以驕之、自是使者往來不絶、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靜請兵于始畢可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强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唯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内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爾、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

唐人亦爲此軍

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得不出淵然之乃

與數百騎先至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揮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召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陣於城東世民陣於城南淵建成戰少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於西河選其壯丁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密生平驕試項羽之後一人此若知而不用天

戰略考

唐一

防風茅元儀輯

李密驕矜不恤士衆、徐世勣嘗譏其短、密不懌、使出鎮黎陽以疎之、洛口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羣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纍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國以民

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不吝屑越如此、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既而諸將欲戰者十七八、密又惑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魏徵亦言於長史蘇頲曰、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蘇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驃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先是密士卒皆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

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秦王世民至高墌、薛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

高祖若復如此何以駕馭英雄

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睺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陣、羅睺軍潰、世民帥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

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

李密之出關也、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苦諫、密大怒、揮刃欲擊之、閏甫奔熊州、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無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

張善相令以兵應援、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渡、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

持、百姓聞世民來、相率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後戰、金剛數屢敗、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

士卒饑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疲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

陳後金剛大敗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薛萬均爲幽州羅藝將合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萬均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兵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從其言建德果引兵渡水因邀擊大破之

王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唐主

漢高祖入關中宋藝祖平西蜀與此爲三千古合轍

曰令取洛陽正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可悉收之子女玉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青城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倖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騎五千度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敝思歸

太宗一生只是防人振已衰之勢

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
服惟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
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唐主
亦密勅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
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畫力窮克在朝夕若旋
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
廓夜襲虎牢拔之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民食草
木泥餅死者相倚于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

朗之衆西救洛陽陷管州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
進兵十餘萬軍於成臯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
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
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
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
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
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
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極
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

諸子終身係一句策只是着勞手

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
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
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
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守
新安以乘其敝世民曰建德新克海公將驕卒惰
吾扼其咽喉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
潰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
賊併力其勢必强何敝之乘吾計决矣中分麾下
使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

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趣鞏而去世
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覘
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
伏於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
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
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
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逡巡
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
于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

此孫子併衆備建德不用耳太宗精何以見之

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諜告曰建德伺唐牧馬于河北將襲武牢矣五月世民北濟河南

太宗生了乃當用此從

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置陣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

敵人

其言亦激

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留朝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於是大戰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槊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爲擒雖出終必

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

世民率衆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世民登玉壁城觀賊顧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以力爭今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世民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敗

因虜為勝

之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銑果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二鎮、屢破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

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死戰、楚兵驃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出戰、果敗、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泝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南方州縣望風款附、

吐谷渾寇洮岷二州、遣柴紹救之、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杜伏威入朝、留輔公祏守丹陽、公祏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詔孝恭李靖

直擣巢穴古今以取勝

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先是公祏遣其將馮慧亮等將舟師、陳正通等將步騎、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渡淮、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皆曰、慧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抵丹陽、掩其巢穴、靖曰、今此諸柵尚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兵亦不少、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

反之孤 校敵旅 日在家 子時

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
不欲戰正以公祐立計便之待重以老我師耳今
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
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
賊出兵追之遇大軍與戰大敗乘勝逐北兩戍皆
潰公祐棄城走執送丹陽梟首江南皆平
劉黑闥據洺州世民統兵進討阻洺水列營以逼
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世民堅壁
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世民度其必來決

戰預壅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
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
官軍大戰賊衆大敗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
首萬餘級 俱高祖
突厥頡利二可汗合兵十萬餘騎寇涇州頡利可
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
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帝
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
汗自負盟約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

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乃囚
之帝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六騎徑詣渭水上與
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
而諸軍繼至旌旗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帝輕
出軍容甚盛有懼色帝麾諸軍使却而布陣獨留
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出叩馬固諫帝曰吾籌之
已熟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
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
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

軍容示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既深入必
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果矣
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
上突厥引兵請退蕭瑀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
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突厥衆
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
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又命長孫無忌李
靖伏兵幽州以待之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
之如反掌耳然我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

所損甚多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此之謂也㻋謝不及頡利獻馬二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歸所掠中國戶口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二

太史公以奇功二字許此殺雅險爲國深心得此一古方始明白田氏舊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旣敗竄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

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柰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勣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

反覆豈在頡利下耶

薛延陀眞珠可汗聞上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諸部兵合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强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薙秋草破糧糗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皆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卽授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戰率長稍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李世勣伐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

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長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

以太宗之英毅而前失道宗之

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

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

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勣遂攻安市不下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

實彼大庭之衆寄之策高麗之李出

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若向烏骨則建安新城之虜必躡吾後不如先取安市建安然後進乃止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以逼其城城中亦增城以拒之士卒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工五十萬山頹壓城城崩會守城傅伏愛私離所部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上以遼

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俱

李靖知此言不用故駐使道宗默破

太宗

百濟爲寇命劉仁軌劉仁願孫仁師討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

千古名言

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

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

正在服先耳

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曏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瘗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修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

少不行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寇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

節節因人而赴起退求也

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匐遮匐亦降於是因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

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車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

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

行儉一言語千古治亦求之人亦萬千千亏假託鬼神之入

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與阿史那伏念合詔裴行儉總諸軍討之行儉乃縱反間使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效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候惶惑來白行儉召三

軍謂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仍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俱高宗

李敬業起兵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軍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

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强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

勤王非自爲也定霸是三字便失本旨

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衆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

輕騎走將入海孝逸乃追斬之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婦人不及御史監軍使者乃以中官監軍誤哉

郭元振在涼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彊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

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勸兵攻之副使解琬知
其謀勸元振夜逝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
懼且深在寇廷逝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
虜帳哭之甚哀行吊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
元振通好。俱則天

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
施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
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
佛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

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
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
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
回首望城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
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
楷

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晙帥兵禦之吐蕃十萬屯
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
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爲
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俱中宗

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
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
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
合流散皆復舊業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縱
反間於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

高仙芝爲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
妻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退
累討不捷玄宗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爲行營節度

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
換城又二十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
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爲三軍使疏勒守捉趙
崇玭統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自北谷入使撥換
守捉使賈崇自赤佛堂入路仙芝與中使邊令誠
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
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柵有兵
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
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畢集河次

水既難渡將士皆以為狂既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鞯巳濟而成列矣仙芝喜曰苟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既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排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散走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尫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領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

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仙芝使二十人來迎云胡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佯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城胡果來迎明日胡弩越迎當令將軍席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勒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為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勅命賜綵物首領至

燒草其可制賊為

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如仙芝所教傳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至巳無及矣藤橋闊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為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國

王君㚟為隴右節度使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以其

兵疲遂整士馬以掩其後君㚟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過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襲其後至青海時海水氷合君㚟率軍士乘而渡悉諾邏已渡大非川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㚟縱兵盡俘獲之

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

爲著此嚴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膂脊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

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光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張巡至真源哭于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西至雍丘

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死張巡兼領賁衆潮復與戰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

守必先以戰所以外卻敵勢內固人心

子房流亞

軍聲大振、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之今有布三百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士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

更妙　愈妙　真卿遣兵後問

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

亦是漢赤壁局　料到底

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

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

哥舒翰禦祿山、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

此時勢已蹙發變生而反以自僨惜哉

不待師衆而舉事古今未有不敗者

日驕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敝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

出師固非得已臨陣測敵猶存何問處

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踈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

能開目矣自相殺謂賊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

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

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

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俱玄宗

武備志卷三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唐 三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唯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

與崔陸武鄉數語共耀千古

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

第一著

礮之用與銃不同不可因銃而廢礮

妙在詐降方驚甚

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少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兩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

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比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阻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廪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饑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鬭、遂為賊所圍、張巡乃

巡至此時方守賊至而卽開門者可媿也

勝賊從俟賊營

脩弓月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鎖大鐶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機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兮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覘者知之僕固懷恩引

懷恩不徒勇實能料敵

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謂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賊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眞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

張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

此是根本不錯

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敎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敎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

雖有軍道與爲守

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持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屎以食而官無統御

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

思明亦彼賊亦以權分令不一故得乘之耳

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謂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偵

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壁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僊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挺

非大將才不能

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
爲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
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
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
之龍僊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
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
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
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
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
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
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
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淸欲絕光
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
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
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
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
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
不得則勿返日越將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

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
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
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
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
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
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
謂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
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
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
當降賊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
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潬城置柵柵
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鎭西行營節度
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塡塹入道
開山爲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塡塹開柵
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
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塡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
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
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

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退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

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擊遁去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勅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光弼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 俱肅宗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府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李抱眞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

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

此亦嘗備耳實事將爲分無窮

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

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來聽汝殺我將士必死與汝鬭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酬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酬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

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太原關居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敝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

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且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從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田承嗣知威陽爲李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客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

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眞神人也遂選精騎二千夜襲其軍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

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崔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火賊城周圍皆石礫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上可穴諜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以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蕃衆相語曰崔旰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武大悅裴七寶轝迎旰入成都以誇士衆　唐代宗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防風茅元儀輯

唐 四

崔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彊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進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

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凡殺八九萬人

朱滔帥幽州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進圍深州惟岳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至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爲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後猊敎虎衆此以破馬

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眞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

飾處皆心

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馬燧等屯於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屯滄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趣魏州魏州田悅之穴也令之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畢發而止何悅軍畢度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

渡險一策

非持重士嚴何能使負騎不亂

智士不可不防

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陳以待之悦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悦衆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記斬首二萬級悦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士卒不滿數千悦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悦乃與諸將斷髮為誓悉出府庫及斂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

李元平大言好論兵宰相關播奇重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時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刺史韋光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既至部募工徒葺理郛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汙地希烈見之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太薄耶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將兵拒泚遇於醴泉遇瓌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向

以佚而實老到

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逼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強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城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待之

德宗幸奉天數日賊軍至造雲橋成闊數丈以巨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皮週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召渾瑊勉諭之令齋空名誥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著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揣雲橋奉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爇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燄高於

蛾壘是時北方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
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
甲冑瑊但感激誠勵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
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以下仰首祝天賊徒
至地道所橋脚陷不能進須臾風廻轉發雲橋焚
爲蘯灰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瑊中流
矢遽自拔之血流霑足格鬬不已不言瘡痛以激
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李懷光有異志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欲激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
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
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
公爲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
然遂止
李晟得除官制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
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
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
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
慚恧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
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
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
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眞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
魏復値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
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
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
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

深意在此語

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
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
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眞自臨洺引兵會
之兩軍尚相疑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
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之安危
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勵將士以雪仇
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
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
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眞退入

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
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諜人示之飲
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
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
伏兵格鬬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
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
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
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尚可孤收泚將

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
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
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
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
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
墻晟先開墻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
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
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
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

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
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
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
晚五日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
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
無犯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
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
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鄉非相拒也吾聞五
星嬴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

便是大臣之識

謝曰非所及也先是將吏自賊中逃來者言泚衆
攜離可滅之狀會賊將姚令言僞中丞崔宣使諜
覘我軍爲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
誡之曰爾報姚令言崔宣善爲賊守諸將勉力自
固勿不忠于賊也
李晟初至鳳翔涇源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參候晟
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
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
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

如此方謂之才

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
舊結歡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
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
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
汝曹久别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
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
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
栗無敢動者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

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
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
皆絶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
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絶攻之
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
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
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
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必
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

第一著

千古快心事只是不其快處耳

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
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
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
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
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
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
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
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
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諸帥皆不能

入故匄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愼無入關
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泌之辭行也上籍陝
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不得已械
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
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
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
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
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

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縊而死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沂殺

嗣曹王臯討李希烈之叛成立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步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臯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臯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敗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

陳僊奇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僊奇密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敕李泌發兵防遏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

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擊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道唐英岸夜出陝澗北燕子楚將兵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等六千餘人送京師詔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渾瑊與吐蕃和及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亦疑我矣

引是而非此靖言是也

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

虜人入唐許干旨假人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幷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弇、謂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弇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爲司徒侍中、張延賞慚懼謝病、

吳少誠遣兵掠臨潁、上官涗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破之、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鄉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者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

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
芻糧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
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何暇築城哉上從之
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旬三城成晟軍還至
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晟遂城馬嶺
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 俱德宗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攷

唐五

非特巧於設也，實中肯綮。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爲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其障，遺魏一城，侍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何等識張之綮綮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覘成德之境，果不爲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柰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越核饒陽束鹿。

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

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不果季
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
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爲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
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
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兩河
藩鎭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
隷之不使專在一人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
欲爲變莫敢先發跋扈恃此以爲長策然亦必常
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

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
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鄉日分兵之策
反爲今日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
囚何足煩大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
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爲不
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
威嚴勑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效不過數月必有
自効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
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鎭聞之恐其

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
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田懷諫幼弱
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
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
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
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
命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
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
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

從古豈之者只在先後

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
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
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善
樞密使梁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
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
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
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
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
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李

無此一歸𢇁再成不得事

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遍行所部宣布朝廷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多方興終不聽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

第一个着第一妙着

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為備愬遂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

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愬每得蔡降卒必親

天下之道歸于自然

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略守興橋柵時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謀愬稱得賊諜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

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眾皆悵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

恐奪其功亦是備諸其中妙處不言也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

此豈可謂拆論乎

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堰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凌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眾驚將走愬下馬據胡床令曰敢退者斬

北監渾何病木主之

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糧整羈靮

留兵鎭之以斷朗山救援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然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垂匏城城傍皆鵝鶩池愬擊之以亂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

世叢之栢耆道

門約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吳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董重質之救耳乃訪董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董重質董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

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

司馬賢愈大將無度耳

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曰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

此所謂內間也一人勝于萬人

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

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上欲移劉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覘其所爲悟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師道將敗闔風動

不待破膽亦是韓略

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 俱憲宗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敝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遣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

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

處於昏亂之世不得不然

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圖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文宗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

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仲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

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論、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及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不出百

日、旌節至矣、於是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翰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眞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

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復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

東句下値千金

不復人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鎭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使者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勅命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

河北諸鎭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載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卽下詔討之元逵卽日出師屯趙州又詔以李彥佐爲晉絳行營招討使

此數句斷所可謀

聡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旣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

非隻起居益何能克濟大事

澤州潞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敝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鎭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二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以稹數誅大將疑懼名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稹事成卽除

他鎮仍厚有犒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愼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虜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諭諸將俱武宗

武備志卷四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唐六

鄭祇德求救於隣道浙西宜欲遣兵赴之祇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猶以爲不足宜潤將士請土軍爲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

先聲賊級敗使之本人告一樣

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六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邀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暀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爲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邀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而來當免其死式入越州送鄭祇德樂飲而歸始脩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

術如此岩石者信其之下

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無言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不知我所爲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藉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

用發用留一無藉而食功可以壯懦者之口

既犒飲又賜其家皆泣拜讙呼願効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騎兵大足式請爲烽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恤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上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歸從吾謀寧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

妙在此

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浙東兵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戕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跌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暀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

又少此不得大將偏將各得體

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喩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

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更少不得

辛讜討龎勛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至未官軍不利讜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遂潰

避火船之法

初龎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玄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宿州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

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衆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降承訓卽宣勑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斬其首將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圍之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爲

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

西川人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脩守具驍勇之士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令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二月蠻合梯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鈎繯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奬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故出無不捷 俱懿宗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武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柰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厲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令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

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諜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而曰汝詗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

擒伏而降之兵家所少

諜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天千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塹柵怒曰重復牢寨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狸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

本欲即遣汝歸爲前塗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鈞出之已死斬首以獻

千古討盜第一

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先子自刎衆挈其首縛阡能

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虔頃刻如朞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徃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句胡僧而剮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第歸於能爲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牓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准法敬瑄以問孔目

官唐溪對曰公已牓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數百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

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淯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過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侯一人更令脩促部伍召

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陜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殉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

以天下當之而不足以一州守之而有餘道只在緣耳

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舂磨寨攻圍三百日廼解去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牀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

雨電有天誤射逆巧

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脫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縋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乃

還晉陽

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開門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仁厚追及之斬言諸將股栗仁厚陳於閩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攻均州刺史呂曄不知所爲都將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太多州人懼其剽

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喜從之既渡江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詔以行襲爲刺史

秦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鐸鄭漢章將之陳城西延袤數里楊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

一語破的

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殆盡自是秦彦不敢出俱傳宗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桐宮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

人心既擢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且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瞿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置招安將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

妙在求必漸通

就請行乞繁人

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匿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還師所獲杭俘走還者皆不

此法斷外援

追暮遣羸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追之，伏發，被擒。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既而久攻不拔，神福欲歸，恐爲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壟，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還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還。既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裴。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募人爲諜，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

兵於大梁，將至，當出兵迓之。全忠命諸軍牧馬飽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茂貞盡出騎兵於鄜州就芻糧，全忠穿蚰蜒壕圍，設大鋪鈴架，以絕內外。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屛，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諸州，西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將其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

母，待其妻子以禮。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見迪色動，迪問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召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

田頵與潤州節度使安仁義同舉兵，楊行密使李神福討頵，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行密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溫奮擊破之。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狎侮之，延壽怨怒，陰與頵通謀，

行密乃爲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男夫人以報延壽行密又白遣人召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頵遣王檀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檀建大敗頵聞之自將水兵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應之 俱昭宗

楊渥遣秦裴將兵擊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

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耳若率衆守城不可卒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之 昭宣帝

武備志卷四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一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爲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

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梁夾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堠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來誑我爾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爾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洞屋者攻車也洞其形如屋隱兵屋中推

以攻城也吳越將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敵至張網以拒之吳越王鏐遣指揮使錢鏢等救之蘇州有水過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道信入城果得報而退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三十餘人周本夜遁

破洞屋拒敵法

留此人安得不勝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
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曰
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
遣指揮使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温問將於
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
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其卧内彊起
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爾今
必見用願無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
全諷聲援爾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

乃疾趣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强君宜觀形勢本曰
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鋭而用
之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羸
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
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

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
自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
周德威合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
騎追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追之

鎧冑鮮華光彩炫燿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
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燿兵爾不挫其鋭則吾
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酤傭販之徒爾
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
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
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
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
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
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

於平原廣野可以騎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
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
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
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
者一水爾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
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
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過褰帳撫王
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
也王蹶然而興曰子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

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晉
退保高邑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抄之、梁兵不
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
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
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
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
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
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却

之、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諠、我兵整而靜、
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
巳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
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
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
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
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兵乘之、必大捷、今未
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
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怖大潰、李存璋

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
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走、梁之精兵殆
盡、河朔大震
梁王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圍棗强、賀德倫袁
象先圍蓚縣、晝夜兼行、抵下博、遇趙將符習引數
百騎巡邏、紿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行幄、亟引
兵趣棗强、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棗强、數日不下、
城壞復脩、死傷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
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眥、今往

勇生於必死信哉

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出
降、周彝召問之、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劍
效死、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
首踣地、救至得免、梁主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欲
屠之、德倫攻蓚、晉將李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
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蓚、必西侵深
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
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梁軍之樵芻者、獲
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

匪夷所思

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攻蓚未及置營建塘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蓚之耕者皆荷鋤奮梃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爾梁王慙憤病遂增劇　俱梁主朱全忠

趨於上卞此之謂也

梁以王景仁爲淮南招討使將兵萬餘侵廬壽吳徐溫朱瑾帥諸將拒之遇於趙步徵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大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鬭衆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及梁兵敗還視表而涉溺死者大半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主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權以濟事

劉鄩圍晉陽誡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不病及退因選精卒殿後徐徐而行至石會關留數馬及旌旗虛實於萬岡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時服其謀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爾晉王曰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纔及山下亟發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深士卒腹疾足腫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

正是對手

不則以死報君親爾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屯於宗城、馬死殆半、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堠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略鄩營而返、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莘縣、塹而守之

魏博兵亂、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梁將劉鄩、乃軍於莘縣、增壘浚池、自莘及河築甬道餉、梁帝詔鄩出戰、曰晉兵未易輕擊、俟彼進取、苟得機變、豈敢坐滋患害、帝又遣使問鄩以決勝之策、對曰、臣無奇謀、但人給十斛、糧盡乃破敵、帝怒曰、將軍留米將療饑耶、又遣中使督戰、鄩謂諸校曰、大將專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致變、安可預謀、今揣彼白氣盛、難可輕克、諸君以爲何如、衆皆欲戰、鄩默焉、乃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給河水一杯、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意、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時莊宗以兵壓鄩營、亦不

此反晉人不見解

出、帝又數遣人促之、鄩以萬人薄其營、俘獲甚衆、少頃晉兵繼至、鄩退、復戰於故元城、莊宗與符彥卿李存勗夾攻、鄩兵大敗、

吳主遺契丹主阿保機以猛火油、此油燃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大喜、即選騎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至是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阿保機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敗奔歸、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七萬會於易州、李存審曰、虜衆我寡、虜多騎、我多步、我不利於平原、嗣源曰、虜無輜重、我行必載糧、設平原而虜抄吾糧、我先自潰也、莫若自山中潛趨幽州、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遇契丹、力戰

此將之料易見何言怯耶

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
以百餘騎先進、躍馬奮撾、三入其陣、斬首長一人、
後軍齊進、契丹兵始卻、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
人持一枝、則成寨、契丹騎過寨、寨中發萬弩射之、
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前、存審戒
步兵陣於後勿動、先命羸兵曳柴燃草以進、鼓譟
合戰、趣後陣乘之、斬契丹萬計、幽州圍解、
晉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
輕行微利、未見其福、毀營而進、衆號十萬、瓌亦棄

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
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
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
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
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
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
曰、公何怯也、即以親兵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
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
晉軍望見梁旗幟驚潰、幽州兵已亂、德威不能制、

父子皆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
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
請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
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
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
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
梁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有歸志、我乘
高趣下、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
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勝、必不戰自潰、

凡決戰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
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
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
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
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建及
擐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
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
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晉王
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梁敗卒

賢者所難勸者所能之

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吳越兵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傳瓘遁去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

未暇如汝言遂引兵還

契丹屢寇晉幽州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敗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以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

不滿千人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瓘擊吳吳遣將彭彥章陳汾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

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李建及請選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流矢兩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甖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艨艟隨流梁兵焚溺者大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

設詐伏兵破遂

思楊氏矣宗侃憫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或中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

執諸行旅為人

虜三乞置招安將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頗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

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匿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糶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還師所獲杭俘走還者皆不

設詐故事

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為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

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為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周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鎗勇決宜謹備之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

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兵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鎭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爲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徹南城屋材浮河而下、每過灣曲、輒於中流交鬬、一日百戰、互

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南城、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至楊劉、梁兵塹壘不可入、唐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奔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攻、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源覆軍之罪、不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楊劉、李紹榮直

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栰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梁主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爲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聞欲數道出兵、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

大悅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歛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潞未下契丹屢寇瀛涿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家國讐恥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

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爲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守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

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歸家又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爲先鋒遇梁兵一戰大捷追至中都梁兵潰追殺無算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章章重傷馬躓被擒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

公與崇韜之力也嚮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曏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爲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亦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具此去大梁至近無

至此尚欲觀釁耶

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踴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卧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命皇甫麟斷其首、梁亡、以上俱梁主瑱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二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聰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聰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

以為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故所向有功。

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

石敬瑭入散關。先是，兩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鍠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而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

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遣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盛。孟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

舉兵暴至人必危懼公當自出以強衆心趙廷隱
亦以爲然、乃以廷隱爲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
月朔入辭、璋檄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詆
之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
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
必濟矣、及戰、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騎遁
去、追斬之、董璋之起兵也、范延光言於唐王曰若
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
主以爲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

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
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
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
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
上表謝罪、自是稱藩、然益驕倨矣、以上俱唐明宗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
北口、先遣人謂敬塘曰、吾欲今日卽破賊可乎、敬
塘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
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塘乃遣劉

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
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
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爲
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是夕敬塘出
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
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
兵險要、則吾不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
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若不
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
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塘歎服 唐
潞王

知兵知此執詞其兵狄識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滿城、
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
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
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
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陣
而南、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回兵圍之
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

堀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鬭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領步兵盡拔鹿角出鬭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倉皇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得脫

鹿角之妙可見

契丹主大舉入寇趣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 以上俱晉主重貴

劉智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陜

賜予未戒時帚

晉相繼歎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智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 漢主爲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犄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

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

變化無窮

逼之飛書微以招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築連城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守貞如坐網中矣

王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

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

李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少飲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 倶漢隱帝

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沉黙好施不事

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至是吳越攻常州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唐主乃以爲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怒克宏恬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代之元帥宏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奏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兵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周世宗

武備志卷四十四

武備志卷四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北宋

周故臣李筠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追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鋭、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分道擊之、乃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以趙贇爲彰武節度使、贇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絶、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注意於謀帥、命贇屯延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昇守原州、馮繼業鎭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禹守瀛州、韓令坤鎭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鎭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回易、免所過征税、令招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番情、每入寇、必能先知、豫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呉楚之地

善將將者無如帝

守邊之本

時帝數微行過趙普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正是[illegible]界耳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主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令彥韜指畫江山曲折之狀關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劉光儀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儀至蜀夔州夔州有鎖江爲浮橋上設敵棚三重沿

江列礮具光儀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師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卽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麾下與光儀騎將張廷翰戰敗遂入寧江城彥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里名來

此路一開萬世無劍門之險矣

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與官道合若行且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彊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光儀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

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陝路兵始終秋毫無犯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取姬妾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

未爲失策

正是機畧耳

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効命、巳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是凡六十六日、初全斌之伐蜀也、汴京大雪、宋主設氊幃衣紫貂裘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感泣、故所向有功、

平成都、虎捷都校呂翰與綿州都校全師雄謀叛、

約以三鼓攻城、裨將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西道遣師襲破之、

二事因時一機二意同之權宜

劒外初平、馮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梃相撻擊、必無固志、可持重以鎭之、待旦、自潰矣、躬自率衆廵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遣去、因追之、擒進斬於市、郡境以安、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與趙之西子何異天下豈獨色能惑人哉

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

之偉度、

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以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饗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廵檢盧絳募亾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王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

江南有北南忠臣千古所少奈不用何

則踴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此計亦淺[illegible]耳

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李穆諭之入朝不從遣使來求冊命宋主亦不許復遣梁迥諷之終不荅迥還白其狀太祖乃命曹彬潘美等帥師十萬伐之以前全斌等伐蜀多殺降及彬入辭乃戒之曰江

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及彬下江南頓兵城下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常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病不視事諸將皆來問彬之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將誠心告天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及城陷一毫無犯初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容於釆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

[illegible]

其中維江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濶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宋主然之以爲右賛善大夫遣使往荊州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或謂江水深濶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釆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至是潘美因帥步兵渡江如履平地卒賴此以成功

有心人

江南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釆石浮梁曹彬聞之遣戰擢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

有伏逗撓不敢進　俱太祖

作之師古

契丹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國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都鈐轄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遣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明主之時尚不免冤況末世乎

李繼遷旣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田仁朗行及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樗蒱副將王侁等因媒蘗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爲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能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

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旣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

大病

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從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閱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進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帝聞之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衆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

於土磴掩擊大敗之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徒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徒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鋭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俱太宗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遊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鬬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揀驍勇

據要害以備之

契丹主攻遂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其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釗集衆登陴同守以候援至會天寒汲水灌城旦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主不能登乃引去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川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必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

太祖至眞宗能幾何時閒有建此策者猶我成祖之至英廟也宋之後人仍出此策可

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輿士安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

步求一苟將亂耳幸而無事故曰廻鑾可謂見

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疑沮故出之

詔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久無知者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自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廷下準曰陛下如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甲戌寒甚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山中以扼

無此段若使是土木之變矣

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鎭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李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

用俱來請蓋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曹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俱真宗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北宋二

自是一世之雄

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

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釆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以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

天聖中王曙使河北過眞定時曹瑋爲總管曙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曙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曙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曙不能對曙始歎瑋之明識

元昊陷諸門諸砦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時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

治兵之本

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

不費不爽

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敎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敎之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清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背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資之本速其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貿糴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畧使龐籍

真大臣

奏世衡披荊棘立清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

素屈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士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

安得此人吾稱之矣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

書遣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鎭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叅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約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

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抵籠川遇鎭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

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遠前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遂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福力戰身被十餘矢中鎗死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

（彼何其巧此何其愚）

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甚敗

（敗敵之本在此不特違節制也）

分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韓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板用其勇畧將帥統領訓練緣分部曲遠斥堠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領帑三分之一分助邊

（卻不言生財只）

高飾財其言可思也

恢復之本

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一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藉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藉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亾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

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敵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一時有卹封人

詔以大名府為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真守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契丹兵壓境詔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

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欵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王者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

不樂試之亦使嵩之

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野利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旣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爛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瀕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見棗龜笑曰种使君年巳長矣何以戲爲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幷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

與宗參袁異用同功于古者間

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人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日卽館舍勞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近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旣殺野利又欲幷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發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巳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

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溪澗、虜忽壅遏山嵎、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庸儒失事後張往往如此

儂智高陷韶州、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韶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道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亾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亾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

狄青討儂智高、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鬭、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値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

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旣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鑾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執

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死遂大敗智高焚城遁去南夷尚鬼青行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廟神甚靈青遽駐節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多諫青不聽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

軍歡呼青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俱仁宗

夏人寇邊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源鈔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襲銀甲氊帽督戰挺先遣彊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安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挫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

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欵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俱英宗

吐蕃木征寇河州圍之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州族斷夏國道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

如此才宜爲可以塞空論之必至踐實庶已遠阿矣

窮蹙請軍門乞降部鑿空開邊驅蹐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慄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夏人聞朝廷大舉毋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 俱神宗

金主阿骨打聞遼主親征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

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斡鄰濼金主行次爻剌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饑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爲勇耶衆

亂其世守兵法

皆悚愧請自効金主曰誠欲追敵約齎以往無事餫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踴躍遂追及之於護步荅岡是時女眞兵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女眞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死者相枕籍百餘里獲輿仗軍資寶物牛馬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因而退初女眞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

持矛戈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先二人躍馬而出必觀陣之虛實四面分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離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鄕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潰矣不聽至良鄕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

亦能消也惜不善用之以資敵耳

公想亦目爲何

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入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兵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

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舉火起以爲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 俱徽宗

武備志卷四十六

武備志卷四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北宋 三 終

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置司於大晟府、辟祭謀官文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自武功大夫以下、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兵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氈幕、安砲座、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將以統制、日肄習之、以前水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于

內外皆備方謂之守

牟駝岡、是夕敵人攻水西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綱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佈拐子弩城下、火船卽以長鈎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杈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俄報賊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綱往督將士捍禦、綱慮城上兵卒不足用、乞得禁衛善射者千人以從、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禁卒乘城射之、應弦而倒、綱時坐酸棗門下、乃登城督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座砲及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虜酋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虜矢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傷者、皆厚賞之、人人歡呼奮厲、自卯至未、中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攻、乃退師、餌我以和、

金斡離不陷相濬二州、時梁方平屯濬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置制使

此時猶可爲哉

何潍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塵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月騎兵方絕步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

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仲爲都統制師

之爲耳金人貪愚今之金非此金矣

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書奏

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詔割三鎭地以界金金斡離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奔躍金人懼稍稍引却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鎭地斡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諸城門開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

天乎人耶

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許翰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韓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

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

金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王稟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鵝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克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柵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縵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填壕先用大板薪次以荐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填即先穿壁爲竅致火鞴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然淄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至能不令填壕其鵝車亦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

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給巨石置彼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鈎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亦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又嘗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金人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斡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

千古痛

曰開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

李綱請造戰車曰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非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獻車製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笐之設

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鎗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所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爲鉤索止則聯屬以爲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偃牌弓弩間發以射之既

不如用新車遇險不必止矣

逼近則弓弩退後鎗刀進而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躁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前後左右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

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鉤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壍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完固

金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官吏棄城走者相望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三萬拒之夾河而軍將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如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

全之敗皆如此也

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

此時尚在河說他日

遂以書勸衆王援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趙訥知興神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進以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敗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守城惟論古今第一

陳規以明法補官靖康初知德安府之安陸縣金人陷都規率兵數萬勤王半進兵潰而反會郡守及僚屬棄城出奔惟規獨留不去衆遂推規攝府事規乃聚兵積糧修城以守賊相繼來寇皆敗而去范宗尹爲相分鎮以爲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召赴行在在州八年累破賊衆中原郡縣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規有朝野僉言後序畧曰河東安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

至言

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尋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葢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禦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自後者大敗皆走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豈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爲之援也且以五萬兵爲率若

亦須將能節制不輕發者不輒矣

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三兩隊作諸鎮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援道必不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致於一齊敗衂潰散爲盜京城之難其原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

破千古

可歎

太原之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謂城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人賊引之入城入城即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數賊

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爲金人所得咸爲攻城之具規以爲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放箭此善言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因亂制治之術失也賊先搩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土載之令人運土木與壕以進攻械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

砲碎之亦可用單稍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至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可致一座亦可以到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已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小砲可抵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爲之泥丸之利亦恃不獨放

時易得無窮放去人人必傷死若要摧毀攻械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蓋欲摧毀城樓守城欲摧毀敵人攻械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賊在城外伐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砲盡金人廣列礮石砲尋碑石磨蓋石羊虎爲砲欲攻之所列砲坐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亦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迎女頭墻坐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墻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砲

擊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頭墻稍加高厚則全安堵矣又須用造高木長一丈濶一丈一丈上下外直裡斜外窓裡稀洞子外窓處以大麻繩橫編如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即於兩邊連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至多亦無損壞間有損者即逐前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巳可必得無虞也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閒捍禦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

善也又恐人在高樓之上愈招矢石交又閗南門守禦官亦以禦對樓雲梯至狃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橦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相殺亦非全勝金人塡壕成五對樓過壕攻城下列砲二百餘所七稍砲可施五十斤石能散星砲每坐可施處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說造洞子於闕樓子處兩頭遶珠並進不終日决可築合代女頭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

子兩頭措置深埋排杈木以防賊急急登城上分兵兩向次於城裡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於城裡脚下取土爲深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巳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內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到必當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人於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國家之難豈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是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

萬夜等如此

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能者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砲攻京城守禦人亦嘗用砲城闕內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而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纔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賊外賊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裡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水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善用砲者何能施設或人以謂砲在城裡砲

要緊

妙絶

手不能得見城外事、無由取的、每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裡砲稍與外物相對、即令施設、少偏却令砲手少那脚、上大偏則就令拽砲人擡轉砲座、照料得一砲打中、得砲少有不中、又城裡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雖賊用砲、何能爲也、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笓籬、惟可以隔遮弓箭、弩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墻、不用笓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

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墻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墻上頭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覰其攻械、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裡脚下取土、深濶裡壕、壕外去壕數丈、再築重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裡壕又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壕裡垠上新城脚下、繞繚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塡壕、止不過塡外壕、必不能塡得裡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裡壕垠上、新城上人血下

使觧其人便難任憑賊破之日無非賊有然愚者不知故必得一取信之人方可

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豈肯用命打城、且只如此爲備、賊兵至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之、又况京都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內之軍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能竭力修作、不特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既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求巳、古人云、上策

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開兩三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爲賊生路也、及爲守之計、不獨大起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門有數十座、齊於城內運土木出外、塡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觀望敵人、嘹哨乘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旣城內粉開城門、

自運土填壕欲爲入計不攻自敗所以敢自捌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賊入城而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春末柸等部伍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城於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候其未陣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滿尸三十餘

里獲鎧甲五十萬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法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有敵樓而虜人用火炮擊樓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壘填城高數丈虜人用天橋飛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所未有奈何虜人攻械雄傑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然利不至於百而功

要緊

不至於十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留品字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檑路墻裡近下以細木盖一兩架死棚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墻裡墻皆低下則砲雖在外數多悉不能及又壕上作橋橋中作吊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桃橋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裡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

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人一步向裡便是賊陷穽益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殺賊之具皆可設施舊門前備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二三丈城門啟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何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厚羊馬墻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墻內脚下亦築雀臺高二三尺濶四尺雀臺上與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檑路一如大城上女墻頭墻墻重疊雀臺上埋排杈木以備賊填平壕塹及破羊馬

夾城之說者知之

墻至城脚下則賊於羊馬墻內兩邊受敵雀臺上與大墻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墻內兵賴羊馬墻遮隔塚外矢石是羊馬墻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墻無敢入者故羊馬墻比大墻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墻內所置之兵正是披城下塞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墻其鹿角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墻內出入又

羊馬墻去大城脚止二丈不可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墻內反害墻內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脚下作深闊裏壕壕向上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裏城排杈木但多備下賊窚城應敵處用此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圍城以械爲牒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

見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爲策之下也大守城者毋見敵人設爲一攻機而無策以應之者未有思也規嘗謂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謂兵者詭也用意中行詭詐爲道是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夫備禦之策宜乎藏之於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之然而有傳之於衆而達之於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不以時設

計遂致城技迄今一紀有餘而虜人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矜在規未知虜人攻京城械器施設之方前則毋聞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不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即知其詳則豈可不盡剖其所見而言之乎 俱欽宗

武備志卷四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南宋一

治亂因用軍典

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宗澤不可乃拜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横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

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各山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决意幸東南不聽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

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

兵捷妙宗秉訣[illegible]

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金將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鋭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

果敗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隆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隆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乙卯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令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

古人所難

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人芻者入人過其壘海怒而斷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

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慚沮而退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蚤還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御營統制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

原澤即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蚤還京師臣

蜀宋朝以尾而擊首然首救而振尾必不能救況首已處首矣

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

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徽宗北遷汴京失守范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建炎二年自洪州入朝見帝倨慢無禮且乞貸苗傅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使皆甲以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

賢於十萬師使術精之又是首劉之專矣

食食已請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麾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浚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耳汝輩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

江淮統制岳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於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

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

世忠有大舟而兀术小舟亦其勝也

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术之壻龍虎大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

术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术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孛堇太一引兵來援兀术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捷者明旦敵舟譟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拽一舟沉之兀术窮蹙求會嗣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

止是兵象

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术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

身免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張浚雖重用曲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今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欲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

古今同異

及兀术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張浚聞兀术將至檄名燕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

屯兵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不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而進關陝大驚冬十月庚午浚駐邠州督戰既敗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亾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

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亾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亾將時諸將不知宣司

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萬餘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𢿱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熈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張浚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界江淮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浚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浚以細書狀報之進以浚爲怯浚諜

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浚大喜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浚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成聞進敗自以十萬衆與浚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浚夾攻成大敗絕江而去因呼浚爲張鐵山

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化山索戰玠命諸將堅守待

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癸酉兀术會諸將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設伏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术中二流矢僅以身免

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
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絶、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
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立盟、勉以忠義、皆感
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韓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
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
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
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

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
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
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
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
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
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
走降劉豫、

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
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覘仙人關、
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遊擊出熙河以綴關師、
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
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遠、長驅
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
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
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
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
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
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

士、由間道自祖溪關人繞出玠後、乘高以闞饒風、
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
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
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
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
士卒取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
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
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
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

中興之將何多才也

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州子羽遺書言已在前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豫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

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于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擬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矣

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三月辛亥朔兀朮撒

可法

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自園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

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軍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止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

惟有紀律所以善破敵何可當也

當中左目金人始胥遁玠還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岳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至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

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初張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和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喩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宜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南宋二

韓世忠至楊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散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

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㯻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兵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追至淮殺溺無筭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

金齊之兵日追羣臣勸帝他幸散有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賛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豫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㺯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

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與他人任忠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眞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去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

所重在後說卻先論其弊

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或問胄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胄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胄奏金人遁歸猶當博採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

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歲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乃

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

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刱營壁使但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

岳飛奉命討楊么於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

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覘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燮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

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議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

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窮赴水死果八日而捷書

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筭也湖湘悉平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勒衆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陣者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劉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帝慮張浚劉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張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

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驚、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釆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狥、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

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

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召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使分兵濬滑、經畧南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

岳飛知劉豫結粘沒喝、得立、而兀朮惡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前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

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還、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金主、因廢劉豫、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急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粮、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

不行切義皆見管識

朮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為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護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人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步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梁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為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

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用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壬子遂圍城錡豫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二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

羊馬垣之妙于此可見

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

以寡為

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竹為嘂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嘂聲即聚金人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圖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邪

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草一動彼躡其後則
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
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
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
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
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
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
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
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鵞車砲具不用而械成

等還錡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將曰南朝用
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术
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
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
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
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
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飲者夷
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
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飲水草者

戎馬之鬬具有遠顧吝得不勝

輒病往往困乏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
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鼂時令
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
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
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
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
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
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
衆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

劖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
竹筒所滚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
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
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
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
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
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
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
不可卻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巳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讙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

聲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故輒勝

張俊遣統制王德援潁昌兵還就檄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臥鼓遊騎引去德因潛帥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遥謂金人曰吾與爾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爾何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

岳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枴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枴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巳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千騎突戰敗之

此書生何減王猛

兀朮敗於朱仙鎭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於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

昔之金人至此始喫此策今之余人起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眞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戸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

手郎知矣何不據之

若過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中原自是不可復矣

金人入寇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皐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卽與錡上馬先迎敵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枴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卽走保紫金山錡復廬州

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取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丙申遂進次剡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復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一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

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壘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鬭金人大敗降者萬人

岳飛爲將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雖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親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

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僊鎭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戰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常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金主亮渡淮慮魏勝覗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追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衆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知不可攻卒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沙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翼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中

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海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遇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
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舟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
可以濟江矣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
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釆石權已去顯忠未
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
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
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
今旣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
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

社稷吾將安避丙子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
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
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
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
十艘直薄官軍軍少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
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
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
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和州
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

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允
文知亮厥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出海州駐上
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
果至因夾攻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
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不復書言
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
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邪
律汝答護神果軍扼淮渡丁亥劉錡罷以成閔李
顯忠吳拱爲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顯忠至釆石

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合兵京口無
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兵萬六千與
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牌備水
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
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
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
下蜀爲援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
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
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

雖不殺訴未必得志

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尋爲其下所殺俱高宗

武備志卷五十

戰畧考

南宋

防風茅元儀輯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

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豫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劉錡故智

孟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蘘棚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攻，又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捌城柵，防城損，穿井經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氊，析竹以刺土城。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圜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烟。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櫃粮儲。金人頓棗陽城下八十餘日，

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資粮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剏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俱寧宗

逆賊李全浚圍城塹趙范趙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躪甚衆范陳於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佚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牧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道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

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於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鎗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鋭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誑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擒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衆將以制勇寧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焫堰全騎過之者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鎗三十餘亂刺殺之

奇士何限

授余玠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玠至大更敝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於告我者近則逕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

時播州冉璡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即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璡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鏟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

今世將官皆用要此法惜無余玠耳

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
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
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
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
山爲壘碁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戎
爲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
舊城移守釣魚以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
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都統王夔素
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恐飲

步將倖馬以自人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
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
幾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憊若此
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
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
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
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悼失色而玠自若
也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
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
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
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
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
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夔

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金唐鄧行省恒山公武仙
次子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
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
逼天錫營俘其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
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

李矣以城降移剌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
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制使
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
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
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
從其請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馬蹬山降其衆
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
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在石穴山以馬蹬以窩岵
山三砦蔽其前三砦未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

金若則岾山涉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
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
遂圍馬蹬殺山積還至涉窩西與金人戰大捷
丁順復破默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
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
之乎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
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岾山絕頂窺何乃令樊文
彬詰旦奪岾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
而仙衆果登岾山及半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

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
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
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
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
雨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
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
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
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與五六騎
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冬十一月史嵩之遣孟珙率師會元將張柔攻蔡
州柔率精兵三千薄城金人鉤二卒以去柔中流
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復殊死
戰進逼柴潭立栅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
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
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
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
再行謂曰造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
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

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元亦決練江於是
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
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
之金總帥孛术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
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塞及砲架元兵先
覺之伏於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
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
詔孟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
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

魏肯爲此言之落漢耳

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與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于襄郢歸順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儲船材於鄧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州宣撫使兼知夔州

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桒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於一隨其高下爲瀦蓄湖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俱理宗

奇絕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鉤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鄧郢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

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闢知襄陽西北二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夏五月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俏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

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

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朮劉整分艤艦邀擊以死拒戰延峭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少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於櫃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

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籌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

此時兵方尚如此今何如乎

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則率然之勢成矣、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處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詆之地訴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 俱度宗

不爽名言我處臣之不知

戰略考

元

防風茅元儀輯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殽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

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攻別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蒙古主鐵木真殂平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以上俱太祖

蒙其謀也

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於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如此苦戰中原入不如

盡地法宜矯

可以復李彥和之恥

蒙古立砲攻洛、洛城中惟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於背、不能治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治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强伸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蒙古主將北還、還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為質、以請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斫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稭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濠外築城、

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狹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濠、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及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

遂速皆頻宋亡

可見天道

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金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

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夏四月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 俱太宗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

其心可誅其策不謬

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宋劉整時爲潼川安撫使以邊費爲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於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既得整由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爲虞時呂文德守鄂有威名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以

圖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於樊城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強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

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勿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築襄陽

樊城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屈、富

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礟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鏁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

千古破江南定策

元阿里海涯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輒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一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我此事矣、阿里海涯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

元伯顏至漂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於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斷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別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水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於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

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
不取恐爲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
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
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
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
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
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
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
焚其廬舍煙燄張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

居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復縛大
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
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巳馳馬至伏弩
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
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
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
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卻之旋蟻附而上居誼
度力不克拔刎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
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覩之至蔡店大

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
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
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
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
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
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
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
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船萬計相
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

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鷂
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
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
今夜以鐵騎三千隨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
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
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
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
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朮卽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
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大雪作黎明阿朮進見南

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死戰、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

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河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鬪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栰數十、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

若此若此將江南方得昔下

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所乘舟、衆見之喧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

伯顏南攻、陛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

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少彌遲迴、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楊州、與博羅懽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

此時遣使亦何爲乎

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浚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覘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

也遂遣健卒善發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文範董文炳麾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弘範追之獲白鷂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何說不差

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卽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涯取河南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恆等取江西

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桂龍及兄平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朝廷命都元帥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猶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薪焚山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

入畬洞

諸王乃顏反乃顏烈祖第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速不花之孫廣寧王瓜都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王闍里鐵木兒毋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王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使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

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旣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遣也先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隷乃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會乘馬持弓矢時將校多乃顏部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帝患

之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旣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之勞臣請令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軍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蹈之無不勝矣帝然之乃詔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歹權泉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鐵哥進酒塔不歹按兵不敢進李庭曰按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千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不歹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

時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保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

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與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 俱世祖

汝楨賊李武崔德等陷陝州遂斷殽函勢欲趨秦

晉知樞密院事杳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城堅賊轉南山粟給食固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賊始覺不敢動渡河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以鐵騎蹴之賊回扼下陽赴水死者甚衆賊勢窮遁去以功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

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將行臺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朝夕失將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南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赴援遇賊轉戰殺頭無算賊遂潰捷聞朝廷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赴之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亦開門鼓躁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亂自相蹂踐斬首數萬級餘黨皆遁關中遂定

察罕帖木兒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於梁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

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躁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賊由是不敢復出自五月至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閻思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賈勇登城斬關入遂拔之

上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陜荆襄、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艦、繕甲兵、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王是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亦降於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輿疾自陜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

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盡平山東、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先是有日氣如索長五百餘尺、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遂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取田豐王士誠之

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復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奇法

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孛羅帖木兒方駐兵於江州、風聞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于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椿不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

動盡發、遂奪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
搏霄先以兵守要路、分三道會兵擣賊巢、乘勝復
安吉、尋克廣德、賊復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
霧、搏霄伏兵擊之、已而妖霧開、伏兵皆起、賊大潰、
斬首數百級、徽州復平、

徐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
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
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
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
武侍 元卷五二一 職務考 元 三十
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
半夜發火大躁、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
并擒善獻於帥府、事聞、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
令、俱順帝

武備志卷五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茅子曰天垂象日月星辰繫焉使日不左月不右五星無定位二十八宿無定次則天亦不能攝衆而失其尊聖人之道以六經爲筌蹄然夫子不刪詩書定禮樂繫爻象作春秋則學官無耑門弟子無耑業來者何以窺藩籬往者何以師百世故兵之有陣天之垂象也兵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陣

而不練則土偶之鬚眉耳練而不陣猶驅虎豹入市徒以走衆使三人同心乘勢而捽則立斃矣故我合而言之陣取其制制則寧詳練取其實實則寧俚若吐其詳誅其不析是二南具而國風可廢也苟無資于實而責其辭不雅馴吾知罪矣

陣　練

陣一

茅子曰古之人陣而後戰後世浸失其傳至北宋時猶有爲之者茲以後寂焉五百載時見于空言耳近世戚少保始爲鴛鴦陣亦其便宜非古陣制也陣之法不見於天下陣之說徒以惑聽聞吾嘗究之於井田而聖人作陣之故較然也俗士不通其解猶以爲杳幻不可方物吾喻而言之可乎夫聚耕奴子隴畝至十百人不分田而授之則互爲諉不限力而責之則各爲諉不量其布獲之煩暑雨之迫而敎其合力焉則一人勢不給雖不諉而自諉故前後左右者其所分田也坐作進退者其

所限力也此擊則彼救陽突則陰伏者量其煩迫而敎其合力也然使數者舉而主人之相產必乎坂廣原而後可則天下之棄地多矣故量地制陣而方圓曲直銳之形別焉今易以旌旗之名詭以神將之臨重以五行之月飾以五方之色淆以吉凶之門則聽者靡不傾耳無他泰火之後而九經各有讖緯讖緯之惑亦猶此者也漢儒明聖道不切故其說得行至六季而漸廢至于今而不傳今之知兵者寡焉得不惑于衆說乎衆說紛紛各有

其至推而精之在乎神明變而通之在乎決機而說者徒爭是非于尺幅之間可悲也亦有最鄙淺而無當者然廢之適足以惑世李衛公有言存之乃所以廢之也况說者方以其學甚秘不知流傳者紛以儀特悲其多耳吾故譜而存之鮮所刪削陳所掊擊以廣學者之目焉先以天次以神繼以時終以雜家

積卒五營圖 說 記

太乙直陣圖

太乙銳陣圖

太乙圓陣圖

太乙方陣圖

太乙曲陣圖

太乙八陣圖 六圖共說

伏羲師卦圖

師卦九軍陣圖 二圖共說

黃帝縱布握奇陣圖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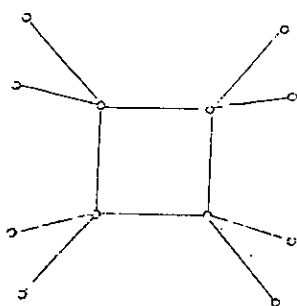
握奇九軍陣圖

握奇營衛圖 三圖共說

風后握奇陣圖 三圖共記 附

曾公亮演黃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 說

積卒五營圖

非必法乎天故以之首論

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步天歌房心)五營軍士之象、主衛士掃除不祥、星小吉、明則有兵、一星亡、兵少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兵盡出、五星守之、兵起不測、近臣誅、彗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將、風雲犯之、青赤爲大臣持政、欲論兵事、

積卒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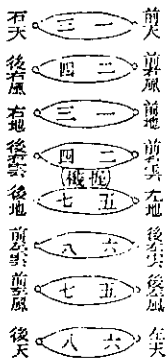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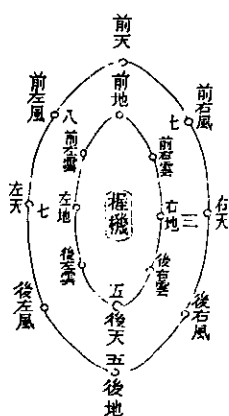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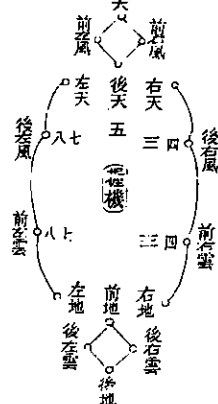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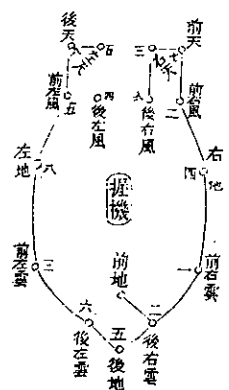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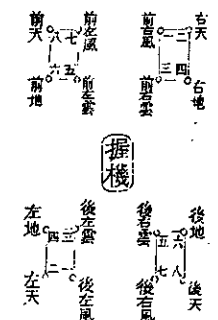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縣布爲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爲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爲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向於前者、前拒之爲鳥陣也、向於後者、後拒之爲蛇陣也、向於左者、左角之爲龍陣也、向於右者、右角之爲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陣布也、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衡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天衡踞前後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面如一、觸處爲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奇也、其法咸備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蓋民物有治亂、夷夏有盛衰、帝王有興替、盜賊有熾滅、冥冥之中、天所陰制而默調者、蓋用以此、其陣至簡而備、至約而要、至整而固、聖人雖智、其何能加於此、

勢人不過陰陽而已

太乙直陣圖

前天 一 三 右天
前右風 二 四 後右風
前地 一 三 右地
前右雲 二 四 後右雲
(握機)
左地 五 七 後地
後左雲 六 八 前左雲
後左風 五 七 前左風
左天 六 八 後天

武備志 卷五十三 陣練制 陣 七
太乙銳陣圖
前天
前左風
前右風
左天
後天
右天
後左風
五
後右風
握機
前左雲
前右雲
左地
前地
右地
後左雲
後右雲
後地
太乙圓陣圖
前天
前地
前左風
前右風
前左雲
前右雲
左天
左地
握機
右地
右天
後左雲
後右雲
後左風
後右風
後天
後地

武備志 卷五十三 陣練制 陣 八
太乙方陣圖
前天
前左風
前右風
右天
前地
前左雲
前右雲
右地
握機
左地
後左雲
後右雲
後地
左天
後左風
後右風
後天
太乙曲陣圖
後天
前天
前左風
後左風
後右風
前右風
左地
右地
握機
前左雲
前地
前右雲
後左雲
後地
後右雲

太乙八陣圖

張㬂太乙統宗寶鑑曰紫微天乙星南太乙一星乃天帝之神幹運權化宰一十六神以輔人極備祥降福世所欽仰而爲三台爲之三階太乙躡之以上下是以王者潔誠備物恭已奉祀而獲嘉惠於天下握兵伐暴祈神力陰相布算運籌明太乙所在而祭之也

又曰算得一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噪宜祀居一一爲乾之西北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皁帛爲蕭大將向西再拜呪曰一

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滅莫之敢當算得二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噪宜祀居二位正南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黃帛爲蕭大將向南再拜呪曰二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敗莫之敢當算得三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噪宜祀居三位東北之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青帛爲蕭大將向東北再拜呪曰三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亡莫之敢當算得四出兵步卒同前赤帛爲蕭大將

向東再拜呪曰四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伏莫之敢當算得六出兵車騎在前步卒次之大將居中出門鼓噪急行宜祀居六位正西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白帛爲蕭大將向西再拜呪曰六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傷莫之敢當算得七出兵同六宮宜祀居七位位西南之方黃帛爲蕭呪曰七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破莫之敢當算得八出兵同六宮宜祀居八位北方皁帛爲蕭呪曰八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損

莫之敢當、算得九、出兵同六宮、宜祀居九位東南、之方、青帛爲薦、呪曰、九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潰、莫之敢當、凡出兵興師、行有緩急、法有次序、爲主爲客、在得算而已、如算得一以至於四、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宜肅不宜譟、所以緩而不急也、如算得六以至九、車騎在前、步卒次之、大將居中、宜譟不宜肅、所以急而不緩也、取五采帛爲薦者、欲神嚮其方土之物、亦取於算之義也、如算得一八宜用皂帛、四九宜用亦帛、二五

宜用黃帛、六七宜白帛、三九宜青帛、與太乙用旗色之相同也、算中無五算者、乃大小將杜塞無門也、陣兵必出其向、如算得一、陣兵必出西北、得二兵必出南、得三兵必出東北、得四兵必出東、得六兵必出西、得七兵必出西南、得八兵必出北、得九兵必出東南、

又曰、太乙五陣之制曰、方圓曲直銳、以應五行五方之制、而分主客之用也、

又曰、太乙八陣、與諸葛孔明魚復江八陣圖、義同勢殊、孔明之陣、明白易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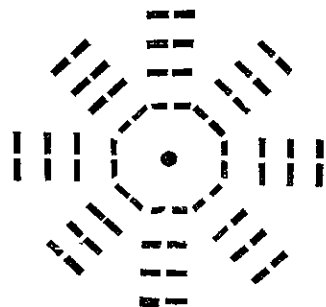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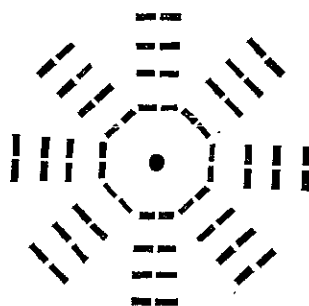
又曰、太乙置陣舉旗之法、古秘不傳、今采其吉歸以明之、主客算得一八者、宜用曲陣而舉黑旗、算得三六、宜用直陣而舉青旗、算得二四、宜用銳陣而舉赤旗、算得二五、宜用圓陣而舉黃旗、算得六七、宜用方陣而舉白旗也、如三門具、五將發利、以興兵動衆、如天目不在囚迫地、目不在掩擊太乙不在開休生三門之下、所謂三門具五將發也、

趙本學太乙陣辯

其直曲等五陣自是不謬取著之于前

太乙統宗寶鑑、太乙陣圖三首、近代張煇之所演也、張煇泉州洛陽人、永樂中舉人、太乙者紫微之星、術家謂其神主用兵之吉凶、遂有太乙之數、其書幻妄無取、張煇怪誕、復以行陣之法附之、布爲直銳圓方曲、及八陣、凡六圖、何辯之、蓋先王制陣、惟有節制而已、節制者、奇正分合、步數進退之法也、有節制則勝、無節制則敗、春秋戰國之時、古節制無傳、談兵之士競以其術數著書、凡一百二十家、分爲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太乙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

五儲、卯陰陽之種也、太乙天乙紫、(微二星名) 漢諸呂用事、盡竊中秘之書、四種皆無傳矣、今所行太乙數、後世所作、非古之兵書、明將所不取、張煜以數爲陣、奇正無方、行列無勢、其鑿甚矣、爲將者、愚如王莽、劉禪、賈似道、矢心而貞信之、不至于覆軍殺將、亡國喪身者、未之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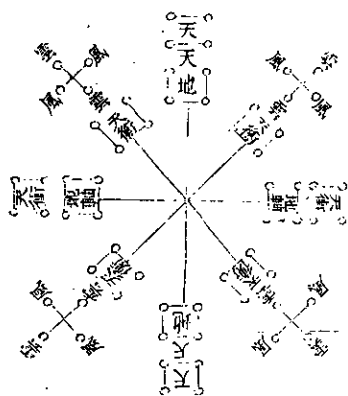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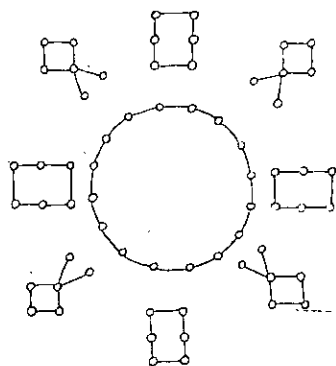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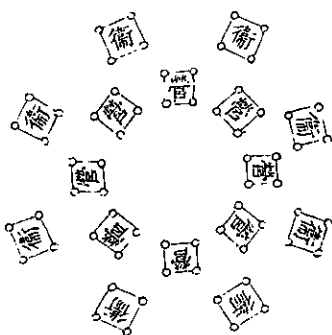
伏羲師卦圖

䷆(坎下坤上)師、(伏羲)貞、丈人吉、無咎、(文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無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周公)彖曰、師衆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正、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無功也、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孔子

伏羲師卦陣記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仰觀積卒之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布四坎于中以爲貞布八坤于外以爲悔環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析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

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而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內外三十二陰皆爲所率將在其中矣南爲先鋒北爲後游東爲左翼西爲右翼東南爲前軍西南爲右軍東北爲左軍西北爲後軍陣在其中矣初爻爲殿二爻爲中三爻爲戎四爻爲駐五爻爲前六爻爲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爲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如此文王係卦辭重順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審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爲直將爲明兵爲和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孰不服不率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乃此之謂與

黃帝縱布握奇陣圖

黃帝握奇經、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于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衡、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間、

握奇九軍陣圖

此書誤錯至矣如此分析方得了了

黃帝握奇經曰、風后所作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衡、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右古經文凡六十字所以記陣之名數及布列之次序約而握奇真聖人之筆也後世推法經一本有范蠡樂毅韓信等註相雜蓋范蠡樂毅乃古人傳註之法約其義爲傳以係于經文之前至韓信張良次序兵法又釋范蠡之傳猶大傳之小傳也後猜而爲一經傳不分解義不明公孫宏從于難通之處增字發明則雜亂愈甚矣今略辨別而分析之如左云

握奇經傳義 大傳范蠡樂毅之文傳下小註韓信之文圍外小註即分孫宏增字發明

握奇營衛圖

之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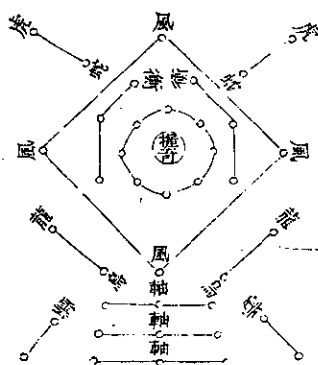
縱者直陣龍象也、三十二隊陽、十六隊天衡八三隊天衡八隊風、十二隊陰、十二隊地軸十二隊地衡八隊雲、○天地之衡爲虎翼、天地之後衡爲飛龍、風爲蛇蟠、雲爲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奇望敵郎列其後、奇兵以掎角重列不動、或分而爲八、或合而爲一、分合各隨人之多少、觸類而長天圓布前爲左、後爲右、天地四望是也、天衡居兩端、其次雲、其次風、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此爲動、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衡之前、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軸是也、○公孫弘曰、此爲靜、經曰縱

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于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衡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虛實二壘是也、○天前衡居其左天後衡居其右、雲居四端、縱布地軸居其中間、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釋試天圓布以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相雜、今亦錯綜於中、其部隊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于古以來、其文不備、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今於難解處、增字以發明之耳、

握奇陣記

握奇之法、軒轅黃帝王天下之所作也、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之、其陣觀于易象而爲形、其布列本于先天、對待而起數、天地定位、故首布乾而坤、山澤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次布離而坎、布於乾坤之外四陣爲天、天包乎外也、布於乾坤之內四陣爲地、地載乎內也、布於兌巽艮震之外四陣爲風雲、風鼓于天而變化、雲出于地而飛揚也、布於離坎之外四陣爲天衡、卯酉相射之義也、布於兌艮巽震之內四陣爲天衡、衡者窺天之器、璣璇而衡居其所也、布於離坎之內四陣爲地軸、

軸者、車之樞要、輪轉而軸靜、其中也、規環爲圓、對待爲直、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爲龍、乾爲首、坤爲尾、兌艮巽震爲四足、坎離爲兩翼也、奇者圓之數也、凡物之圓者外圍三則內徑一、三各一奇、師卦外焉、八坤其畫二十有四、其蓍策積老少一千三百四十四、內焉四坎、其畫有八、其蓍策積老少四百四十八、內得其一、外得其三、三爲外營、一爲中軍、大將握之、故取其名爲握奇、戰榆罔于坂泉、擒蚩尤於涿鹿之

野者、斯陣之勝也、是時黃帝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輒以兵師分內外爲營衛、內營四、外營十二、以包之中衛、二十七包外營、外衛二十有八、又包中衛、攻守居行、其法一而已矣

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于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竝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載九有、大者天柎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

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于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而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兵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觀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圖成、罇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平蚩尤、戡黎於阪

鼻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燿，鼎成龍至，去而上遷，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以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擴匈奴，服甌越，東收濊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賛，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收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

也，與於多難，廢於昇平，堙淪不書，盛德共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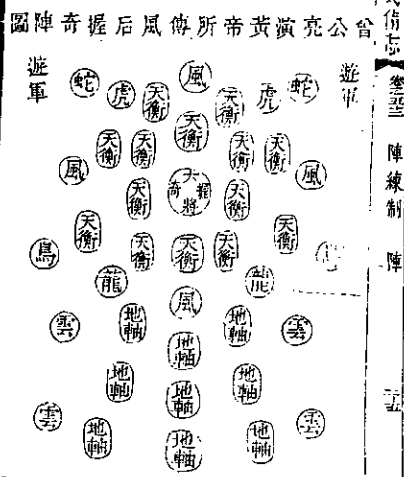
趙本學風后握奇陣辯

武經總要風后握奇陣圖一首，宋朝士之所演也，宋神宗詔朝士討古陣法，有以此圖進者，以前爲外，後爲內，衡陣在外，圓布以象天，軸陣在內，方布以象地，風陣當衡陣之四面，雲陣夾軸陣之兩旁，虎蛇向敵於前，鳥龍上下於後，衡陣十有四，軸陣九，風雲陣各四，龍虎鳥蛇陣各二，合陣三十有九而爲大陣，何辯之蓋，風后制陣，天地居前後，天衡居兩端，風雲居四隅，地軸居中央，正兵主守不動爲義，故名衡軸，奇兵主戰變動爲義，故名風雲，冲陣數有九，中軍零者，大將握之，故名握奇，此古文握奇經然也，後世謂孔明之八陣即風后之握奇，遂有天地前後冲變爲龍虎蛇鳥之說，握奇八陣，交相混雜，故唐韜鈐客獨孤及目爲風后握奇而爲之記，及去天陣地陣天冲陣三陣之名，更於龍虎鳥蛇湊衡軸風雲爲八陣，不本握奇古文，而別

爲之圖，亦相襲混雜之誤也，然古人制陣之要，所貴爲奇正有分合，利於相救，便於攻守，紛紜而不亂，如此而已，獨孤及記陣名雖不合於經，而定位備物致用之言，疑兵遊兵二廣四奇之稱，奇正分合，可以意會，必韜鈐之圖規模形勢，曲盡其妙，而及之文足以發之也，總要所繪圖其陣名，其布置實拔獨孤及之記之文，其形勢方不成八，圓不成六，奇正分合，一無可覩，何哉，蓋握奇經文蘊奧難曉，韜鈐八陣又湮沒無考，朝之文士姑以獨孤之

此議亟正

託爲據妄自攜虎而爲之耳殊不知陣無多寡不越六十四陣然後七軍九軍之法具焉豈有三十九陣而可以爲陣哉徒知握奇之名而失握奇之義於制陣烏乎可

晉公亮演黃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

武經總要曰右握奇經雖存其圖不傳久矣今採其說列而爲圖恐未必與古合更俟識者參訂之

王應電纂握奇經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衡風附於天雲附於地天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衡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共三隊前後之衡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

奇天地之前衡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傍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衡爲龍飛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翼兩傍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因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

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
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從布天
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衝復從布四風挾
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
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四正四奇其餘奇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弩之
有機故曰握機八陣總以天地風雲四者天地取
其動靜開闔風雲取其往來屈伸衝者車駕馬以
行天衝十六陣包陣外猶天之運乎外故曰天衝

軸者車持輪不動而輪之運由之地軸十二陣主
陣內猶地之靜而化生萬物故曰地軸衝者陷敵
決戰之義天地各有前後衝者陰陽各以剛決威
武爲用也風者權撓剝落之義行乎天下故附天
雲者晦冥變化之義出乎地中故附地遊軍乃陣
後二十四陣餘軍也未知敵之虛實故先遣游軍
驚動以窺之棭游軍乃兵家至要安營則爲兵候
爲應援爲游騎以備非常軍行則爲探馬探旗而
在陣前爲奪險爲游騎以當險阨戰則爲探敵爲

陷陣爲間道別支之軍皆驕捷不羈之士其所立
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不可不知也
天衝地軸天地前後衝總名天地四角總名風雲
四爲體出戰合前右總名爲虎合後左總名爲龍
而四風稱爲蛇四雲稱爲鳥四爲用體用皆合八
陣而爲四陣兼體用而言亦爲八陣也天前衝居
右乃正虎地前衝居前而總謂之虎兵家先陰故
以前軍與右軍同用也天後衝居左乃正龍地後
衝居後而總謂之龍兵家後陽故以後軍與左軍

同用也四面兵不逐方并出而與兩面同出欲更
休無空缺也風從虎故虎進則蛇應變風言蛇者
虎蛇皆陰類也雲從龍故龍進則鳥應變雲言鳥
者龍鳥皆陽類也四角風雲各自爲更休而不逐
隅并出者亦使無空缺也虛實二壘此有二義謂
出者爲虛居守者爲實陣有定名爲實壘無定名
爲虛奇正者居中當敵者爲正兩旁夾擊者爲奇
也天或圓而不動以下言布陣之法有三一陣以
天衝分居四方而在外天前衝居右天後衝居左

地前衡居前、地後衡居後、此據天衡在外包運而為陣也、一陣以天衡重列居兩端、天地前衡并居前、天地後衡并居後、此據天地前後衡而為陣也、二陣之法、體數不殊、而在布列稍異者、蓋平原曠野、四面受敵、如是為營、則宜天衡在外、四面不動、而中四衡更迭出兵、此條首四句則明此陣天或圓而不動、言天衡在外為營不動也、前為右後為左者、天前衡居陣右、天後衡居陣左、其出軍則天地前衡總為右虎、天地後衡總為左龍也、天地四

望之處者、天前衡為虎、天後衡為龍、地前衡為鳥、地後衡為蛇、以天地之衡分屬于四方也、若有險可據、則以天衡對敵、併兵防守不動、而以前後衡從險處出兵、此條自天居兩端至兩地為比、俱明此陣、蓋險在左右、則天衡重列居前後兩端以對敵、故曰天居兩端、天衡在中、而風雲在傍、故曰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前後衡在左右、而風雲亦在旁、故曰風雲各在前後衡之前、地軸居中而與地衡相比、故曰兩地為比、然此乃布陣之例、若險

在前後、則當據其前後、而天衡居左右以對敵、險在一隅、則當據一隅、而天衡總補其缺、布陣者所當知也、又一陣乃五行陣法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者、以天衡重列居左右、當青龍白虎之位也、從布地四次於天衡後者、即地軸居中也、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者、在青龍白虎之外而為輔也、天衡地軸四風南北而列、故曰從天地之前、衡居其前、後衡居其後者、當朱雀玄武之位也、雲居兩端、在朱雀玄武之外而為輔也、其法馬軍皆在四正

方、而四角空虛、則以游軍補之、必如此立陣、若蓋或敵衆圍我之軍、吾欲潰圍而出、勢須四方八面皆用精騎、或敵來挑戰、吾不得利、不欲與戰、其勢不復用游軍、必合而為一、不使斷絕、或軍行之時、敵人來乘我軍、吾倉卒不暇結營、故亦以馬軍勁卒在外、以當其衝、三者皆用此、然亦不過變通陣法、使敵不能窺耳、陣有定法、壘為虛位、所布之陣為實、不布者為虛、故曰實虛二壘也、

武備志卷五十二

武備志卷五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二

太公開方致闘五行陣圖 說

太公增五行爲三才陣圖 說

周禮大閲立表圖 說

周禮五人爲伍圖

周禮二十五人爲兩圖

周禮百人爲卒圖

周禮五百人爲旅圖

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圖

周禮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圖

周禮小國一軍陣圖

周禮次國二軍陣圖

周禮大國三軍師圖

周禮天子六軍師圖十一圖共記

魚麗陣兩車布列法圖十圖共說

二十五車布列魚麗法圖

鄭魚麗三軍陣圖 三圖共說 記

楚軍一乘布列法圖

楚十五乘爲偏法圖

楚荆尸陣圖 三圖共說 記

晉四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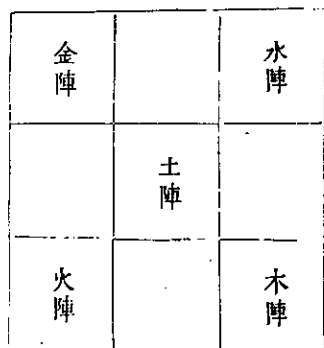
晉五軍陣圖

晉崇卒陣圖 三圖共說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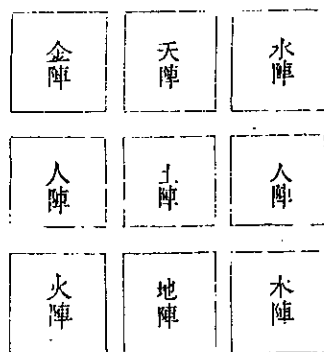
吳九乘爲偏法圖

吳鵝父陣圖 二圖共說 記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圖

金陣		水陣
	土陣	
火陣		木陣

唐太宗問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李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公增五行爲三才陣圖

金陣	天陣	水陣
人陣	土陣	人陣
火陣	地陣	木陣

太乙統宗曰、太公增天地人而爲三、防方諸井田、計九百畝、畫爲井字、四百畝爲公田、外四旁八百爲私田、八陣之制、中井虛五之地、大將居之、四旁八區、四奇四正之將寓焉、是爲三才之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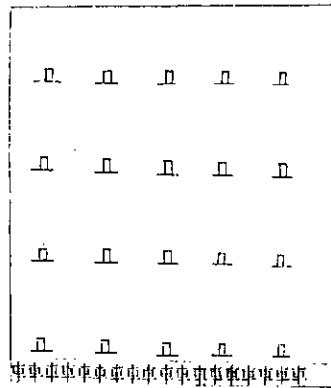
周禮大閱立表圖

五十步

百步

百步

百步

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

周禮、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一字平列以爲陣）如戰之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陣、羣吏撰車徒、（撰擇兵車步卒）讀書（遞事爲書）契、（合驗爲契）辨號名之用、帥（軍將以下）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而蒐之法、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爲常）諸侯載旂、（交龍爲旂）軍吏載旗、（熊虎爲旗）師都（謂孤卿之位、）載旜、（通帛爲旜）鄉遂載物、（雜帛爲物）郊野載旐、（龜蛇爲旐）百官載旗、（鳥隼爲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而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先大閱之期、）羣吏（謂鄉師以下、）戒衆庶、修戰法、虞人（山澤之虞）萊所田之野、爲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明、）弊（仆也）旗、誅後至者、（仆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列）車（兵車步卒）徒、如戰之陣、皆坐、（使坐聽誓）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

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作植所仆者）車徒皆作、（作起也）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第一表）乃止、三鼓、摝鐸、（掩其口而振之）羣吏弊旗、（仆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驟足而進）徒趨、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央閑而去）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闋、（鼓以三爲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周禮五人爲伍圖

人　人

人

人　人

周禮二十五人爲兩圖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周禮百人爲卒圖

右兩　前兩

後兩　左兩

周禮五百人爲旅圖

右卒　前卒

中卒

後卒　左卒

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圖

前旅 右旅 中旅 左旅 後旅

周禮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圖

前師 右師 中師 左師 後師

周禮小國一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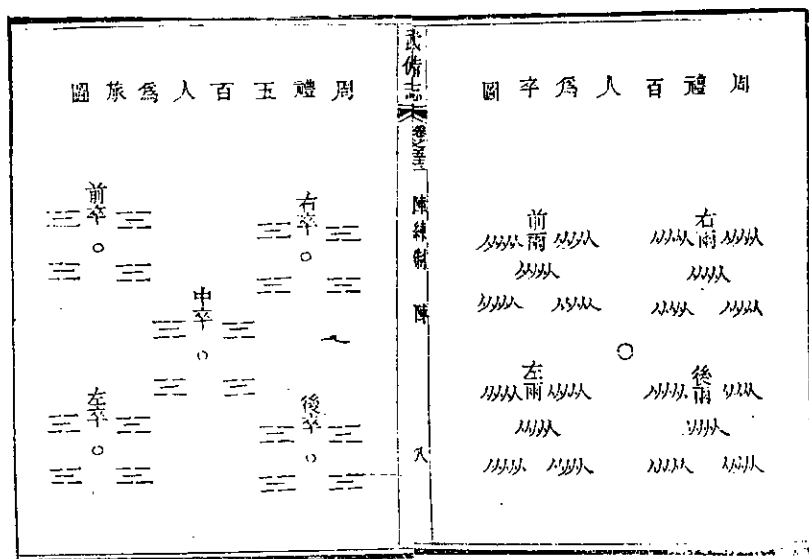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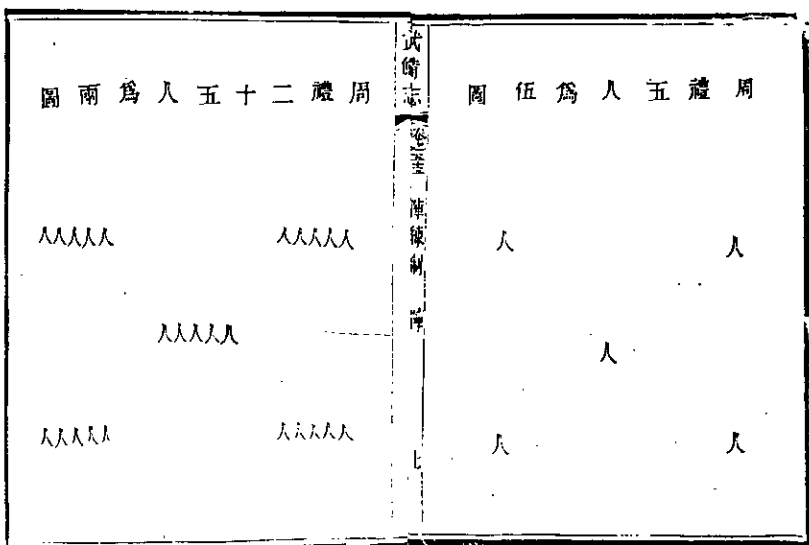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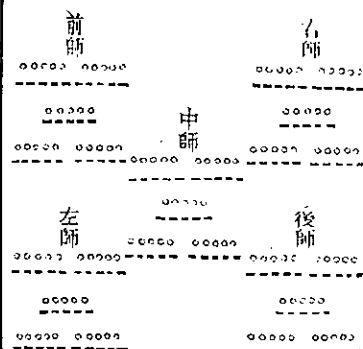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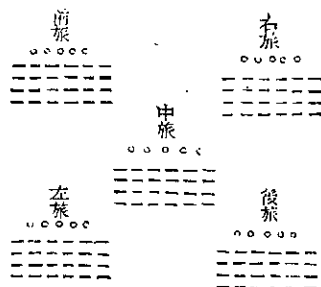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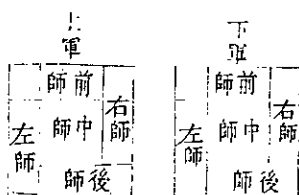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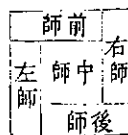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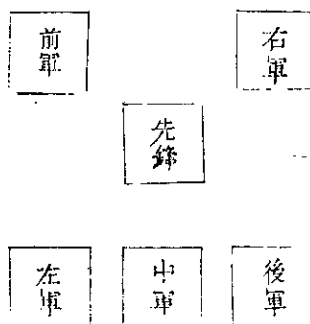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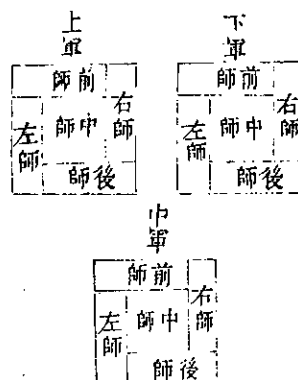
前師 右師 中師 左師 後師

周禮次國二軍陣圖

上軍

前師 右師 中師 左師 後師

下軍

前師 右師 中師 左師 後師

周禮軍伍之制陣法不載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田獵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寇胥伺捕盜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婦爲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饒也唯田獵也與追胥竭盡也作行也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農兵陣記

農兵之陣周公封建之所作也夏商制軍天子六諸侯三次國二小國一周公因之體國經野其制更詳小國子男地方五十里田一鄉一遂鄉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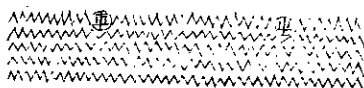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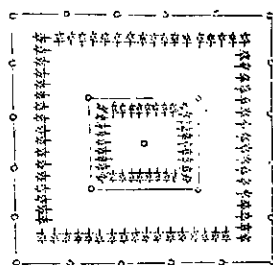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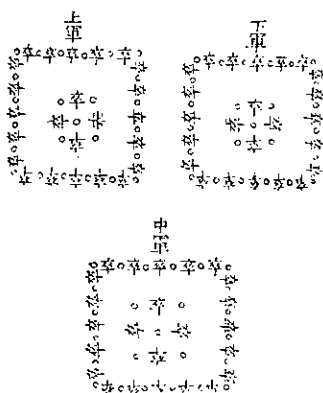
管子之法本此

民各萬二千五百家次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倍之民倍之大國公地方百里鄉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鄉遂六之民六之軍之等視鄉焉卒之數視民焉以是爲差凡四時皆有教春以蒐田教振鼓鐸鐲鐃之用夏以苗田教辨夜事之用秋以獮田教辨旗物之用冬以狩田教辨車騎戰陣賞罰之用皆不同也凡教閱地三百五十步立表四行平列行陣不示人左右中前後之分凡平居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

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鄉有事以比人爲伍同伍爲列比長爲公司馬以閭人爲兩同兩爲柜胥爲兩司馬以族人爲卒百卒同一車族師爲卒長以黨人爲旅同旅五車爲一隊黨正爲旅師以州人爲師同師二十五車爲偏州長爲師帥偏將是也以鄉人爲軍同軍五偏爲陣命卿爲軍將一陣之大將也寓兵於農此之謂也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奉公左右爲二柜六軍前右爲柜中爲先鋒左爲

備後爲殿中中以奉天子六軍皆爲正奇兵在正軍之外從兵又在奇之外此皆不載之法矣春秋之時諸侯有戰而不敗者孰非得其大略哉

魚麗陣兩車布列法圖

車 卒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中軍無將王自爲之）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於鄭伯爲左拒（左軍結爲方陣）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右軍結爲方陣）以當陳人曰陳亂而不整民莫有鬭志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王卒而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使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爲中軍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

於繻葛命二拒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合三軍聚攻王卒）王卒大敗

魚麗陣記

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爲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偏五方而立爲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彌縫之間如魚隊之附故名爲魚麗陣按周制而爲者也周制五車爲一隊二十五車爲一師一百二十五車爲一軍鄭不稱師而稱偏一師各當其一面故也周

以百人為卒、一卒分為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車而立、以車甲士三人為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旁、隨車而進、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法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鵝陣、鸛陣、皆此義矣、兵不厭詭、此之謂也、考鄭之素嘗克叔段于鄢矣、又困州吁而入之許矣、又與魯師敗宋人于管矣、又因卞莊刺虎之勢、一伐宋衛蔡三國而盡取之、又為三覆以待北戎、衷戎師於中、前後夾擊而盡殪之、其制陣之勝可見矣、

楚軍一乘布列法圖

楚十五乘為偏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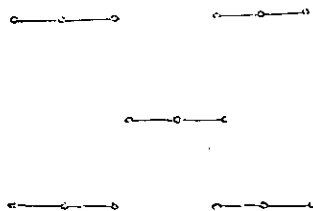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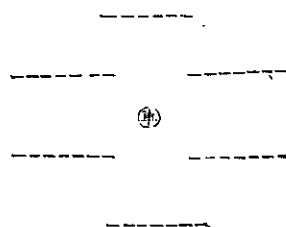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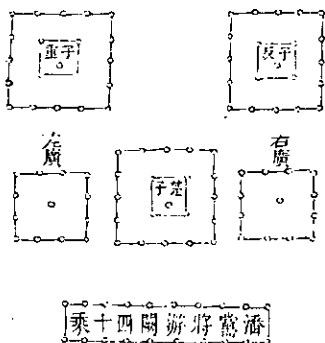
游闕者帥握奇之奇也

楚荆尸陣圖

右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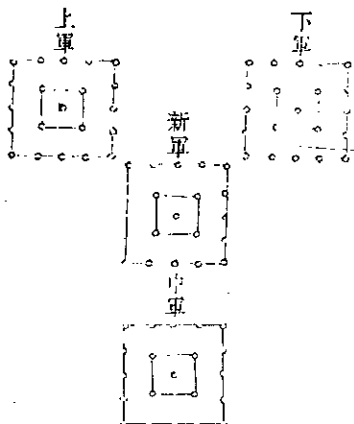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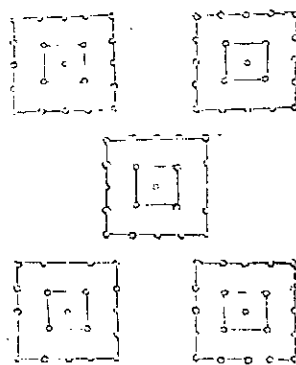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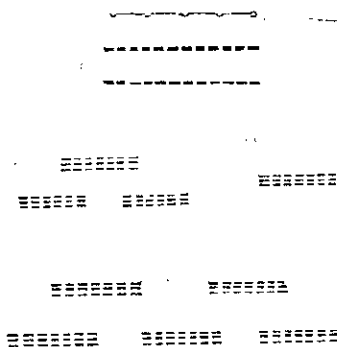
楚子

左廣

游闕四十乘

左傳、楚武子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孑、孑戟屬荊楚人至是方始制長兵以授兵也以立陣法、莊王霸強、克庸戎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三軍以為正軍、二廣以為親戎廣兵車名左右廣各十五乘、游闕以為游兵、游兵主在來士補缺愆以上三句皆言奇正之等廣有一卒、百人為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偏卒各廣之兩傍一說二十五人為兩於陣、則分為二拒、上軍左拒右軍右拒以上言卒伍行陣之法、調卒商農工賈、不敗甚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調卒有法如此軍行右轅、軍出行在途則右穿拔轅以為戰備左追蓐、軍前蓐草為號左軍急退而進前茅慮無、前軍絨茅於首慮敵消無見敵則夫茅中權、中軍主權衡以為進止、後勁、後軍主堅勁為殿此言軍行在途之法、行軍之翼日則輜重至輜重去大軍之後只一日得其遠近之節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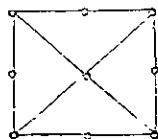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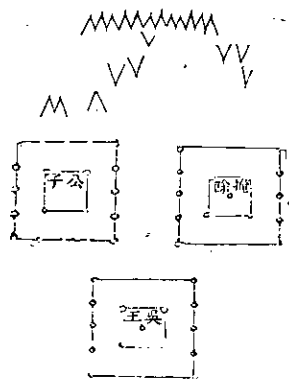
得寸寸得陣之意故宜取法

荆尸陣記

荆尸之陣、楚子武王霸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蚡冒之世、皆楚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啓山林、至武王始為軍政、而備於莊公、荆楚地、尸陳也、故號曰荆尸、其法五十人為兩、百人為卒、十五乘為偏、以其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軍各一卒一兩、馬上中下三軍、中軍以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蓋方陣也、公有親戎、分為左右二廣、一廣各一偏、陣後別有游闕四十乘、行則前軍為先鋒、戴茆為號、慮敵有無、右軍次之、挾轅為戰備、中軍主節制、如懸權、左軍次於中軍、見地有委草、知前軍見敵也、急追而進、以相應、後軍聞之、勁然以殿其後、卽行次之間、而陣立成矣、然車戰之法、作於先王、惟先王能用之、先王何心哉、敬事而懼之心也、楚雖有其法、而無其心、莊王與晉人于邲之戰、未陣乘廣以逐趙衰、車馳卒奔、陷入晉軍之中、其王與晉人鄢陵之戰、

三遇郤至之軍而遭褒共月輕搖妄動如此何有於武王之政哉

左傳、晉荀吳伐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大鹵)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十人)共車必克、(以步共車)(陣之用、有克之之理)困諸阨又克、(阨地利用寡)請皆卒自我始、(魏舒)(先自去車)乃毁車以爲行、(步陣)五乘爲三伍、(併五乘之卒、令分爲步隊)(三陣、大約臨時分布、取其立成陣也)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狥、爲五陣以相離、(步卒四陣、兵車一陣、五陣各居一處、)兩於前、(前隊二)伍於後、(後隊五)專爲右角、(右地勢險、故一隊、)參於左、(左地勢平、故三隊、)偏爲前拒、(車當前、以爲禦)以誘之、(爲離散之陣、以誘狄至、)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乘狄未陣、迫而擊之、)大敗之

崇卒陣記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荀吳)霸天下之所作也、晉舊法用周制、五人爲伍、十伍爲兩、百人爲卒、二十五乘爲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爲廐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興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荀吳伐無終、(山戎)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爲步、步如車布、蓋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左右前後方各一兩也、五車爲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爲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爲陣、陣之布如偏之布、毁車爲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卒分爲五陣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卽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於步法、而步法不外於車法、爲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形、太公曰、山谷之戰、鳥雲之陣、言如雲飛鳥散、其陣不一、荀吳得之、晉三軍之國、其後僭用四軍五軍六軍、大抵節制皆依伍法爲之而已耳、伍法爲古人所重如此夫、

(二語簡盡、可以破衆惑)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邑) 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時楚令尹子瑕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 吳人禦於鍾離、楚令尹子瑕卒於軍、楚師熸、(失氣)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尚威之意) 胡沈之君幼而狂、(二國之君年幼而性無常) 陳大夫齧壯而頑、(夏齧年雖壯而性愚) 頓與許蔡疾楚政、(三國皆怨楚) 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薳越非正帥無以服軍中寵嬖之心) 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

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弱) 後者敦陣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以罪人三千、(去備薄威指此) 先犯胡沈與陳、爲三軍以繫於後、(敦陣整旅即此) 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因徒不習戰) 三國爭走而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俘、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許蔡頓) 奔、楚師大奔、

雞父陣記

豈似今之步軍

鷄父之陣、吳公子光吳王闔廬霸天下之所作也、吳舊無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爲三軍、一軍一萬人分爲百行、一行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旝、奏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旗提鼓挾經兵書也、秉枹、百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陣、中軍白裳白旅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

墨、吳制軍容如此、其無詭形匿情、分合變化之法可知矣、又無車乘、故不敢抗於諸侯也、巫臣怨楚、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焉、車一乘卒一兩、教吳居戰、至是始伐州來、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裹之、中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裹之、中與四隅五乘爲正、四方八乘爲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鷄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豈非緣車制而得奇正之術耶、巫臣能教吳車制而不能教之戰、戰勝之功、公子光之智勇足以發之故也、

武備志卷五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三

管仲內政陣圖 說 記

齊莊公伐衛陣圖 說

司馬法握奇營圖 說 記

許洞演司馬穰苴握奇營圖 說 辯

孫武子乘之陣圖

乘之陣方爲四層配合伏羲方卦圖

乘之分八陣配合河圖數圖 三圖共記

裴緒演孫武子方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圓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牝陣圖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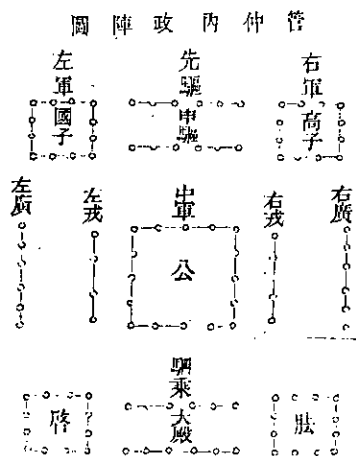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牡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衝方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車輪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罘罝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鴈行陣圖 說 八圖共辯

此治兵之本必以陣法驗之正得此則陣不固非陣法亦不足以驗此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匹也）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有革車八百乘、（多二百乘爲卒萬人、以爲副二陪從之兵）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內政陣記

內政之陣、齊大夫管仲霸天下之所作也、齊始從周制、作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三百五十乘、一軍五偏、一偏二十五車、一車卒百人、一卒分爲四兩、一兩分爲五伍、管仲至是乃更之、制國三萬人、車六百乘、一軍各五旅、一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一乘卒五十人、五十人分爲十伍、以爲三軍、中軍公帥之、左軍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別有卒一萬、車二百乘、爲奇兵、此周制雖有不同、其實皆起於五也、厥後莊公伐衛、有先驅、申驅、啓胠、廣戎、駟乘、大殿等八陣之名、無非管仲之遺制、其獨無三軍之正者、恐傳者之記失其詳也、蘇洵之論乃謂周制一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則其陣繁而且曲、管仲欲以歲月取天下、務爲簡略速勝之兵、一軍一萬人、則其陣如貫繩、如畫棊疏通洞連、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此老泉臆說、不足與論齊兵也、蓋三軍者受之於君者也、先驅申驅大殿駟乘啓胠戎廣、此則將之所自出者、其

陣之奇、孰過於管仲、若其陣若貫繩、若畫棊、何足以為陣、安能以伯於諸侯哉、

齊莊公伐衛陣圖

先驅　申驅　胠　啓

中軍　公　廣　戎　戎　廣

駟乘　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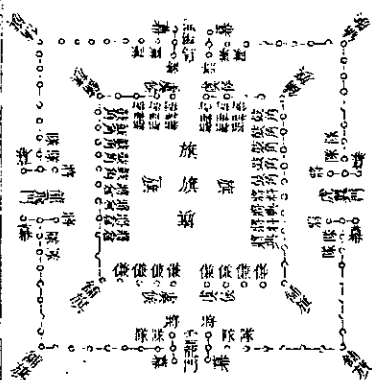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軍名)、穀榮御王孫揮、(王孫揮為先驅帥、穀榮為御、)召揚為右、(為先驅王孫揮之車右、)申驅、(次前軍名、卽副先鋒)成秩御莒恒、(莒恒為申驅帥、成秩為御、)申鮮虞之傅摯為右、(傳摯、申鮮虞之子也、為申驅莒恒車右、)曹開御戎、(曹開御莊公戎車、)晏父戎為右、(為莊公車右、)貳廣、(公副車、)上之登御刑公、(刑公為二廣帥、上之登為御、)盧蒲癸為右、(為二廣刑公車右、)啓、(左翼日啓、)牢成御襄罷師、(襄罷師為左翼帥、牢成為御、)狼蘧疏為右、(為左翼襄罷師車右、)胠、(音脅、右翼日胠、)商子車御侯朝、(侯朝為右翼帥、商子車為御、)桓跳為右、(為右翼侯朝車右、)大殿、(後軍名、)商子游御夏之禦寇、(夏之禦寇為後軍帥、商子游為御、)崔如為右、(為後軍夏之禦寇車右、)燭庸之越、(人名、)駟乘、(駟乘四人共乘殿後也、)齊侯自衛遂伐晉、取朝歌、(晉邑、)為二隊、(齊師分為二部、)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二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陣、六陣（以二陣爲遊兵）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以爲陣之部署

一軍則千軍可知、

司馬法握奇營記

司馬法握奇（音机）之陣、田齊大司馬穰苴霸天下之所作也、周公以五偏之陣、偏各一師、師各二千五百人、車二十五乘、故制立乘以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也、管仲爲五偏之陣、偏各一旅、旅各二千人、車四十乘、故作內政以萬人爲一軍也、至穰苴爲司馬、復行周公丘乘之法、復布黃帝握奇之陣、而以一萬二千五百人分之於九軍八陣之中、與古司馬之法似同而實異矣、且黃帝握奇陣圓陣也、因以圓物起數、外圍得三、內徑得一、卒乘隊之多寡、要隨時而用之、穰苴謂餘奇爲握奇、以萬二千五百人、取十之三爲奇兵、布之中壘、取十之七爲正兵、布之外營、外營凡八陣、各卒一千九十四人、其取義不同、故其數參差不齊、亦與黃帝之法不能盡相合焉、蓋穰苴錯綜古今而損益之、厥後齊威王追論古司馬兵法、而穰苴之法附於其中、故通名爲司馬法云、

許洞演司馬穰苴握奇營圖

許洞虎鈐經曰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爲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亦如是幕長一丈六尺舍五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爲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尺守地一萬四千尺積步二千三百三十三步餘二尺積里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三步壘內得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餘一百九十步四尺五十六分以爲外壘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艮爲雲門龍陣居震爲飛龍門虎陣居兌爲虎翼門鳥陣居離爲鳥翔門蛇陣居坎爲蛇蟠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乾坤艮巽爲闔門坎離震兌爲開門門有牙旗遊隊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出入外有遊軍定兩端前有冲後有軸四隅有鋪中壘以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一面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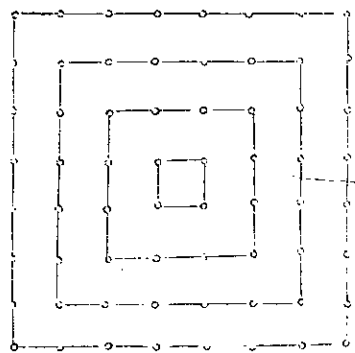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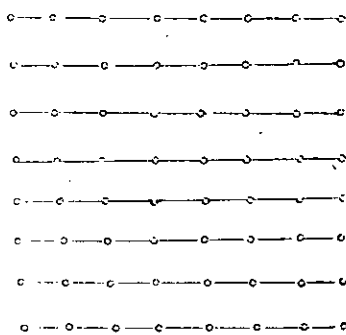
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頃六十畝餘一百步六纛五麾金鼓府藏在中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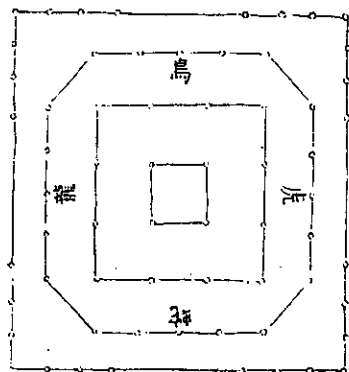
趙本學許洞演司馬穰苴握奇營辯

虎鈐經穰苴握奇營圖一首元許洞之所演也杜佑通典有穰苴法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十之三布之中壘十之七布之外營許洞演爲營法配孔明八陣之名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布爲內外二重方如斗底四隅有舖四方有門守地有步尺之數何辯之蓋自古營陣同制大小相包廣狹相容

以利固守便救應不可失也黃帝之時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每止舍輒以兵帥爲營衛八衛而包八營八營而包握奇其狀如街陌相通此則握奇營之舊制也諸葛孔明以六十四陣四而分之爲二百五十六陣布爲下營陣法名曰滿天星以八卦而包九宮以八宮而包中黃斯得風后之遺法也許洞以平列布爲內外二重失其制矣豈得爲穰苴法耶田穰苴司馬法自古無傳通典蓋杜佑私意所撰而握奇營又許洞之臆見固無足取惟四時教閱以習坐作進退之節則此圖不能外也古人教閱乎時教人以金鼓旗幟號令之辨不敢教人以陣在營教人以正不敢教人以奇故孔明沒而悍將魏延不能竊其風李靖沒而番將薛萬徹等終無能爲邊患皆知正而不知奇故也斯圖所以不行於世也以此

乘之分八陣配合河圖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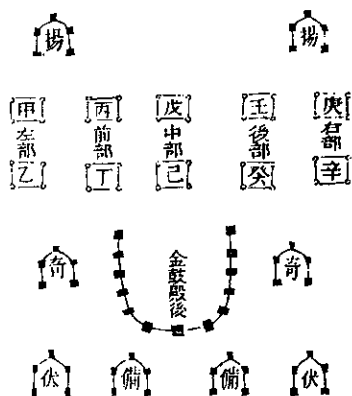
鳥 虎

乘之陣記

乘之之陣齊士孫武子霸天下之所作也伏羲師卦陣內外俱圓黃帝變為偽奇內圓外方孫子變為乘之內外俱方俱方則六十四陣八八相乘而已故因而名之曰乘之其用一出於易蓋河圖後天之數太極居中而週為四層伏羲方圖則之以八卦所生之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下而上一縱一橫变互相乘以成六十四卦而內外有四層亦如之天地包山澤山澤包水火水火包風雷自然之理也乘之陣法與河圖方圖相為經緯外圍二十有八陣分為四正正各七陣四隅居之次圍二十陣分為四奇奇各五陣四方居之三圍十二陣為中軍裏圍四陣為握奇大小相包衆寡相裹奇正相涵一分一合而變化出矣史記孫子見吳王闔廬闔廬使教宮人者蓋即此圖也其圖古有七卷漢藝文志有之自張良韓信次序之後為諸呂所竊不復傳於世惟每歲立秋之日例陳孫吳六十四陣以為貙劉故事而已是時槩指為孫吳法蓋所傳之誤也若奇正行列疏數遠近之節則於兵勢篇中節短勢險之義鷙鳥發機激水轉石之譬者具載之矣

裴緒演孫武子方陣圖

揚 揚

庚右部辛 壬後部癸 戊中部己 丙前部丁 甲左部乙

奇 金鼓殿後 奇

伏 備 備 伏

右方陣圖黃帝五行之金陣於卦屬兌於五音屬商爲白虎則孫子之方陣吳起之車箱陣諸葛亮之制當陣以行伍洞徹而相當也其揚奇備伏兵後八陣皆放常山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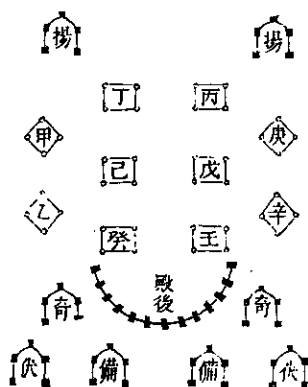
方陣法曰舉白旗聞鼓音左右前後中部各居其列部並置校尉左右中央司馬各按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官以前後隊相隨隊以百人爲列列以十人爲對對以五人爲伍各按其處卒一人占地二步一隊方十步廣二十步隊間容

隊曲廣十步曲間容曲部袤百八十步部間容部陣廣四百六十步陣間容陣高平利方方變圓

右圓陣圖、黃帝五行之土陣、於卦屬艮宮、於五音屬宮、爲勾陳、則孫子之圓陣吳起之平軏陣諸葛亮之中黃陣以其居中位者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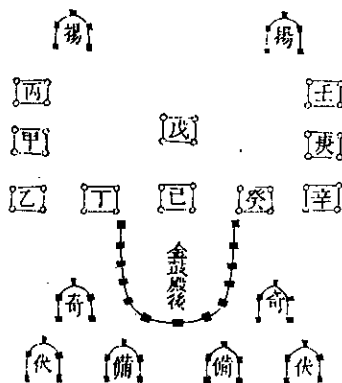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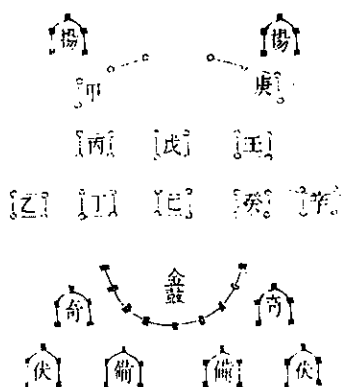
右以方陣爲圓陣法曰舉黃旗鬪二鼓音、前部前曲出居其前前部後曲出與之並、後部後曲出居其後後部前曲出與之並、左右部及中部各旋向左右衛騎隨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圓圓利守、

裴緒演孫武子牝陣圖

揚 揚
丙 壬
甲 戊 庚
乙 丁 己 癸 辛
金鼓殿後
奇 奇
伏 備 備 伏

右牝陣圖、黃帝五行之水陣、於卦屬坎宮、於五音屬羽、爲元武、則孫子之牝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騰陣以其曲屈如龍騰也或名却月陣宋武帝多用此、

右以圓陣爲牝陣、法曰舉黑旗、鬪三鼓音、前部前曲出在左部前、爲左翼後部前曲出在右部前、爲右翼中部前曲、左右騎隊分爲左右與後隊並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左右高利牝牝利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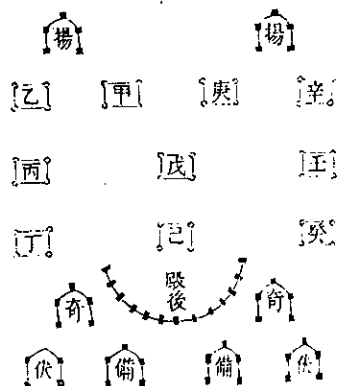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牡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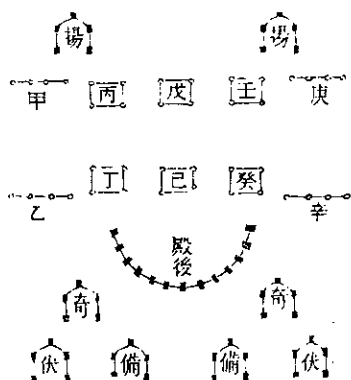
揚 揚
甲 庚
丙 戊 壬
乙 丁 己 癸 辛
金鼓
奇 奇
伏 備 備 伏

右牡陣圖、黃帝五行之火陣、於卦屬離宮、於五音屬徵、爲朱雀、則太公之鳥雲陣、孫子之牡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陣、以其輕銳如鳥飛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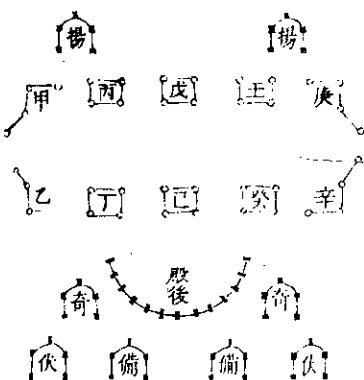
右以牝陣爲牡陣、法曰、擧朱旗、聞四鼓音、右部前曲出在後部前、左部前曲出在前部前、相去二十步、左右官各前進二十步爲嘴、中部前曲在右隊前次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後高前下、利壯、利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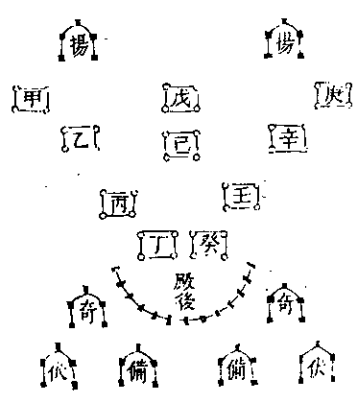
握機之說又一變

裴緒演孫武子衡方陣圖

揚 揚
乙 甲 庚 辛
丙 戊 壬
丁 己 癸
殿後
奇 奇
伏 備 備 伏

右車輪陣圖、太公三才之地陣也、於卦屬坤宮、則孫子之車輪陣、吳起之衡陣、諸葛亮之握機陣、以其進止機巧爲名、

右以方陣爲車輪陣、法曰、擧熊旗、聞六鼓音、左部前曲後隊、左右官後曲前隊、左右官各左移出二十步、右步亦如之、相近爲鼓翼狀、校尉司馬後部、居地如法、平易利車輪、車輪利進、

右衝方陣圖、黃帝五行之木陣、於卦屬震宮、於五音屬角、爲青龍、則孫子之衝方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陣、以其直前折衝於敵也、

右以方陣爲衝方陣法、曰、舉青旗、聞五鼓音、左右二部、出在前後、中三部、前並列相從而居、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前高後下、利衝方、衝方利、爭險、

右罘罝陣圖、太公三才之人陣、一曰飛翼陣、於卦屬巽宮、則孫子之罘罝陣、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虎翼陣、以其游騎兩傍而舒翼也、或名魚麗陣、魚貫陣、左傳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卽此也、

右以方陣爲罘罝陣法、曰、舉鶉旗、聞七鼓音、左右部前曲、左右官居前橫列、後曲居後、亦如之、中部及前後部曲等、布地如法、斥利、罘罝、罘罝利、拔、

右鴈行陣圖太公三才之天陣於卦屬乾宮則孫子之鴈行陣吳起之鵞鸛陣諸葛亮之衡陣以其進接如秤衡也左傳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鵞即此

右以方陣爲鴈行陣法曰舉鴈旗聞八鼓音中部前曲進前出爲首其後曲次之與前部前曲後部前曲並前前部後曲右斜官曲相隨後部後曲右斜官曲相隨右部却次後部後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隨左部却次前部後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隨校

中有虛心永可草芥休殺

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丘陵利鴈行鴈行利繞法曰八陣之法轉而相勝更為雌雄方陣正而厚圓陣隨而聚正厚者力併固方勝圓猶厚勝薄也圓陣無角利於堅守牝陣張其兩翼若吞取之以牝吞圓牝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沒其兩角故圓勝牝猶聚勝敗也牝陣勝牡者牡陣前銳後重象劍之鋒而牝張其兩翼前单後復也法曰銳而鋒者夾擊之故牝勝牡猶複勝单也牡陣勝衝方者衝方前衆後疏戰者不足居者有餘牡背高向下因其地勢以潰其虛可以敗敵也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牡勝衝方也衝方勝車輪兵得成行善胃亂敵而畏險阻但衝方地勢高利守以疲車輪之力故衝方勝車輪也罘罝備在首尾虛在兩傍其勢不堅車輪之兵備以强弩善衝亂敵法曰以首待攻者强以動待敵者亡此車輪勝罘罝也鴈行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繞人罘罝前後橫中央縱便於絕延斜利於相救且戰且息救罘罝勝鴈行也方陣行重而厚佚居者衆用力者

寡、鴈行延斜張兩翼、便於左右利於周旋也、法曰、厚而方者堅、當選其勇、脅其傍、此鴈行勝方陣也、凡三軍遷徙、次舍之宜、必就所喜、避所忌、居其水草、利於芻牧、因險阻為壘、則施功薄而易備、

趙本學裴緒演孫武子八陣辯

新令孫武子八陣圖八首唐裴緒之所演也、以步兵五部十曲為前後左右中、騎兵八陣為揚奇備伏、揚兵前出、奇兵中應、備伏後援、十干分合遞變、為方圓牝牡衝方車輪罘罝鴈行等八形、以陣形配五行五音八卦、以定尅勝之法、何辯之甚、制陣之法、握奇為本、八陣為宗、有動有靜、體用乃立、有體有用、奇正乃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不固、故氤氲變化者、四方交互而出、遊廣更迭而至、而中軍四隅之陣、未嘗敢動也、四隅兵動、則四方轉而為正、四方之陣、未嘗敢動也、裴緒以十曲變化、則舉陣皆動矣、變多則煩、動多則亂、兵之至危、莫甚於此、至若步騎之用、有衆寡、分合有遠近、行陣有疏密、奇正有先後、前却有

遲急、則因地形之險易廣狹高下斜正、臨時相敵、以為之節、觀武侯街亭之戰、命馬謖以大兵據城、趙雲以步兵據箕谷、李平領兵千餘去大兵之外、以為援、馬謖不違制、則趙雲李平之兵、皆有用也、此所謂因地制形如此而已、裴緒以一地而變一陣、一陣有一形、一形有一尅制之理、此兒童之戲、巫覡之妖耳、何可從哉、其以太公孫吳諸葛而假名者、皆誣也

武備志卷五十四

武備志卷五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四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圖說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首尾相救陣圖一圖共說辯

戰國人象棋一面布陣圖

戰國人象棋六十四陣內外四層圖

戰國人象棋布爲圖陣圖三圖共說記

韓信垓下五軍陣圖說記

諸葛亮魚復江八陣圖

諸葛亮八陣開門分四正四奇四冲圖

諸葛亮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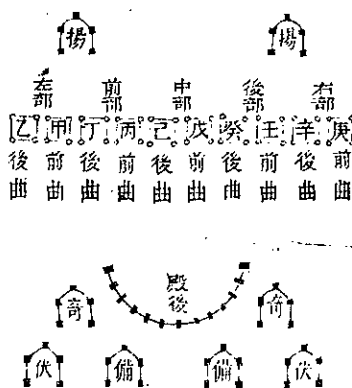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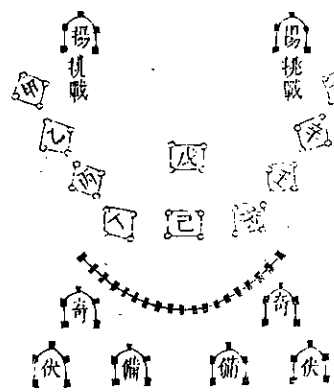
諸葛亮曲陣圖

諸葛亮圓陣圖

諸葛亮直陣圖

諸葛亮銳陣圖七陣共記

諸葛亮遊騎二十四陣分屬各陣圖

諸葛亮騎兵滾陣圖三圖共說

諸葛亮騎兵歸營圖十圖共記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圖

裴緒新令曰右常山蛇陣步卒五部凡四千其中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飽待饑其奇揚備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權也按戰國策曰常山蛇擊其首則尾救擊其尾則首救擊其中則首尾皆救此其義也

趙本學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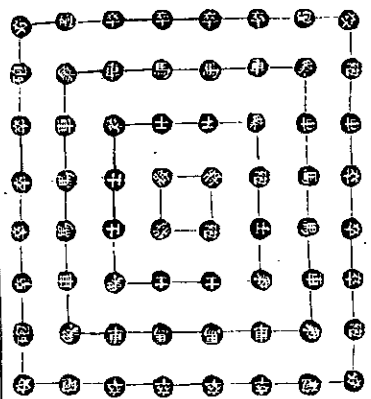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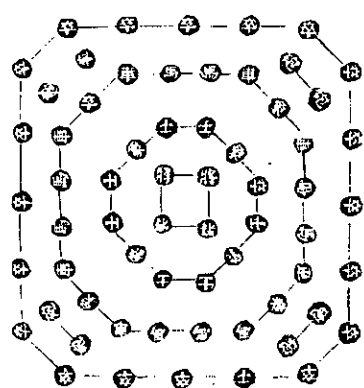
新令常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也孫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

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裴緒演而爲蛇陣一軍六千人四千爲步兵布爲前後左右中二千爲騎兵布爲揚奇備伏形如蛇之蟠曲何辯之蓋軍有前後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中軍居中前後左右環而遶之此奇正之所由出裴緒以前後左右中布爲直陣已失其制矣况孫子所謂率然者謂士卒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在形其形如蛇一攻可貫欲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魚復江中孔明以石縱橫布爲六十

四壘其形正方桓溫見而嘆曰此常山蛇勢也蓋孔明八陣法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桓溫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孫武之陣名曰乘之八陣出孔明魚復之八陣是其舊制後世未之考耳武子兵書自古十三篇漢藝文志乃有武子八十二篇陣圖九卷皆春秋戰國之士所增假名孫子者也自呂后之世已失無傳裴緒附會九卷之說妄撰方圓牝牡衝輪罘罝鴈行併常山蛇共爲九陣以迎合其數則僞而又僞何足以爲法耶

戰國人象棋一面布陣圖

戰國人象棋六十四陣內外四層圖

戰國八象棋布爲圓陣圖

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則鬬象棋、亦戰門之事乎、

元怪錄云、唐肅宗寶應元年、岑順於陝州呂氏故宅夜聞擊鼓之聲、介冑入報曰、金象將夜警也、瘡見鐵騎長戟寸進、曰天馬斜飛度三疆、上將橫行擊四方、輜重直入無過鄰、六甲次第不乖行、乃有一馬斜去三尺止、有一卒卒橫出一尺、後車乃進、已而於見處掘之、乃古塚也、前有金象局列馬滿枰、其辭與勢立、

非細心人不能悉此

象棋陣記

象棋之陣、戰國之士覇天下之所作也、中國車戰之法、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國之時、燕趙邊胡、始知兼用騎、得胡之法也、是時並世勳兵、兢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眎、如角抵投石超距之事、不止一端、巧思之士、乃作象棋、象者像也、武王干戚之樂、名爲象舞、是其義也、其畫有九道、所以象九軍、其子六十四、所以象六十四陣、今用十六子、取方陣四面而用其一耳、陣前有卒五步兵也、卒後

有砲二、礟也、機發石者也、礟後有車二、即二廣也、車傍有馬二、即游騎也、是皆爲外營、陣中有士二、親戎也、士外有象二、大獸以代柘馬墳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將一、偏將也、是皆爲握奇、士行不離乎左右、象行不出於前列、卒正行而不乖、徐步而不馳、有進而無卻、三者皆爲正也、礟車馬縱橫進退而無遠邇之拘、三者皆爲奇也、卒相去各一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之法也、卒以當頭、車馬礟從背出、以正合、以奇勝之道也、內外周圍爲四層、則

又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制也四隅開四門則四門斗底之形也殺將而後覆局則又御死綏將死旗鼓之禮也與孫子衆之之陣無不脗合焉夫戰國之士善爲形勢者有繇叙王孫尉繚子魏公子景子丁子李艮凡數家其著書皆已滅沒矣惟寓於戲樂者垂像至今惜乎人不知其爲要法亦幸乎人不知其爲要法惟宋李綱魏勝所制陣法頗與其勢暗合云附載于後

宋史李綱上車制曰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車爲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陣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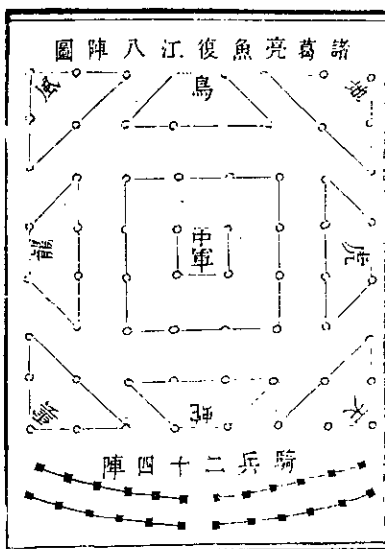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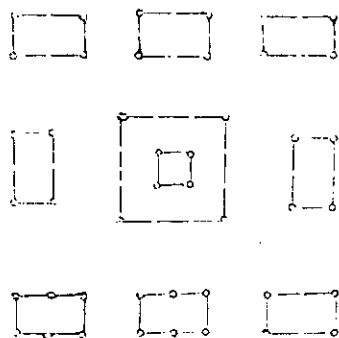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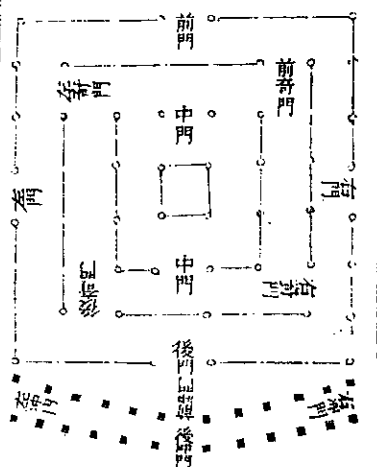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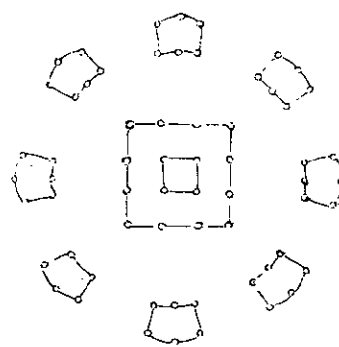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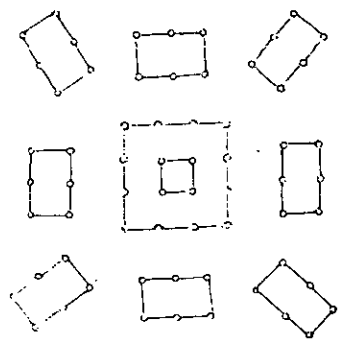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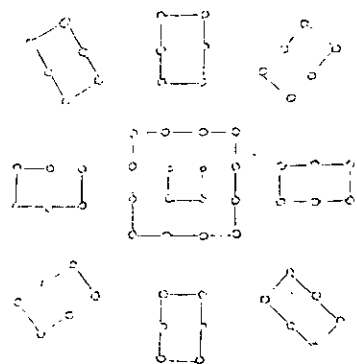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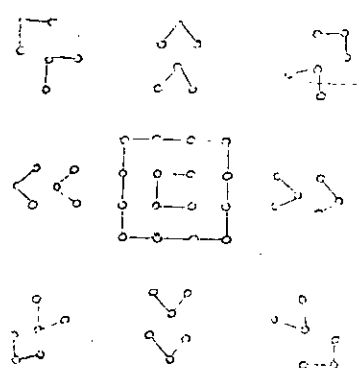
宋史魏勝上車制曰如意車上爲獸面木牌大銃數十垂以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得近又可以禦箭鏃有弩車上置床子弩矢大如鍬一人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有砲車在陣中騎又在砲車中兩陣相近諒射可及則陣中發弓弩箭砲敵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如意車外交戰戰合則出騎兵兩傍掩擊拔陣追襲如少卻則入陣間稍憩伺便出擊

韓信垓下五軍陣圖

史記五年漢王與項羽大戰于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將軍又居皇帝之後項羽衆十餘萬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從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項羽大敗

垓下陣記

垓下之陣漢淮陰侯韓信開國之所作也尉繚子曰兵法左右中前後軍各有分地分地者東南爲前西南爲右東北爲左西北爲後左右前後之中

爲中故漢高帝垓下之戰韓信爲大將信乃以孔將軍將左而居東南費將軍將右而居西南自將前軍爲先鋒而居漢王之前絳侯在後漢王在韓信絳侯之間左右所以爲拒先鋒所以爲致師也項羽之陣亦五軍而已項羽氣驕而輕進陷於二拒之內爲左右所乘是以取敗使項羽之右軍能攻漢王之左軍則漢左軍必斂兵自救而信或反爲項所敗矣此二將賢愚優劣之辨馬隆曰淮陰用之魯公莫測是也厥後諸葛亮曹操皆因之諸葛有五軍師曹操以前後中爲三覆大略無不相似也而司馬懿畏亮如虎三追三失其將何歟韓信之前有伏諸葛之後有伏項羽不識韓信之前司馬懿不識諸葛之後故也

諸葛亮方陣圖
諸葛亮八陣開門分四正四奇四沖圖
前門
前奇門
中門
中門
後門
後門
後衝門

諸葛亮圓陣圖
諸葛亮曲陣圖

唐太宗問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

李靖對曰諸葛亮以石縱横布爲八行方陣之法卽此圖也

太乙統宗曰四維爲正四方爲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四正陣也震之龍兌之虎離之鳥坎之蛇四奇陣也中間奇零握奇陣也四正四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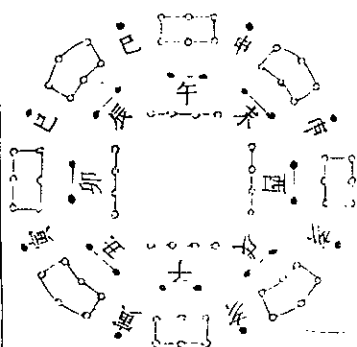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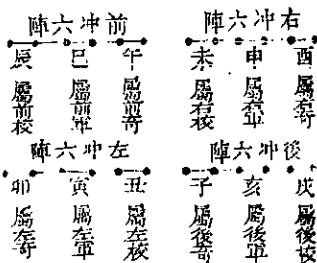
所以分布之用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

草木子曰八陣圖出於井田公田卽中軍也私田八家卽八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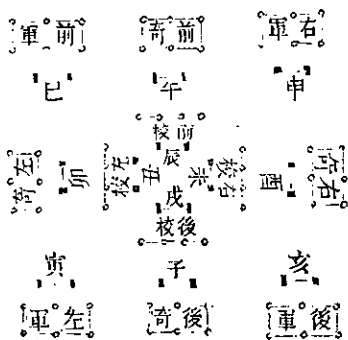
諸葛亮遊騎二十四陣分屬各陣圖

諸葛亮騎兵滾陣圖

諸葛亮騎兵歸營圖

右軍 前奇 前軍
申 午 巳
前校 辰 未 右校 丑 左校 戌 後校
右奇 酉 卯 左奇
亥 子 寅
後軍 後奇 左軍

壘塘魚後江前六十四魁其體方後遊騎二十四魁形如却月其八十八陣也騎兵分爲四衝衝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川所謂四頭八尾者是其制也行則騎兵居先止則騎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爪如牙其用不窮孔明總平列而爲兩行寄於六十四魁之後人不測其故以爲殿後之兵云

諸葛亮八陣記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略中原之所作也壘

石爲之具迹在夔州魚復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爲之宗握奇爲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圓而分爲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爲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爲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取艮爲霧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爲中

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獸爲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爲餘奇大將所握別爲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爲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游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爲節也兩翼翕張以爲權也爪牙往來以爲勢也身體手足鷄立熊據以爲主也氤氳變化爲方爲圓爲曲爲直爲鋭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illegible]

[illegible]

軸衝分配者有演爲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爲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數者不足信也

武備志卷五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五

雜兵家八陣圖序
雜兵家八陣圖說一
雜兵家八陣圖說二
雜兵家八陣辯正一
雜兵家八陣辯正二

雜兵家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辯
雜兵家八陣伍法辯

雜兵家八陣圖序

八陣之法不傳於天下久矣所傳者握奇大數而已至於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說紛紜於天下莫能得其樞要使確乎其不可破也自風后佐黃帝破蚩尤歷千餘載至武王伐商太公始增損握奇之法以四萬五千人破紂七十餘萬而增損之文亦久失其傳矣戰國譎詐如秦韓游談如蘇張用兵如孫吳皆不聞有推明八陣之論雖漢武帝使公孫弘敷演其意而霍光習之於長樂館大抵名有而實亡矣不然衛霍名將何無一言以及八陣乎漢末羣雄角逐三國爭衡雌雄之勢未有所分諸葛孔明以八陣之法佐先主於崎嶇羈旅之中竟成鼎足三分之勢南方之戰七擒孟獲祁山之戰聲振華戎司馬懿見其營壘以爲天下奇才此武侯深得八陣之妙而祖乎黃帝之遺法也雖其書不存所可見者夔州石陣而已自太公至三國千有餘載八陣之法亡而復存幽而復明自武侯至今又千餘載矣未有能發明其義者也去古既遠異端加林學者執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文馳騁私意巧詞鑿說率皆逞其妄喪其真八陣之意愈亂而不可攻唐人李筌談兵著書尤爲異說注陰陽術數之學以八卦起成八陣雖爲八義以爲天圓地方風鋭雲垂龍飛虎踞蛇蟠鳥翔取物成象附會其說肆爲奇怪近乎不經裴緒論兵雖稍近理然亦以八陣各別爲陣又加以一

二將特衆逐虜實不知陣耳

而九請九陣之法其部隊管曲分合形勢與八陣之法背馳尤甚其書又載孔明八陣之名以乾爲天衝坎爲龍騰艮爲中黃震爲折衝巽爲虎翼離爲鳥飛坤爲握奇兌爲洞當雖必有依據然特謬傳必非孔明眞法裴緒掇取其說以爲九陣之證焉耳蓋嘗學八陣以筌爲法象之論出於臆說非八陣本意取四奇四正之文反覆研究然後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義昭然甚明無他險阻奇異者然而所疑者八陣之法不傳猶未敢信其說其

後過永安見武侯布石爲陣縱橫八行於是得其八陣立法者爲甚詳焉蓋黃帝八陣之法以八人爲伍八八六十四人爲隊積而廣之至八八六十四陣皆是法也然武侯八八之數不知自得之歟抑亦有所宗承而爲之歟固不可得而知也然後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義與夫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其義皆八八之義異符暗合然後知武侯以五八本法也自伍法而求隊法自隊法而求陣法而握奇之文昭然可得之矣蓋

八陣之法虛中之法也自伍而至陣法皆虛其中焉當於是虛中之法而足握奇之數故八人爲伍置伍長一人八伍爲隊置長副三人以八隊爲一大陣三隊之數均置子將吏傔金鼓旗角刀手銳士之屬八分之一大將握之居其中以制八陣焉八陣之數其四方三千有奇計小陣六十四而爲大陣者一而已矣四奇四正龍虎鳥蛇各角配偶迭爲奇正卷而藏之則爲方陣爲圓陣舒而展之則爲曲陣爲直陣爲銳陣八陣之體陣間容陣隊

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衝退無遽步敵衝兩頭首尾相應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方陣者變陣之始者也故自方而變圓自圓而變曲自曲而變直自直而變銳銳而復直直而復曲曲而復圓圓而復方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矣或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兵有衆寡必然之勢也武侯布陣止以八八六十四者果能盡合寡衆之用乎曰八八六十四者八八生六十四不可改也故八人爲一伍

八伍爲一隊八隊爲一部此八八六十四伍爲一小陣也八隊爲一部八部爲一將此八八六十四隊爲一陣也八部爲一將八將爲一軍此八八六十四部爲大陣也自小至大從微至著積而廣之無非八八之數者故武侯以石爲陣合乎易數通乎鬼神此江流所以不能轉也又曰八八之數則誠不可易矣握奇之數存乎人無定數也以正兵之數如此而握奇之數當用如此如身使臂臂之使指雖多無嫌雖少無害也故一伍之間伍長足

以制之矣一隊之間隊長足以命之矣以至一部一將而一陣自小陣中陣而大陣金鼓旗角更佛之數與夫大將總管子將之屬各有率統足以指揮號令鈐制四面八向而無失乎節此握奇之大要也故嘗推演其數握奇悉繪爲圖專見其法庶幾繼千古湮沒之學明黃帝不傳之書八陣幽微如指諸掌矣

雜兵家八陣圖說一

八陣之制始於風后壘於武侯今所傳握機文魚腹石積是也其法以八爲數八八六十四陣爲正軍三八二十四陣爲遊軍天地風雲四正也龍虎鳥蛇四奇也十六陣爲天衡衡重列居兩端左右爲挾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軸軸單列居中間上下爲比各三隊八陣爲天衝四陣在衡之左者爲天前衝四陣在衡之右者爲天後衝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衝六陣前軸之前爲地前衝六陣後軸之後爲地後衝各三隊天衝四面地衝六者衝有餘而軸未足也八陣爲風風居四維維各一隊八陣爲

雲雲居四角角各一隊六十四陣爲三十二隊者兩陣爲一隊也二十四隊爲遊軍居八陣之後凡十二隊正軍方列象陰靜也遊軍圓後象陽動也靜者所以爲動動者所以爲靜也飛龍翔鳥者陽體而陰用也虎翼龍蟠者陰體而陽用也分合之機陰陽之節剛柔之宜非智者莫能窺凡兵之要欲簡不欲繁欲易不欲難六十四陣其爲隊則三十二也三十二隊其二陰陽則十有六也故八陣之妙在乎四奇四奇之法在乎二變二變者一之

用也凡兵之要不虛內以役外不重末以輕本六十四陣虛實二壘而居者半也衡軸中居四奇發而居者又半也龍飛虎翼迭致其用而居者又半也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勝者此也夫兵之法在於審虛實達奇正虛則乘之實則避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欲索其情要在形人形人之極至不可測批亢擣虛如卵投石審而用之萬不失一不有乎正何有乎奇正以稱之奇以勝之奇發若機正靜若山奇正相生如環無端或正為奇或奇為正頃刻萬變離與豫合勝而無名要在致人虎伏蛇伸蛇遶虎嗔龍為之變用無定形愼詳其意動與敵乘勢險節短如雷如霆何堅不摧何難不平譬之率然靡翰其神順天之道應地之形勿蕩勿拘乃可議兵令之言八陣者異於是昔風后因井田之法以立兵制開方九九而主將所居一寄於八八八六十四也今為陣者每陣特制中軍列為九陣九九八十一也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之目也今為陣者以天地魚麗金木水火土合為

八陣夫天地五行固非例矣魚麗之陣又可叅乎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雖曰八而用實四今之言兵者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有奇正列為八圖豈不大謬歟握機陣數自有明法多寡之分機要所繫今之言兵者陣法皆九無復等殺固已謬矣五人為伍古制然也作字之義亦本於此今之言八陣者必曰八人豈不為大謬歟嗟夫八陣之制妙矣神矣不可復加矣後之敗者不知乎是法者也後之勝者暗合乎一二者也武侯遠矣太宗之問李靖之對若深於是圖者詳而考之粗而形名猶或未盡況於幾微之妙神而不可測也乎且夫後世九陣之失皆起於空中大將居之之語靖號知兵猶且如是於他何議哉

雜兵家八陣圖說二

兵以正合以奇勝若粤古風后八陣曰天地風雲曰龍虎鳥蛇有奇有正惟變是適其動如神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至蜀諸葛武侯式是古訓布之魚腹壘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八尺成行

爲陣六十四其形正方如棋盤、六十四陣後有二十四陣、分爲兩行、謂之遊軍、其形曲如假月、屹然峙乎大江平沙之上、巨流弗轉、迄今猶存、天其用以遺後人、雖然斯法久廢、至今千有餘年、覩其圖者漫然莫辨孰爲天地風雲、孰爲龍虎鳥蛇、又安能推其意而行之乎、晉桓溫遠武侯僅百餘年、人已莫能識、獨桓溫知其勢常山之蛇、首尾犄角、是以相應、而猶未盡通奇正攻敵之妙、唐獨孤及雖用韜鈐之客記其遺制、而猶未盡明其義、李筌太

白陰經、繪爲九圖、其名雖同而陣形則異、與武侯之圖益舛、暨本朝諸儒、類皆紙上語、又攀諸家陣法、以附益之、益駁而難同、惟唐太宗李衛公以爲形如井字、開方九焉、大將居中、諸部連繞、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此數語最爲切當、可以爲開方之用矣、嘗覩握機經、馬隆贊、即魚腹圖八陣八壘隊陣、地軸十二居中、天衝八隊居前、又八隊居後、天前衝四隊居右、地前衝六隊次之、天後衝四隊居左、地後衝六隊次之、風八隊居四維、雲八隊居四角、

此天地風雲四陣爲四正也、天地前衝爲虎翼、居右、天地後衝爲飛龍、居左、又風變爲蛇蟠、雲變爲鳥翔、此龍虎鳥蛇四陣爲奇也、然八陣中有握奇之數、寓於地軸、共爲九陣、卽九夫爲井之制也、八陣外有遊軍、或驚其左、或驚其右、或分爲疑兵、或設爲伏兵、或絕敵糧道、或邀遮敵人、或夜擊敵營、或尾擊敵後、或軍行未止、營舍未定、行列未正、必先巡警八面、斷敵來道、以防卒然之衝突、皆臨時別變錯綜八陣而用之、卽井田有溝洫爲之經緯

者也、此法古人所未言、用之教陣訓兵、則其文炳矣、然其教皆起於參天兩地、兩地之數、衍而爲四爲八、參天之數、衍而爲六爲十二、合之爲六十四總之八十八、其部隊則有戰前隊、迎敵有正隊、更化有奇隊、若非奇隊、則正隊不能以更化、又有駐隊自固、有輔隊爲駐隊之衛、有殿隊爲駐隊之後拒、若非殿隊輔隊、則駐隊不能自固、要皆隊間容隊、陣間容陣、偶落勾連、曲部相對、四面八向、隨感而應、常以逸而致勞、以實而擊虛、其法可謂密矣

或曰按六十四陣壘石爲營曲抱其前中開一門是特營壘之法非可用之戰鬬也於戲殆亦未深攷之矣且營壘戰鬬其治則同其用則異部伍隊陣隅落勾連則因地與敵而制形立名則異庸可泥乎當用諸家之說觸類而推之合九陣而言則天包地外風附天而雲附地析九陣而言則一陰一陽兩兩相從似分而實合以方位而言則四陣爲正四陣爲奇以遊軍對八陣而言則八陣爲正遊軍爲奇以戰而言則正或變爲奇奇或變爲正

接戰者正也以隊法從旁擊者奇也却而致敵者奇也左右夾擊者正也以隊法而言則因其名而別雖百萬之衆各有分數而不亂如李衛公謂天地風雲本乎旗旛龍虎鳥蛇本乎隊伍是也以置陣而言則隨地而布雖有鳥蛇廣狹之不同而皆協於義如馬隆所爲合而爲一乎原如城離而爲八隨地之形是也以其命意而言則天地取乎動靜開闔用以衝敵風蛇取乎往來屈伸用以繞敵圍敵鳥雲取悉翱翔用以突擊而握機經所載蛇

數皆合　邪甚訛

蟠爲圍繞鳥翔爲突擊之類是也以其取象而言之則圓者爲天方者爲地放而衝撓者爲風散而復聚者爲雲屈而圍繞者爲蛇蟠張翼而突進者爲鳥翔四翼一首者爲虎翼六翼一首者爲飛龍而李靖方陣之法即地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爲圓陣外嚮者即天陣之類也虜數十萬騎出入守邊者即風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以擊匈奴衛青將左右翼以繞單于清滸之戰安守忠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前尾爲兩翼夾擊官

軍大敗即蛇陣之類也宗城之戰王重胤請杜重威分銳士擊安重榮左右翼自率兵以衝其中軍重榮少却官軍乘之重榮大敗即鳥翔陣之類是也項羽垓下之戰韓信將兵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即虎翼陣之類是也虜人之拐子馬先以精兵從中衝我軍如我軍陣動則擁大衆張兩翼以邀我後此亦虎陣之類是也崔乾祐潼關之戰十十五五散而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嚴精兵陳於其後

及兵既合偃旗如欲遁以誘其進乃發伏兵而乘之即雲陣之類也韓世忠大儀之戰先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金人不知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金軍擾亂宋師迭進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即龍陣之類也雖李廣衛青崔乾祐王重胤韓世忠之徒未能知此八陣之法而暗與古法合亦足以制勝矣今思古陣而制教法一陣自具八體八體各具八變皆因地勢而分列因敵勢而變化靜則有定

體動則有定用觸之則爲首援之則爲尾一陣遇敵諸陣相援首動尾應奇正迭出變化無方是之爲八陣活法倘拘文泥圖以求古法而不知變化神妙之用或繁碎而重疊無以應卒而適宜是謂八陣無法何以制勝乎夫知陣法而不知變化者固不足與語用兵之事也近年諸將併與陣法失之乃謂今與古異戰則戰耳奚以陣法爲殊不思陣法果何從而起乎衆則易亂亂則易潰於是隊伍之法生焉地有巖阻原谷形有高下大小曲直因地形而列隊伍於是行陣之法生焉苟謂陣法無所用之則三軍之衆若何而布列是以士卒自占其地而布列無法也使士卒自占其地則隊伍必然紛亂而不整布列無法則勢如風痺左右不能相顧首尾不能相應安能奇正生生之妙行陣無奇正隊伍不整治皆敗之道也項羽止有二十八騎猶有陣法分爲四隊四面馳下期山東爲一處而况兵以十萬計豈可無陣法自黃帝迄於本朝皆用陣法豈今一旦獨不可用乎不能自悟不

能用陣法而謂陣法不可用且睞金虜拐子馬類風后之虎翼陣而謂虜無陣法其曾不知兵亦甚矣考數百年之兵戰用陣法而勝者多不用陣法而勝者少凡不用陣法而勝者皆出於彼此浪戰均無法制其間有以勇而遇弱以衆而遇寡以治而遇亂以和睦而遇怨離耳烏可執一而廢百指其幸者以爲常哉由兵事者盍深思之

雜兵家八陣辯正一

營陣之法起自風后初作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

者形勢以破蚩尤其法用二爲正二爲應四爲奇而餘奇爲握奇故謂之握機經風后握機經以天地風雲爲正陣龍虎鳥蛇爲奇陣此外皆爲餘奇餘奇之兵藏於中軍而法存於分數故云至孔明相蜀亦作天地魚麗金木水火土八者形勢以伐魏冕其法以戰隊爲正則電擊爲奇駐隊爲應則殿後及左右踵爲奇而亦有餘奇藏於中軍故謂之八陣圖風后制三軍用步輔車爲正兵以騎從中出而旁擊敵爲奇兵後世廢車而用二軍故武

侯於戰隊駐隊皆用步兵爲正兵電擊中軍及左右踵皆用奇兵此外亦有餘奇藏於中軍然武侯八陣與風后名同而實異後世得其書不究其制度得其圖不知其變用之法是以二子之術雖傳於世俱隱而不明甚矣李靖之好妄也其唐太宗問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者何義而靖對云古人秘藏以法其實一陣詭設八名且若天地風雲者本乎旗號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又曰黃帝始制丘井八家之法起於此也太宗復

問卿所作六花何術也靖曰本諸葛亮圖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稱有且握機言陣勢有八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經曰風附天雲附地龍居其中張臂以進鳥居其外翔擊以應之其法實然固非難考而謂爲旗號何哉武侯行師合三十五隊爲一陣有電擊有戰隊有中軍有駐隊有殿後并左右踵分布衆寡各適地利之宜如人有首臂腹足皆以相捍翼而謂之外方內圓而爲六花何哉夫聖賢立法垂世固有待於明哲之士若

智不足以究其精微缺焉可也而靖於二子之術無所窺見獨騁一時雄辯欺其君以惑後人使後人用兵不知營陣每遇征討不大勝則必大敗者靖之過也臣嘗讀衛公問對觀靖奇正一本孫武而不知孫武所謂況知二子耶蓋孫武之言曰凡兵以正合以奇勝知之者出奇無窮此言正布陣之法也奇亦爲正正亦爲奇此指言分合之法也布陣之法於一陣之中各有正有奇而於奇正亦各有隊伍之別故曹公云已二敵一則三爲正三

爲奇令靖之言曰臣但教諸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而虛實自知審如是乃孫武所謂分合法耳非陣法也又武侯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守也而靖對太宗謂其言非極致然武侯用此常以寡當衆未聞以敗衂街亭之役馬謖違之而輒喪師此其效顯然烏得謂非極致乎凡靖所論者皆詭譎變詐之術雖在兵家不可無要知非王師征討之法如以建成隆馬少却爲奇是其僥倖使後世師此得無殆耶雖

然靖遭風雲之會以果敢成功後世智識無以過靖而不辨其眞僞遂尊其說而以其書列於七經悲夫王師無術久矣今遇聖治當明征伐以爲萬世法故臣作八陣辯正

雜兵家八陣辯正二

八八六十四者正陣之數也三八二十四者握機之數也正陣之數其勢方握奇之數其勢圓方圓者陣之法也正陣之變必始於方圓方猶圓也圓猶方也故自方而變圓自圓而變曲自曲而變直自直而變銳此五陣之變初終之勢也或曰武侯八陣止有六十四其二十四者後人增之也杜牧之言夔州前武侯以石縱横八行布爲方陣則知八陣止有六十四非也三八二十四者握奇之大數亦武侯之遺意杜牧之舉八八之數者握機之數有所未明故略而言之耳或曰六十四者正也二十四者奇也又曰遊軍以固有餘地遊軍以接其後列大疑軍遊軍皆奇兵也八陣文曰四爲正四爲奇豈八陣之外後別有奇兵耶未之有也或

曰握奇之之兵既無定數而武侯必以三八二十四爲數何也曰此一陣之大約也凡一陣之中握奇之數多寡與大陣相稱如金鼓旗角刀手銳士吏僕于將之屬主將親握之者必八分之一輜重炊子斥堠餌子工匠伎巧所以協從大陣者必八分之一此三八二十四者之大數也然後世學者不敢指二十四爲握奇者以爲握奇之數皆在陣中迷於中心零者大將握之之說故也八陣之體卷而藏之則爲方陣圓陣而握機之數在陣中矣

舒而張之則爲曲陣直陣銳陣而握奇之數在陣後矣此又何疑焉故三八二十四者存之可也廢之可也存之則使後世知有握奇之數而求乎八八數之妙也廢之者使後世囿乎八人之數而推奇握奇之用也然八陣之體定于握奇若取而廢之則握奇之義隱奧難見學者述之則并與八陣而失之矣此武侯所以存而不廢也八陣之辯其說如此

雜兵家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辯

握奇文曰四爲奇四爲正餘奇爲握奇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十九字者黃帝握奇經三百六十字之文也後世誦握機之文推而廣之曰陣者數也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其準焉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兵家者流雖縱橫辯論所可知者握機大意而已然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義意亦不明莫識其要有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可者有以金鼓之數一二三四更相迭用爲龍虎鳥蛇隊之別者有以四正四奇起乎八卦而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定陣執而不變者雖用兵如李靖猶且不能明說則無怪乎八陣之不傳於天下也嘗詳攷奇正之文參於鳥蛇之說窮其淵源而涉其波流探其指歸而識其極致四奇四正龍虎鳥蛇其指甚明其法不遠但後世不能推尋其義亦學古兵法者求之太過耳夫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者八陣之名耳猶一二三四至十八也四爲正四爲奇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迭爲四奇之說也

猶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也故以天地風雲爲四正則龍虎鳥蛇爲奇矣正者受敵者也奇者旁擊者也又曰先出合戰爲奇一陣之間凡所受敵者皆正也所以救之者皆奇也故天地風雲四陣交敵則龍虎鳥蛇四陣爲奇而應之矣龍虎鳥蛇四陣受敵則天地風雲四陣爲奇而救之矣然豈特八陣有龍虎鳥蛇奇正之說小而一伍一隊大而一部一陣皆是也項羽二十八騎耳猶分奇正以破漢軍則知一隊一伍之間皆奇正矣今有二人鬪

者一人從旁擊而救之其鬬者正也其擊者奇也故以八人爲伍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人焉以八伍爲一隊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伍焉以八隊爲一小陣以八小陣爲一大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隊一陣迭爲奇正莫不皆然也此四奇四正龍虎鳥蛇迭相爲用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後世惑于異端紛紜之論巧文穿鑿遂失其眞至于龍虎鳥蛇爲四獸之陣以商金羽水徵火角木白虎青龍玄

武勾陳等紀而象之此又求之過也

雜兵家八陣伍法辯

八陣所以不明於後世者何所傳者握機大意而已所不傳者伍法而已夫有伍法然後有隊法有隊法然後有陣法故伍法不明則隊法不立隊法不立則陣法失傳矣然握奇之伍法具在非不傳也學者明於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之說以爲陣法如此而不知陣法乃隊法隊法乃伍法也四頭八尾起於一伍八人之數積而至於八八六十四爲一隊積隊而爲陣積小陣而爲大陣無非觸處爲首故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伍者伍法之謂也以五人爲伍近古司馬之法也以八人爲伍者上古黃帝之法也蓋以奇數起是五之而二十五五等爲一伍而已司馬取其法而加之故十人爲五也太宗問李靖曰數起於五而終于八何也靖曰古者井田之法形如井字開方九焉五爲伍法四爲閒地比數起於五而終之於八也此李靖不明乎五之義而穿鑿其說以欺太

宗耳夫井田九位以爲陣法猶云可也而四爲閒地此義何也如此則終於八者何據而言乎八陣之法若曰數起于伍法而終於八陣之謂也則知八陣伍法亦明矣或曰古者兵法皆以五人爲一伍而八陣亦曰數起於五豈八陣之法亦以五人爲伍乎曰不然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執者爲要則知伍法不止五人爲伍也李靖亦曰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轉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由是言之則黃帝八伍之法不存所存者司馬五伍之法

而已嘗觀武侯布石爲陣縱橫八行八八六十四然後知八陣之法以八人爲伍以六十四人爲隊而握機之數不與焉自伍法而生隊法自隊法而生陣法自小陣而大陣皆以八爲數也故一伍之中者有伍必有長一隊之中有長必有副以奇數足之兵六七十五人爲一大隊三代以來教車戰者取一隊七十五人之數分而二之取一伍十人之數分而兩之以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一卒三卒之數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共七十五人爲一

車之隊其積直又以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用之則古八陣隊伍之法遂廢而不講矣此古今伍法之變也

武備志卷五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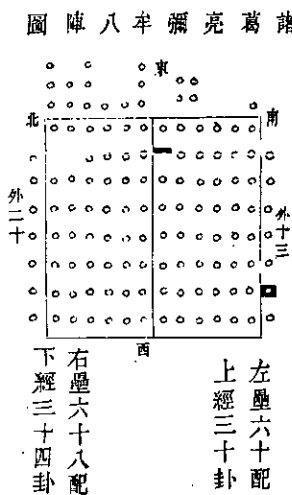
諸葛亮彌牟八陣圖說
李筌演諸葛亮天覆陣圖說
李筌演諸葛亮地載陣圖說
李筌演諸葛亮風揚陣圖說
李筌演諸葛亮雲垂陣圖說
李筌演諸葛亮龍飛陣圖說
李筌演諸葛亮虎翼陣圖說
李筌演諸葛亮鳥翔陣圖說
李筌演諸葛亮蛇蟠陣圖說 八圖共辯
正義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說
通鑑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說
張燁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說 二圖共辯

諸葛亮彌牟八陣圖

原是六八四十八爲正兵
十六爲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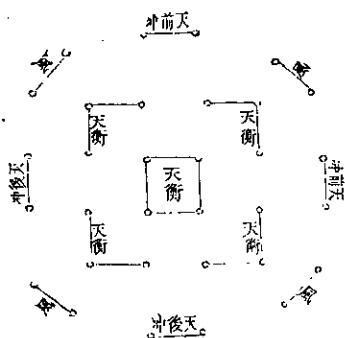
東 南 北 西
外十三
外二十

左壘六十配
上經三十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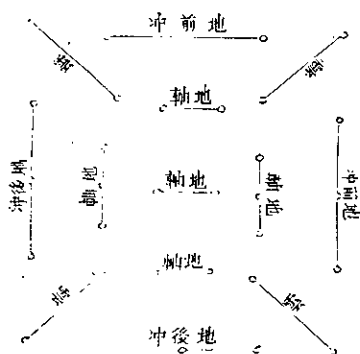
右壘六十八配
下經三十四卦

在廣漢者、(卽彌牟圖)隆士爲魁、基以江右、四門二首、六十四卦、塊八八成行、兩陣俱立、周圍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八、在魚腹者、因江爲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郄月、可以識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七八以爲經、八陣兵爲八列、中道則七正陣、故曰經、九六以爲緯、遊軍九列、復加六隊奇兵、故曰緯、觀物張行成曰、僕假守廣漢、道過彌牟、迓兵適至、令人各執旗立于壘上、三番數之、皆如此數、近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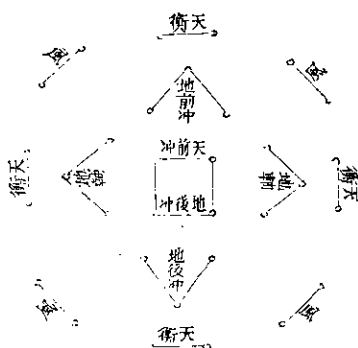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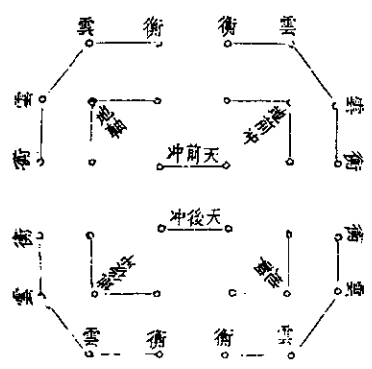
士夫記陳卒八陣皆云士壘六十四者妄也當頭陣法者立隊之初也一百二十八陣分作兩邊毎行多少不等疑若其不整麾而鼓之各認五色旗八陣分作兩邊乃安布治兵者有數法蓋乎時如此按閲使人習熟一旦當敵雖萬變雜揉亦不離散故曰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行之多寡雖不等昔本於易數左邊六十亍右邊六十八者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之理是知雜卦比卦序卦雜卦次雜亂至于上統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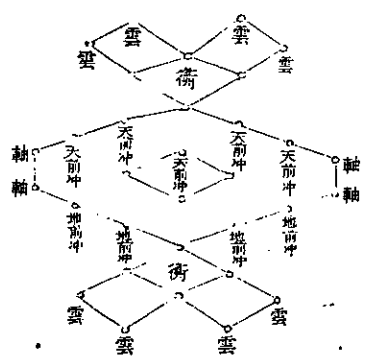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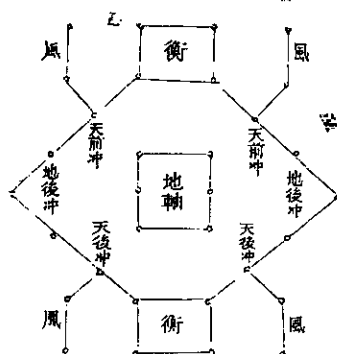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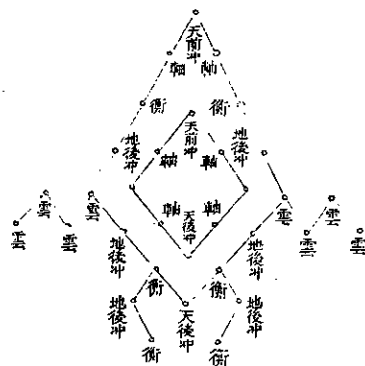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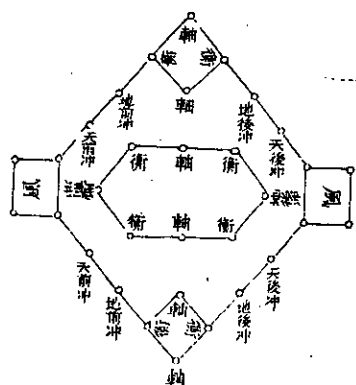
十下統三十四其數則不變也左右皆七行者先天卦各八卦爲本七卦爲用故八陣中間出入之道各有七焉兩旁兩行一行七數者揲蓍一揲之所不五則九均之各得七數之理也餘兩旁各六行總十二行或十一對八或十對九均之毎兩行共得十九者蓍得六揲之總三十八均之毎爻三揲則十九之理也總一卦六爻則一百一十四矣三揲之蓍者八卦之所自出也八卦者正數八卦用七故七分爲正兵也五揲者奇數毎三揲故三

分爲奇兵也天三之奇七與十九變于上然後地八之正六十四成于下是故孔明先以奇數列隊而後以正數立陣也奇以變正正復用奇是故臨敵制變則正無非奇奇無非正奇正相生循環無端也一百二十八者六十爲天之用六十八爲地之體天地未合之初未見于用也爲六十四則天地合爲一體奇正通爲一用體亦爲用用亦爲體變化爲無窮矣是故伏羲之易爲先天而用一而三十八文王之易爲後天而用六十四也

外之分第一變為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四面隊以天前冲四隊天後冲四隊居外四正以風八隊居外四維為圓以天衝十六隊居內層為方謂風附天而形圓是也

李筌演諸葛亮地載陣圖

地前冲
地軸
地軸
地軸
地後冲

內之分第一變為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地前冲六隊地後冲六隊居外四正以雲八隊居外四角地軸十二隊居內層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李筌演諸葛亮風揚陣圖

左之分第二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左一半陣以左天衝八隊分居外四正風八隊分居外四維地前衝三隊居內正南地後衝三隊居內正北地軸六隊分東西內廂天前衝與天後衝共四隊居中軍謂風附衝而形鋭是也

右之分第二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右一半隊以右天衝八隊分居四正雲八隊居四維地前衝三隊居內西南隅地後衝三隊居外東北隅地軸六隊分居內東南西北二隅天前後衝各二隊居中軍謂雲附衝而形有散有聚也

李筌演諸葛亮龍飛陣圖

後之分第三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雲八隊居四維天衝八隊分居上下兩端爲首尾天地前後衝十隊分居兩衝之次地軸六隊分居兩廂爲翼謂雲從龍而形六翼一首也

前之分第三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風八隊居四維爲足天衝八隊分居上下爲首尾天地前後衝十隊分居兩廂爲左右翼地軸六隊居中軍謂風從虎而形象獸一首兩翼也

東北西南二隅第四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天前後衝各二隊居正中爲首尾地軸六隊分居天衝左右次天衝八隊分居地軸左右次地前後衝六隊分居天衝左右次雲八隊分居地衝左右次爲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西北東南二隅第四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地軸六隊居中天衝八隊布軸左右次地前後衝六隊布衝左右次天前後衝四隊布地衝左右次風八隊居兩端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師律提綱用陣法選來諸將皆謂可戰則戰矣以陣爲殊不知用陣以束部伍用衆如用一人使其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以求萬全之義也昔諸葛亮推演八陣以巴蜀弱卒數萬屯渭水伐

魏司馬懿以十萬之衆不敢與戰馬隆步卒三千按八陣圖破樹機能數萬騎以復涼州今爲將者統兵數萬果可不用陣乎如無陣法則衆爲一簇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其左右不能相應首尾不得相援豈得不敗故屢陣用陣之法如敵攻吾右以天衝八隊敵之次出天前後衝八隊張兩翼而攻之是爲鳥翔陣如勝未決再出西南西北二隅風雲八隊夾擊之是爲虎翼陣勝又未決以東南東北二隅風雲八隊邀其

後或圍繞之是爲蛇蟠陣如兩陣相當而敵未動者或先出西南西北二隅兵往來敵傍撓之伺敵空虛之處而奮衝之是爲風颺陣大將列中軍以待敵或伏兵四隅候敵來戰起而聚擊是爲雲垂陣又有遊兵二十四隊或遮敵援兵或夾擊左右或擊其背或絶敵糧道或邀敵歸路而取勝也故陣有八向舉此一向以例其餘八陣之位初無定位皆臨時制宜隨地而設故地有廣狹尖斜之形陣有方圓曲直之勢錯綜八卦實河圖十五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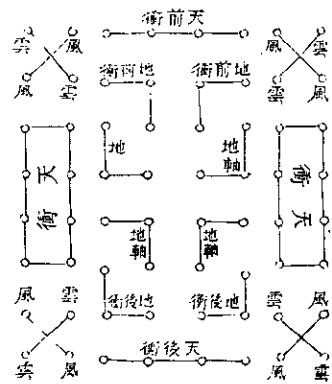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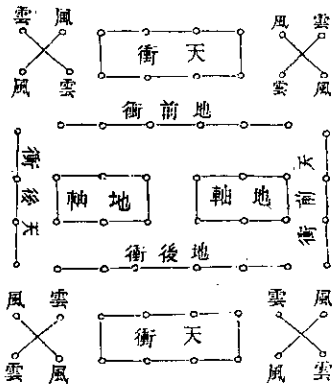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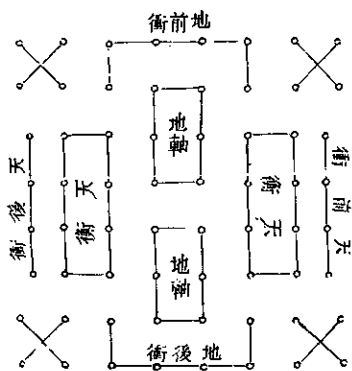
井字開方之義大將居中諸部連繞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如兩手之捍頭目也

趙本學李筌演諸葛亮八陣八形辯

太白陰經諸葛亮八陣圖八首唐李筌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陣內外前後左右四隅分拆而爲陣天覆地載內外之第一變風颺雲垂前後之第二變龍飛虎翼左右之第三變鳥翔蛇蟠四隅之第四變每三十二陣爲一陣陣各以其名而爲形何辯之蓋自古先王制陣惟有法度與步數而已至孫子始以處實論形以險夷論勢二篇之外別無餘法後世權詐之士內循先王之法度外假形勢以變人之耳目雖有鵝陣鸛陣魚麗函箱偃月等陣之名而形勢實在法度之內焉孔明八陣所向八方乾坤巽艮之位而名爲天地風雲子午卯酉之位而名爲龍虎鳥蛇四正自四隅而立四奇自四方而出合乎先王制陣之法度也區區形勢肖像之說何與之有李筌之圖求形勢於法度之外其誣武侯多矣宋神宗曰今之論兵者皆以李筌陰

經陣圖爲法妄相眩惑無一可取如其說須兩敵相遇遣使預約戰日得一寬平之野夷阜塞壑伐草誅茆如射圃教塲方可盡其言耶神宗之論兵舉朝之士未有能過者也惜所未聞者先王制節之法也

此一段了了然武經陣法亦草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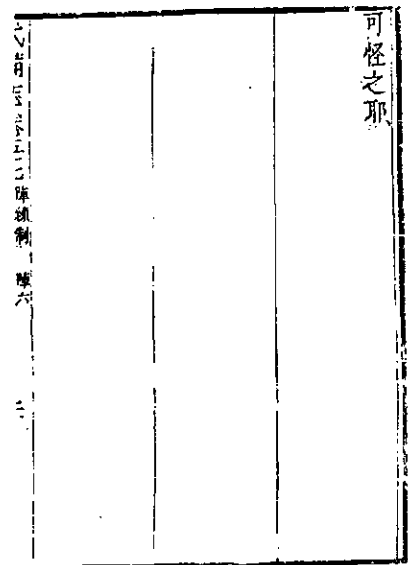
正義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正義（餘傳爲握機經）漢三分天下、有諸葛孔明者、以區區之蜀、爭衡三國之間、八陣之法、亦當考之矣。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或總稱之、先出游兵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天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地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天衝天衝）地居中間（地軸地衝）總爲八陣、陣後游兵從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中間、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江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陣遺蹤、尚可想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終、是殆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與、（此篇不知誰氏之作、蓋推演孔明陣法而托名爲風后握奇經也、故不載於握奇陣圖之下、直附於此、前論握機而實言八陣者亦例此故也）

通鑑慈湖王氏曰孔明八陣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衡四陣居右天後衡四陣居左地前衡六陣居前地後衡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爲八陣天衡併前後衡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軸併前後衡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游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尤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游兵天地之前衡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衡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

張煜曰此陣一十二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爲正三十二爲奇

趙本學諸葛亮瞿塘方陣辯

通鑑云夔州瞿塘永安宮南一里魚復灘中孔明壘石六十四魁各高五丈布爲方陣即其圖也後之演者配隸不同正義以前後外十六魁爲天衡陣左右外八魁爲地衡陣通鑑王氏以前後外八魁爲天衡陣左右外卜六魁爲地衡陣太乙統宗

千古名言

寶鑑以前後外四魁鈎連內二魁為地衡陣左右外八魁為天衡陣天衡地軸各易位而居內風雲十六陣同居四隅其說不一何辯之夫黃帝握奇陣圓也圓者分表裏孔明八陣方也方者定八向圓陣以裏為正表為奇故名內陣曰地曰軸曰衡取靜之義也名外陣曰天曰衡曰風雲取動之義也方陣以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名四正為天地風雲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四奇為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之位也是則孔明之天地風雲非軒轅之天地風雲軒轅之衡軸衡非孔明之龍虎鳥蛇亦猶伏羲文王之易先天後天各隨所取爾欲論握奇只求其法於內外勿雜以龍虎鳥蛇之稱欲論八陣只求其法於八向勿混以衡軸衡之號斯兩得之按此三家之說其於制陣內外相包之理奇正分布之要無一知之徒各以巳意牽合握奇經文强此而同其謬甚矣吁孔明八陣之義唐太宗以問於李靖則太宗未之了了可知李靖以旛名隊號為答則李靖之粗略可見况乎方士俗儒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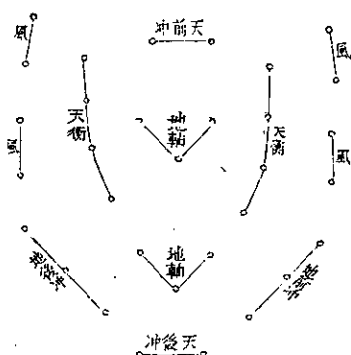
可怪之耶

防風茅元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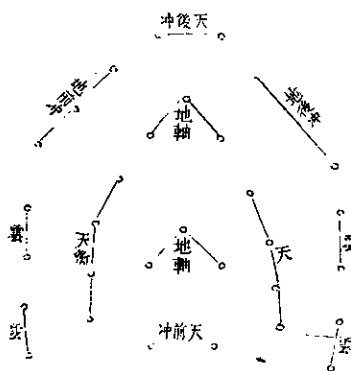
陣練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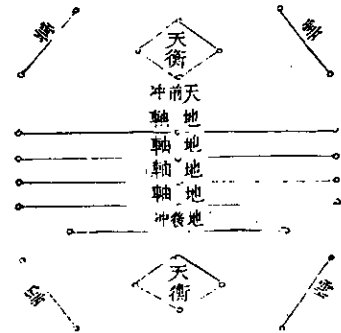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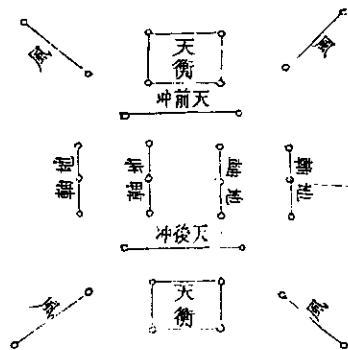
陣七

張𤐙演諸葛亮變風揚陣圖 說
張𤐙演諸葛亮變雲垂陣圖 說
張𤐙演諸葛亮變龍飛陣圖 說
張𤐙演諸葛亮變虎翼陣圖 說
張𤐙演諸葛亮變鳥翔陣圖 說
張𤐙演諸葛亮變蛇蟠陣圖 說 六圖共一說
張𤐙演諸葛亮八陣變爲六陣圖
張𤐙演諸葛亮變六風揚陣圖
張𤐙演諸葛亮變六雲垂陣圖
張𤐙演諸葛亮變六龍飛陣圖
張𤐙演諸葛亮變六虎翼陣圖
張𤐙演諸葛亮變六鳥翔陣圖
張𤐙演諸葛亮變六蛇蟠陣圖 七圖共一說
張𤐙演諸葛亮土方陣圖 說

張煜演諸葛亮金圓陣圖 說
張煜演諸葛亮水曲陣圖 說
張煜演諸葛亮木直陣圖 說
張煜演諸葛亮火銳陣圖 說 五圖共一說
張煜演諸葛亮六陣鈎連蟠曲圖 說
張煜演諸葛亮八陣鈎連蟠曲圖 說 二圖共一說

張煜演諸葛亮變風揚陣圖

左之分第二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天前沖二隊居前、天後沖二隊居後、地軸六隊居中、天衝八隊居地軸之左右、風八隊分居天衝之左右、地前後沖六隊分居風之下、

張煜演諸葛亮變雲垂陣圖

右之分第二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天後沖二隊居前、天前沖二隊居後、地軸六隊居中、地前後沖八隊風八隊分居於外、天衝八陣分居於內、

張煜演諸葛亮變龍飛陣圖

後之分第三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天衡八隊分居前後兩端地軸十二隊居中天前沖二隊地後沖二隊居衡軸之間雲八隊居四隅

前之分第三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天衡八隊分居前後兩端地軸十二隊居中天前沖天後沖四隊居衡軸之間風八隊居四隅

東北西南之分第四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天前冲天後冲四隊居東西兩端地軸六隊次之天衡八隊又次之地前後冲六隊又次之雲八隊又次之

張煌演諸葛亮變蛇蟠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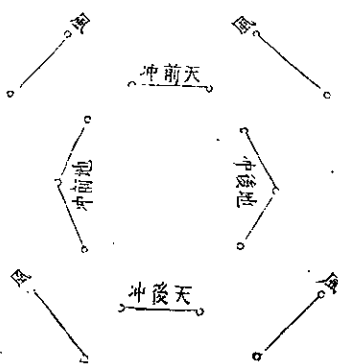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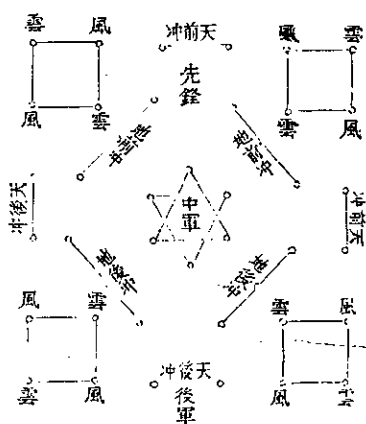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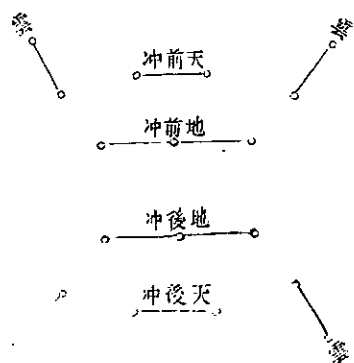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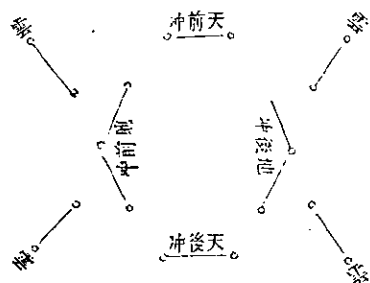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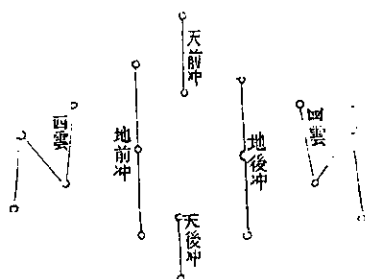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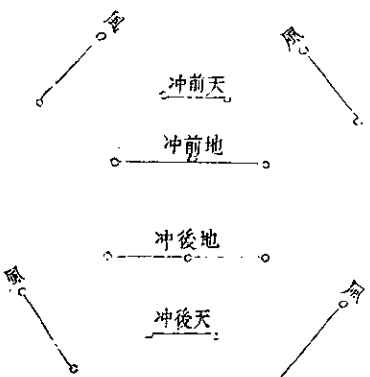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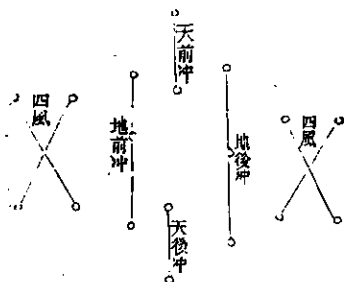
風
風
天後冲
地後冲
天衡
地軸 地軸
天衡
地前冲
天前冲
風
風

西北東南之分第四變爲蛇蟠陣地軸六隊居中天衡八隊次左右地前後冲六隊又次之天前後冲四隊又次之風八隊分居上下

趙本學張樺演諸葛亮八陣八形新變辯

太乙統宗寶鑑孔明八陣新變圖八首張樺之所演也以陣內外前後左右四隅八變而成天覆地載第一變與李筌同其餘六陣形其巧過之何辯之葢李筌好奇造僞宋神宗皇帝斥之其說不行矣世猶存者一則教場操練虛習分合之容無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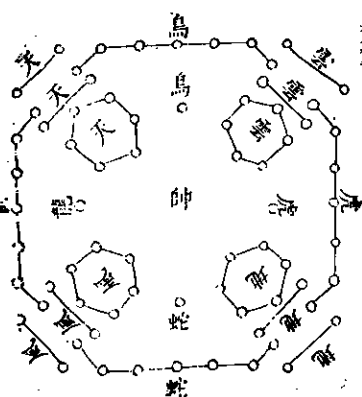
軍難制之患二則草莽之中奸妖倡亂用此塗塞耳目自悞其計李靖曰存之所以廢之是也張燁怪誕之士屢變屢下求巧反拙神宗明論漠然而未之聞惑歟悞哉雖然唐太宗問李靖曰孔明之八陣何義也靖對曰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李靖名將尚失其旨尚何議於燁耶夫必知天地風雲銜軸衝之名之義然後可與論風后之握奇必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名之義然後可與論孔明之八陣不知其義而求其法也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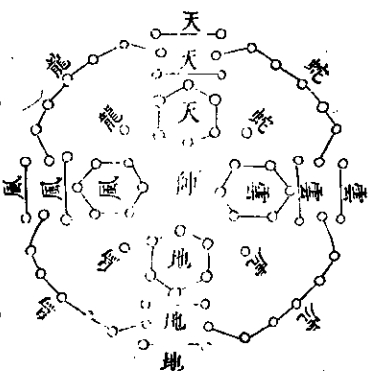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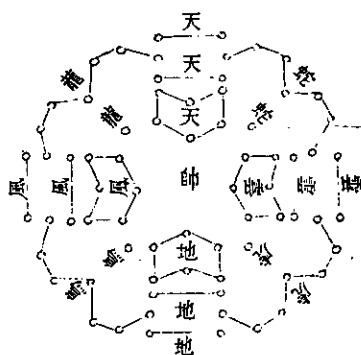
張煜演諸葛亮變六雲垂陣圖
天前冲
地前冲
地後冲
天後冲
張煜演諸葛亮變六龍飛陣圖
天前冲
地前冲
地後冲
天後冲
張煜演諸葛亮變六虎翼陣圖
天前冲
地前冲
地後冲
天後冲
張煜演諸葛亮變六鳥翔陣圖
天前冲
地前冲
地後冲
天後冲

張煜演諸葛亮六變蛇蟠陣圖

前之分第一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後之分第一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左之分第二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右之分第二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北東西南之分第三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西北東南之分第三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六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六陣圖一首六變六形陣圖六首皆張燁之所演也六陣圖其隊三十六奇正各三有天地風雲前後冲而無天衡地軸六形

陣圖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而無天覆地載載八爲六本李靖問答六形襲李筌陰經何辯之蓋孔明八陣之制内外四層四陣爲握奇十二陣爲中軍四十八陣鈎連六隊相從以爲四奇四正李靖以方陣變爲六花則握奇中軍不動惟以外營四十八陣鈎連八隊相從爲六廂故李靖曰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也謂孔明以斜谷路狹裁爲六陣者妄説也凡布陣狹隘之地及過險出隘自有約隊之法武侯伐魏八陣常用八萬人若裁爲六一陣反有一萬三千人矣安得爲之約隊故不足信李筌八陣之形既悞而張煜蹈襲更爲六陣之形則悞而又悞者也不待重爲之贅

張烽演諸葛亮土方陣圖

方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天東南、地西北、風東北、雲西南、龍正東、虎正西、鳥正南、蛇正北、

張烽演諸葛亮金圓陣圖

圓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計七十二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北、鳥東北、蛇西南、

曲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計七十

二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

北○鳥○東○北○蛇○西○南○

張煜演諸葛亮水曲陣圖

天
天
天
帥
地
地
地

直陣、天地風雲各八隊、龍虎鳥蛇各九隊、計六十

八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

北○鳥○東○北○蛇○西○南○

張煜演諸葛亮木直陣圖

張煜演諸葛亮火銳陣圖

天 天 天
龍 龍
虎 虎
風 風 風 帥 雲 雲 雲
鳥 鳥
蛇 蛇
地 地 地

銳陣天地風雲各六隊龍虎鳥蛇各八隊計五十六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北鳥東北蛇西南

趙本學張熚演諸葛亮五行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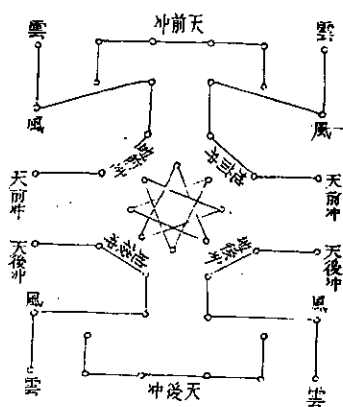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諸葛五行陣圖五首張熚之所演也或云雜兵書有之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自爲一陣更迭變化陣隊多寡不同何辯之蓋先王之兵四時有教不過乎列行陣以教聲容與號令而已不教民以分合變化之節也其防微杜漸如此李

聖人復起不易此言

唐之初脊漢雜處塞內李靖兼領其將卒不得不教姑設爲詭道以愚其耳目分六花陣爲六陣一以爲營五以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教閱一陣各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雖教之分合變化之節特爲花步耳至於臨敵無所用之臨敵之時相視地形或丘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死生支掛之不一而因以制夫步騎多寡疏密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眞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眞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也黃帝之陣前後左右中五軍分五方而布之實爲五行者乃俗人不知其理而加之名耳黃帝未嘗有形也張煜之爲此陣蓄木於此其失不待言矣

張煜演諸葛亮六陣鉤連蟠曲圖

天前冲
雲 雲
風 風
天前冲 天前冲
天後冲 天後冲
風 風
雲 雲
天後冲

此號自起搭摩

張澤曰劉先主即位於成都拜諸葛孔明爲大將出師伐魏道出斜谷其地險隘於是裁八陣爲六亦以車一百二十五乘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而分配之於六陣中軍游兵之用謹按管陣配隸天地風雲衡軸冲布列三奇六正之法如左

初鼓前後之爪牙將領八風雲一十二隊天地前後冲八隊各陣於左右三奇將領天地前後冲十二隊各陣於前後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布八卦六十四隊三千二百人之陣於中軍車乘步卒

馬軍樵爨人數咸備三奇之都虞候各執其旗布上奇之旗於前之左布中奇之旗於右之中布下奇之旗於後之左

再鼓上奇之都虞候使二正之都虞候各持其旗布先鋒之旗於上奇前之右以領前中二天前冲鉤連前中左右二風二雲六隊之車乘步卒九百七十二人馬軍四千人樵爨三百三十八人布左爪之旗於上奇前之左以領前左外一風一雲鉤連前左中三地前冲一天後冲六隊之車乘步卒九百七十二人馬軍四千人樵爨三百三十八人

中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各持其旗布右爪之旗於中奇前之左以領前右外一風一雲鉤連前右中三地前冲一天前冲六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等若干人同前布右牙之旗於中奇後之右以領後右外一風一雲鉤連後右中三地後冲一天後冲六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等若干人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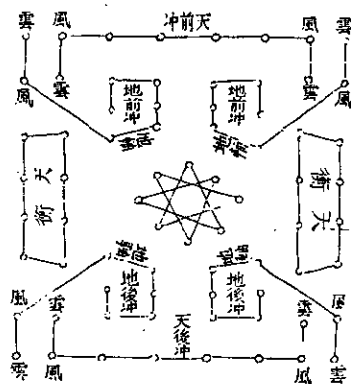
下奇之都虞候使二正之都虞候各執其旗布左

牙之旗於下奇之左以領後左外一風一雲鈎連後左中三地後冲一天後冲六隊之車乘馬軍樵爨等若千人同前布後軍之旗於下奇之右以領後中二天後冲鈎連後中左右二風二雲六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等若千人同前

游兵二十四隊車乘步卒馬軍樵爨一千二百人列陣於後

三鼓三奇六正遊兵就列營陣整肅開前門於先鋒左爪之間開左門於左爪左牙之間開右門於右爪右牙之間開後門於右牙後軍之間

一奇當二正上奇當先鋒左爪中奇當右爪右牙上奇當左牙後軍各如十二將兵之法

張熚演諸葛亮八陣鈎連蟠曲圖

張熚曰孔明八陣熚一得之愚既編隸前左中二天前冲三地前冲三地軸八隊爲一陣前右中二天前冲三地前冲三地軸八隊爲一陣前左外四風雲四天衡八隊爲一陣前右外四風雲四天衡八隊爲一陣後左中二天後冲二地後冲三地軸八隊爲一陣後右中二天後冲三地後冲三地軸八隊爲一陣後左外四風雲四天衡八隊爲一隊後右外四風雲四天衡八隊爲一陣其形正直而無鈎連蟠曲之勢故籌以先鋒統前中四天衡鈎

連前中左右四風雲八隊爲一陣左角統前左外二風雲鈎連前左内三地軸三地前冲八隊爲一陣右角統前右外二風雲鈎連前右内三地軸三地前冲八隊爲一陣左爪統左外八天衝八隊爲一陣右爪統右外八天衝八隊爲一陣後軍統後中四天後冲鈎連後中左右四雲八隊左牙統後左外二風雲鈎連後左内三地軸三地後冲八隊爲一陣右牙統後右外二風雲鈎連後右内三地軸三地後冲八隊爲一陣補之後之用兵者兢懼好謀然後行之

初鼓再鼓三鼓布列法與前方陣同

趙本學張㷁演諸葛亮六陣鈎連蟠曲八陣鈎

連蟠曲辯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六陣鈎連蟠曲圖一首八陣鈎連蟠曲圖一首張㷁之所演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六花陣法出何術乎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内環之圖是成六花張㷁誤以八陣六陣皆爲孔明舊法而各編隷四奇四正三奇三正之圖矣猶以爲未及鈎連蟠曲之勢故復爲圖說以成周丘乘之數自云參古法而行巳意也何辯之蓋周制車一乘用卒百人三人爲甲士在車上餘分爲四隊隊各二十四人分布車下前後左右挾轅以爲戰此一乘法也五車爲隊二十五乘爲偏五偏車一百二十五乘卒一萬二千五百人前後左右中布而爲軍此一軍法也大國三軍上軍下軍大夫將之中軍諸侯將之鼎足而立其陣方其勢簡易一鼓一麾而列成再鼓再麾而出戰呼吸之間開闔變化如臂使指若驅車策馬以爲蟠曲之勢則不勝其煩且亂矣且畫爲鈎連者圖也孔明陣圖八八相乘混然無別觀者以筆鈎而連之以定九軍之所中心四隊相連爲握奇十二隊相連爲中軍四隅四方各以六隊相連而爲奇正八陣故隅落有曲折相對之勢使觀者而知陣隊之別而以臨敵交戰則以神速爲貴何取於蟠曲之巧耶李筌

張燁漫不知兵徒泥合古文私意杜撰亦難矣哉

武備志卷五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八

張煒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配周制車乘陣圖 說 辯
張煒演諸葛亮當頭陣圖 說 辯
張煒演諸葛亮八陣下營圖 說 辯
張煒演諸葛亮八翼陣圖 說 辯
馬隆扁箱車圖
馬隆扁箱車營圖 二圖共說 記
張煒演馬隆扁箱車陣圖 說 辯 附稽 贊

張煜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配周制車陣圖

張煜曰、大將軍總車一百二十五乘、每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乃百卒三長之將、左持弓、右持戟、中御車、車後二十五人、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二十五乘、步卒正兵九千人、奇兵馬軍三百七十五人、樵爨三千一百二十五人、每百人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馬軍三人、樵爨二十五人、爲二隊、以萬二千五百人、軍一百二十五乘分之於中軍、八陣遊兵之用、此風后之兵法、諸葛武靈王善推演之、故於魚復江湍流之處、壘石成陣、四

面縱橫皆八八六十四隊後列游兵二十四隊每
夾泛他巨石隨波去、惟此石巍然獨存、識者謂其
有神護、今之將帥、酌古法面行已方略、其可忽諸、
初鼓、前奇副將及左牙副將各列左八風雲八天
衡之陣於左、後奇副將及右牙副將各列右八風
雲、八天衡之陣於右四奇將列天地前後衝四地
軸之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列八卦六十
四隊之陣、三千二百人爲中軍、車乘步卒馬軍樵
爨人數咸備、大將令四奇之都虞候布前奇之旗

於前之左、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奇之旗於
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
再鼓、前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先鋒之
旗於前奇前之右、以領前左中之一天前冲二隊
一地前冲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七百二
十人、馬軍三十人、樵爨二百五十人、布左角之旗
於前奇前之左、以領前左外四風雲前左中一天
衡四隊之車乘步卒七百二十人、馬軍三十人、樵
爨二百五十人、右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

布右角之旗於右奇前之左以領前右中一天前
冲二隊一地前冲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
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右爪之旗於右奇前之
右、以領前右外四風雲四隊前右中一天衡四隊
之車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左奇之都虞候、
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左爪之旗於左奇後之左、以
領左外風雲四隊後左中一天衡四隊之車乘步
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左牙之旗於左奇後
之右、以領後左中一天後冲二隊一地後冲三隊

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
後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後軍之旗於
後奇後之右、以領後右中一天後冲二隊一地後
冲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
人同前、布右牙之旗於後奇後之右以領後右外
風雲四隊、後右中一天衡四隊之車乘步卒馬軍
樵爨若干人同前、陣後游兵二十四隊車一十三
乘、步卒馬軍樵爨二千二百人、餘車一乘百人三
馬軍、增先鋒哨望敵勢之用前後左右牙將及四

三關會三軍分三將非蓋包乎其中也

奇都虞候八員共用執事二十人八正都虞候八員共用執事三十二人又餘七十二人每陣二後軍增一人各選其精健勇銳者爲夜不收陰察敵情之用

三鼓奇正就列游兵環後營陣整肅開前門於先鋒左角之間開右門於右角右爪之間開左門於左爪左牙之間開後門於後軍右牙之間以萬二千五百人錯綜於中軍八陣游兵之用故隊有鈎連蟠曲之形陣有四奇八正之勢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角左爪後奇當後軍右牙古制田賦出兵五人爲伍十五人爲隊八隊爲陣一十九陣爲營若二軍萬二千五百人則中軍游兵一十一陣八十八隊依古制用四千四百人外營八陣六十四隊用八千一百人每陣千人餘每隊一百二十五人餘則一陣容二陣四隊一隊容二隊五伍若三軍則二萬五千人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皆布之於一十九陣一百五十二隊之中所謂陣間容陣隊中容隊

以弱爲强以寡爲衆者也三伐五伐不過五步止而齊居各視奇之所止行各視奇之所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相應奇常居先正常居後大將號令於三奇三奇傳令於八正開門闔門隨臂指揮其機之握在將一人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十二將兵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李靖既變八陣爲七軍名之六花陣再變八陣爲十三軍名之十二將兵陣唐司空杜佑推演布列之法初鼓而陣再鼓而布旗三鼓而就列張燁依杜佑布列奇正之法配以周井田丘乘之制以施於孔明之八陣外營八陣陣八隊隊一百二十五人中營另八陣陣八隊隊五十人遊兵三陣陣八隊隊五十人共一萬二千五百人用車一百二十五乘戰馬三百七十五騎以當甲士三人之數謂孔明之舊法然也何辯之蓋李靖十三軍者中軍一陣十六隊外營四十八隊各以四鈎

連而爲十二陣、四爲奇、八爲正、奇用騎、正用步、奇居四隅、正居四方、四奇者、前奇後奇左奇右奇也、八正者、左角右角左爪右爪左牙右牙先鋒後軍也、四奇取禀於大將、八正取禀於四奇、此李靖法也、張燁之圖、有十二將之名、無四奇之陣、失其制矣、孔明八陣、中軍自在其中、張燁凡演八陣之外、別有八陣、以爲中軍、此又煩矣、古人所謂三軍、謂上中下三陣也、晉之三軍、恒用十餘萬人、齊之三軍、別有先驅申驅啓胠遊闕等陣之號、何嘗拘以井田丘乘之制、故凡論節制、而以田賦爲據者、皆賦也、風后之握奇、孔明之八陣、周制之農兵、各自爲法、張燁定以風后天地風雲衡軸衝之陣名、配以萬二千五百之車徒、欲强而合之、其可得乎、

張煜演諸葛亮當頭陣圖

諸葛亮以八陣變爲三才陣、乃牟彌當頭陣法、計二十二陣、天衝二陣天衝二陣地軸二陣地衝二陣雲風四陣先鋒一陣斗樞二陣翼候四陣中軍一陣遊兵一陣　陣隊不等、計一百二十八隊、一萬三千八百人分爲一百二十八陣各一百人爲一陣也　步卒九十六隊、馬軍三十二隊、步兵天衝十六隊天沖八隊地軸十二隊地沖十二隊風八隊雲八隊中軍三十二隊騎兵先鋒四隊斗樞七隊翼候八隊遊兵十二隊餘一隊雜用　○步兵每隊一百人騎兵每隊五十人獨先鋒每隊騎兵一百人　先鋒八卦八卦卽風雲　爲正、斗樞翼候、爲奇、

趙本學張煜演諸葛亮當頭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當頭陣圖一首張煒之所演也孔明壘石爲陣凡有三處一在瞿塘魚復江者至今猶存一在成都府新都縣之牟彌鎮一在漢中府沔縣之定軍山其跡皆已泯滅無傳張煒用出巳意以六十四陣兩而倍之爲一百二十八陣以步兵三十二小陣分爲四坤四巽八天冲十六天衡於前三十二小陣布爲四乾四艮十二地冲十二地軸於後三十二小陣布爲握奇於中以騎兵三十二小陣布爲四先鋒七斗樞八翼候十二遊兵

於前後左右之間謂孔明牟彌鎮當頭陣如此也何辯之蓋古人制兵置左右二陣謂之二拒其用如左右手其勢不得不重四奇迭用乍進乍退其勢不得不輕煒以四坤四巽爲二拒而先鋒斗樞翼候反倍之非奇正之制矣至於天衡地軸各以重兵居內將安用之此尤爲奇巧煩碎之甚者也不假辯以廢之將何以爲戡亂之法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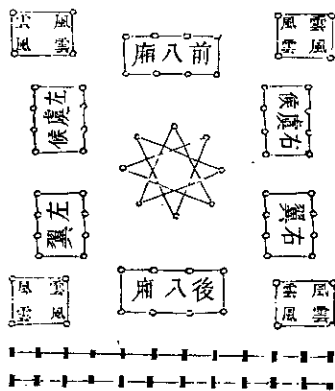
張煜演諸葛亮八陣下營圖

離火 坤土 兌金 坎水 艮土 震木 巽木

諸葛亮以八陣布爲九宮滿天星乃棊盤布下營法計二十二陣（九宮九陣五星八陣八卦四陣遊兵一陣）陣隊不等共二百五十六隊（以一萬二千八百人分爲二百五十六隊各五十人爲一隊）步軍二百隊馬軍五十六隊（步兵中黃六十四隊赤白黑碧綠八宮七十二五行八宮六十四隊騎兵四隅四營三十二隊遊兵二十四隊）九宮五星爲正八卦後遊爲奇

趙本學張煜演諸葛亮滿天星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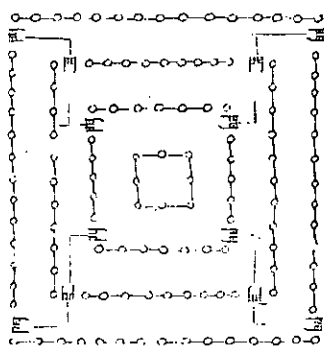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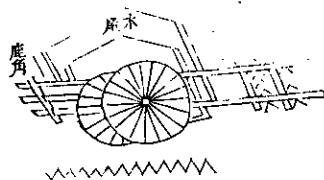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寶鑑滿天星陣圖一首張煜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陣四而倍之而爲二百五十六隊以六

十四小陣爲中軍以七十二小陣包中軍爲內營以六十四小陣重包之爲外營以十二騎陣護四角爲拓隊以四大隊重護拓隊爲鋪爲望樓謂孔明定軍山満天星下營法如此也何辯之兿通書所載九宫體用天地盤數九宫居中八卦五星居外力士蠶室奏書博士居四隅張燁好神其法布爲満天星陣實准天地盤數之格也殊不知古人營陣本同一法下營尤以簡便爲貴善用兵者陣一止卽爲營營一分卽爲陣當就脚下可以立成豈有更分二百五十六陣之理自多分多合愈煩愈亂節制之道決不爲此也

此陣孔明所變者一十三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隊爲正三十二隊爲奇

十三隊（中軍一陣前廂一陣後廂一陣前風雲二陣後風雲二陣後遊兵二陣）八十八隊（中軍十六隊前後廂十六隊前後風雲十六隊左右翼十六隊遊兵二十四隊）

趙本學張煜演諸葛亮八翼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煜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八翼之名者煜以步卒一十六陣爲前後二廂以騎兵三十二陣爲左右翼候正兵之後

無奇奇兵之後無正何辯之蓋孔明六十四陣皆古之車制無非正兵別以二十四陣爲遊兵則孔明叅用騎兵之法也瞿塘石陣八八成列其兵環遶於後非特爲殿後耳接戰之時或以居先或居左右爲翼爲僕爲衝爲突爲揚爲伏無定名也張燁推演陣圖動以六十四陣居中二十四陣居外實不知孔明遊兵之用也大率制兵當知伍法中軍如身前軍右軍如兩手左軍後軍如兩足皆爲正兵四奇迭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爪如牙如觜如角如翎如翼無正形無定位以此而叢輕重之權以此而求動靜之理然後可與追議孔明之兵法

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晉帝每有西顧之憂馬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醜虜何足滅哉帝從之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於是西渡溫水羌虜木機能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以八陣圖作扁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地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以蔽矢石且戰且前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與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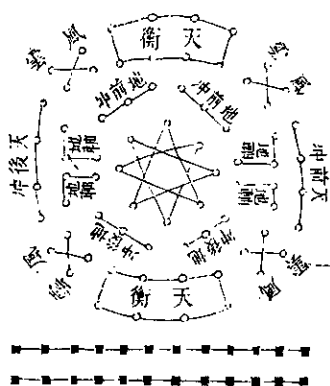
唐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李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馬隆偏箱車陣記

偏箱車之陣晉將軍馬隆伐羌之所作也古者車一乘卒百人甲士三人在車上七十五人分三隊夾轅爲戰備二十二人守副車爲殿或九乘爲偏或十五乘爲偏或二十五乘爲偏厥後胡兵入中國車陣爲虜所破陣法遂無傳而車亦失其制不復用矣逮漢衛青率陵始用車以爲營衛乃自創法車一乘伏卒二十五人千後出入迭戰豈古法哉晉元康間羌虜木機能反涼州乘高布險以制官兵兵不能討舉馬隆將隆循衛李選士三千二百人配車一百二十八乘乘二十五人每二乘相副爲一陣三百人爲遊奕依孔明陣圖爲四層一層五十六乘二層四十乘三層二十四乘西層八乘路廣車上以木爲拒馬攢簇外向結營而行名鹿角車營路狹更施木屋以蔽矢石木屋拒馬高則難用故偏其箱以承之故曰偏箱車也扁誤作偏非環山丘濬所謂凡車皆二箱獨隆爲一箱之說也亦非張燁前後八箱之義也蓋凡用兵進征與深入者虜情未諳地險未審皆當固守爲之本孔明八陣圖內外相包部伍不亂所謂先爲不可

晉爲虜所破而破虜莫如車消息之道存焉

今世之車大約與三代之車不復用矣三代之制尚可通融偏箱又何必泥故車之學無存人未講也

勝是也馬隆依之所以爲深知兵法云

張煇曰此陣世以爲馬隆變也馬隆推演孔明八陣爲偏箱鹿角圓陣九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爲正三十二爲奇

趙本學張煇演馬隆偏箱車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馬隆偏箱車陣圖一首張煇之所演也晉馬隆討凉州叛羌募兵三千五百人西渡溫水羌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其前或設伏以截其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

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轉戰千里卒以滅賊後因有馬隆八陣圖贊行于世張煇演爲陣圖前後爲兩箱內外俱圓何辨之蓋馬隆以車結陣而行造車扁其車箱箱之上加鹿角木屋以自衛路險兵少專用正兵故也李靖欲請兵三萬以征高麗太宗問之曰兵少地遠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太宗曰馬隆討凉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信乎正兵古人所重李靖曰臣西討突厥行數千里

非正兵安能致遠、馬隆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拒禦、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深矣、張燁不知出處、編為二箱、揣度謬矣、殊不知偏讀為偏者、世俗之悞也、古握奇經文不過六十字、檃括無遺、及范蠡樂毅韓信註疏經與傳相雜、公孫弘不能釐正、更增字以發明之、遂不可曉、訛傳孔明之陣、本於握奇者如此、亦有者偽為握奇金鼓旗幟之數、為續圖、或假名馬隆八陣圖贊、皆不足為據者也、李靖曰、俗傳握奇經、但得其

粗、何張燁信之之過、而至於成癖耶、因附經及贊於後、

風后握奇經 此俗傳握奇經也、自三十二隊天句起、增字發明之耳、句止、經傳錯雜、自角音五句起、師並旋句止、孔明之法附會其中、

角音二、初警衆、末收衆、革音五、一警兵、二結陣、三行、四鬬、五急鬬、金音五、一緩、二止、三退、四背、五急背、麾五、一玄、二黃、三白、四赤、五青、旗法八、一天玄、二地黃、三風青、四雲白、五天前冲、上玄下赤、六天後冲、上玄下白、七地前冲、上黃下青、八地後冲、上黃下赤、二革二金為天、三革三金為地、二革三金為風、三革二金為雲、四革三金為龍、三革四金為虎、四革五金為鳥、五革四金為蛇、此八陣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兼雲、在龍為兼鳥、在虎為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鞞音不止者、師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三十二隊天、十六隊天衡、八隊天前後冲、八隊風、三十二隊

地、十六隊地軸、十二隊地前後冲、八隊雲、以天地前冲為虎翼、天地後冲為飛龍、風為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遊兵以犄角、重列不動、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分合各隨人之多少、觸類而長、天或圓布、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此為靜、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冲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軸是也、公孫弘曰、此為動、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

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前冲居其右後冲居其左雲居四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註釋天或圖布以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中其部隊或三十或五十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一本自五十以下云變通之理寄之明皆不復備載千古以來其文不滿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于今於難處增字發明之耳

馬隆八陣圖贊孔明之後有或撰握奇經及金鼓積圖猶爲風后所作隆之所贊即此圖

總述

治兵以正求勝以奇正不可易奇無常規可握則

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陣

動則爲奇靜則爲陣陣則成列奇則不盡分苦均勞輸觚相稱嚴兵前守後隊勿進

奇兵

古之奇兵兵在陣內今之奇兵兵在陣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眛

天陣

天陣十六外方內圓四爲風揚其形象天爲陣之主爲兵之先善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陣

地陣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冲敵難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窮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陣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玄風能鼓物萬物繞焉蛇能爲繞三軍懼焉

雲陣

雲附於地始則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

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陣形赫然象名爲龍

虎翼

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淮陰將三十萬自當項羽孔將軍左費將軍右漢王在後絳侯又在漢王後淮陰先行不利孔將軍乘之大戰垓下初項梁教羽以兵法羽不肯竟垓下之戰兵家敌人之術而羽獨不悟此馬隆識魯公之不識也

翔鳥

鷙鳥將搏，必先翔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之而下，必有所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蟠蛇

風爲蛇蟠，附天成形，勢能圍繞，性能屈伸，四奇之中，與虎爲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埏下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端，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

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當，勿爲事先，動而輒從。

遊兵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示羸挑盛，結陣趨地，斷塗截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音有五，革音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鼙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嘉乍背，或縱或横，行伍錯雜，整作鼙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日條流，角法有五，初聲未收，麾者指揮，角者警覺，臨機變化，愼勿交錯。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爲，缺三句安時救危，蓋不得已，聖人用之。

英雄爲將，夕惕乾乾，既正乎治，不黨不偏，樂以身

後，苦以身先，小子自私，君子兩全，戰者危事，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之爲陣，動則爲賊，後賢審之，勿以爲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告來者。

武備志卷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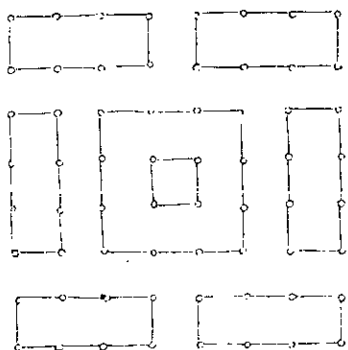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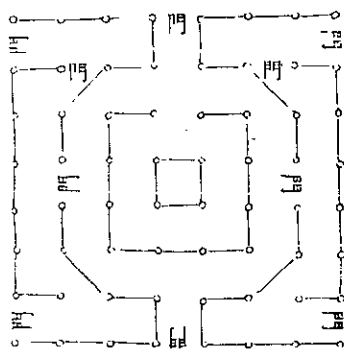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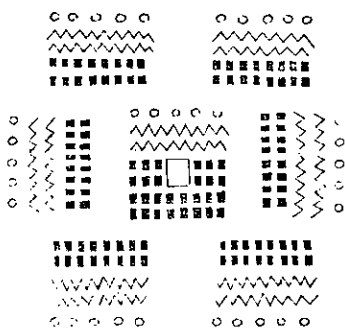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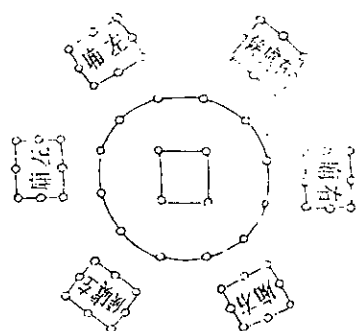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六十

陣練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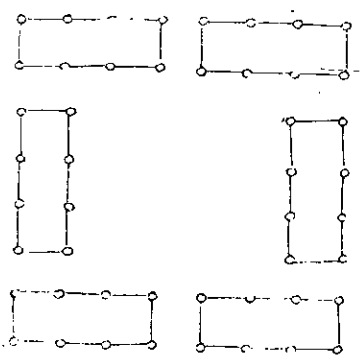
陣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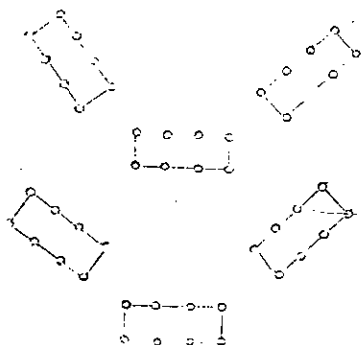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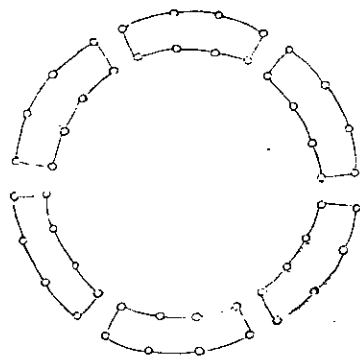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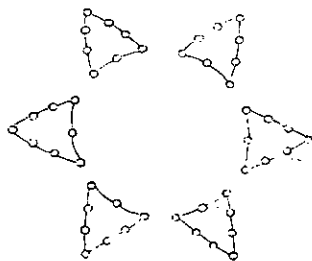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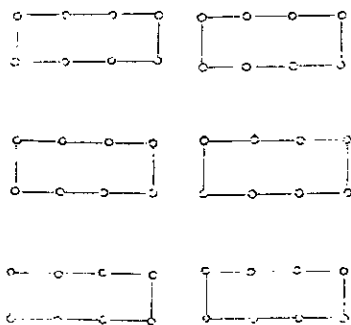
防風茅元儀輯

李靖偶落鉤連曲折相對八陣爲六圖
李靖以諸葛亮八陣爲六舊法圖
李靖內環之圓外畫之方變爲六花陣圖
李靖六花七軍車徒騎布列陣圖　四圖共說
李靖六花開方教閱圖
李靖六花方陣圖
李靖六花圓陣圖
李靖六花曲陣圖
李靖六花直陣圖
李靖六花鋭陣圖　六圖共說　十圖共記

李靖偶落鉤連曲折相對八陣爲六圖

李靖以諸葛亮八陣爲六舊法圖

唐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因地之方）行綴應於天（象天之圓）步定綴齊則變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

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畫路棊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地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車也）去師隊（騎也郎跳蕩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步兵）前進以五十步爲節（定限）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四角聲

龍鋒跪坐（籠鋒以手執鋒橫當膝處 跪坐曲其前脚八字而立）於是鼓之三呼號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爲也。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二十四馬當一車七十五人），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智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李靖六花圓陣圖

李靖六花曲陣圖

唐太宗曰卿六花陣晝地幾何靖曰大閱開方一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二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閱之所臣常教士三萬人每陣五千以其一爲營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

李靖六花陣記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爲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鈎連而有六陣左右總管各二陣左右虞候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爲六孔明之舊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内方環之爲圓外直畫之爲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之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爲花瓣云其隊數參用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兼而間立步隊百人爲率騎隊二十五人爲率車隊七十五人爲率車曰駐隊步曰戰鋒隊爲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爲奇居後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爲七軍陣正六花之别名也其教閱恒用三萬人分左右六箱一箱爲營法五箱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爲正中軍爲奇斯陣也以開唐家之運制服夷狄其功偉矣若以爲盡孔明之閫奧則猶有間也

武備志卷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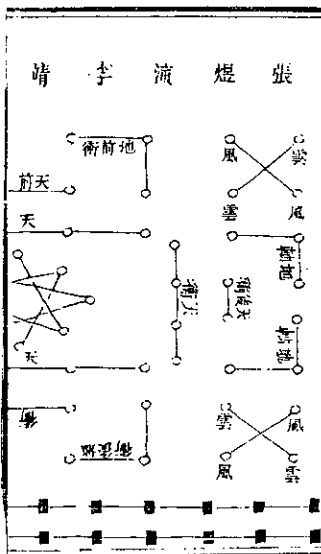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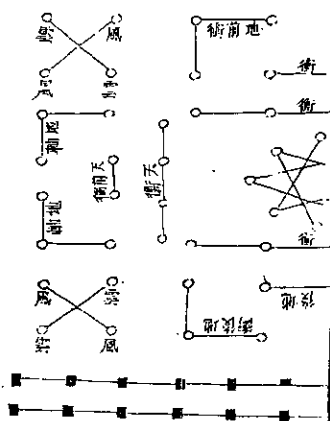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十

張煇演李靖六花陣圖說　辯
䅲兵家演李靖五花變爲六花陣圖說辯
李靖六花陣行軍次第圖說
李靖七軍行引圖說
李靖四門斗底陣圖說　記

李靖十二將兵陣圖說　記
杜佑布列李靖二將兵陣圖說
李靖十二辰陣圖說　記
杜佑演李靖第一變四門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二變鴈行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三變七門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四變雙門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五變八門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六變四天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七變張翼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八變蛇行陣圖　八圖共說

此辯更中病根

六花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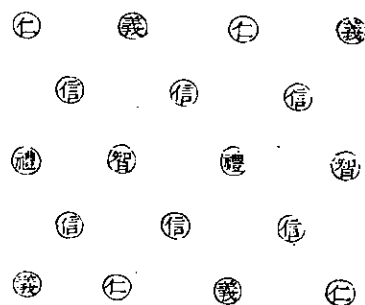
張煜曰此李衛公演八陣為六花陣一十三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隊為正三十二隊為奇

趙本學張煜演李靖六花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李靖六花陣圖一首張煜之所演也李靖因八陣為六花者以中軍變方而為圓以外營變直而為方中軍如花心外六陣六出如花之外辯張煜之圖八陣具在但以地軸地衝轉居於外以天衝天衝轉居於內謂之六花何辯之蓋兵之有陣猶碁之有畫路也陣之有方圓所以討度量多寡之數定遠近之限制險短之節也方計其步圓計其奇奇者徑一圍三之謂也六花中一廂前二廂後二廂左右一廂每一廂步騎相間而立或相去十步或三十步或五十步前奇後正覩敵何如再鼓之前正後奇其出以五十步為節離而不絕卻而不散皆由方圓度量而起數是則外畫之方外環之圓者節制之所在非如裴緒李筌五行生尅之說矣大抵李靖六花之制步兵在前馬軍在諸陣之後得之於左傳車戰之法先偏後伍是也其變化出入不與孔明八陣同所謂天衝地軸風雲龍虎鳥蛇之義不惟無其陣而且異其法張燁拘拘以地軸天衝內外轉移之末而求六花之理不亦迷且惑哉

[illegible]名必傑
[illegible]已非與
[illegible]廢齊動

雜兵家演李靖五花變爲六花陣圖

義　仁　義　仁
信　信　信
智　禮　智　禮
信　信　信
仁　義　仁　義

雜兵家云、仁陣受敵、義陣擊左、禮陣擊右、信居大將、智陣殿後、義陣受敵、智陣擊左、仁陣擊右、信居大將出奇、禮陣殿後、禮陣受敵、仁陣擊左、智陣擊右、信陣出奇、義陣殿後、智陣受敵、禮陣擊左、義陣擊右、信陣出奇、仁陣殿後、此五花之變也、仁體東方木用青旗、義體西方金用白旗、禮體南方火用赤旗、智體北方水用黑旗、信體中方土用黃旗、此五方五花之體也、

趙本學雜兵家演李靖五花變爲六花陣辯

雜兵家李靖六花陣圖一首、作者無名氏、以前後左右中五陣號爲仁義禮智信、謂之曰五花、以一十七陣交互爲六陣、謂之曰六花、何辯之、蓋制軍以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爲伍、自一乘言之、甲士居中、步卒分爲四隊、居前後左右、自一偏言之、二十五車也、大而列之五偏爲一陣也、然數起於五而終於八、然後奇正備焉、李靖六花陣自孔明八陣而變、孔明九軍、中軍一十六陣、外營八軍、每軍六陣、李靖七軍、中軍一十六陣、外營六軍、每軍八陣、六陣居外、如六出之花、故以爲名、李靖兵書未有五花之陣之說也、學兵不讀左傳、不考衛公問荅、譬如暮無盡路、一步不可行也、爲此圖者、妄指爲六花陣、盖於左傳及問荅平生未嘗覩也、行之於世、悞軍殺將、不爲毒且烈哉、

李靖六花陣行軍次第圖

先右虞候馬軍十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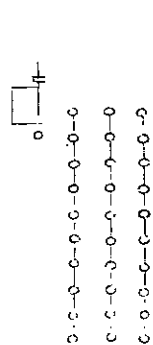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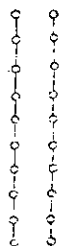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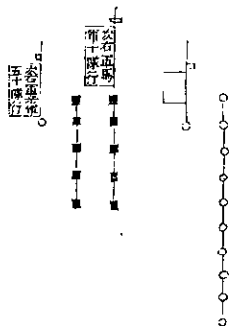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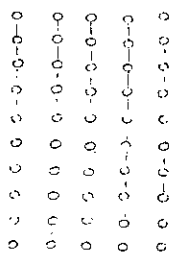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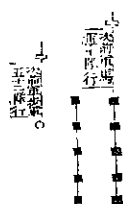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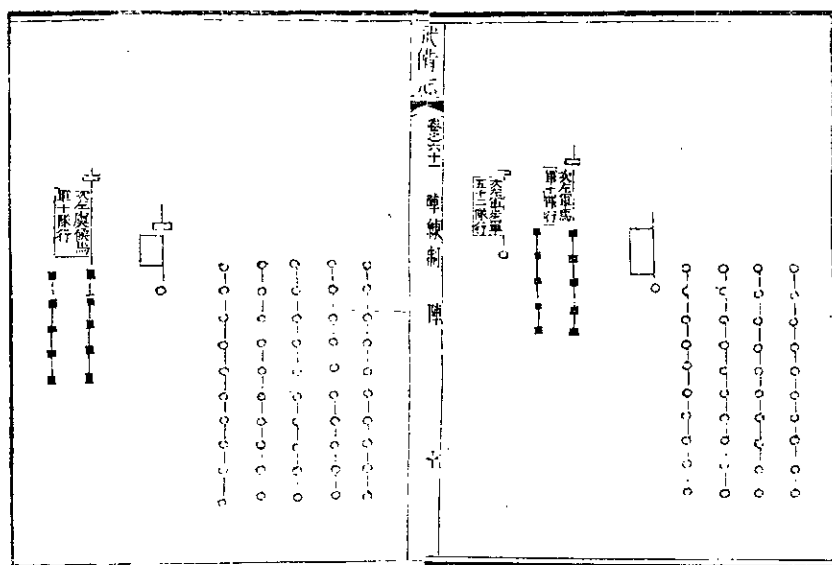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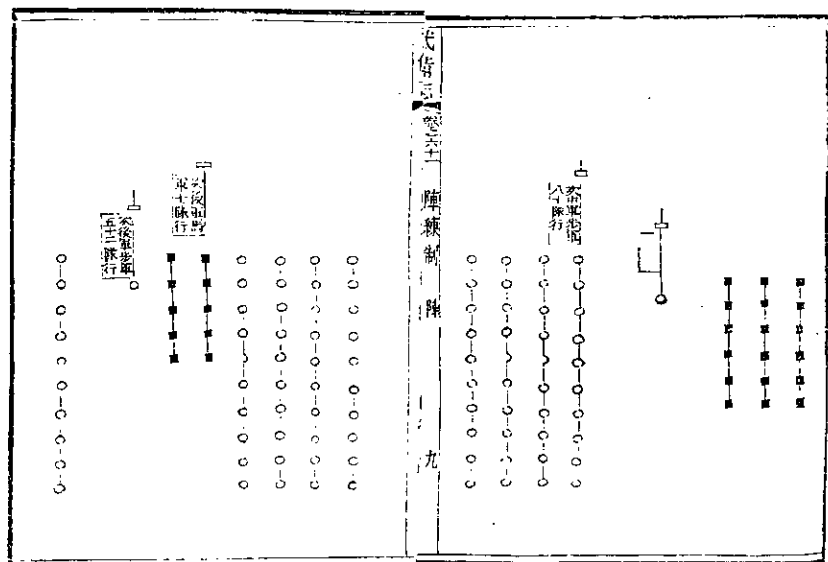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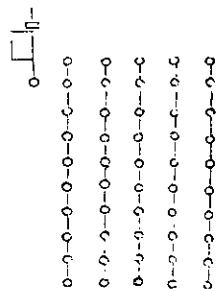
次右虞候步軍五十三隊行

次右軍馬軍十隊行

次右軍步軍五十三隊行

次右軍步軍 八十隊行

次後軍馬軍 十隊行

次後軍步軍 五十三隊行

武經總要云、李靖法、凡軍將行、先使腹心及鄉道前覘、逐營各以跳盪奇兵馬軍先出、去營一里外、當前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依次第起發、

凡聞第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騾、第二角聲絕、卽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卽發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卽發、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東裝被駕準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用騰擊、如其路更狹小、須更加角聲、仍令將校排比催督、急過勿令停擁、其步兵隊輜重二千步外、引馬軍去軍二里外引、李靖裝束法同、

右行軍之法、大率如此、其輜重在內、計兵二萬人、凡四百隊、除馬軍八十隊、輜重六千人、外奇兵等隊悉在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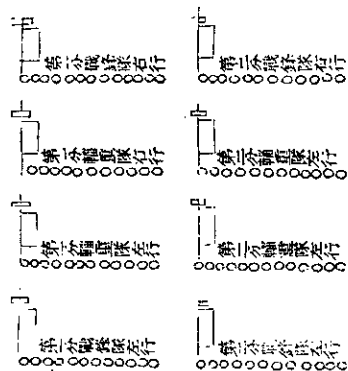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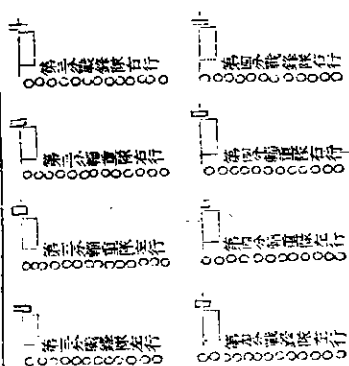
凡軍行常先右虞候馬軍為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

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行每經高處、卽令三五騎馬踏高四顧、以候不虞、餘軍準此、候望右虞候既先發、主安營踏行道路、險行水草、左虞候先排窄路橋津、拼後收拾闕遺、排比隊伏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回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餘次第準前、却轉軍職掌轉初發交換、

凡道狹不可並行者、卽第一戰鋒為首、右戰隊次

之左戰隊又次之右駐隊又次之左駐隊又次之若道闊可得並行者宜作統行法其統行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準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引齊行後統次之如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隊爲戰隊第三隊爲奇伏隊第四五隊爲駐隊隊頭一人副隊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遞爲替換若兵數更多皆倣此

李靖七軍行引圖

第四分戰鋒隊右行
第四分輜重隊右行
第四分輜重隊左行
第四分戰鋒隊左行
第三分戰鋒隊右行
第三分輜重隊右行
第三分輜重隊左行
第三分戰鋒隊左行

武經總要云李靖法凡軍行漸逼賊陣或行賊境我軍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須行引時先準爲方陣行列以兵分爲四分輜重爲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第二分戰鋒隊與前面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其第三第四分並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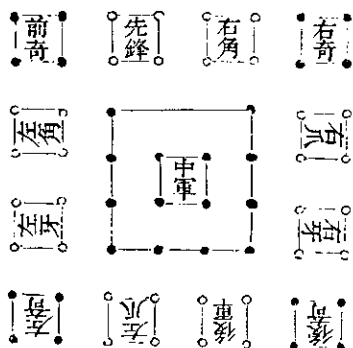
李靖四門斗底陣圖

第二分戰鋒右隊首
第二分戰鋒隊左行
第二分輜重隊右行首
第二分輜重隊左行
第三分戰鋒右隊首
第三分戰鋒隊左行
第三分輜重隊右行首
第三分輜重隊左行
第一分戰鋒左隊首
第一分戰鋒右隊行
第一分輜重隊左行首
第一分輜重隊右行
第四分輜重隊左行
第四分輜重隊右行
第四分戰鋒左隊行
第四分戰鋒右隊首

武經總要云 李靖法 與隋法同 凡軍行、既逢賊、即抽第一分中兩行輜重橫列在內、爲兩重、其兩行戰鋒隊橫列在外、兩重爲陣前面、第二分中兩行輜重即進前居陣內右偏、直列爲兩重、其兩行戰鋒隊進前、亦直列爲兩重、居右偏輜重外、爲陣右面、其第三分戰鋒輜重、依第二分法轉爲陣左面、第四分戰鋒輜重、依第一分法轉爲陣後面、令四角相接結成方陣、緩急遇賊即戰、賊遠則成陣而行、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鋒常裹輜重、若逢川陸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隊縱橫相當布列、使均也、

李靖四門斗底陣記

四門斗底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隋大業中征遼東制、每軍一萬二千人、百人爲隊、騎兵四十隊、步兵八十隊、各分爲四團、將發、步兵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輜重隊乃出、第一團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陣夾以行、第二團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團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團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至營第一團騎兵陣於東、第二團騎兵陣於南、第三團騎兵陣於西、第四團騎兵陣於北、合爲方陣、四面外向、護以車乘、亦如之、步兵各以其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此葢隋高祖楊堅之成法也、李靖六花七軍之陣消息其法、一軍三萬人、五十人爲隊、騎兵八十隊、步兵四百隊、輜重兵一百二十隊、亦各分爲四分、引行止舍、一以爲則

焉斯陣也取其簡便易成變化不滯而已李靖六花用之善矣苟制陣無奇正分合之勢徒方陣以當敵則騎兵見壓於前者有妨於退步兵欲救於後者不便於進出入相蹂行列雜行雖將如劉錡尙無壘陣之善策況其他乎

李靖曰八陣乃武侯舊制世用之而不可易今損益其制共成十二將兵爲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爲正以馬軍爲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右角三曰右爪四曰左爪五曰左角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稟於大將四正取稟於四奇正常以奇爲首居各視奇之所止出各視奇之所行奇常在前正常在後卒然遇敵觸處爲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所謂以寡制衆者也

李靖十二將兵陣記

十二將兵之陣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以乘之陣外兩層四十八陣各四分之爲十二小陣四隅四陣爲奇四方八陣爲正奇兵用騎正兵用步兵各一圖將各一人中騎兵十有六陣爲中軍大將主之大將統乎四奇之將四奇統乎八正之員

首尾有相因之勢行止有相隨之分奇正有同力之義故名爲十二將兵之陣是時突厥寇掠虜騎奔衝復變六花而爲此也唐太宗盖用其法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破陣樂舞前出四表者非象四奇乎後綴八旛者非象八正乎用一百二十八人者以六十四陣爲總陣八正之員各領八陣別有六十四小陣以爲中軍一人所以象一陣也其原同出於武侯而各隨所變故杜佑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宗李靖之法以爲之法夫豈無所本哉附見於後

杜佑布列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前門 先鋒將 右角將 右奇將 前奇將 左角將 右爪將 右門 左門 師 左爪將 右牙將 左牙將 後軍將 後門 左奇將 後奇將

杜佑曰初鼓前將及左牙將各陣於左後將及右牙將各陣於右四奇將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於中引四奇之都虞候各持其旗布前奇之旗於前之左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奇之旗於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再鼓四奇就列乃令各奇引八正之都虞候各持其旗使布先鋒之旗於前奇前之右布左角之旗於前奇後之左布左爪之旗於左奇前之左布左牙之旗於左奇後之右布右角之旗於右奇前之右布右爪之旗

於右奇後之左、布右牙之旗於後奇後之右、布後軍之旗於後奇前之左、三鼓、八正就列則開四門、前門在先鋒右爪之間、左門在左爪左角之間、右門在右角右牙之間、後門在後軍左牙之間、

唐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勑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勑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悞之之術也、

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敎邊將只以此處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爲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鬭漢長於弩

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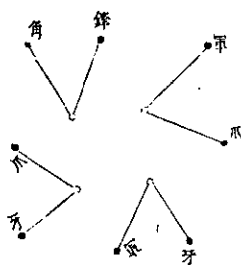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李靖曰古今以來臨戰每作四面陣周圍受敵以爲必固若遇鋒擊之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處卽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翻成陣制

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立就諸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中爲中黄陣騎兵三千人並長鎗短刀巳爲前衝亥爲後衝寅爲左突申爲右擊酉爲白雲卯爲青龍午爲大赤子爲大黑辰爲摧兇戌爲決勝未爲先鋒丑爲破敵十二陣各步卒八百人爲十二隊而爲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於陣中隨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都馬步軍萬八百成一大陣游奕八百人在於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充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卽於隊中減人多兵卽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爲營動則爲陣逢則緊急鼓聲一發陣則立成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一大旗有賊攻一面卽諸陣相應同時向救轉戰只轉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作挑戰引之令入則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

長鎗左右挾擊前抄其胸後掩其尾是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李靖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之陣亦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之初四夷内附蕃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蕃長於騎漢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爲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爲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爲十二將兵凡騎兵爲四步分爲八騎居四維爲奇爲首步居四方爲

正爲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爲十二辰混步騎而爲一凡外營周圍十二陣皆步而騎若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爲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其正則步開騎出而擊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而循環之無端至此而後見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時用兵既久蕃將薛萬

徹阿史那執失思力之徒皆黠桀之資苟騎兵別聚爲一陣教之知奇正之方則誰可得而制者靖以步而參之騎以騎而隸之步或分之使居四隅或析之使隨各陣屢變其名屢犯其勢何莫而非顛倒駕御之微權也哉他日侯君集謂太宗曰陛下使李靖教臣兵法靖匿其精者是李靖欲反也靖曰得臣之粗者足以服四夷足矣欲得臣之精是君集欲反也後君集果以逆誅靖之遠慮蓋如此

武備志　卷之六十　陣練制　陣

杜佑演李靖第三變七門陣圖

牙爪　爪　角　鋒　角　爪　牙　軍

左　前　右　後

杜佑演李靖第四變雙門陣圖

鋒　角　前　角　爪　右

爪　牙　左　牙　軍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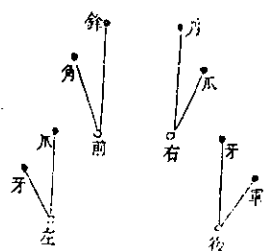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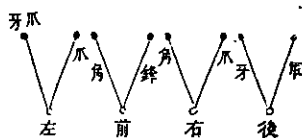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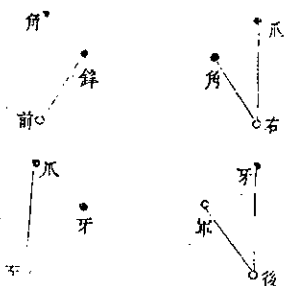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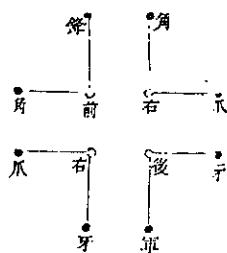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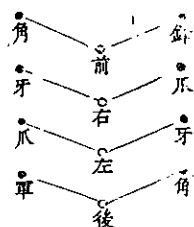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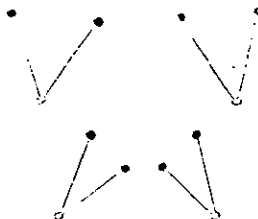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之六十　陣練制　陣

杜佑演李靖第五變八門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六變四天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七變張翼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八變蛇行陣圖

角 前 鋒
牙 右 爪
爪 左 牙
軍 後 角

杜佑損益古制共成十二將兵作爲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目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爲正馬軍爲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左角三曰右角四曰右爪五曰左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稟於大將八正取稟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爲首所謂以寡制衆者此也居則各視其奇之所止出

則各視其奇之所行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則觸處爲首驗于亮之入陣靖之六花其法不相遠矣以下制爲陣法凡八變因敵變化循環無窮焉第一大將軍營陣利布奇正列營則開四門前門在先鋒左角之間左門在左爪左牙之間右門在右角右爪之間後門在右牙後軍之間大將軍營陣亦曰四門陣又曰方陣象金其陣利守初先鋒左角馬隊更番而出五番而遍次前奇出於陣前更番出擊八番而止返入本處而右奇

出次左奇出次後奇出周而復始見利則左奇後
奇自兩門而出必勝則四奇由四門俱出兵觸前
則前奇應觸左則左奇應觸右則右奇應觸後則
後奇應行則前奇居前次先鋒次左角次右奇次
右角次右爪次左奇次左爪次左牙次後奇次右
牙次後軍止則四頭八尾遇敵觸處爲首應敵則
擊尾而首至第二變鴈行陣利以衆敵寡及利圍
先正陣馬更番而出五番而遍次出奇隊馬更迭
爲奇正八番而遍如見利則兩奇俱出必勝則四

奇俱出第三變七門陣利平川廣野以衆敵寡及
利用正兵第四變雙門陣先左爪右牙正隊馬更
番而進次左角右爪如之次出前奇右奇兩將故
擊左則前奇應擊右則右奇應見利左奇後奇俱
出其陣利前狹後廣及利奔衝分合制敵亦曰鋭
陣象火第五變八門陣更番四面八門而出以應
敵見利則左牙後奇引四正爲左右翼以勝之其
陣利以寡制衆及利自固亦曰圓陣象土第六變
四天陣利於阻中卒然遇敵分其兵以據阻第七
變張翼陣利吞敵亦曰曲陣象水凡曲陣應鋭陣
方陣應直陣第八變蛇行陣利用奇亦曰直陣象
水先左角先鋒馬更番出遍次前奇之將從左出
戰右奇自右進補前奇左奇自左出補右奇後奇
自右出補左奇前奇還却自左入補後奇如此周
而復始見利左奇引二正爲左翼後奇引二正爲
右翼以擊之右因敵變化與地形之宜終而復始
以取無窮焉

歸屯卽撤屯　經摺撤單行　手接手成營

撤陣卽下營　抽替撤雙行

縱五步橫二十五步積實占地一百二十五步
爲歸屯

開方四面各二十五積虛若干爲撤陣中營正
居十三步中

陣從中應外抽戰隊從中起最中則最先在外
也

武備志卷之六十一

武備志卷六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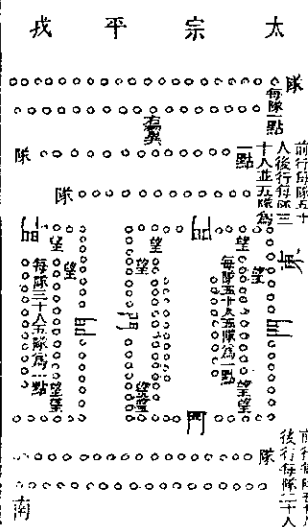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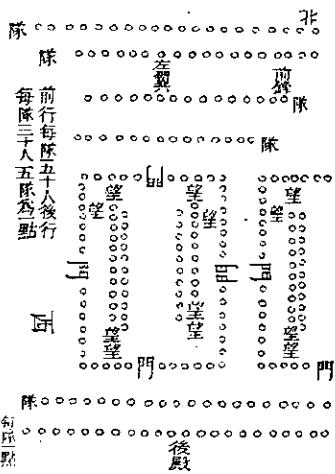
陣練制

陣十一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圖說　記
宋眞宗常陣圖說　記
宋神宗一軍布列法圖
宋神宗陣戰法圖
宋神宗九軍布列法圖
宋神宗牝陣圖說
宋神宗牡陣圖說
宋神宗衡方陣圖說
宋神宗車輪陣圖說
宋神宗罘罝陣圖說
宋神宗鴈行陣圖說
宋神宗客輜重方陣圖說　七圖共辯

每隊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車兵二十一萬二十地分爲一點

萬全陣圖

北
隊
隊
左翼
前鋒
隊
隊
前行每隊五十人後行每隊三十人五隊爲一點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望 望望 望望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隊
每隊一點
後殿

武經總要云、右萬全陣法、前行每隊五十人、後行每隊並三十人、前後並五隊爲一點、每陣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車一、兵二十二、並十地分爲一點、凡九圍共成一陣、內三爲方陣一爲前鋒一爲後殿二爲左翼二爲右翼 凡中心連拼方陣三、每陣各大將一人主之、其陣各方五里、人相去一里、東西占十七里、每陣周𢌞二十里、計七千二百步、每五百步爲一地分、每一地分用戰車一乘、兵士二十二人、二人在車上四人掌拒馬四小牌四捨四劍四四人掌床子弩二四人掌步弩二四人掌棹刀二小牌二三人掌三圍牌三、一陣計千四百四十地分、戰車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人、無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爲一隊、計百六十六隊餘二十人、其兵士隊於陣內列行拒馬五千七百六十槍五千七百六十劍五千七百六十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步弩五千七百六十棹刀二千八百八十小牌八千六百四十步刀四千三百二十八圍牌四千三百二十望樓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計八十人凡陣之四面列戰車傍牌及諸兵器皆持滿外網車中附楔模軍中所用之物又每牌面門一門爲臨時啓閉之節、東西稍陣、各用騎兵萬人、解鐙分爲兩行、前行配五十騎爲一隊、計百二十五隊、每隊并隊眼占

地五十步、計六千二百五十步、計一十七里、一百三十步、後行配三十騎爲一隊、計百二十五隊、每隊并隊眼占地五十步、東西占地十七里九十步、三路探馬、計三十隊、每路各序圖子排列、計百六十五騎、輕騎七千五百人騎槍七千五百條圍牌七千五百面劍三千七百五十口東西陣各劍千八百七十五口骨朶三千七百五十條東西稍陣各骨朶千八百七十五條前後陣各用騎兵五千、解鐙分爲兩行、前行配五十人、騎爲一隊、計六十二隊、每隊并隊眼占地六十五步、計四千三百三十步、計一十一里七十步、後行配三十

人騎為一隊計六十二隊餘十八人每隊并塚跟占地六十五步計四千九十五步計十一里三十五步五路探馬計五十隊後陣戒兩路牌每路各浮圖子排計二百七十五騎輕騎三千八百人騎槍三千八百條圖牌三千八百面劒一千九百口前後陣各劒九百五十口骨朶一千九百條前後陣各骨朶九百五十條三陣圖凡用兵士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十一萬三百八十人廾內三百四十人充望子三萬六百五十人騎內六百五十人充探馬數內騎軍及無地分兵士共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人三萬六百五十人騎一萬五十人步也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記

方而不圓變化不生

平戎萬全之陣宋太宗皇帝備造之所作也東西千三百二十乘騎三萬六百五十四兵士一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布為前後中左右五軍之大陣前後左右各以二行相從為表裏中以三陣相從為輔弼故五軍而有七陣也中陣以車一千四百四十乘方布如城郭每乘卒二十二人為戰備陣中置拒馬五千具別用五千人守之四角置望樓八座別用八十人守之凡中三陣計用步兵一十一萬二百八十人也皆為正前陣後陣之前行各三千一百騎隊五十人前陣後陣之後行各一千九百騎隊三十人東稍西稍之前行各二千六百五十騎隊五十人東稍西稍之後行各三千七百五十騎隊三十人餘六百五十騎隊三十人分為各陣探報之卒凡前後左右等陣計用騎兵三萬五千人也皆為奇蓋雍熙之時契丹內侵太宗制此陣以禦虜騎之奔突故曰平戎萬全之陣夫宋不自征伐有天下莫知古人制陣之法務以輕銳為戒持重為主如此則其積弱之勢實由玆而起矣

宋真宗常陣圖

先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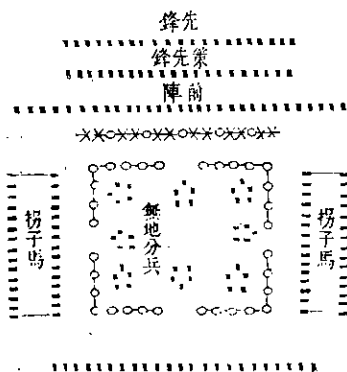
策先鋒

前陣

無地分兵

拐子馬

拐子馬

九陣皆兵體而無稍鋪

武經總要常陣法

大陣

大陣、卽中軍陣也。布陣之法、大約指畫分明、進退有節、審地勢設陣形、或排長陣、卽常蛇陣或排方陣、今卽四門斗底陣以步軍槍刀手在前、方陣則四面排布雜以傍牌標槍、當陣面。聯布木拒馬、或間以大車、謂之陣脚兵。按隋書擧鹿角設戎爲方陣良弓勁弩居其後、以雙刀床子弩參之。行伍厚薄、出於臨時、務於堅整。戎馬無以馳逐、一陣開四門、騎兵居其中、候出戰卽開門放

戰隊出、隊絕閉之。有駐隊、有戰隊、環相爲用、不竭人馬之力。若馬軍在前、先歸戰候、戰久卽抽歸步軍陣後、方陣則抽歸陣中亦依門而入。馬步軍都部署押大陣、親大將旗鼓所在、應敵用兵、俱禀成算。有先鋒陣、策先鋒陣、拐子馬陣、前陣、拒後陣、皆受節制。今以鈐轄、都監每一員領一將兵、多者五千人、少者三千人。此陣中之陣也。若裨將十員共領兵、則五萬人也。押大陣東稍西稍、臨時處置、今不具錄。本朝景德年北面用兵選兵官鈐轄以上押大陣東稍及西稍又有應募驍果、及取使臣軍校之勇幹者、分押戰隊、大約皆千人。此隊中之隊也。凡一指揮以五百人準之、皆軍校一員所轄、仍分隸凡一將佐一部隊一營壘、大小相轄、上下相維、元帥統之。故居則營壘辨、行則陣隊成、此其大較也。如偏將出征、或行隘狹之地、則隨形布陣、不可阻以常法。

東西拐子馬陣

東西拐子馬陣、爲大陣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營拐子馬並選精騎、夷狄用兵、每弓騎暴集、偏

攻大陣一面、捍禦不支、則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馬以爲救援。其兵量大陣之數臨時抽揀。

先鋒陣

先鋒陣、所以禦奔衝、陷堅陣、擊銳師、盡須勇力也。本朝行營常選精兵充之、將領三員、慮捍禦不及、患在奔衝、又置策先鋒爲援。雍熙北伐、置先鋒部署以下將佐。咸平中、契丹寇河北、鎮定高陽開五路都部署、統兵十餘萬、會合選精騎二萬爲先鋒、又命五將各領三千精騎、陣於先鋒之前、犄角相

應景德初所出陣圖防捍北狄前鋒陣外盛選銳兵令驍將領之別爲一隊咸平中眞宗覩陣圖因曰北狄常選精悍爲前鋒若捍不及即有侵軼之患令盛選銳兵命驍將領之別爲一隊遏其奔衝彼既挫銳而退餘則望風不敢進矣

策先鋒陣

置陣在先鋒陣後驍將一員統之先鋒抗敵或勢不支則策先鋒陣爲應援制其奔突

前陣

凡用兵排陣之法中軍大陣之前別擇銳士散爲奇兵謂之前陣按風后握奇經曰凡兵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十人爲一隊總二百五十隊有中壘有外壘有陣兵有奇兵陣兵一百七十五隊陣兵九十八人奇兵三千五百人孫武子曰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謂當敵以正陣決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無敗凡戰以正合以奇勝當敵爲正外擊爲奇則用奇之策揣摩敵形指向分衆兵非貴多也乘機取勝而已咸平景德中契丹南侵三路重兵會合中軍步騎常滿十萬人前陣騎士滿三萬人約握奇圖奇兵之數

無地分兵

無地分兵輕銳之兵也凡一指揮各領戰隊分遣指使使臣或軍領一員押之處大將軍營陣左右前後備緩急驅使其戰隊多少臨時分置無定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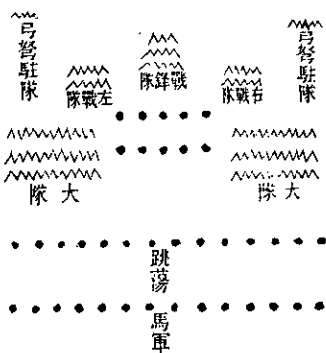
拒後陣

拒後陣殿後兵也凡出征伐並爲拒後軍陣之制糧道居後若彊寇對壘欲圖其變引重兵闘戰潛選精銳由間道掩擊我委積輜重則須殿後捍之

咸平中親征北面覩地圖曰北虜好選精兵大戰後斷我糧道因別選良將二員將二萬人殿後犄角捍寇無腹背受敵之患

宋眞宗常陣記

常陣之陣宋眞宗皇帝備邊之所作也咸平景德之間契丹西夏內侵好以弓騎暴集偏攻大陣或突我前或邀我後或掠我左右一而不支輒爲所破不利往往如此也眞宗出陣圖觀之乃以步兵方布一大陣於中陣外障以木拒馬或大車陣內

別選精騎備緩急號爲無地分兵陣開四門出入其陣各爲二行更番迭用以節其力大陣之左右有精騎爲藩蔽號爲拐子馬劫金人之名也大陣之前三萬騎爲前陣前陣之前又有先鋒陣先鋒之後有策先鋒陣三者相爲應援大陣之後二萬騎殿之並以精銳充其數眞宗作此以代萬全後每用之故時謂之常陣其實與萬全之陣大同而小異耳揆其所制之意惟以必生爲主以羈縻爲道以捍禦遠蔽爲固而已長驅遠鬪在所不欲此武備之所以不振也此國之所以亡也儒臣不以兵爲意區區以聲容議論之末務其流禍至於中國變爲夷狄豈不烈哉

宋神宗九軍布列法圖

宋神宗

於卦坎　於音羽　爲元武

左虞候

右軍

前軍

牝陣圖

右牝陣卽黃帝五行之水陣、孫子之牝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騰、劉裕之却月也、舉皂旗鳴鼓、則爲之、左右俱高、行軍溪谷、利爲牝、牝則前張兩翼、便於吞掩、使彼奔衝、三面受敵、足以勝牡矣、牡之列也、前銳後重、象劍之鋒、牝張兩翼、夾攻其鋒、經曰、銳而鋒者夾擊之、故牝勝牡、

於卦離　於音徵　爲朱雀

宋神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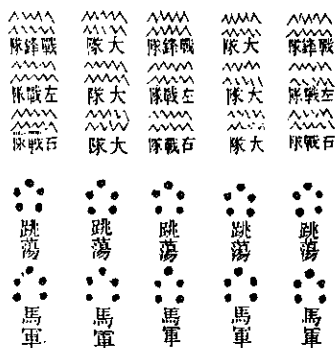
牡陣前軍

牡陣圖

右牡陣、卽黃帝五行之火陣、孫子之牡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舉朱旗鳴鼓、則爲之前下後高乘虛冒亂、因其地勢、則利爲牝、可以勝衝方矣、衝方前衆後疎、戰者相促、居者有餘、經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牡陣勝衝方、

於卦震　於音角　爲青龍

宋神宗

衝方陣圖

右衝方陣、即五行之木陣、孫子之衝方、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也、舉青旗鳴鼓則爲之前高後下左右或險則利爲衝方可以乘車輪兵得成行、善亂敵而畏險阻、衝方守險以疲車輪故衝方勝車輪、

宋神宗車

於卦坤宮

輪陣圖

右車輪陣、即太公三才之地陣、孫子之車輪陣、吳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機也、纓熊旗八鼓則爲之。平原廣野、且行且戰、宜爲車輪、車輪利進、可以勝罘罝、罘罝備其首尾、虛在兩傍、其勢不堅、車輪四備、强弩、善衝亂敵、經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動待敵者亡、故車輪勝罘罝也、

右戰隊　戰鋒隊　左戰隊

一曰飛翼陣
於卦爲離宮

右戰隊　戰鋒隊　左戰隊

宋神宗

罘罝陣圖

左戰隊　戰鋒隊　右戰隊

左戰隊　右戰隊　戰鋒隊

右罘罝陣卽太公三才之人陣、孫子之罘罝、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虎翼、左傳之魚麗也、舉虎旗七鼓、則爲之川澤漫衍、草太扶疎、遇敵決勝、則爲罘罝、罘罝前後橫中央、縱張其四翼、利於相救、雁行延斜、張其斷絶、故可以勝雁行、

宋神宗鴈

後軍

中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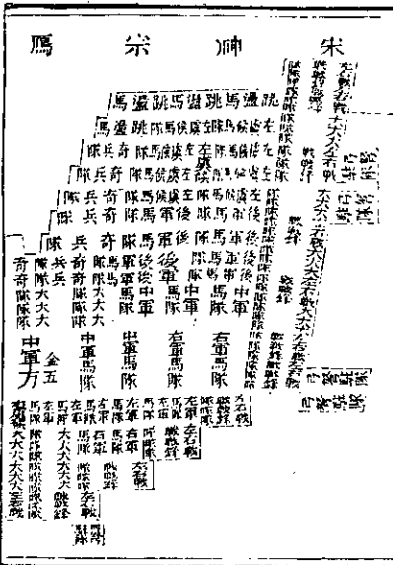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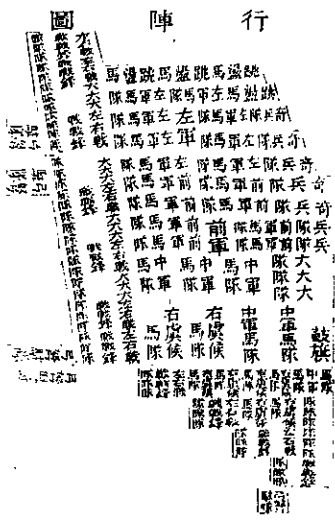
金五

方

行陣圖

左軍

前軍

鼓旗

右鴈行陣即太公三才之天陣、孫子之鴈行、吳起之鵞鸛、諸葛亮之衝陣也。舉鴉旗九鼓則爲之。背城向敵、易斷繞入則利爲鴈行、可以勝方陣。鴈行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左右、利於周旋。經曰：厚而正者堅、當選勇力脅其兩傍、故鴈行勝方陣也。

重方陣圖

武經總要云宋神宗新陣法元豐七年降八陣者本裴緒新介方圓牝牡衝方罘罝車輪雁行之名也今均李靖陣用一萬四千爲之馬步軍各以五十人爲一隊計二百八十隊步軍二百隊馬軍八十隊分爲中軍左右虞候左右前後七軍凡布陣一卒占地二步一馬縱横二步陣中毎十人爲列皆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陣有八門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至者也共駐

隊者卽令之陣脚兵也戰鋒隊戰隊跳蕩奇兵者卽令之陣内戰兵及無地分兵也右虞候右軍者卽令之先鋒策先鋒將也前軍後軍卽令之左肋右肋將也左虞候左軍者卽令之殿後策殿後將也但古巧立其名故學者惑而難曉每出戰則馬卒迭用更戰更息循環無窮戰鋒隊出則爲銳陣狀如鼎足左右戰隊各分爲兩列如雁行翼之故以正合以奇勝者陣也金鼓之嚴衛將帥之大防奇正之機要則出不意掩無備欲圍西北先擊東

南覘彼虛實衛其腹心可以決勝矣

文獻通考神宗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此卽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久亂將臣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者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左陣者内圓而外方圓陣卽内外俱圓矣故以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分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四廂二虞候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二帥卽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四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卽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右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所載陣圖爲法失之遠矣朕常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

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塲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陣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乎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也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

趙本學宋神宗九軍新陣辯

武經總要九軍新陣圖乃宋神宗皇帝之所演

也宋有契丹西夏之禍太宗製平戎萬全陣眞宗製常陣皆不勝元豐五年神宗更大稽古制別爲九軍陣用李靖陣爲七將用裴緒新令爲牝牡衝方罘罝車輪雁行之形牝取其廣牡取其銳車輪取其圓罘罝取其包絡雁翼取其張舒以形相制治而爲法出神宗之宸斷者何辯之著黃帝孔明之陣四奇四正併中軍而爲九大將之將得四之一八陣之衆得四之三謂之握奇開闔出入千變萬化其道無窮何形勢之有神宗爲九軍似矣惜

乎中外無等奇正不分泥於形勢知爲九軍而不知所以用之况李靖六花陣軍七故將亦七九軍而置四將可知操縱開闔進退出入决無善政也積弱累敗至於喪亡宜哉或曰孰與平戎常陣爲優劣耶曰陣起於五而終於八起於五者前後左右中五正也不及四奇終於八者四奇四正也而不及中此萬世不易之法平戎常陣雖知五軍而布其所失過於固守怯於進取均爲敗陣惟不泥於形勢庶幾不類於兒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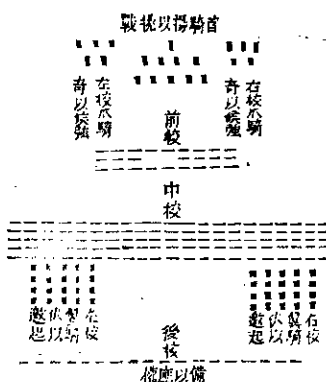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六十二

武備志卷六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十二

許洞飛鴉陣圖說
許洞長虹陣圖說
許洞重霞陣圖說
許洞八卦陣圖說 西圖共兩葉
王驥立伍陣圖說

飛鴉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前校首陣一十步合成五十騎、

第一陣、一部長一百四十步、六尺為步三百六十步為里

第二陣四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

第三陣五部長一里二百四十步計七百步

前校項兵三陣步兵二十七部合萬三千五百人

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部

第二三陣同、

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

第一陣二十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第二三四陣亦如之

第五陣八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

後校尾兵一陣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

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左校爪騎一陣五部合二千二百騎、

右校同、

第一陣三部長一里六十步、計四百二十步

第二陣二部長一百八十步、

左校翼騎四陣二十部合一萬騎、

右校翼騎同、

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

第二三四陣亦如之、

前校首騎三陣之中二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一百三十六步在內虛實共厚三百四十步

前校項兵三陣之中二處各虛三十四步、計六十八步虛實共厚一百七十步

後校一陣厚三十四步、

左校爪騎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共厚二百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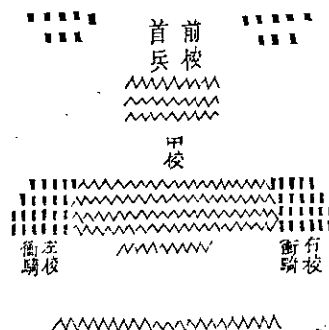
右校爪騎亦如之、

左校翼騎四陣之中三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一千四百步虛實共厚四百七十六步

右校翼騎亦如之、

前校之項前去首騎之末三百四十步、中校之首、去前校項兵之末一百七十步、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四百四十步、

自前校首騎之首至後校之末并虛實在內共厚四里三百二十步、計一千七百六十步

亦如之、左右校翼騎低於中校第二陣一隊與中校相去一百四十步、計二百八十步在內總成一大陣虛實共長八里二百七十步、計三千一百五十步

長虹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前校三陣步兵二十七部合一萬三千五百人、

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

第二三陣亦如之、

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

第一陣、一十九部長三里三百五十步、計一千三百三十步

第二陣、二十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第三四陣亦如之、

第五陣一十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

後校一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左校銜騎二陣八部合四千騎、

右校銜騎同、

第一陣五部左右各伭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十步

第二陣三部左右同前長一里六十步、計四百二十步

左校騎四陣騎兵二十二部合一萬一千騎

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

第二陣同

第三陣、六部長二里一百二十步計八百四十步

第四陣同三陣、

右校騎四陣與左校同、

前校三陣之中二處各虛三十四步計六十八步在內都厚一百七十步

中校五陣之中四處各虛三十四步計一百三十六步虛實共厚三百六步

中校一陣、厚三十四步、

左校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共厚二百四步

右校同、

左校四陣之中各虛六十八步、計二百四步虛實共厚四百七十六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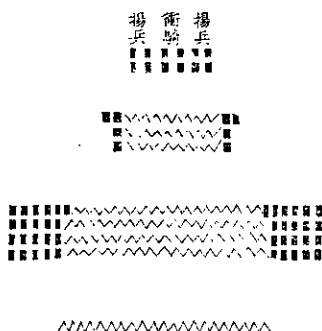
右校同、

中校之首去前校之末、一百五十步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一百二十步自前校之首至後校之末、虛實共厚二里六十

步計七百八十步

自左校衝騎之首、至右校之本、虛實其厚一里三百一十六步計六百七十六步

右校衝騎首至末、同右左校、各去中校角一十步、計二百步

在內左右校、第一陣第二陣與中校齊頭、以向中校處各一部為準、外角高中校六十步、左右校第三第四陣旁掩一部在中校、總成一大陣、彎長七里二百三十步、計二千七百六十步

重霞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首校衝騎二陣、一十二部六千騎、

第一陣、六部、左右各低一隊、每部五百騎、占地橫一百四十步、六部共占地長八百四十步、

第二陣同、

前校步兵四陣、三十五部、騎兵八部、共四十三部合二萬一千五百人、

第一陣、步兵九部、騎兵左右各二部、步一部占地十七步、步騎計一十三部占地一千一百九十步

第二三陣步兵各九部、騎兵左右各一部、兵一部長九百一十步、

第四陣、步兵八部、長三里二十步、

中校四陣步兵八十四部、合四萬二千人、

第一陣二十一部、

第二三四陣同、

後校步兵一陣二十一部、

左校騎兵四陣二十部、

右校同、

第一二三四陣各五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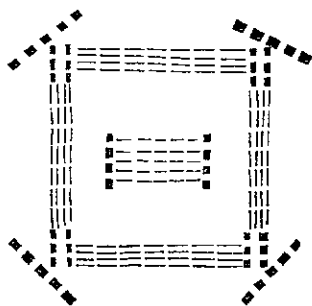
前校衝騎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騎兵一部、厚占地六十八步陣中虛亦六十八步步兵一部、占地三十四步陣中虛亦三十四步、前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處三十四步騎兵虛六十八步、

中校四陣之中、厚薄與前校同、

後校一部、厚三十四步、

前校之首至衝騎之末、中校之首至前校之末、後校之首至中校之末中間各虛二百步自衝騎之首至後校之末並虛在內共厚三里二十四步、

左右校與中校齊頭、各相去十步在內總成一大陣長七里三百五十八步、

許洞八卦陣圖

八卦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衝騎四穗各五部、各一部居中四部側居於前後左右角二處相去二十步虛實彎長七百四十步、居大陣前後、掩左右、去大陣三十步不係大陣厚薄之數四陣並同法、

前校四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六部、

第一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二部、

第二陣步兵七部、

第三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一部、

第四陣、與第二陣同、
左右校後校並同前校、
中校七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八部、
第一陣步兵五部騎兵左右各一部、步騎二
處相接各虛四步、
第二陣步兵五部、
第三五陣與第一陣同、
第四陣與第二陣同
第六陣步兵三部、

第七陣騎兵二部、
中校不常其位觀四面敵人力攻之處則應之別
出騎兵八部居大陣四角之內每二部第二陣後
兩稍前猶大陣相去五步第三陣後一部、同前部
法、(四面並同)總成一大陣(每角前虛一百步計四百步)在內徑三里
一百八十步計一千二百六十步(四方並同)外環一十
二里三百一十二步計四千六百三十二步如敵
引兵四面但以衝騎力戰大陣不可輒動衝騎之
進退又無令自相蹂踐我陣、

許洞四陣總論

四陣圖者非古陣也切見李筌纂集諸家陣圖但
有形勢而已其部伍行列精微尺寸則莫能顯然
其名既多其要則寡洞因斥古陣之法創造新意
別爲四陣之施可御而變因著論以明之論曰兵
戰之場立尸之所不規度法度以固卒則何以取
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是故布陣之術不可疏疏則
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腸欲實尾
欲正捷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

(其言自不可易)

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變今所定四陣者十萬
人之陣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三萬以爲常準但
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耳每步兵一人占地
二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使其出入轉動之便每
一陣分五校五校各立將軍校尉以準於古每校
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部伍皆準圖之法逐部兵器
卒以槍戟戈鋋居首隊而包以弓弩焉左校以青
龍旗表之後校以玄武旗表之右校以白虎旗表
之中校以軒轅表之大將所處左鼓右旗謂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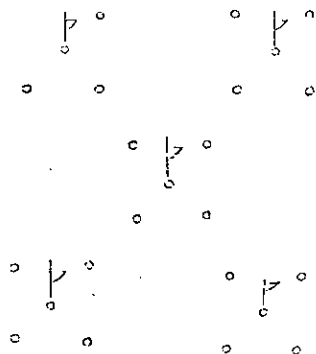
隊者二十五人也、一部二十隊也、每一校不常其部、名列陣數應敵之勢、貴在戰鬭之際、前後不相交亂也、飛鶚陣前校出首騎者、所以爲衝也、前出一部爲觜、次四部爲目、餘五部包之、爲首數焉、左右校出爪騎者、內以副身、外以副項及首也、夫鶚以搏擊爲義、故陣取觜爪之利焉、重霞陣、衝騎衿衡敵陣不動、即分兩總退於左右校之前、即庵前校騎兵進擊、步兵不可輒進、但於本處受戰、若前衝騎退、即前校兵進、前校兵退、即冲騎退、夫雲霞

以開合進退不常其狀、故前校騎兵往來氤氳以衆之也、長虹陣、八卦陣、皆有衝騎者、外以掩敵之不意、以衝大陣也、夫長虹以名之者、取陣形彎抱敵之勢、八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敵之義也、凡四陣逐部結陣、每部二十隊、橫七隊爲首、橫七隊爲身、橫六隊爲尾、每步兵一部、橫七十步、厚三十四步、首橫七十步、身亦如之、尾橫六十步、厚十步、身去首二步、前後並同、騎兵每一部、橫一百四十步、厚六十八步、首橫一百二十步、厚二十步、身亦如之、尾橫一百二十步、身去首四步、尾亦如之、凡戰之時、大陣不可輒動、敵衆來薄、則大陣合受敵、夫四陣所用之法、若敵爲彎陣、我以飛鶚陣當之、敵爲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爲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以應敵者也、善結陣者、先結人心、賞罰中之、欲士卒應變之精熟、在日教習之、不能教習者、是棄其師與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正謂此耶、

趙本學許洞四陣圖辯

虎鈐經陣圖四首、元許洞之所演也、例十萬卒、以七爲步、爲正、三爲騎、爲奇、曰飛鶚者、搏擊勢、重霞者、氤氳勢、長虹者、彎抱勢、八卦者、四應勢、遞相變化以爲法、何辯之、葢握奇伍法、二者製陣之大要、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體立、則四支爲之用、而守固、伍法所以定布置之所也、布置有方、則進退出人、開闔奇正、整而不亂、寡可以爲衆、弱可以爲强、茲洞四陣、皆以一面爲勢、中校平列一字爲中軍、

是無握奇矣四隅無兵以首項身尾爲次序是無伍法矣苟處軍平曠之地敵出一奇驚其左右則中軍自擾前後不相救夾而攻之則斷而爲二爲三聚攻其一處其背可透小挫遂大亂其患殆非止一端也烏得爲節制之理哉雖著論紛然要人必信稍識虛實者皆笑其爲繆戾夫厭李筌形勢之偏卒不能自脫於形勢之累一弊流源千萬載而不悟至于如此也耶

王驥立伍陣圖

王驥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驥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而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止一人所使人皆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居中一人便四人[illegible]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至二十五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

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奇四隅與中爲遊擊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五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子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可成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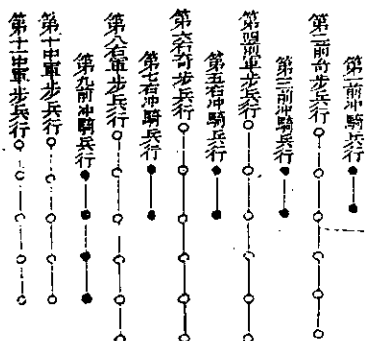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六十三

武備志卷六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十三

趙本學分陣隊第一勢圖
趙本學定將校第二勢圖
趙本學發行結陣第三勢圖
趙本學營柵第四勢圖
趙本學初布陣第五勢圖
趙本學欽兵待敵第六勢圖
趙本學嚴陣挑戰第七勢圖
趙本學先鋒應敵第八勢圖
趙本學敵攻左哨第九勢圖
趙本學敵攻兩哨第十勢圖
趙本學再合右奇迭戰第十一勢圖
趙本學三合左奇迭戰第十二勢圖
趙本學四合中軍迭戰第十三勢圖
趙本學五合三軍大戰第十四勢圖

趙本學戰勝追逐第十五勢圖
趙本學收陣整兵第十六勢圖
趙本學據險阻敵第十七勢圖
趙本學廻軍轉戰第十八勢圖 十八圖共發 論發微

趙本學分陣隊第一勢圖

趙本學定將校第二勢圖

中軍前校將軍

中軍左將軍

中軍右將軍

中軍後校將軍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趙本學發行結陣第三勢圖

第一前冲騎兵行

第二前奇步兵行

第三前冲騎兵行

第四前軍步兵行

第五右冲騎兵行

第六右奇步兵行

第七右冲騎兵行

第八右軍步兵行

第九前冲騎兵行

第十中軍步兵行

第十一中軍步兵行

趙本學營柵第四勢圖

前軍營

左軍營

後軍營

右軍營

趙本學初布陣第五勢圖

前拒前冲　先鋒前冲　右拒右冲

前拒　先鋒　右拒

中軍前冲　中軍右冲

前校

左翼　左校　右校　右翼

後校

中軍左冲　中軍後冲

左拒　遊奕　後拒

左拒冲　遊奕後冲　後拒後冲

趙本學先鋒應敵第八勢圖

備　戰　備
冲　冲
方陣　自固　伏　戰　伏　方陣　自固
伏備　備　駐　備　伏備
駐　駐
應招　應招
駐　駐　駐

趙本學敵攻左哨第九勢圖

駐
自固　自固
駐　駐
駐
自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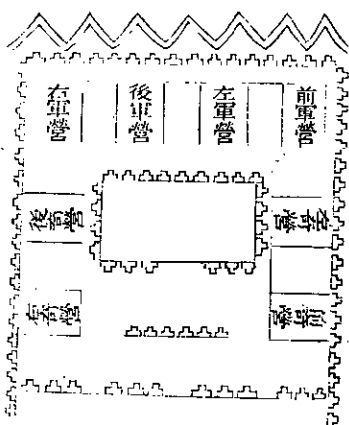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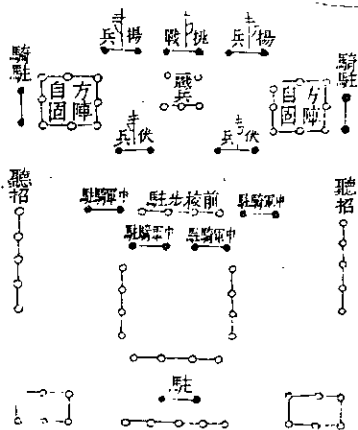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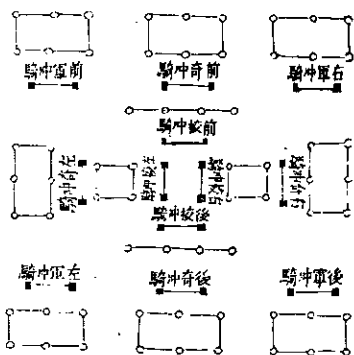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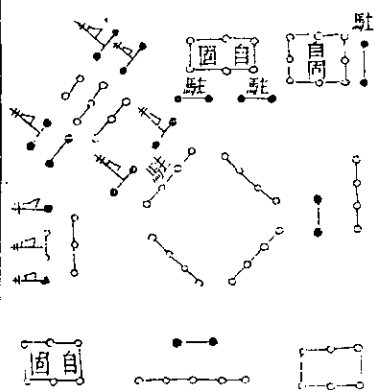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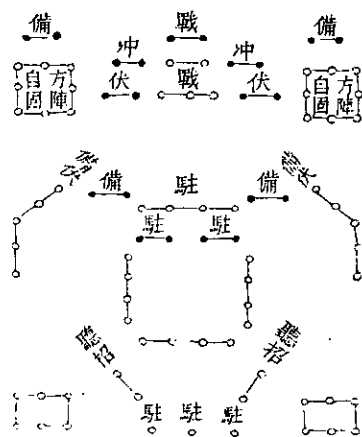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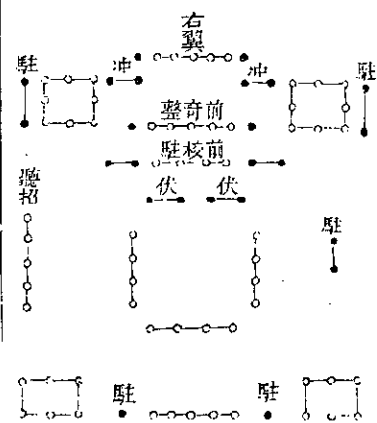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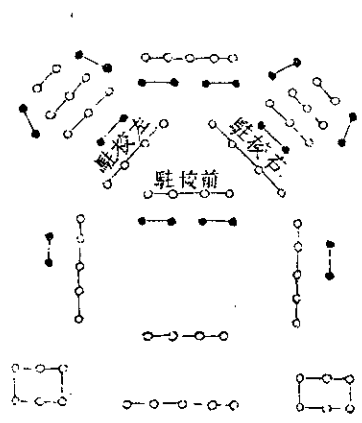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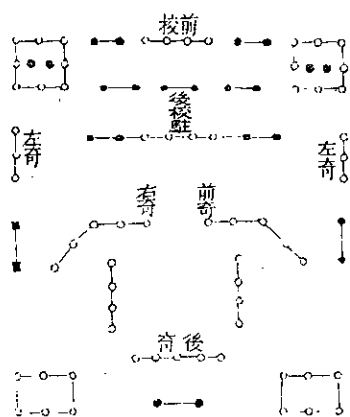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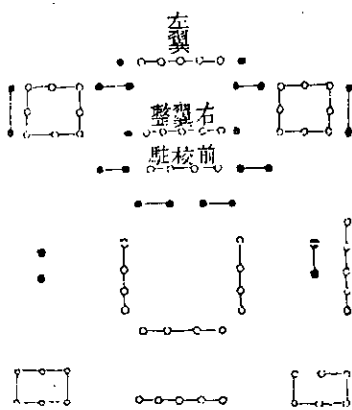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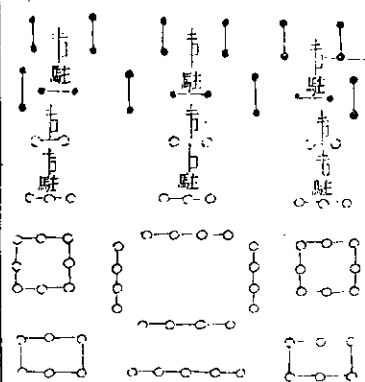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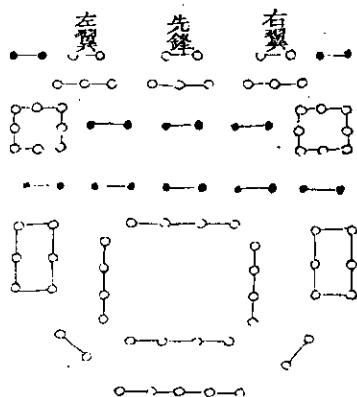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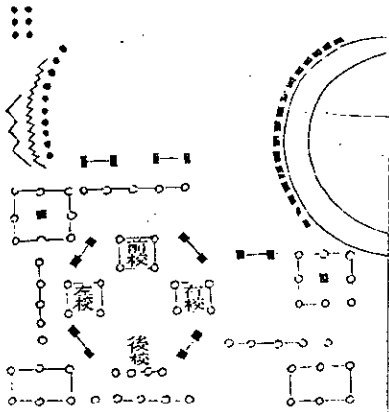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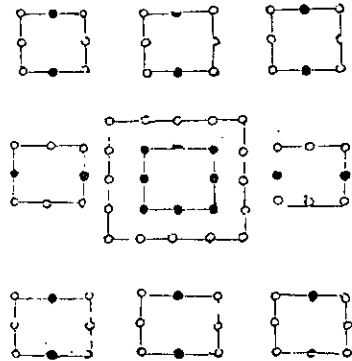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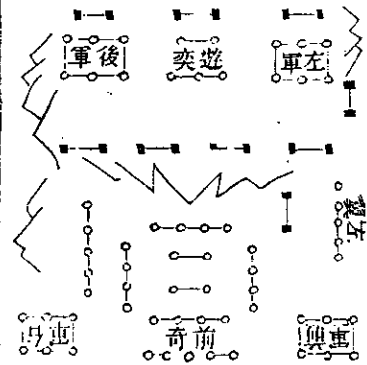
趙本學三合左奇迭戰第十二勢圖

趙本學四合中軍迭戰第十三勢圖

趙本學五合三軍大戰第十四勢圖

趙本學戰勝追逐第十五勢圖

趙本學收陣整兵第十六勢圖

趙本學據險阻敵第十七勢圖

趙本學曰孔明出師常用十二萬人其法步兵六十四陣陣各一千五百人騎兵二十四陣陣各一千人步兵四正四奇騎兵四冲各以六爲陣中軍以十六爲陣也四正者前軍左軍右軍後軍也四奇者前奇右奇左奇後奇也四冲者前冲右冲左冲後冲也制兵不離前後左右中五者而已中軍爲身四正爲四頭四奇四冲爲八尾首尾相救變用不窮皆出於冲騎故二十四陣以二十將領之分爲中軍四正四奇一十二陣之羽翼爪牙焉行

則居前止則居後戰則進退無常位猶十二辰流行四方以出變化之功也中軍冲騎八陣四將軍領之一將軍各領二陣前冲隨前校之步卒右冲隨右校之步卒左冲隨左校之步卒後冲隨後校之步卒辰戌丑未居中央也四正冲騎八陣四押衙領之一押衙各領二陣前冲隨前軍右冲隨右軍左冲隨左軍後冲隨後軍寅申巳亥居四隅也四奇冲騎八陣四總管領之前冲隨前奇右冲隨右奇左冲隨左奇後冲隨後奇子午卯酉居四方

也李靖十二辰陣蓋得其法不在戰場四正四奇各步兵六陣臨戰隨敵所向之方增損不在此例也如敵當其前前奇左奇各撥一陣入前軍右奇後奇各撥一陣入右軍前軍右軍各以八陣結爲方陣謂之二拒四奇各五陣鼎足而立此奇正重輕之別也中軍後拔八員前後左右校各領步兵四陣前後左右冲將軍各領騎兵二陣中軍所領無非精兵破敵之所賴者也非特爲護衛主將設也故陣開兵出必以前校步兵四陣前右冲四陣

當前出布駐陣以爲先鋒之援四正四奇將校各三員總三十二員夫中軍步騎卒三萬二千人外八營步騎卒九萬八千人中營將八員外營將二十四員無非握奇起數前聖後聖錯綜相合有如此也使黃帝孔明復生於世兵有多寡不同而陣隊分數更無增損之法

趙本學論陣法正宗

學按古陣法伏羲易象爲之宗軒轅握奇觀象而成者也孫子乘之戰國象棋又得握奇之秘旨者

也自是以後不復傳矣諸葛武侯因乘之象基之陣而悟握奇之文分九軍別奇正於是而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方之制焉武侯既沒頹壘塘遺跡縱橫獨存有李靖能識其扃鑰開一代之氏域蓋武侯之後又一人也其餘明將無代無之不過智謀善戰暗合古法其於節制正宗孰知之耶又孰攷之耶文士紛紛穿鑿陳言妄立形勢巧而無用學聚圖而辯之竊憂聖人之法不傳而天下之亂無日而已也然正宗不演終迷摘埴辯與不辯

均爲無益故不得已槩其始終繪爲鈐圖凡十有八勢以係論辯之後其陣隊分數將校名色戰守節度復約爲法以係鈐圖之後千載不傳之秘庶呈露無餘云

俞大猷趙本學陣法發微四章

猷讀先師所授韜鈐內外篇者有年領其大旨知其無一不根極於易者茲著發微四章以檃括之然後見先師輪椅蒐繹窮乎先天後天之卦河圖洛書之數九軍八

陣之法自伏羲文王四聖而下逮漢孔明唐李靖宋岳武穆所著雖小大不同而同出天地理數之源者也千古聖賢垂世之典宗祖符契之大昭如日星其有功前世不槩見耶學者玩此而自得焉當知猷所論者一本其所授自然者寫之云爾若穿鑿附會則猷豈敢

第一章

猷按先師論著軒轅握奇陣及孔明八陣者夫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伏羲先天之圓圖也黃帝則之是爲圓陣故首布乾而坤次布兌而艮次布巽而震次布離而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文王後天之方圖也諸葛亮則之是爲方陣故首布乾次坤次巽次艮次震次兌次離次坎黃帝之陣有七以象而取之陣於外爲天陣於內爲地陣於天地之間變化不測爲風雲上下不動爲衡兩端不動爲軸卯酉相當爲衡奇正

之法在其中矣諸葛亮之陣其名有八以方位而取之陣於乾爲天陣於坤爲地陣於巽爲風陣於艮爲雲陣於震爲龍陣於兌爲虎陣於離爲鳥陣於坎爲蛇陣旌旗隊伍之制在其中矣河圖之數一二三四五爲奇六七八九十爲正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五奇居內五正居外各一正包一奇焉黃帝之陣天也衡也風也雲也各居外地也衡也軸也

各居內亦各以一奇而包於一正洛書之數二四六八爲奇一三五七九爲正一居北而六居北之西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之南隅以共之九居南而四居南之東隅以同之三居東而八居東之北隅以友之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各二奇而間一正焉諸葛亮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亦各以一正而間於一奇大聖賢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與八卦九章相爲經緯此其所以妙也

第二章

獻按先師論著九軍制陣與夫奇正相生之法者夫天有九天星有九野地有九泉數之所自出者如此故洛書之數四隅爲正以合中衍而爲九河圖之數四虛四實以合中衍亦爲九聖人則之制器尚象以九方而作卦位以九類而作洪範以九宮而作曆數以九府而作圜法以九州而作封建以九區而作貢賦以九室而作明堂以九軍而作陣法無非用九亦何各得其妙哉九軍八陣之法孔明實得之孫子孫子實得之太公太公實得之

拆義

聖人不造也

黃帝黃帝實得之伏羲伏羲實得之積卒之宿是與河之圖洛之書同出天地理數之源也是與義之易禹之範大撓之曆同出聖人心法之推也是與文武呂旦之貨泉封建明堂井田相關並行而不倍者也夫易止於六爻之位而已極其變也陽往居陰陰往居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神明生焉伏羲之陣內險而外順順所以爲正而險所以爲奇黃帝之陣內靜而外動靜所以爲正而動所以爲奇太公之陣五行爲正三才爲奇周公之陣

三軍爲正游闕親戎爲奇象棋之陣象士卒爲正車馬礮爲奇韓信之陣右中後爲正前左爲奇孔明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太白陰經之陣四方爲正四隅爲奇曹操之陣先出合戰爲正後出旁擊爲奇李靖之陣車徒居前爲正馬軍跳盪居後爲奇及乎臨機制敵變化無常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奇正之變如循環之無端是與易爻同一屈伸盈虛消長往來之機也所以然者有一定之數斯有一定之理有一定之理斯有一定之

勢爲勢而不本乎理數之自然則逆而且敗矣聖人豈有意於强合以爲奇哉亦豈無意而姑取之以爲準則哉

第三章

猷按先師論著陣法多本易卦及布師卦爲八陣圖者夫兵爲陰坤者陰之卦爲兵之象文王周公作易而著行兵用衆之占凡十有五繫皆有坤之卦如坎貞坤悔爲師也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六三曰師或輿

尸凶六四曰師左次無咎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坤貞坎悔爲比也六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戒吉艮貞坤悔爲謙也六五曰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坤貞震悔爲豫也彖曰利建侯行師震貞坤悔爲復也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坤貞離悔爲晉也上九曰維用伐邑厲吉無咎離貞坤悔爲萃也

彖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純坤爲坤也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聖人遇坤之卦輒著衆占以示人用兵之道如此聖人之重兵可知矣坤卦三畫皆陰大衆之象坎卦二陰居上下小衆之象一陽居二陰之間爲將握兵之象大衆居外小衆居内大小相容營衛相包大陣之象伏羲故名之曰師陣於後爲後拒陣於中爲中壘後囂則不整中擾則虛初當其後四當其中不宜於動者周公係辭而其辭皆凶所以欲人敦陳而整旅也中軍

之前爲駐隊駐隊以拒禦爲主非瀕於危不用之四當其位可以動可以無動而其辭不責其左次所以欲人持重而自守也駐隊之前爲前陣前陣之前爲先鋒二者兵之先陣之首折衝之奇也五當其前六當其先其動宜矣而其辭皆吉所以欲人交發而並至也夫聖人著師卦之象占無不瞻合戰陣之法如此聖人之善兵可知矣夫聖人在位消之於微剪之於著既善於兵而又必重用之故治日多而亂日少也

第四章

龍韜類節論著聖人制陣、有奇有正、有分有合、一本於造化圖書之數者、夫天地一動一靜焉、山澤一流一峙焉、日月一盈一虧焉、星辰一經一緯焉、動者流者虧者緯者變化之著也、靜者峙者盈者經者變化之根也、皆動則傾、皆靜則墜、皆流則陷、皆峙則竭、皆虧則幽、皆盈則亢、皆緯則錯、皆經則緊矣、故聖人制陣、一奇一正之相參、其正也、不動如山、其徐如林、難知如陰、其奇也、侵掠如火、其疾

如風、動如雷震、豈出於私智強為哉、河圖之數六八、七九相連而為外層、一三二四相連而為第二層、十相連而為第三層、五相連而為裏層、合而為一者也、洛書之數、一居北、六轉而居西北、三居東、八轉而居東北、七居西、二轉而居西南、九居南、四轉而居東南、五居中、分而為九矣、而伏羲方圖之卦、乾坤否泰相對而為外層、兌艮咸損相對而為第二層、坎離既未濟相對而為第三層、巽震恒益相對而為裏層、亦合而為一者也、圓圖之卦、折自乾以之泰、八卦而轉居於午、折自否以之坤、八卦而轉居於子、折自履以之臨、八卦而轉居於東南、折自遯以之謙、八卦而轉居於西北、折自同人以之明夷、八卦而轉居於卯、折自訟以之師、八卦而轉居於酉、折自無妄以之復、八卦而轉居於東北、折自姤以之升、八卦而轉居於西南、太極居中、亦分而為九矣、故聖人制陣、一分一合之相仍、其合也、無不內外、四層大小相包、如城如郭、如衛如營、周迴完密、深固而不可敗、為其分也、無不離為八

向、握奇居中、有首有尾、有手有足、有翼有身、焉豈出於私智強為哉、法曰、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又曰、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是知其當然而已耳、知其所以然、非聖人吾誰與歸

武備志卷六十四

武備志卷六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十四

兪大猷駐陣圓形圖

兪大猷駐陣方形圖 二圖共說

兪大猷戰陣三疊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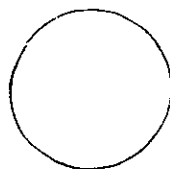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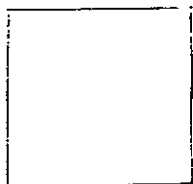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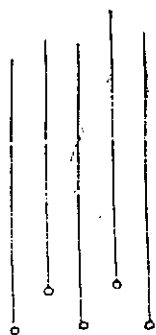
兪大猷戰陣奪前蛟勢圖 二圖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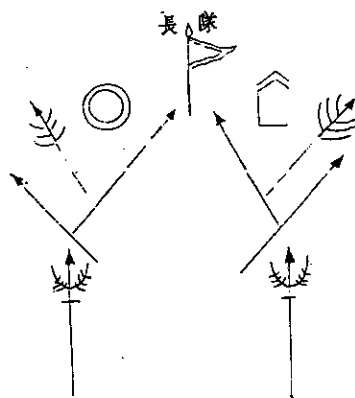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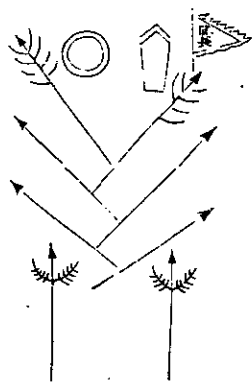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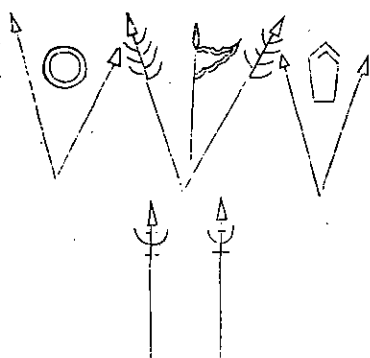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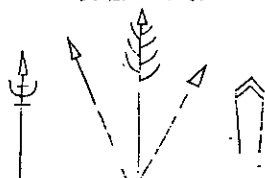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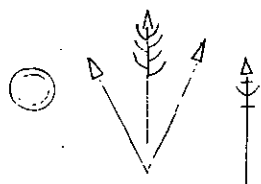
戚繼光鴛鴦陣圖

戚繼光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之圖

戚繼光二伍各變小三才陣之圖

戚繼光鴛鴦陣變三才陣之圖 三圖共說

兪大猷駐陣圓形圖

兪大猷駐陣方形圖

俞大猷曰爲駐陣於曠蕩之野不外方圓二形或因地勢不便爲曲爲直爲銳則在隨時演布也若夫重疊幾層多寡幾隊大小隊各幾人則又在酌量我兵衆寡之數隨時演布而各加以名號安得以一圈爲隊一畫爲行先筆之紙上耶故今只具方圓二形不用圈點爲數者要以活心活法望於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表裏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容形名相別衡之不亂撼之不動而已學者用功須先將古人已成之制玩而求之而有得於此焉然後隨機應變因時立宜舉古人可用之法按而行之可也或不用古人之法自我作始亦可也謂吾胸中全無一陣可也謂吾胸中有百千萬陣亦可也若穿鑿附會強執一圖謂足以應敵制勝則或恐徒讀父書以誤國事者豈止趙括一人也耶

俞大猷曰、右二形不同、而數皆用伍、乃見敵之時、於駐陣之中、發其精銳以接戰者、其法敵在五百步或一千步之外、則鼓聲和均、徐徐而行、各以後隊之兵、行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及敵至五十步或一百步之間、則鼓聲擂急踴躍、前衝各以後隊之兵衝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先合爲正、後衝爲奇、奇復爲正、正復爲奇、如環之循而不可窮、如圓石之轉於千仞之山而不可禦、

地窄只用一伍、寬則用十伍百伍千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戰隊、寬則加以翼隊包隊伏隊應隊亦可也、然兵進輕、退重、進易、退難、鳴金而退、一如進法、各以前隊之兵、退立於後隊之後、更番止齊、蓋如迎戰之勢乃可也、噫、進退之際、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敵皆得反而乘我、止以齊之、節而制之、千古兵法盡在茲乎、

戚繼光曰凡鴛鴦陣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長鎗進的老了卽便殺上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挨牌手低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疑不進卽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牌刀遮抵於後緊隨牌進交鋒筅以救牌長鎗救筅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要依此法無不勝矣

武備志卷六十五

武備志卷六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十五

曾銑擬逐套虜第一立營總圖 說

曾銑擬逐套虜第二遇虜駐戰圖 說

曾銑擬逐套虜第三前鋒車戰圖 說

曾銑擬逐套虜第四騎兵逐戰圖 說

曾銑擬逐套虜第五步兵搏戰圖 說

曾銑擬逐套虜第六行營進攻圖 說

曾銑擬逐套虜第七變營長驅圖 說

曾銑擬逐套虜第八獲功收兵圖 說

曾銑擬逐套虜第一立營總圖

選鋒奇兵　選鋒奇兵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霹靂戰車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選鋒奇兵　選鋒奇兵

選鋒奇兵　霹靂戰車　霹靂駐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霹靂駐車　霹靂戰車　選鋒奇兵

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

選鋒奇兵　選鋒奇兵　霹靂駐車　糧車　馬　馬　中　軍　馬　馬　糧車　霹靂駐車　選鋒奇兵　選鋒奇兵

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馬

選鋒奇兵　霹靂戰車　霹靂駐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霹靂駐車　霹靂戰車　選鋒奇兵

選鋒奇兵　選鋒奇兵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霹靂戰車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霹靂戰車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霹靂駐車　選鋒奇兵　選鋒奇兵

凡兵馬演習營陣、初分五股而行、第一層、選鋒奇兵五隊、第二層、選鋒奇兵三隊、兩旁各夾霹靂戰車一隊、第三層霹靂駐車八隊居中、與左右二路駐車、俱兩隊合爲一隊、內二路各一隊、通融爲五路、駐車之內、以糧車四面環列、羅爲子圓、子圓之中則中軍旗鼓也、左右糧車之外、各列霹靂駐車八隊、仍各間以霹靂戰車二隊、子圓之後、霹靂戰車、駐車與殿後奇兵、又設三層、亦分爲五路如哨法、而營圖備矣、霹靂車、每一輛上載霹靂砲十八

桴火箭二百枝每隊箭隊官一員執旗軍吏一名霹靂車五輛弓箭手五名大連珠手五名二連珠手五名手銃手十名盞口將軍四位該砲手八名旁牌五面該牌手十名拐馬軍人七名霹靂駐車一百六十輛守車官兵三十二隊一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霹靂戰車四十輛守車官軍八隊四百一十六員名選鋒奇兵一十六隊官軍八百三十二員名夜不收并吹鼓手共一百名內中軍官一員千總官二員把總官一十二員合營共車二百輛

官軍三千二十七員名此一營之總會以後因地制形開闔進止隨敵變化皆自此營出去

曾銑擬逐套虜

第二過虜駐戰圖

鋒

鋒

一二六七方營也、分表裏以守、

三四五八長營也、分前後以戰、

五十人內二十八人管火器、

凡兵馬遇警下營則選鋒并殿後各奇兵匝而成列、迎敵護衛、即將各霹靂車、照依行伍、內外環列、結爲兩重、隨車軍士俱各下馬、馬歸營內、士出營前、牌手執牌立於前鋒車空、每空各四兩、其大小連珠手、把盞口將軍等火器弓箭相兼裝整列置三班、立于戰車後、駐車前營下既定、選鋒馬軍、各

縣隊營之四角三隊攢整相犄又於營之四門每門一隊分爲兩隊列於門之左右虜來衝突則頭火器出於前鋒車前必迎機點放二班火器出至戰所頭班方回三班火器出至戰所二班方回更番迭出循環不窮如虜勢不退或大衆四集則將前鋒戰車上霹靂火砲箭一擁齊發而四角選鋒奇兵弓箭手魚貫縱之虜衆可摧陷突凡下營時擺營以鐵索鈎連防其衝突軍人捉馬盡斂入車營內輜重器具俱在中軍子圍此方營也因地制形或圓或直或尖或曲行營對敵悉依此法云

合 車馬步皆是一營分三節

銃擬逐套虜第三前鋒車戰圖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三班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霹靂戰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霹靂戰車 銃砲手 從馬騾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從馬騾車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霹靂戰車 銃砲手 從馬騾車 糧車 馬 中 軍 馬 糧車 從馬騾車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霹靂戰車 銃砲手 從馬騾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從馬騾車

霹靂戰車 銃砲手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從馬騾車

霹靂戰車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銃砲手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銃砲手 霹靂戰車 選鋒 奇兵 馬 馬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銃砲手 霹靂戰車 選鋒 奇兵 馬 馬 霹靂戰車 長鎗 長鎗 大刀 大刀 大刀 長鎗 霹靂戰車

銃砲手 霹靂戰車 選鋒 奇兵 馬 馬 霹靂戰車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銃砲手 霹靂戰車 選鋒 奇兵 馬 馬 霹靂戰車 吹手 吹手 吹手 吹手 吹手 吹 霹靂戰車

銃砲手 霹靂戰車 選鋒 奇兵 馬 馬 霹靂戰車 手吹手吹 [illegible] 手吹手吹 霹靂戰車

銃砲手 霹靂戰車 選鋒 奇兵 馬 馬 霹靂戰車 手吹 手吹 手吹 手吹 手吹 手 霹靂戰車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銃砲手 霹靂戰車 選鋒 奇兵 馬 馬 霹靂戰車 長鎗 長鎗 大刀 大刀 大刀 長鎗 霹靂戰車

銃砲手 霹靂戰車 選鋒 奇兵 馬 馬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選鋒 奇兵 馬 馬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復套之兵、有車戰、有騎戰、有步戰、隨宜應敵。如行營報到賊勢重大、川湧雲集而來、則當用車戰。中軍舉號、將前後霹靂戰車盡數擊出、連營結隊布為方陣、選鋒奇兵、伏列戰車後、老營前、而老營又綴於後、以為聲援。俟賊之來、挨牌火器、番休疊發。如前攻打、遇賊氣少衰、則營中奇兵奮勇突出就陣擒斬。是以火器攻其堅、以精銳擊其惰。勢逆主客之勢在我、而賊疲於奔命矣。

車戰足以自衛、而不足於追逐、如遇賊虜衝戰氣衰力疲勢將欲遁或哨得遊騎散失亂而不整或襲搗巢穴驚其內顧其勢必用騎戰選鋒軍士內弓箭刀棍火器之類、各就所長、責差騎將統領、隨宜擒斬、勢必有功、

曾銑擬逐套虜第五步兵搏戰圖

駐車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駐車

三眼鎗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三眼鎗

旁牌 鎗手 砲手 鎗手 砲手 鎗手 砲手 鎗手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選鋒馬 選鋒馬 選鋒馬 選鋒馬 選鋒馬

選鋒馬 馬 馬 馬 選鋒馬

大旗

選鋒馬 馬 馬 馬 選鋒馬

選鋒馬 選鋒馬 選鋒馬 選鋒馬 選鋒馬

三眼鎗選鋒兵 弓箭手 刀手 弓箭手 砲手 弓箭手 三眼鎗

弓箭手 刀手 認旗 馬 砲手 弓箭手 弓箭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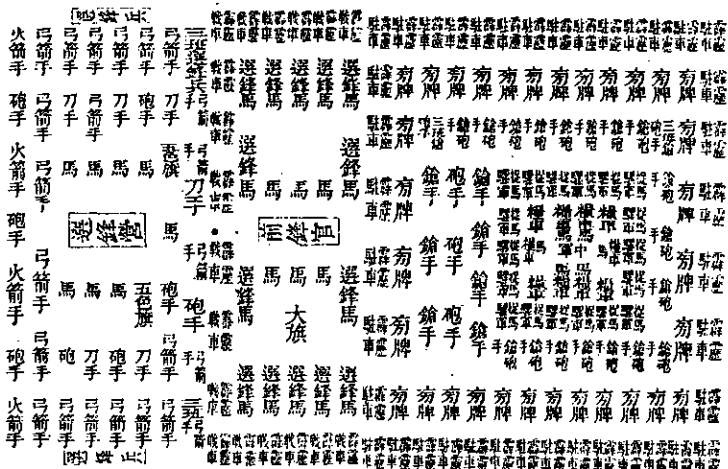
弓箭手 砲手 馬 五色旗 刀手 弓箭手

弓箭手 刀手 馬 馬 砲手 弓箭手

弓箭手 弓箭手 馬 馬 刀手 弓箭手

弓箭手 刀手 馬 馬 砲 弓箭手

弓箭手 弓箭手 弓箭手 弓箭手 弓箭手 弓箭手

火箭手 砲手 火箭手 砲手 火箭手 砲手 火箭手

火器足以威遠而不宜於近騎兵利於平易而不便於險如陰雨晦暗或谿谷陡隘賊勢奔迅飄忽至營前勢必當用步戰卽出前鋒奇兵馬留營內步出相接弓矢往來什伍俱前如此奮擊撲斫賊必辟易而險阻之地我軍亦有備矣

第四第五陣總是馬前車後俱用選鋒當敵但有上馬下馬之別耳

曾銑擬逐套虜第六行營進攻圖

馬前後車兩旁

選鋒 奇兵

大旗一手

小旗五手

馬 馬 馬

毌 無

今日進兵主於驅虜出套不專浿戰我兵既入重地盤據之虜必來迎戰戰數失利自然潰遁遁則當行營以進逼之是故霹靂火車與馬步官軍整㮶嚴肅以防虜之蹂躪前後戰車俱分營之兩旁勢如堵墻以備夾攻四面奇兵一直前一殿後以制衝突此戰中寓守使敵難撼也

鎗砲手是步兵

會銑擬逐套虜第七變營長驅圖

車前後馬兩旁

地形有險易、戰勢有開合、如遇套中山溪險阻、道路迴合、運掉車馬、不無煩難、今因地制形、如兩旁險隘、而前後平坦、即以兩廂戰車、分爲前後首尾、而行、却將前後馬步官軍、分爲左右兩翼、遇虜之來、且戰且行、此亦安靜持重之道、

出師千里戰非一合倘遇有功便當歛戢不宜玩黷我兵乘勝追斬虜如糾衆來援中軍鳴金舉號速將戰士斂入車營虜衆雖至無能爲也遇夜則馬軍戰車合歸大營照舊分布仍撥奇兵二三百名每五十名聯爲什伍分投哨探於大營之外仍坐更傳籌以嚴警報

逐套虜陣圖總說

自胡虜據套日久爲患日深恢復之議自來每難之殊不知彼既得我地利孳牧轉盛氣勢日強門庭之寇不思剪滅是長其不逞之謀而養其無厭之亂也是故剿套乃必爭之地兵出故有名也夫兵出有名事可成矣苟坐作進退士卒有所未精開闔變化營陣有所未熟攻取擊刺器械有所未利山川險易形勢有所未諳是故有名無實又非兵家之所宜故將行師機宜列爲八圖因次其說夫凡事必有綱維而後綜理運用有其地故先之以立營總圖聚兵應敵則必有戰故次之以駐戰駐戰者兼車騎步而用之也戰無常勢體無定用

如平原曠野賊勢重大則當先用火器戰車以摧其堅火器者中國之長技所以襲敵魄而奪其氣者也故次之以選鋒車戰車戰者持重之計至於先登陷陣追奔逐北取勝于數十里之外者非騎兵不可故次之以騎戰險道傾側猝與敵遇車騎所不及施奮臂鏖戰而賊不敢近者步兵之良也故次之以步戰虜之長技不過弓矢健馬彼來挑戰我以神機火砲制之必挫衄而遁遁則乘勝以逐之故次之以行營行營之際開闔奇正變動不

拘使虜不可測故次之以變營以上戰陣之律皆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不患乎無功也每遇陣斬獲有功期千萬全故以獲功收兵終焉然營變有八其實一營之所爲也昔趙充國爲將行則爲營陣止則堅壁壘謹烽堠遠間諜故所向克捷其謀蓋不出此識者謂套地山溪險阻車戰恐非所宜嘗據降胡及內地諜者卜如赤脫罕等俱報稱套中地形多平野沙漠而山林險阻十無二三今車騎步兵表裏兼用未見其不可也昔衛青

擊匈奴出塞千餘里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可爲明驗然今之營陣又不獨自環而已有體有用有動有靜有奇有正如陰陽之相生也如雷霆之變作也如山川之流峙也止則不可撼也行則不可禦也我軍有所恃而不恐束部伍也虜寇有所憚而不攻制衝突也故曰先爲不可勝以待賊之可勝致人而不致于人也至於臨敵相機隨宜變化或設伏以掩其不意或乘虛以覆其巢穴或縱反間以疑其黨或募死士以夜斫其營或先聲以寒其

心或犄角以分其勢或布威信以開其降或申曉諭以緩其歸緩急進止務在隨時難以遙度盡言也謹將陣圖大略總說於此而隨圖備細節目則各列於其下方云

一營霹靂駐車并霹靂戰車共四十隊每隊車五輛共二百輛

每車一輛上載霹靂砲一十八杆二百輛共砲三千六百杆每杆每出藥八錢五十出共藥二斤半一十八杆該藥四十五斤每營共該藥九千斤每

杆每出鉛子五個每個重八錢五十出該鉛子二百五十個重一十二斤半每營共該鉛千九十萬個共重四萬五千斤火線每杆五十條共一十八萬條火箭每輛二百枝共四萬枝

每車大連珠砲一杆二百輛共二百杆每杆每出藥一兩八錢三十出共藥三斤六兩每營共藥六百七十五斤一兩八錢每杆每出鉛子十個每個重一兩人錢二十出共鉛子二百個共重二十二斤半每營共該鉛千四萬個共重四千五百斤每

杆火線十條共火線二千條

每車二連珠一杆二百輛共二百杆每杆每出藥一兩八錢三十出共藥三斤六兩每營共藥六百七十五斤一兩八錢每杆每出鉛子五個每個重一兩八錢三十出共鉛千一百五十個共重一十六斤一十四兩每營共該鉛子三萬個共重三千三百七十五斤每杆火線十條共火線二千條

每車手把銃二杆二百輛共銃四百杆每杆每出藥八錢五十出共藥二斤半每營該藥一千斤一

兩每杆每出鉛子二個每個重一兩五十出共鉛子一百個共重六斤四兩每營共鉛千四萬個共重二千五百斤每杆火線二十條共火線八千條

每隊盞口將軍四位四十隊共一百六十位每位每出火藥八兩二十出藥十斤四位該藥四十斤每營共該藥一千六百斤每位裝就小砲二十個四位該八十個每營共該三千二百個木馬千亦該三千二百個火線三千二百條

選鋒奇兵一十六隊每隊手把銃一十四杆共二百二十四杆每杆每出藥八錢五十出共藥二斤半十六隊共藥五百六十斤每杆每出鉛子二個每個重一兩五十出該鉛子一百兩重六斤四兩十六隊共鉛千二萬二千四百個共重一千三百四十五斤

每隊二連珠八杆一十六隊共一百二十八杆每杆每出藥一兩八錢三十出共藥三斤六兩十六隊共藥四百三十斤二兩每出鉛子五個每個重一兩八錢三十出共鉛千一百五十個重一十六

斤十四兩十六隊共鉛子一萬九千二百個共重二千一百六十斤每杆火線十條共該火線一千二百八十條

各項通共藥一萬三千九百四十斤三兩霹靂砲共三千六百杆大連珠共二百杆二連珠共三百二十八杆手把銃共六百二十四杆盞口將軍共一百六十位小飛砲共三千二百個

各鉛千不等通共一百五萬一千六百個共重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二斤

武備志卷六十六

武備志卷六十七

芳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十六

混元陣圖說

天圓地方陣圖說

滿天星陣圖

三才捷陣圖

一字陣圖

出師二翼陣圖說

四正陣圖

四隅陣圖

五陣圖

五軍營陣圖

五形陣圖

梅花陣圖

正五形陣圖

五形方陣圖說

五形横陣圖

五花營陣圖

六甲陣圖說

八門陣圖說

奇變八門陣圖說

九鎖連環陣圖說

長蛇陣圖說

交鋒大衝陣圖說

車輪陣圖說

禦虜戰守四方陣圖說

禦虜五衝鎗炮四奇五路行兵陣圖說

八卦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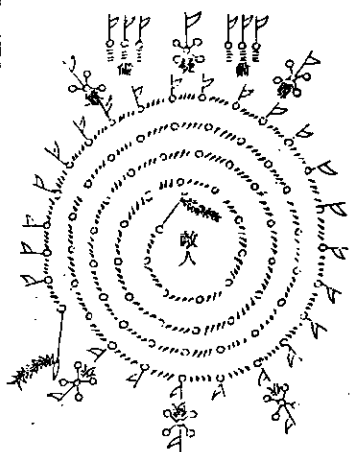
實假虛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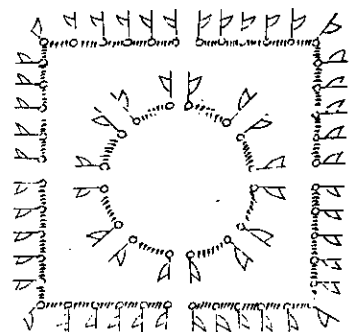
中虛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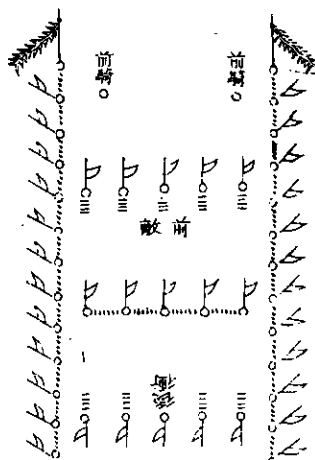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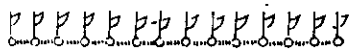
追虜三出一堵墻圖

剿虜出兵陣圖說

雜兵家混元陣圖

敵人

混元陣勢、猶如混沌未分、混如一團、紛紜不散、如混天象中內外星位未分、盤遶旋風如長蛇形勢、其散不亂、猶似太極已分二十八宿各屬一方、東西南北、龍虎鳥蛇兵歸隊伍、一者不錯、進如風雨、退似山移、善扎於山、善利險戰、必須閑習、識哨目、熟號令、觀旗幟、望燈火、知進退、妙分合、遇敵取勝、須運用一心、逢戰四顧、遇險出奇、值峻設伏、曠野以疑、凡攻圍戰守、混元陣法變化、可堪備戰者矣、

雜兵家天圓地方陣圖

天圓地方陣、猶如蒼天圓蓋、地似棋盤、兵如棋子、兵卒雖行、惟在將帥運用棋勢、一局勝敗時間臨敵、三軍司命一刻、陣皆從八陣內縱橫八陣之法、大小方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九軍八陣、如棋盤之格、而兵卒交戰者也、

三才陣以天地人分佈前中後列營、雖設陣乃古之傳、變用皆在人、作此陣極便、就地安扎、分列得宜、前後備衝、中有兩翼、若一面敵戰、二枝以逸待勞、可以且便宜息喘候戰出奇攻擊、無不取勝、李衛公云、三門即今以傳太公三才者天覆地載詭設意耳、天有日月三光、以火當先、地有寬窄險峻、或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三者人而能用事、變動之妙、分佈設處、皆在於人所為、不同、天陣在前、合陰晴之變、地陣在中、能載萬物、出奇正、人陣在後、存乎運動周施、故三才陣為無窮之術也

二翼陣、行兵要用變化不一 內藏三才、前後應伏料地勢利或便乎我兵、或利於敵人、我强他弱、我弱他强、必須觀察虛誠、隨機在一時之變、即長蛇取勝之功便車輪收捷之妙武變方營可化諸陣、用三才出奇正、令何前、令何後、令何伏、令何取皆出主將運用之專、三軍司命、不得不諳算矣、此陣且便乎陸戰亦利於水兵、戰守者候潮長而起錨轉柁、得便風而迎敵取傍、守營息、瞭望旗燈、遇敵人而須知深淺、攻擊船兵、勢令各不相同、水陸俱在熟地理、識江洋、暗沙、流峙、探叢林、避路險峻、行兵若然、此爲先矣、

雜兵家四正陣圖

雜兵家四隅陣圖

雜兵家五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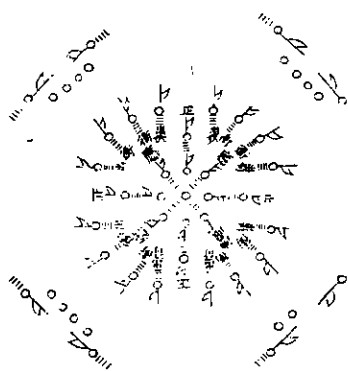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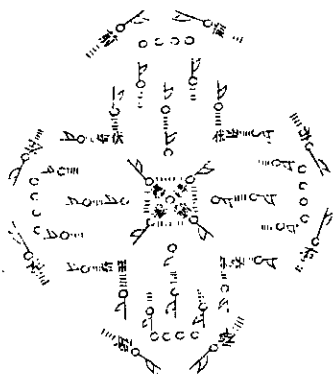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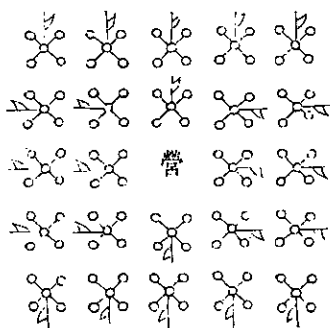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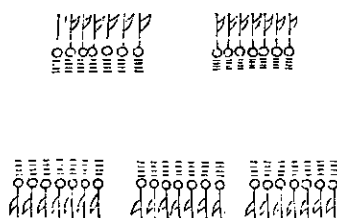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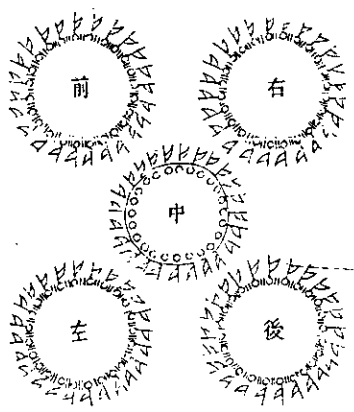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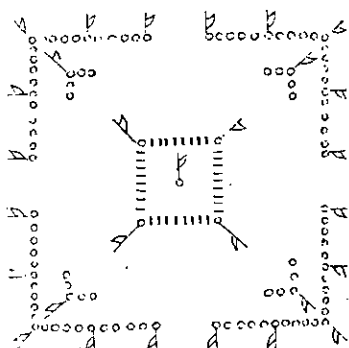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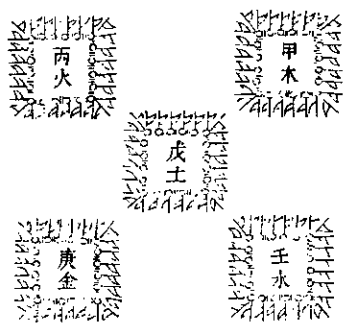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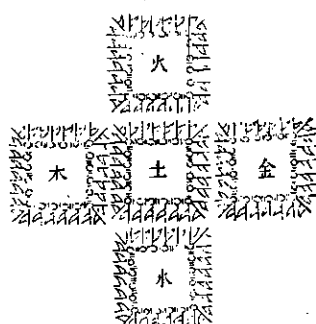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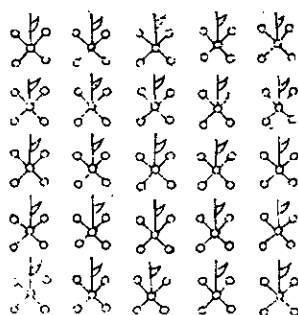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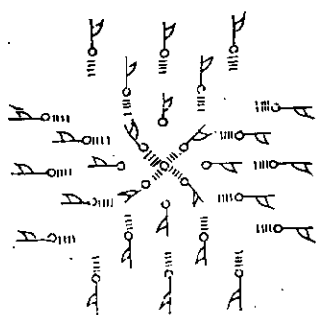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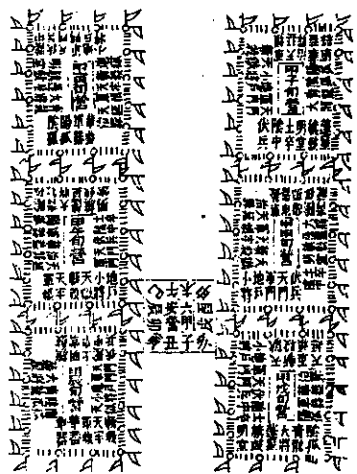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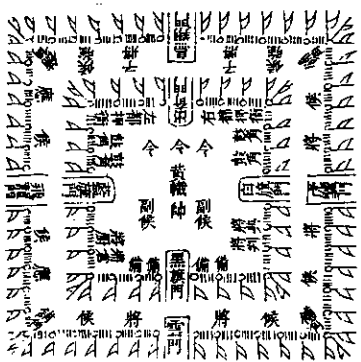
雜兵家五軍營陣圖

雜兵家五形陣圖

雜兵家梅花陣圖

前 右 中 左 後

雜兵家正五形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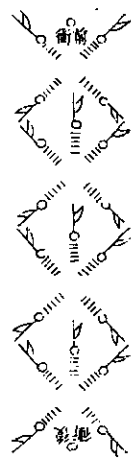
雜兵家五形方陣圖

五形方陣、極便乎撤合之用、旗分五色、至善於奇正之門、可以隨地勢乎妥安扎、猶便乎山勢險阻提防、可分佈扎寨於嶺峻、亦妙于安營便巡邏攻守戰策、排列五形、況前後有備衝之勢、左右有應緩速遲中有奇伏取勝之法、又不懼風火之變、且無發劫寨之虞、攻戰便於進止、操練易識五形、乃陸戰變化之妙、尤利於分佈兵船大小得宜、且戰艦福蒼誦潮水而停泊、從深處居中、哨沙划槳、必沿淺擺列四方、亦無慮狂風巨浪之險、船分形勢、猶便乎起椗轉帆、遠近哨探、惟賴起火砲聲、水陸略同、皆在機見不一、故五營方陣可堪備用水陸若矣、

雜兵家六甲陣圖

六甲陣按子午卯酉四衝辰戌丑未四墓以立陣內天門地戸青龍小將與旺之位安營立寨之設趨吉避凶之理行兵取勝之道攻守敵襲之宜操演排列之法以分設畧陣矣何以列子午卯酉之營陣假如子午一衝卯酉一衝如敵人犯我我主他客以子來衝午正臨北來或西北而來或黑旗或月令旺彼又日辰助敵我兵正劄南方即發辰戌營兵迎之但敵人遶西而至我即前哨兵以紅旗破敵又觀賊人以何物衝先何旗引鋒我即謝禽甲酉破之且如我兵爲客賊人坐寨以爲主如卯酉一衝取相生克戰時日月令餘皆倣此六花陣乃李衛公法以中一軍爲奇以外六軍爲正用以詭設奇正或驚前而取後或衝東而擊西古今善用兵無不正無不奇也此陣禽奇總矣

圖八陣之方陣

八門陣勢內按子午卯酉四方外門擺列前朱雀後元武分爲鳥翔蛇蟠左右以列龍飛虎伏之勢中按五形隊分設伏兵分奇正門分變測整列肅齊備而候戰者無不取勝矣營陣者如兵士頗有家整肅隊伍猶似先齊家而後治國安營出戰乃先備而後攻取雖曰善戰者不陣善敗者不亡古今不可以無陣而敵戰若進退之有廣以何賴倚也其龍虎鳥蛇多變奇陣設伏分佈反覆聚散機見不測無窮惟存乎運用矣

雜兵家奇變八門陣圖

神而明之神道設教學者依借鑒有此乎

奇門卦陣乃按八宮以合陰陽循環諸數出師扎寨居坐與爻旺地以九數爲率以九十人排列或九千人分列營伍或行兵以九十里設施則將立九天門上仍坐向九星吉方背建向破不向歲君宜立五帳之中五帳者金木水火土旺者即爲中萬勿以五形論中央也便隨六甲居頓以大將住傍遂星隨青龍用事按景死驚開休生傷杜循環十二方位立扎爲門俱依寫列起居須順天道四時之氣以借精鋭於士卒不可逆列而行也雖有籌算之機莫先於陰陽變化之術若無陰陽順逆豈有天運夏熱冬涼禍福貴賤昔武侯借東風子房傳奇遁天罡定數往往今傳以示趨吉避凶之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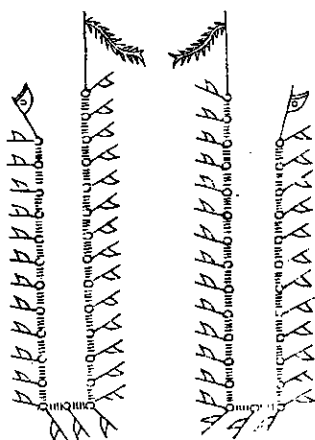
雜兵家九鎖連環陣圖

九鎖連環陣何以爲連環陣者以五人內立一兵爲伍長列爲伍兵五五二十五人爲一隊一百二十五人攢爲一哨一千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假如演兵練陣多寡不同一哨可堪訓練如伍兵遇敵其伍長如頭目四人如手足連環攻戰或一隊或弁哨進退紛紛不亂猶似鎖連不散配合長鎗短器遠近寬窄存乎便用如五九四十五人中左右衝一百二十五人列前後敵合九數或九隊變稱爲九鎖連環陣如大兵萬衆以伍兵列攢有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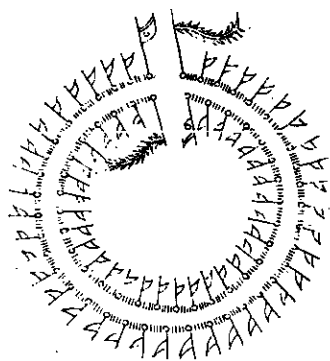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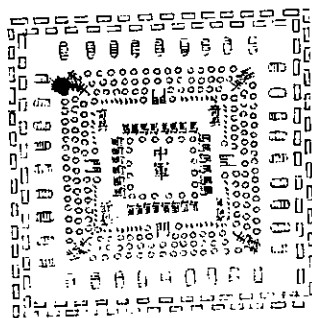
之法名曰梅花陣又名滿天星又曰五形陣以取按金木水火土之變可以列方營或以列圓陣惟在精兵如心使臂臂使手手使指連環陣妙用矣

雜兵家長蛇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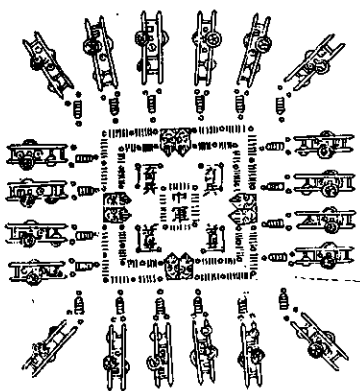
蛇古之長蛇六同而小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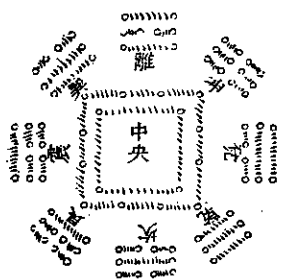
長蛇陣勢、如常山之蛇、若出師行兵、或以奇為首、或以正為奇、若遇敵人攻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衝其中則首尾相應、如平坦之路則變伍攢遇逢、別營卽列鴛鴦勢、敵羊腸鳥路、就以長蛇勢夾攻、如征伐前進、居中必備强候、首尾必須奇兵為正、或以正兵為奇、設變以奇正、疑之屢驗敵人擊我中者多矣、彼來衝中、以計斷之、使我兵首尾不得應援、我須備强設伏、以逸待勞、整候敵之再來、借勢就而擒之、又在暗設號令、首尾遠顧、取勝則然、此長蛇陣戰之妙用也

雜兵家交鋒大衝陣圖

大衝陣攻戰之法、忽前忽後、操練之規、列左列右、內外哨伍、以按五方形、如日字、便變諸陣、合敵無錯紛紜、無亂緩急、進退不怯、不忙、步如魚貫、此奇正之兵、大衝之陣也、假如敵人前後來衝、或分翼挑戰、我兵卽收列方營、四面迎敵、若敵人一面來衝我陣、卽兩翼變長蛇、取勝卒然、倘遇山林險道、必難升進、須變伍兵扎勢、探路而行、隨路設伏、見險設伏、遇峻出奇、料弱可擒、順流可取、陣勢操練、精兵機見存乎一息、此大衝陣聊具矣

雜兵家車輪陣圖

車輪陣勢、善攻於山、善出奇正、便乎進止、四顧無窮、形如滿月、退止有方、若操山勢可變長蛇陣而擊之、若演教之法須節制兵精能變諸陣非此營伍便宜、亦善授八面攻敵、設伏出奇、哨分隊伍、猶利于水戰交鋒、圓師必缺、乘敗而擊之、順流而取之、運用之法、變化一時、又在就勢寛窄、放之則彌山海、捲之退似車輪、驟散驟聚、動如奔獺、靜若潭魚、耀以旌旗、惑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太公有傳此者、眞節制之兵、亦不大勝、亦不大敗、須習乎車輪之陳、圓旋戰守、以包諸陣、傳變矣、

以下七圖近日西北邊防用

禦敵戰守四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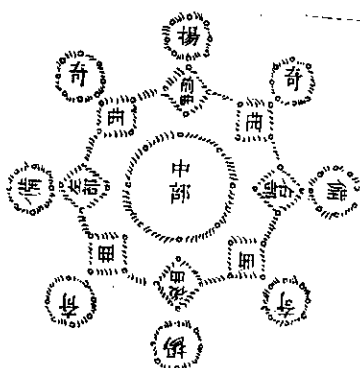
中軍

戰守四方陣、分布不論兵之多寡、在相勢扼守待敵、臨時秘令軍丁離營十餘丈、間兵出路餘挖品坑、深三尺口濶尺餘上覆、各軍隨帶號布一方、四角錠覆坑口用竹木鐵四根、割於坑中上用草土蔽其形跡如虎衝營先用大砲點打次用排增銃手分班對打如頭排完退後裝藥二三班循環如之如賊近營、必陷品坑急令精兵突殺無不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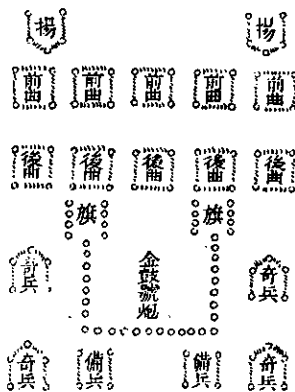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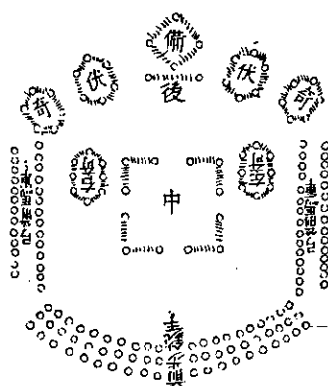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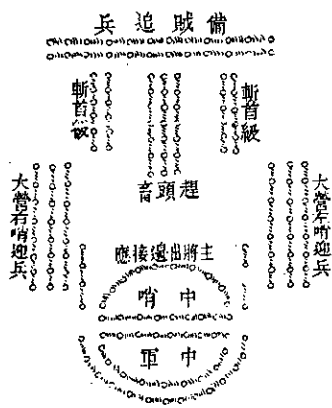
禦虜五衝鈴炮四衝五路行兵圖

此陣擺兵三千之餘、多者益善、營外三十餘步排車炮後伏湧珠等炮各派燃火軍二名中陣四面重列三眼銃手兵分三擊如虎衝營聽中軍吹號尖一聲覘來去向齊點車炮畢復入營再鳴號尖二聲對放湧珠等炮畢中營放號炮一聲放銃一眼如此三銃放畢退後裝藥二班急出聽號放畢退後三班急出放畢則頭班復出循環如之後時量其緩急吹號令其銃炮次第衝打然後覷其賊勢驅奇兵追戳之

八卦陣圖

此陣用萬兵之多者周圍旋列八卦中象太極兩
號各按卦象一旗統手立前以待敵衝二層排弓
弩手三伏奇兵若衝乾而坎兌應之衝巽而離震
應之坤艮隨勢而援奇正相合攻擊無不勝也

實假虛陣圖

中部 前曲 曲 曲 奇 揚 奇

實假虛陣量兵按部分方位外以揚奇備兵隱伏
高阜如對敵令旗所召急合外攻若彼倘增敵兵
戰我則左右皆助如勢大令曲兵援之中部固守
夜則中營將兵偷出內鳴金鼓誘彼若賊劫營中
軍放大炮我兵八面夾攻所謂以實假虛也

中虛陣圖

中虛陣與賊對壘彼衆我寡卽可將虛變實外布游奇之兵中絷旗幟金鼓頻煨煙火蔽日赫然軍旅之壯分守嚴肅使智者不能窺勇者不能進晝則聯固夜則秘伏僻野遣其中營待其來劫鳴炮齊攻斯可以寡而擊衆也

追賊三出一堵墻陣量賊衆寡用兵追戰三眼銃列爲前面分爲三層後伏奇兵應之遇敵先令銃手三班對打循環裝藥接續勿斷然後覘強弱衆寡出奇戰之

磧北水草所鮮虜馬春冬羸弱乘其困疲我兵刼營勦巢圖於春二三月彼時偵真帳之多寡我軍以三擊一足備五日餱糧約行往還三日之路出其不意晝夜兼行嚴明號令軍分三事一備戰拒一趕頭畜一斬虜帳首級必候黎明撤馬撲砍虜帳得功速回切勿貪利散延繼後大兵迎援前軍如賊後追護過獲功軍丁先行大兵且戰且退此勦巢全勝之機也